武俠世界



第34年
14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揚子江先生撰著之「鐵拳」。董千鈞爲謀生計，他想前往清遠鏢局謀一職，因雙拳無敵，總鏢頭易天行、史翠蘭認定必有他謀，爲了避免衝突，董自願被鐵鍊綑鎖門前示衆……適値天北大盜佟明魂等易容改扮出巨資請保黃金鏢，董再三示警，兩鏢頭不信，臨危之際，董不記恨援手……易反恩將仇報，致使强徒乘機逃脫，直至董將失去財物送還鏢局，史翠蘭始明白他是一個襟懷廣闊的俠義之士。故事情節感人，文筆流暢，是値得欣賞的文章。

*　　　*　　　*

你願意顯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亦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刊登，並附上薄酬。

*　　　*　　　*

下期刊登之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所撰著之現代鬥智秘聞故事「賭龍」，請留意。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鐵　拳（新派湖海詭幻錄）
董千鈞砍斷鐵鍊，衝進大廳幫垂危的易天行對付大盜佟明魂……揚子江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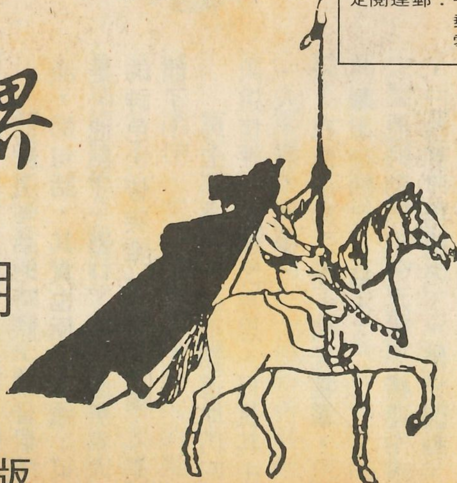
麗君認母（再生緣之七）◀二▶……任　明　32
龍虎鳳會（新派俠義愛情故事）
維護武林信義　殺手了斷恩仇……麥耕雲　37
冷匕雙釵（湖海詭異恩仇錄）◀一▶
覬覦雙鳳金釵　各自爾虞我詐……朱　雀　51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花鼓歌（湖海俠情故事）◀三▶
風雨瀟瀟樓空寂　血水遍地屍滿目……伴霞樓主　61
丐幫少爺（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三位一體皆仙子　激勵鬥志破難關……西門丁　71
玉掌青苗（女捕頭傳奇）
一改風流表眞誠　濁流之外留清泉……臥龍生　79
神劍金釵（新篇俠情連載故事）
潭面反映裸男女　水中迴响音樂聲……東方玉　87
劍嘯江湖（新派武俠奇情故事）
廣雲宮何處尋覓　鬼見愁有意阻撓……臥龍生　95
尼姑的女兒（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替汪道挫魔教　爲情偕尋女兒……歐陽雲飛　10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鳳馭龍（俠情輕鬆技擊故事）
玉兒深愛小王爺　却爲身軀惹煩惱……辛棄疾　109
頭痛人物（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追查斷手始末　無法指証是誰……司空羽　119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14期
（總號171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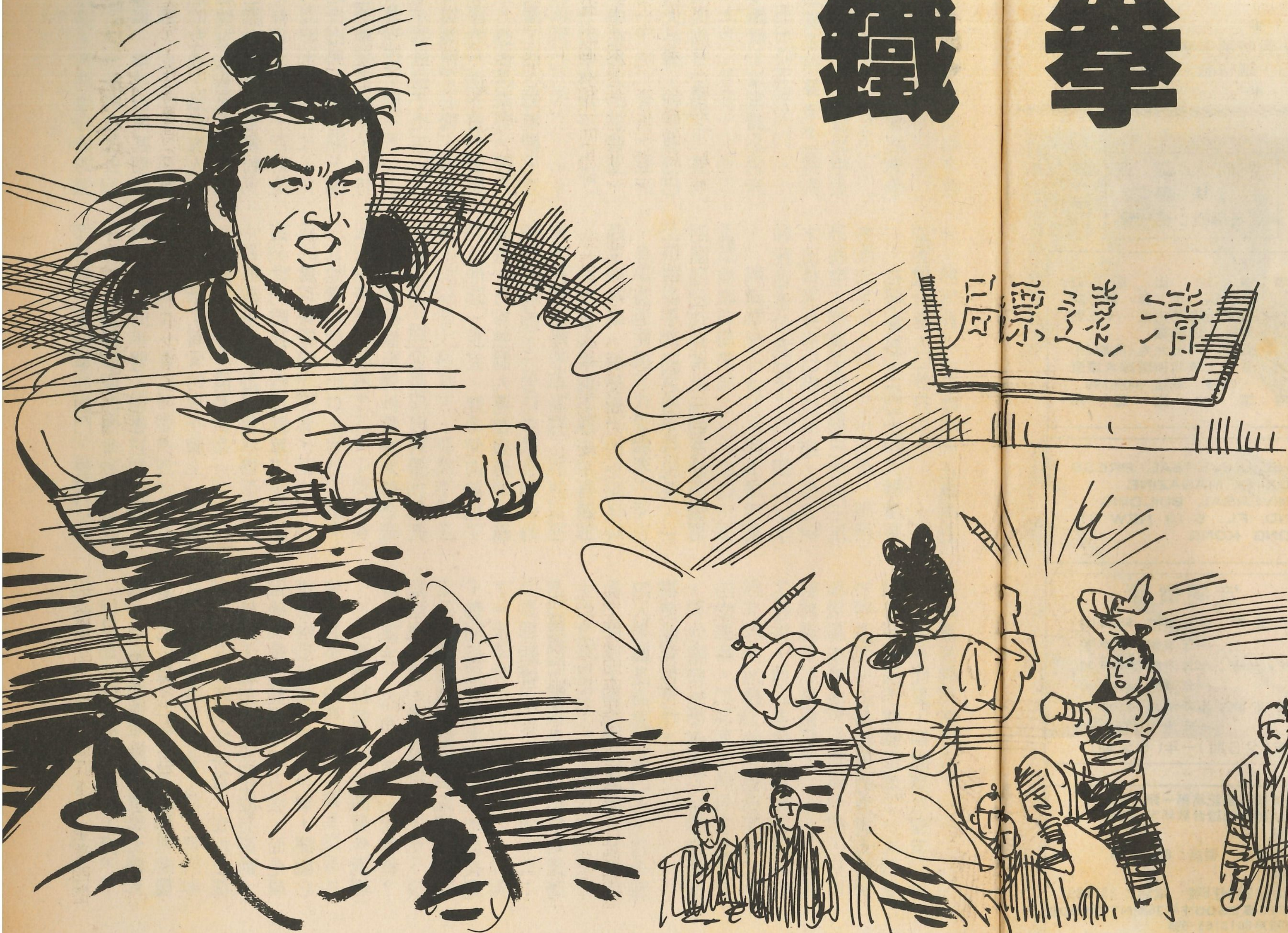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湖海詭幻錄／揚子江・文
可飛・圖

鐵拳



避免衝突 忍辱受罰

一大片水窪兒，在薄暮時分看來，顯得蒼茫。水窪的水並不深，一眼望去，全是丈許高的蘆葦，這時已是深秋，蘆葦的尖端，都揚着潔白的蘆花，一陣風過，蘆葦「婆娑」地擺動着，蘆花飄揚了開來，就像飄揚雪的花一樣。

那大水窪就是出了名的文安窪，就在文安縣的縣城中。

天色漸漸的黑了下來，一羣羣水鳥，投進了蘆葦叢中，可是，有一大羣水鳥却聒噪着，從蘆葦叢中飛了出來，接着，便是一陣櫓聲，一隻小船從水窪中慢慢的搖了出來，靠近岸邊。

那小船上有一個人和一匹馬，那馬骨架高大，看來像是一匹好馬，但是却瘦得可憐，一根根肋骨全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樣的馬，一看就知道經過了長途跋涉，馱着主人走了不少路了。

那人，是一個身形高大的漢子，滿臉風塵，神態看來很疲倦，一下一下地搖着櫓，也不知他在想些甚麼。

船慢慢地靠近岸，等到離岸還有一丈五六尺之際，那漢子抛出了一股長繩，緊接着身子拔起，已從船上一躍到岸上，拉着繩子。

船終於被他拉得靠了岸，他低聲呼喝着，那馬兒四蹄騰起，也離船上了岸。一上了岸，抬頭就可以看到文安縣的縣城，約在半里開外。

縣城內外，炊烟四起，那漢子牽着馬，呆望了半晌，嘆了一聲，翻身上馬，慢慢的向前走去。

他一上了岸，只是抬頭看了看前面黑壓壓的縣城，並沒有再打量別的，是以他也未曾發現，在岸上不遠處的一株大樹底下，坐着四個人。

那四個人都是清一色的玄青勁裝，一臉的精悍之色。

他們自那漢子一躍上岸起，視線就未曾離開過他，見那漢子騎着馬，慢慢地向前走着，那四個人的目光，便也跟着轉動。

等到那漢子在樹前經過之際，四個人互相望了一眼，其中的一個叫道：「朋友，請慢走！」

那漢子呆了一呆，抬起頭來，四面看了一下，才看到叫他的人是在樹下，這四個人都已站了起來。

那漢子在馬上拱手道：「四位叫我麼？」

在他拱手之際，那四個人又互相望了一眼，目光停在那漢子雙拳上，大得出奇，只見每一指骨節，都高高的突起，雙手看來就像兩個鐵槌一樣。

四個黑衣漢子之中，走出來一個人，也拱拱手，道：「正是，敢問閣下，是從哪兒來的？」

那漢子見問，嘆了一聲道：「今天一早，我就離開了子牙鎮，渡過了四十里水路，才到此地。」

那黑衣人又問道：「閣下到文安城去，有何貴幹？」

那漢子皺了皺眉，像是很不耐煩，但是他還是回答了那個人的問題，道：「我要去見易總鏢頭。」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聲音很平淡，那句話，其實也極之普通，可是，他話才一出口，那四個黑衣人的神色，皆突地一變，喝道：「是他了！」

馬上那漢子，還不知道他們四人這樣呼喝是甚麼意思，只見其中一人，着地就滾。

在他滾動之際，精光霍霍，已然掣出一柄短刀在手。

他的動作十分之快，接連兩滾，已滾到了馬腹之下，精光閃動，鮮血迸濺，馬兒慘嚎，人兒驚叫，那黑衣人又已滾出了馬腹，一躍而站起來了。

那簡直就是在一刹那之間所發生的事，那馬兒兩條前腿，已被齊膝砍下，馬兒向下一倒，斷腿亂蹬，那麼大的馬身，也在不住的發着抖。

馬，倒地，那漢子自然不能在馬上存身，他發出了一下驚怒的呼喝聲，身子一挺的站了起來。

他剛一站好，砍斷馬兒雙腿的黑衣漢子又揮刀，急疾的滾了過來，那漢子反手一拳，打在馬頭之上，馬兒倒地之後，還在不斷長嘶，但那漢子反手一拳打下去，「噗」地一聲之後，就沒了聲息。

那執刀的疾滾而來，刀光霍霍，又向那漢子的雙腿砍來，那漢子身形拔起，避開了兩刀，大喝道：「你們是甚麼人？為甚麼要在此害我？」

隨着他的問話，只聽得「錚錚」之聲不絕，另外的三個黑衣人，對那漢子的回答，便是各自兵刃出鞘！

那漢子一面問，一面斜斜向旁掠出，背靠大樹而立。

四個黑衣人也立時趕了過來，將他圍住，其中一個瘦瘦削削的漢子，冷冷地道：「閣下不是要去找易總鏢頭嗎？我們就是清遠鏢局的人。」

那漢子望着地上的死馬，心中實是十分憤怒，但是，從他臉上的神情，可以看得出他已經在竭力地抑制着自己，他乾笑了一聲道：「我要去見易總鏢頭，却無惡意。」

那黑衣瘦削漢子手中的長劍輕輕一晃，劍光蕩起了一個圓圈還在眼前閃耀，他長劍「刷！」地一聲，閃電似的向前刺來。

那漢子突然一側身，長劍堪堪

在他的左邊掠過，刺進他身後的樹木，那漢子「呼」的一拳向右打去，乍一看去，他那一拳並沒有甚麼作用。

因爲在他的左邊，雖然有人，但是那人還離他有七八尺之遠，他打出那一拳之際，身形也未曾動，除非他的手臂有七八尺長，否則是絕對打不中對方的。

是以當他打出那一拳之際，揮劍刺他的人也不禁呆了一呆，立時趁勢將劍自樹身中拔了出來。

却不料他才將劍拔了出來，那漢子的右手臂突然彎了一彎，本來是一拳擊向右面的，這一來，便變成擊向左面了，他拳還未到，那人已覺出勁風撲面，他心知不妙，立時迴劍再向前攻來。

可是那漢子的拳勢快絕，「砰」地一聲，正擊中在那人的小臂上，隨着那「砰」地一下响，骨折之聲清晰可聞，那人大叫着，手臂骨既已斷，自然不能提劍，「嗆郎」一聲响，劍已落在地上。

那人托着斷臂，痛得額上的汗珠豆也似大，汨汨而下。

那漢子却嘆了一聲道：「我與你們素不相識，你們又是鏢局中人，爲何一見面就要傷害我呢？」

那四個黑衣人都瞪視着那漢子，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那漢子揚了揚拳道：「剛才我那一拳，可以擊你面門，也可以擊你胸口，更可以取你性命，但是我只擊斷你的手臂，你也該知道好歹了。」

那斷了臂骨的漢子臉上一陣青一陣白，冷汗下得更多。

那漢子道：「現在我也不爲已甚，你們賠我一匹馬就算了，但賠我的馬可要好的。」

他這句話一出口，另外三個黑衣人一齊叫了起來。

可是那個斷臂折骨的人却立時喝道：「你們不是他的對手，我們走！」

他話一說完，轉身便向前掠了開去，另外三個人還在猶疑，那漢子却已喝道：「不行，沒有賠我的馬，你們不能走！」

那三個人本就不想走，再聽那漢子一呼喝，那使短刀的一聲怪叫，身子着地便滾，攻了過來。

他身子滾動之勢十分快疾，一眨眼間已滾到那漢子的身前，短刀「颼」地砍向前來。

那漢子怪叫道：「好！還想來和我動手，看打！」他一個「打」字才出口，身形已疾拔而起，短刀一刀砍空，那漢子的身形已然向下沉去。

在他身形下沉之際，那漢子「呼」地一拳，已然打出。那黑衣人一刀砍空，正要向上挺起來。

但是那漢子連人帶拳，打了下來，來勢眞像是餓鷹搏兔一樣。「噗」地一聲，一拳已打在那人的後肩上。

那人立時的怪叫着，在地上滾動起來，這一次他又在地上滾動，但絕不是使甚麼地趟刀法，而是肩頭上中了那漢子的那一拳，痛徹心脾，忍不住的在地上打滾。

那漢子抬起頭來，向另外兩黑衣人望去，冷冷地道：「怎麼樣？是賠我的馬，還是再打架？」

當他向那兩個黑衣人望去之際，那兩個黑衣人不由自主地向後退了一步。

那斷臂黑衣人忍着痛，道：「你要我們賠馬，可敢跟我到鏢局去取？」

那漢子揚揚兩道濃眉，見眼前四人果眞是清遠鏢局的人，這一點很使他覺得奇怪。

他隨即點了點頭，道：「相煩四位帶路。」

那使地趟刀的，也已忍着痛站了起來，他一手按在肩頭上，一面對那漢子怒目而視。

那漢子道：「我這一拳，只用了一成力，若是我用的力道大些，你那一條膀子就廢了。」

他一面說，一面突然反手一拳，向身後的大樹打去。

只聽得「噗」一聲響，他那一拳擊在樹上，樹上的葉子紛紛落下，他的拳頭，已有大半嵌在樹之內，他立時縮回了手臂。

在樹身上，清清楚楚留下一個有兩寸來深的拳印。

那漢子身後的那株樹，乃是遠年的老榆樹，木質何等堅硬，但已被他一拳打得深陷下去，可見他拳上的功力是何等之高，實在是驚世駭俗，令人咋舌的了。

那四個黑衣人之中，雖然有兩個未曾受傷，但看到了這等情形，却是再也不敢動手了！

那斷臂折骨的人，好像是四人之首，他勉强笑着，道：「多謝閣下拳下留情，請閣下先行！」

那漢子哈哈一笑道：「你們放心，我豈是背後傷人的無恥之徒！請就此帶路，不必囉嗦。」

四個黑衣人互望了一眼，一起轉過身，向前匆匆的走了出去，那個漢子不得不疾步跟着他們。

不多久，便已進了城，他們進城時，城門已然半掩，天色也已全黑了下來，街道兩傍的店鋪早已掛上了燈籠。

大街上一家大賭館之前，更插了好幾個大火把。

一路上，不少人向那四個黑衣人打招呼，稱呼黑衣人倒全是叫「鏢頭」的，可是，那四個黑衣人却

只是低首疾行。途人都知道出了事，全將目光集中到那漢子身上。

不一會，轉過了一條街，便是一個好大的廣場。

在廣場的對面，只見有一列褐色的磚牆，牆自左至右，寫着「清遠鏢局」四個大字。在鏢局門口，斜掛着兩面錦旗，而在鏢局門前的燈籠照映之下，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在一面旗上，綉着一個「易」字，在那「易」字之下，是一柄新月形的彎刀。

而右首那面大旗上，則綉着一個「史」字。而在那個史個字之下，則綉着一對交叉的判官筆。

一到了廣場之前，那四個黑衣人的去勢更快，衝進了鏢局，他們四人一進了鏢局，只聽得局內响起了一陣陣喧嘩之聲，又有七八個黑衣漢子，從裡面搶了出來。

那漢子略爲停了一停，那七八個黑衣漢子都對他怒目而視。

然而那漢子的神色却十分平淡，他攏着手，也不硬向前走去，雙方就僵持在門口。

但是，他們並沒僵持多久，便已聽得裡面一迭聲地傳道：「史鏢頭有請來客。」

一聲聲叫聲，傳了出來，那七八人便閃了開去。

那漢子從容不迫，在充滿了敵意的眼光之中，向前緩緩的走了進去，他一進門，那七八個人就跟在他後面。

大門內是很大的一個天井，天井過去才是石階，石階上是一排明亮窗子，那自然是大廳了。

那漢子才一踏上石階，便有兩個中年人迎了出來。

那兩個中年人目光精湛，一望便知道是久歷江湖之人，他們一面打量着那漢子，一面道：「史鏢頭已在廳堂相候，閣下請進。」

兩人閃了開來，那漢子一步跨了進去。

清遠鏢局揚威江湖，也不是三五年的事了，一踏進廳，就可以感覺出這一點來，若不是數十載苦心經營，一家鏢局，焉能有這樣的規模。

從這個大廳看來，那倒不像是一個鏢局，而像是王公大臣的華厦，大廳中燈火通明，正中放着兩張大交椅，兩廊站滿了人，少說也有三五十個。

左邊那張交椅空着，而右面的交椅上，却坐着一個二十六七歲的少婦，那少婦容顏如畫，極之嫵媚，但眉宇之間，却也透出一股英氣來。

那漢子一看到那麼美麗的一個少婦坐在右面，不禁呆了一呆。

在他發怔之間，那少婦却已站了起來，說道：「在下史翠蘭，敢問尊駕，高姓大名？」

那漢子皺了皺眉頭，他立時想起鏢局門前的那兩面旗，一面綉着一個「易」字，自然是代表清遠鏢局總鏢頭，新月神刀易天行。

而另一面錦旗上，綉着一個「史」字，那自然代表另一個在清遠鏢局之中，地位僅次於易天行的另一位高手，而那漢子却再也想不到，那人竟會一個二十六七歲美麗婀娜多姿的少婦。

那漢子緩緩地道：「在下是無名小卒，不值一提。」

史翠蘭道：「尊駕本來說要見易總鏢頭，難道見了易總鏢頭，也是這麼的說法？」

史翠蘭的詞鋒咄咄逼人，那漢子道：「史鏢頭責問得對，在下姓童名千鈞，乃是落拓江湖之人，是以不能少了一匹馬兒，這才跟了前來。」

史翠蘭的臉上仍然掛着十分動人的微笑，她說道：「清遠鏢局中，別的沒有，馬還是有的，別說一匹，要十匹都有。」

童千鈞道：「就請史鏢頭命人將馬牽來。」

史翠蘭凝視着童千鈞，緩緩地說道：「你不是說有事要見易總鏢頭？他適巧不在，尊駕有甚麼指教，和我說也是一樣的。」

童千鈞苦笑一下道：「現在不必再提起了。」

史翠蘭沉聲道：「童朋友，我們是開鏢局的，有江湖朋友找上門來，我們能盡力的，定當盡力，但尊駕如此言詞閃爍，却令人起疑！」

童千鈞「呵呵」的笑了起來，說道：「史鏢頭好利的詞鋒，唉……說來十分慚愧，在下從關外來，一路上聽得有人說『清遠鏢局』，在下又無處棲身，本來想投到清遠鏢局來混一口飯吃吃，現在自然作罷了！」

童千鈞話一說完，史翠蘭的臉上閃過了一絲疑惑的神色，但她却立即恢復了正常的態度。

她笑着，道：「童朋友有那麼好的身手，張、樊兩位鏢頭一出手就吃了虧，怎會潦倒？」

童千鈞苦笑道：「那別提了，請賜艮駒一匹，在下這就告辭了。」

史翠蘭微笑着道：「明人面前不打暗語，我已說過，只要我們辦得到，一定照辦。」

童千鈞道：「眞的只要艮馬一匹，別無所求了！」

史翠蘭轉過頭大聲道：「馬厩中找一匹好的馬來！」

史翠蘭的話才一出口，立時便有四五個人同聲答應，轉身走了開去。史翠蘭道：「請坐吧！」

童千鈞也不客氣，就在一張椅上坐了下來。

史翠蘭望着童千鈞大得異常的雙手和指節骨隆起的手指，她道：「我提一個人，不知童朋友可認識？」

童千鈞看來是急於離去，是以他只是漫不經心地應了一聲。

史翠蘭接着道：「那人在關外極有名，是黑龍莊莊主，黑龍季保蔭，尊駕認識麼？」

童千鈞一聽，突地站了起來，但是一站起來之後，便立時又緩緩的坐了下來，道：「認識。」

史翠蘭又道：「你從關外來，應該知道他的近況？」

童千鈞突然又乾笑了起來，他搓着手道：「是的，他在五天前，被我一拳打死了！」

剛才史翠蘭提起黑龍莊莊主，見童千鈞突然跳了起來，但此際，却是史翠蘭聽了童千鈞的話，霍地的站了起來。

她的神色又驚又怒，史翠蘭一站起，大廳中的氣氛，登時爲之緊張了起來。

童千鈞也感覺得事情有點不對勁了，史翠蘭也是在一站起身之後，却立時坐了下來，但是她那種嫵媚的笑容却已由她的臉上消失了，她冷冷的道：「你何以要殺他？」

童千鈞緩緩地道：「他強搶了一個牧民的女兒，那牧民尋短見時，被我遇到，我赴黑龍莊去要人，動起手來，拳脚可不帶眼睛，自然是難免的了。」

史翠蘭嘿嘿地冷笑道：「倒看不出，你還是一個行俠仗義的大俠呢！」

童千鈞也沉聲道：「大俠可不敢當，但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本來是江湖中人的本份！」

童千鈞一面在說話，一面也在向四面不斷的打量着，他看到立在兩廊中的人已經向前逼近了三四步。

而且，那三五十人的手上都已經拿上了兵刃，看來，祇等史翠蘭一聲令下，便要動手了！

童千鈞吸了一口氣，道：「史鏢頭，敢問黑龍莊主，是妳的甚麼人？」

史翠蘭神情惱怒道：「你是才從深山大澤中鑽出來的？」

童千鈞搖搖頭道：「自然不是，但是江湖上的事，我却不是十分清楚，尚請指教。」

史翠蘭一字一頓的說道：「他是我的大師兄。」

童千鈞面上神情也是變了一變，他站了起來道：「我看馬兒已經牽到了門口，在下這就告辭了！」

史翠蘭冷冷的說道：「閣下想就這樣的走了不成？」

童千鈞嘆一聲道：「史鏢頭，黑龍莊主在關外，可稱無惡不作，這種武林中的敗類，若是撞在史鏢頭手中，史鏢頭，妳會不殺他嗎？」

史翠蘭冷笑道：「隨你怎樣說，我能只信你一人的話麼？你想走，除非我這一對判官筆肯！」

她一個「肯」字才出口，雙筆一振，「錚」地一聲响，雙手已各握了一支判官筆在手。

那一對判官筆，連柄都是精鋼打造的，發着藍殷殷的光彩，她一掣筆在手，立時雙筆相碰，是以才發出「錚」的一聲响，濺出了一串火星。

她右臂向前略伸，判官筆已直指童千鈞，道：「你快亮兵刃！」

童千鈞又嘆了一聲，說道：「算了，算了，算我倒霉，我馬也不要了，就此告辭！」

他連望也不望史翠蘭一眼，轉身向外便走。

可是，他才走出一步，已有七八個人一起湧了上來。

童千鈞立時站定了身子，他甫一站定，立時眞氣一提，「颼」地向上拔身而起，這一拔，拔得十分之高，他伸手抓住了一根橫樑，身子倒翻了起來，雙脚向屋頂的瓦面用力踹出。

只聽得「嘩啦啦」一下响，被他雙足踹下了百塊瓦片來，屋頂之上，立時出現了一個大洞。

他雙手在樑上一按，頭下脚上，便自洞中竄了出去。

這一切，可以說全是在電光石火之間所發生的事，變故來得如此之快，大廳中的那些鏢頭，盡皆看得目瞪口呆，只有史翠蘭立時發出了一聲嬌叱，身子也已經斜斜向上拔了起來，自洞中急疾地穿出去。

史翠蘭和童千鈞幾乎同時竄上屋頂，相差的時間極微，童千鈞當然是不可能走遠。

是以，史翠蘭剛一躍上屋面，童千鈞「呼」地一拳，已然疾擊而出，史翠蘭也不避讓，一擺判官筆，便迎向童千鈞的那一拳，想逼童千鈞撤招。

却料不到童千鈞也不撤招，那一拳仍然直打過來。

雙方的出手都如此之快，一拳打在判官筆上，所發出的聲音，就像是判官筆擊在一塊十分堅硬的石頭上一樣。

史翠蘭的變招極快，見一拳擊在判官筆，判官筆向上突然揚了一揚。

而童千鈞也在那一剎那的機會上，手腕一翻，五指已牢牢握住了判官筆，順手向懷中一帶！

史翠蘭若是捨得棄筆，形勢或會不同。

但是史翠蘭怎肯一上來就失去了判官筆？是以她用力向懷中一帶，可是童千鈞發力在先，兩人各一用力，史翠蘭被拉得向前跌出了一大步。

史翠蘭的武功自然不弱，她一步跌出，左手的判官筆，已然向童千鈞的下頷疾刺而去。

判官筆的尖端，極其尖銳，那一筆如是刺中了下頷，那是非死不可了，童千鈞心中也不禁大怒，一聲怪吼，右手向旁一移，史翠蘭右手的判官筆，不由自主的向左插去，「錚」的一聲，雙筆交迸，而童千鈞身形一閃，已然順着瓦面向下滑落去。

當史翠蘭的一對判官事相交之際，史翠蘭只覺得雙臂一陣發麻，幾乎難以再握得住它們了！

童千鈞自瓦面疾滾而下，落在天井之中，可是兩扇大門，已被牢牢的關住，在天井中圍滿了人！

童千鈞向下滾來之際，並未看清下面情形。

而當他站定了身體時，才發現自己已陷入重圍中，他只是略停了一停，立時身子轉動，「呼呼呼呼」一連發了四拳，身子向前疾衝。

他向前衝出的勢子如此之猛，簡直就像是瘋虎出柙一樣，在他面前的幾個人都駭然後退。

童千鈞搶到了門口，一拳擊向門栓，那門栓是手臂粗細的一根棗木，但是童千鈞拳到處，「啪」地一聲，斷成兩截，飛到半空之中。

童千鈞一刻也不停留，拳一發出，脚也踢去，「砰」地一聲，將門踢開，他也立時向外闖去。

可是，他才走出一步，便看到一匹馬疾衝了過來，馬還未到，馬上那人已然掠起，倏地落下，落在童千鈞的身前，盯住童千鈞。

那人身形並不高，可是極其紮實，在他的腰間，懸着一柄幾乎和鐮刀一樣的一柄彎刀。

童千鈞立時問道：「你可是易總鏢頭？」

史翠蘭這時也趕了出來叫道：「總鏢頭，截住他。」

童千鈞勉強一笑，道：「易總鏢頭來了，那再好也沒有，我們可以將話說明白。」

史翠蘭不住的冷笑，童千鈞還未開口，易天行也乾笑着道：「請到鏢局中說話如何？」

童千鈞道：「好。」

史翠蘭的身子立時閃了開去，易天行和童千鈞二人並肩走向大廳，一進大廳，易天行便抬頭向屋頂上那個大洞望了一眼，皺皺眉頭。

童千鈞立時道：「我不想和貴局中人動手，是以別無去路，只好穿屋而逃了，得罪，得罪了。」

易天行乾笑着，道：「閣下這一來，清遠鏢局的人可難以行走了！」

童千鈞的心中陡然一驚，易天行在講這句話的時候，雖然在笑，但是他臉上的神色，却已十分難看。

而且，童千鈞久歷江湖的人，如何會不知這句話之中所包含的嚴重意味呢？

易天行等於在說，他，童千鈞那樣在鏢局中鬧了一場，如果由他隨便的離去的話，那麼，清遠鏢局的盛名便大受損害了，鏢局也就開不下去了！

童千鈞緊皺着眉，他絕不希望捲入江湖上的糾纏之中，否則，以他的武功而論，也決不至於一人一馬，落拓江湖，要到鏢局中找事情做。

可是，就算他不願意，事情也還是緊逼到他頭上來了！

童千鈞在關外打死了黑龍莊主季保蔭，也是因爲季保蔭欺壓良民，逼得他忍無可忍這才出手的，他怎麼也料不到史翠蘭會是黑龍莊主的師妹！

這時候，童千鈞也緊皺着眉，他抱了抱拳，說道：「易總鏢頭，清遠鏢局的威名遠震，小的只不過是一個無名小卒而已，不論怎樣，對貴局的英名，皆無損害之處！」

童千鈞的話，可以說是講得委婉之極，他實在不想生事，因爲他天生就不是一個喜歡生事的人。

可是，童千鈞却未曾料到，吃鏢局這行飯的人，最重要的就是「威名」，威名盛了，鏢車走到路上，就算有黑道中人想要動手，也必然有所顧忌，那麼，鏢局所保的鏢，自然也不致失去了。

而如果有人將大鬧清遠鏢局的事一傳了開去，威名一失，說不定一趟鏢，會遇到好幾次麻煩。

再加上易天行本身，也絕不是量度大的人，是以童千鈞的話雖然說得委婉，但是易天行還是揚着頭，冷冷地道：「閣下自稱無名小卒，未免太自謙了，若是無名小卒，那對鏢局更加有損。」

童千鈞苦笑道：「那麼，依總鏢頭之見該當如何？」

易天行冷冷的望定了童千鈞，道：「依我之見麼？文安城中，來往客商，江湖朋友極多，童朋友你鬧了鏢局，只有委屈你一下，鐵鍊加頸，鎖在鏢局大門之前，也好讓過往人等看一看。」

易天行臉色陰沉，緩緩的說出了這樣的一番話來。

童千鈞面色不禁忽白忽青，他心中實在是憤怒之極，他望着易天行腰旁的彎刀，徐徐地道：「易總鏢頭，這樣做不是太過份了些麼？」

易天行「嘿嘿」冷笑了起來，手指在腰際彎刀之上，「錚」的一彈，道：「閣下不願意，大可再在屋頂上穿一個洞，闖出清遠鏢局去的！」

童千鈞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他未曾和易天行交過手，自然不知道易天行的底子究竟是如何？

但是，只要是學武之士，就算明知自己不是對方的敵手，在那樣情形之下，也必然會翻臉動手的，可是，童千鈞卻在吸了一口氣之後，苦笑着說道：「不知易總鏢頭要將我鎖在門前多少時候？」

易天行聽得童千鈞這樣反問，心中陡然地呆了一呆。

一時之間，他還只當童千鈞說的是反話，因為，他提出來的條件是如此苛刻，就算是一個小毛賊，被人家捉住了，鎖在門前，也必然會引為奇恥大辱！

易天行自然也不知道童千鈞的底細，但是，在他趕到之時，童千鈞正從史翠蘭的雙判官筆之下逃了出來，如果不是他趕到迎頭截住，童千鈞早已遠走高飛了。

由此可知童千鈞的武功也不會弱，又怎會接受自己的條件呢？易天行根本是一上來就準備動手的，這時，他聽得童千鈞那樣反問，也只當童千鈞在故意調侃自己，是以他一呆之後，冷冷地回答道：「三天！」

童千鈞緩緩的抬起頭來，長嘆了一聲道：「易總鏢頭，請吩咐鏢局中人，拿鐵鍊來，我遵命就是！」

童千鈞這句話一出口，易天行和史翠蘭二人不禁都睜大了眼睛，他們實在是難以相信。

童千鈞完全答應那樣屈辱的條件，願意鐵鍊加頸，在鏢局門前示眾三日，那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

易天行和史翠蘭二人互望了一眼，心中充滿了疑惑，不知道是甚麼意思，他們自然料不到童千鈞的心意，因為，他們所想的和一般學武的人聯想的並不相同，他們所想的，只是爭強鬥勝，從來也不懂得忍讓。

但是，童千鈞卻懂得忍讓，他不但懂得忍讓，而且還處處忍讓，當他剛聽得易天行提出那樣條件之際，他臉上忽青忽白，那自然是因他的心中極之惱怒之故。

但是，他却立即想到，自己若是動起手來，或者可以逃得出去，但清遠鏢局的英名必然大大受損，以後，鏢車走在道上，就容易出事了。

鏢車一出事，鏢局中人，自然難免有死傷，清遠鏢局中鏢頭盈百，誰無父母妻子，他又何忍害人家破人亡，比較起來，他自己示眾三天，實在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了，是以他才答應下來。

可是，清遠鏢局上下，可以說是沒有一人能够明白童千鈞的這種胸懷！易天行和史翠蘭還懷疑他別有所圖，其他人，只當是清遠鏢局威名遠播，使童千鈞不敢生事，是以才不得不低頭了！

童千鈞自然可以在眾人的神色中看出這一點來，但是，他根本不想去說明辯白，他只求自己所作所為，可以無愧於天地就够了，何必求別人的瞭解？

當下，只聽得易天行一聲斷喝，道：「拿鐵鍊來！」

立即便有兩名鏢頭呼喝着走了進去。童千鈞仍然站着，他高大的身形，在大廳中顯得十分突出，但是，看來也有一股異樣的落寞之感，彷彿他根本不是這個世界中的人。

不多久，兩個鏢頭便拖着一大盤手臂粗細的鐵鍊走了出來。

這盤鐵鍊自然是太沉重了，他們搬不動，所以祇好拖了出來。鐵鍊在拖過青磚的地面上，發出「錚」的聲響，留下一道深痕。

易天行後退一步，自鏢頭手中，接過了鐵鍊。

史翠蘭在一旁道：「總鏢頭，小心些！」

易天行全神貫注，童千鈞却在苦笑一下道：「史鏢頭，在下既已答應了，決不會使詐，你倒可放心。」

史翠蘭的臉上紅了一紅，只是對童千鈞怒目而視，並沒有再說甚麼，易天行拿起鐵鍊來，雙臂一振，「呼」地一揮，鐵鍊發出「嗆郎郎」一陣響，已向童千鈞的頭上，當頭罩了下來。

童千鈞仍然站立着不動，他的臉色也十分平靜，像是他完全應該接受着那樣的懲罰一樣。

鐵鍊一套到童千鈞的頭上，易天行的動作極快，立時又從另一個鏢頭的手中，接過了一把鎖來，「啪」的將鐵鍊扣住。道：「到大門口去吧。」

童千鈞緩緩的向大門走去，穿過了天井，鐵鍊拖在地上，「鏘鏘」地響着，在他的身後，跟着許多鏢局中的好手，一直到了大門外，鐵鍊又被牢牢的扣在一根石柱上，那石柱本來是用來拴馬的。

幾乎是童千鈞才一走出來，鏢局的門外便湧滿了看熱鬧的人，人人都向童千鈞指指點點，沒有人知道童千鈞是為甚麼被鎖了起來，七嘴八舌都當童千鈞是鏢局捉到的小毛賊。

童千鈞閉上了眼睛，秋天的陽光晒在他的臉上，也有點燙熱，他不去看那些人，他只在想，三天，

很快就會過去，只不過是三天時間而已。

他身子能够移動的範圍，大概不超過三尺，他也索性靠着石柱，站立不動，他倒並未覺得鐵鍊的沉重，沉重的倒是他心頭的那股重壓。

那股重壓，是他在江湖上闖盪了那麼多年，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江湖上的一切，實在是太險惡了，太多是非了。人與人之間，除了拳頭刀槍相見之外，根本沒有互相諒解的機會。

他忍讓着，他不想和人去爭鬥，結果，他就得受羞辱。而且當他忍無可忍的時候，他最後還是不免要出手，在關外，他何嘗不是對季保蔭苦苦哀求，何嘗不是飽受季保蔭的凌辱，但結果又怎麼樣！

他苦笑了起來，他感到自己只是忍讓，還是不够，最好自己一生下來就是瞎子，看不到也聽不見人世間的不平事，那麼，或許可以和任何人不起衝突了。

他苦澀的笑容，和他那滿是風塵的臉配合起來，有一股莫名的淒苦。然而，圍在他面前的那麼多人，有多少人能夠瞭解？

黑道兇徒　掃蕩鏢局

童千鈞被鎖在石柱上之後，易天行向史翠蘭使了一個眼色，兩人一起回到了鏢局中，易天行立刻問：「史鏢頭，這姓童的，究意是怎麼來的？」

史翠蘭壓低了聲音，道：「冀東三兇，早兩個月，便曾說要對咱們鏢局不利，你也知道的。」

易天行神色嚴肅道：「不錯，但是他們三人，是我們手下敗將，倒也不必將他們放在心上。」

史翠蘭雙眉一揚，說道：「總鏢頭，常言道：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去年冀東三兇劫鏢，大兇天煞計獨，被你斷了右臂，三兇妖巫施嬌嬌，被我判官筆刺瞎了左目，如今他們敢捲土重來，自然必有所恃！」

易天行顯然心計不如史翠蘭細，聽得史翠蘭這麼說，他的神色也變得十分沉重，道：「莫不是他們請到了甚麼厲害的幫手，前來生事麼？」

史翠蘭道：「我看多半是那樣，是以連日以來，我都命鏢局的兄弟們，在各處守候，察看可疑人物。這姓童的單人匹馬，經過了文安縣，四個兄弟生疑，喝問他要到何處去，他一開口就說找易總鏢頭！」

易天行「哼」了一聲道：「原來是那樣，那就不冤枉他了！」

史翠蘭又道：「而且，他還打傷了我們兩個兄弟！」

易天行「噢」地一聲，道：「但是他何以又肯讓我們把他鎖在鏢局門口，現在他絕無法脫身，這豈不是弄巧反拙？這却令人難解！」

史翠蘭道：「他自稱在關外，殺了我師兄季保蔭，他若有那樣的武功，如何肯讓人鎖在門外？」

易天行陡地一驚，沉聲說道：「如此說來，豈不是……」

史翠蘭冷笑一聲，道：「自然是夜長夢多，我看，倒不如早些將他除去，以免後患！」

易天行向外望了一眼，他雖然已到了大廳之中，但還是向外望去，仍然可以看到鏢局門口圍了一大堆人，他道：「眾目睽睽之下，如何下手？」

史翠蘭道：「可以叫幾個兄弟出去折辱他，他如果一出手，便立即下手，是他先出手，眾目共睹之下，官府自然也無話可說，總鏢頭你看如何？」

易天行點點頭道：「不錯，鏢局中這幾天，正等着一單價值數萬的紅貨，冀東三兇或者就在動那批紅貨的腦筋，我們自然是先下手為强的好。」

他們二人一起穿過了大堂，向內走了進去。

在鏢局門外，圍着童千鈞的人羣越來越多，更有一些頑童，拾起石塊向童千鈞拋了過去。

石塊拋在童千鈞的身上，童千鈞是練武功的人，頑童有多大的力道？他自然不覺得疼痛，是以他連眼也懶得睜開來，頑童就更加得意嘲笑。

不一會，鏢局中走出了三個雄糾糾的大漢來，其中一個，大踏步來到了童千鈞的身前，揚起手，「呼」的一聲，便向童千鈞的臉上摑了過來。

童千鈞雖然閉着雙目，但是那鏢頭的一掌呼呼生風，十分有力，他萬無覺察不到之理。

他連忙向旁一偏頭，可是他的頸際却有沉重的鐵鍊鎖着，一偏頭間，並不能偏開多少，只聽得「叭」地一聲響，已然被摑了個正着，這一掌的力道還着實不輕，他的臉上，立時現出了一個手印來。

童千鈞突地睜開眼來，他所挨的那一掌，實在太重，他睜開眼來時，眼前兀自金星飛舞不已。

童千鈞喘了一口氣，他還未曾出聲，那鏢頭已然指着他鼻子，罵道：「臭賊，在文安窪之旁，傷了我兄弟的，可就是你麼？」

童千鈞定了一定神，才說道：「我才一上岸，四個人就想取我性命，我却是不能不出手，尚請見諒。」

那鏢頭是存心來生事的，况且

他的兄弟確然在文安窪之旁被童千鈞一拳打斷了臂骨，他如何肯就此干休？只聽得他冷笑道：「原來你有那麼大的本事，却何以被人鎖了起來當賊辦？」

童千鈞嘆道：「閣下是鏢局的鏢頭吧，何苦與我過不去，我絕不想與你們爲難，你們又不是壞人，要不然，我也不會被鎖在鏢局門口。」

那鏢頭厲聲喝道：「放屁，你是甚麼東西，自己明白。」他一面說，一面又再揚起手，又待向童千鈞的臉摑了過來。

童千鈞的頭被鐵鍊鎖住，但他的雙手，却是可以活動的，那鏢頭的手才揚起，童千鈞也突地一伸手，突然之間，已將那鏢頭的手腕抓住！

那鏢頭未曾料到童千鈞會出手得如此之快，他陡然一驚，立時怪叫了起來，說道：「臭賊出手傷人了！」他一面叫，一面左手一翻，已拔了一柄匕首在手，精光一閃，已然向童千鈞的胸前刺到。

童千鈞被人鎖着，避無可避，但是，他已然握住了那鏢頭的手腕，却也不致被對方刺中了。

就在精光一閃，匕首已刺到了之際，他手臂向外一揚，那個鏢頭被他推得向外直跌了出去。那一下自然是刺空了，童千鈞手一鬆，鏢頭外跌之勢收不住，又跌出了三五步，才算是勉强地站定了身子。

這一來，他不禁又羞又怒，怪叫了起來，另外兩個人一抖手，各掣出了一柄單刀在手，童千鈞沉聲道：「我不想和你們動手，但如果你們起了歹意，想來害我，那可就難說了。」

童千鈞雖然被鎖着，但是，當他說那幾句話時，却有一股懾人的力量，令得那兩人呆了一呆！

才被童千鈞推出的那個鏢頭，這時候怪叫着向前衝來，他的手中早已握了一柄明晃晃的鋼刀，一衝到童千鈞身前，「呼」的一刀，當頭砍下。

童千鈞一伸手，這一次，他並不握向對方手腕，却只用兩隻手指，便已將對方的刀身緊緊的挾住。

他沉聲道：「閣下出刀之前，可曾想過光天化日之下殺了人，官府焉能不加追究？閣下還可以浪盪江湖，你家中的老少，難道也能跟你一起浪盪江湖？」

那鏢頭本來是怒氣沖沖向前衝來，看來是非一刀將童千鈞砍死不可的，在童千鈞抓住了他刀身之際，他也不過是吃驚而已，但一聽得童千鈞那樣一說，他却陡然地呆了一呆，一時說不出話來。

童千鈞又道：「我是個不想無故與人爭鬥的人，你還是放過我吧！」

童千鈞一鬆手，那鏢頭的身子立時向後的退出去。

他實在有點發怔，他一向祇知道，武功不好的，被自己所殺，碰到武功比自己高的，當然自己倒霉，可是如今，被鎖在石柱上的那個大漢，武功分明在自己之上，何以他竟然不願意施展他的武功？

這是他從未遇過的事，是以他也不知道如何應付才好，童千鈞望着他，臉上却充滿了誠意，那鏢頭的口唇動了動，可是，却未曾說出話來。

就在這時，只聽得一聲呼喝聲，自大街那頭傳了過來，有人在大叫道：「讓開，讓開！」

隨着叫嚷聲，便是一陣轆轆的車聲和馬嘶聲，圍在鏢局前面的人紛紛退了開去，讓出一條通道來，只見四匹駿馬，拉着一輛馬車，馳了進來。

那馬車裝飾得十分華麗，烏木的車身上，全都用銀絲盤出圖案，文安城不算大，那樣華麗的馬車，更是難得一見。

衆人的視線一時之間全都集中在那架馬車之上，車一停，自車座上跳下兩個健僕，青衣小帽，一望而知，是富有人家的傭僕。

這時，存心來找童千鈞生事的那三個鏢頭正退到鏢局門口，一看到那輛馬車，他們便停了下來，只見那兩個健僕來到門前，向他們一拱手道：「家主人要見易總鏢頭，他老人家可在家麼？」

那鏢頭看到來人如此氣勢，自然不敢怠慢，忙道：「貴主人是……」

那兩個健僕面帶笑容道：「滄州黃百萬！」

那三個鏢頭在文安城清遠鏢局內辦事，如何會不曾聽過滄州黃百萬的大名！黃百萬乃是大河以北，方圓百里之內，數一數二的大富翁也！

他們三人一起「啊」了一聲，兩個人已返身奔了進去，剩下那個鏢頭，也忙道：「貴管家請稍候。」

那兩個健僕的聲音十分響亮，「滄州黃百萬」五個字，圍在鏢局前的那些人，全都聽到了。

一時之間，更是人人交頭接耳，議論起來。各人都望住了車子，想看看黃百萬這個大財主究竟是甚麼模樣，鎖在石柱上的童千鈞，反倒被冷落了。

童千鈞又閉上了眼睛，他只聽得鏢局之中，一迭連聲地叫了出來，道：「有請黃大官人！」

那兩個健僕來到了車門口，拉開了車門。

只聽車中傳來了一下的咳聲。

童千鈞本來是閉着眼睛的，周

圍不論發生了甚麼事，都與他沒有關連。

可是一聽到了那一下的咳嗽聲，童千鈞的心中却陡然地一動，突然睜開眼來，因爲，他感到那一下咳嗽聲，聽來十分耳熟，但他却根本未曾見過黃百萬。

當他睜開眼來時，那兩個健僕，已在車門之旁放下了脚踏，一個五十上下，穿着團花錦袍的中年人，已經彎着腰，從車中向外走了出來。

那中年人的行動十分緩慢，看來十足是養尊處優的模樣，他小心奕奕踏在脚踏上，才下了車。

當他下車之後，他直了直身子，那時，易天行已帶了七八個鏢頭迎了出來。

易天行滿面堆笑道：「黃大官人，却是那陣風請你來的？小地方蓬華生輝！」

黃大官人笑着，看來十分雍容，道：「這位是易總鏢頭麼？總鏢頭名震江湖，黃某人來，是有一件事拜托，拜托！」

易天行笑着，道：「黃大官人請進裡面坐，慢慢再說，定當效勞！」

黃百萬和易天行客氣着，黃百萬伸手間，自他的腕上現出一隻碧也似綠，粗如手指的翡翠鐲子來。

易天行吃的是保鏢飯，珍珠寶貝過目的自然也不少，他一眼便看出，別的不說，單單這隻鐲子，就至少值一萬兩銀子，黃百萬竟戴着它隨便上落，可知這次找上門來的，一定是一件大買賣了！

易天行看到那隻玉鐲子之際，有那樣的想法，可是，童千鈞也看到了那隻鐲子，童千鈞一看到了鐲子之後，他心頭登時怦怦亂跳了起來，失聲叫道：「易總鏢頭！」

易天行突然聽到童千鈞一叫，停了一停，向童千鈞瞪來，連黃百萬也停了下來，向童千鈞望了一眼，易天行連忙道：「黃大官人請！」

黃百萬的目光在童千鈞的身上轉了一轉，道：「敢問易總鏢頭，這位漢子却是甚麼人？」

易天行一聲冷笑道：「江湖上有的是不知好反的人，不自量力的人，這廝想來鏢局生事，是我饒他不死，他自願被鎖在鏢局門口，以儆後來的狂妄人！」

黃百萬頻頻的點頭，道：「原來如此，貴局盛名遠播，果然非同小可，我算是找對人家了！」

易天行滿心歡喜，已然陪着黃百萬進了鏢局大門。

童千鈞伸長了頸，望着他們兩人的背影，又叫道：「易總鏢頭！」

這一聲，易天行不知是眞的未聽到還是假裝聽不到，只聽他的笑聲傳了出來，未聽他回答。

童千鈞還想叫第三聲時，兩個鏢頭已惡狠狠地搶到了他的身前，惡聲道：「你鬼叫甚麼？」

童千鈞忙道：「我和兩位說，也是一樣，兩位快去告訴易總鏢頭，這黃百萬不是好人……」

童千鈞的聲音十分低沉，他的話才一出口，那兩個鏢頭已然大聲轟笑了起來，兩人的笑聲，將他的語音，幾乎完全蓋了過去。

但饒是如此，給黃百萬趕車那個車伕還是立時轉過頭，向童千鈞望過來。那車伕看來年紀很大，滿面皺紋，可是，當他向童千鈞望過來之際，他的目光却異樣的尖銳，也異樣的兇狠，只不過除了童千鈞一個人以外，誰也未曾加以注意。

那兩個鏢頭一面笑，一面道：「臭賊，難道你反是好人？哈哈，別笑掉了人的大牙了，趁早閉嘴！」

童千鈞着急道：「兩位，這事情非同小可，他是……」

然而那兩個鏢頭根本不再聽童千鈞的話，一個轉身，便走了開去，童千鈞頓着足，圍在鏢局外的人也散開了，童千鈞只見那個車伕下了車，執着鞭子，緩緩地向着他走了過來，來到了近前，道：「閣下是……」

童千鈞望定了那車伕，沉聲道：「你別理會我是誰，不論你怎麼樣裝扮，我都認得你。」

那車伕不動聲色，只是笑着，在他笑的時候，臉上的皺紋更加深了，他徐徐地道：「我只是黃百萬的車伕，還會是甚麼人？你說笑了。」

童千鈞一字一頓，道：「鬼猴兒王奇王三爺，你未免委屈了自己了，你們可是想打清遠鏢局的主意？」

那車伕聽童千鈞說出那話時，他略呆了一呆，但他未曾轉過身來，他慢慢的向鏢局門口走去，幾個鏢頭迎了上去，將他迎進了鏢局中，童千鈞轉頭望着鏢局，連嘆了幾聲，他知道，清遠鏢局，已危在旦夕了！

清遠鏢局迎進去的黃百萬，那一下咳嗽，那一隻玉鐲子，這全是黑道中出了名的高手、著名心狠手辣的大盜、天北一霸佟明魂的標誌。

童千鈞曾見過佟明魂一次，佟明魂和現在的黃百萬，在外貌上雖然不同，可是那鐲子，童千鈞却認得出來。

像天北一霸佟明魂那樣的大盜，到清遠鏢局來，打着滄州黃百萬的幌子，他會安着甚麼的好心？

清遠鏢局的易總鏢頭雖然將童千鈞鎖在門口，可是，童千鈞一想到這一點，心中仍然代人焦急無

比！

鏢局門口一字排開，仍有四名鏢頭站着，童千鈞略想了一想，又叫道：「各位鏢頭，隨便請過來一位，我有要緊的話要說！」

在鏢局門口的那四個鏢頭，一齊向童千鈞望了過來，其中一個道：「這小子還在大呼小叫，待我過去，給他吃點苦頭，也好令他安靜一些。」

那鏢頭說着，便大踏步向前走去，童千鈞心中一喜，心想只要他肯走過來，自己就可以告訴他了。

却不料那鏢頭只走了一步，便已被另一個人拉住了。

拉住他的鏢頭道：「二哥，別去惹他，這廝的武功很高，說不定他是另有圖謀，走前豈不遭殃？」

那本來要向前走去的鏢頭一聽，便不再向前走了。

童千鈞又叫道：「你們只管過來，我絕無異心，我有極重要的事告訴你們，事關清遠鏢局的命運。」

可是，一任童千鈞叫着，門口的那四個鏢頭却再也不理睬他，只是自顧自在說笑着。

童千鈞急得雙手揑住拳，他粗大的指節中發出一陣「格格」的聲響來，沒過多久，只聽鏢局之中，又響起了一陣熱鬧的喧嘩之聲。

隨着那陣人聲，四名鏢頭首先從鏢局門中搶先出來。

接着便看到易天行、史翠蘭兩人陪着黃百萬，也走了出來，易天行和史翠蘭兩人，正滿面笑容，易天行的臉上，更現出十分恭謙的神色，一面走着，一面說道：「黃員外祇管放心，一定遵命照辦。」

在他們的後面，則跟着那車伕，一行人出了鏢局，來到那輛車子之旁，眼看黃百萬即要登車而去了。

童千鈞在這時候，陡地舌綻春雷，大喝一聲叫道：「佟明魂！」三字，才一出口，所有的人，便已嚇了老大一跳！

因爲天北一霸佟明魂，乃是黑道上出了名的心狠手辣的高手，雖然佟明魂還未曾找過清遠鏢局的麻煩，但只要是吃鏢局這行飯的人，沒有不聽到「佟明魂」三字，而可以不感到吃驚的！

所有的人中，史翠蘭性子最烈，反應也最快，童千鈞的話還未呼完，她雙臂一振，一對精鋼判官筆，便已掣在手中，雙筆一碰，發出了「錚」地一聲響來，疾聲問道：「佟明魂，在哪裡？」

易天行也「騰」地向外退出了一步，手按在彎刀柄之上。

而黃百萬本來已要跨上車去的，在那一剎那，他也陡然的僵住了，在他身後的車伕，臉上更現出了一種難以形容的神色來，看來十分古怪。

童千鈞勉力振動手臂，隨着他手臂的振動，鐵鍊「嗆郎」亂响，他伸手向黃百萬一指道：「就是他！」

黃百萬回首望着，看來十分惶恐道：「他說甚麼？」

人人都爲這個名字而震驚，未曾去細察，是由甚麼人叫出佟明魂的名字來，直到這時候，史翠蘭和易天行二人，才知道叫的人是童千鈞。

史翠蘭立時大怒，只聽她一聲嬌叱，身子陡然一轉，「刷！」的一聲，已然竄到了童千鈞的身前。

她一到童千鈞的身前，判官筆「颼」地向前刺了出去。

那一下攻擊，對童千鈞來說，實是突如其來的，童千鈞倉皇之間一舉手臂，鐵鍊抖了起來，向判官筆迎了上去。

銳利的筆尖「錚」地一聲，刺在鐵鍊上，順勢一滑，却已刺進了童千鈞的肩頭。

童千鈞本來是可以避得過去的，但如今在那樣情形之下，他却難以躲避，肩頭一被刺中，他發出了一聲怪叫，史翠蘭早已收筆退後。

史翠蘭退開了兩步，判官筆仍指着童千鈞，餘怒仍未息！

童千鈞肩頭之上，鮮血汨汨而下，但他却連看也不看自己的傷口一眼，仍然叫道：「那黃百萬是假冒的，他，他是天北一霸佟明魂，那車伕是鬼猴兒王奇！」

可是，史翠蘭却厲聲道：「你再在大呼小叫，我便割下了你的舌頭，看你還能胡說八道嗎？」

童千鈞陡地吸了一口氣，靜了下來，他明白了，就算他叫破了喉嚨，也沒有用的，清遠鏢局中的人根本不相信他的話，在童千鈞的心中，不禁一陣的難過。

令他難過的，倒還不是清遠鏢局中的人不信他的話，而是他知道鏢局爲甚麼不信他的話的原因。

他被清遠鏢局鎖在門口，鏢局中每一個人，都以爲他一定對鏢局恨之切骨，這似乎是人的天性，有仇一定要報，在他們想來，一個被鏢局鎖在門外的人，還會關心鏢局的命運嗎？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爲了一點小事就懷恨，懷了恨一定要報仇，這是鐵定不移的法則，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着那樣的一個法則，那麼，還有誰來相信他說的話呢？

童千鈞低下頭去，他看到了肩頭上的傷口，傷口很深，血還在流，童千鈞感到一陣陣的疼痛，但是他却只是低着頭，不再發出一點聲音，他聽得黃百萬在問：「這人剛才在說些甚麼？」

他也聽得易天行陪着笑道：

「黃員外莫怪，這人是個瘋漢，要不然，我們怎會將他鎖在門外！」

黃百萬好像很有興趣，他道：「這漢子剛才說我是假冒的，他說那個甚麼魂，却是甚麼人？」

易天行仍然笑着道：「那佟明魂是一個江洋大盜。」

黃百萬像是吃了一驚，道：「那麼如此說來，我那五萬兩金子，豈不是……已有人注意了？」

易天行忙道：「黃員外只管放心，包在鏢局身上！」

黃百萬沒有再說甚麼，好像是已經登上了車子，因爲童千鈞隨即聽到得得的馬蹄聲，轆轆的車聲，接着，童千鈞便已聽到有脚步聲，來到了他的身前。

他仍然低着頭，只聽得易天行狠狠地罵他道：「臭賊子，若是你再胡言亂語，我不會放過你的。」

童千鈞略抬了抬頭，他本來還想對易天行說，這個黃百萬是假冒的，眞是佟明魂假扮的。

可是，當他一抬起頭來，看到了易天行那副兇巴巴的神色之際，他要講的話便又嚥了下去。

易天行「哼」了一聲，憤然轉過身道：「史鏢頭，你立刻就帶着幾個兄弟，去走一遭。」

史翠蘭答應着道：「是，黃員外的事，如果辦好了，以後傳了開去，遠近富戶都會來找我們了！」

易天行「呵呵」笑着，衆鏢頭護擁着，走進了鏢局去了！

鏢局的門口，登時清靜了起來，而天色也漸漸黑了。

過了不久，只見史翠蘭一馬當先，帶着十來個鏢頭，騎着駿馬疾馳而去。

童千鈞苦笑着，心知史翠蘭是被佟明魂騙走的，童千鈞並不知道佟明魂安排了甚麼詭計，但他也多少聽到了些。

佟明魂提及「五萬兩金子」，多半是他假冒黃百萬，要清遠鏢局保五萬兩金子，清遠鏢局有大買賣上門，自然一口答應，於是史翠蘭就帶着人走了。

史翠蘭這一去，自然是兇多吉少，她一定會在半途中伏！

而且殺了史翠蘭之後，佟明魂又會來對付易天行，到時，清遠鏢局就危如覆巢之卵了！

＊　＊　＊

夜色更濃，深秋之夜，夜風吹來，已使人感到陣陣涼意，他想到這裡，不禁打了一個冷戰！

他慢慢地在衣上扯一塊布，紮了肩頭的傷勢，鏢局門口更冷清了，大門已關上，幾盞燈籠在風中搖曳，那兩面旗子，被風吹得「獵獵」的作响。

童千鈞急得一點辦法也沒有了，他如果可以掙脫，那或者還可能在半路上幫助史翠蘭，可是，那鐵鍊如此之粗，童千鈞如何能够將之掙得斷？

夜越來越深了，天才入黑的時候，在鏢局空地前的街道，還有人打着燈籠走過，但是，隨着深夜來臨，街上一個人也沒有了，只有童千鈞一個人在外面。

童千鈞心中所想的，不是他自己如何能够脫身，他正在想，史翠蘭是不是已經中伏，中伏之後的結果又怎麼樣？那是一件他知道得清清楚楚的陰謀，清遠鏢局就要遭殃了。

而他却無爲能力！

對於童千鈞這樣俠義心腸的人來說，那實在是最痛苦不過的事情了，他開始用力地掙動鐵鍊，在深秋的夜晚，鐵鍊不斷發出「嗆郎郎」的聲音來。

可是，不論他如何用力掙，兒臂粗的鐵鍊，却仍然牢牢的扣住着他，使他離不開那石柱！

他掙足了有兩盞茶的時間，突然之間，他停了下來。

因爲在那一剎間，他看到對面街上，有一條人影疾竄了過來，那條人影的來勢極快，竄過來之際，在那人身邊，有閃亮的精光一閃。

童千鈞的心中陡地一震，那一閃精光，一定是一把極其鋒利的尖刀所發出來的，那是一個夜行人，

童千鈞沉聲喝道：「甚麼人？快出聲！」

童千鈞一喝，那人影「颼」地掠到了童千鈞面前。

他站在童千鈞面前，只有五六尺處，揚起頭來，映着鏢局大門口懸着的燈籠所發出的搖晃不定的光芒，童千鈞立即看清了那來人是甚麼人！

而當他一看清了那人是誰時，他陡然地吸了一口涼氣。

那人就是日間，黃百萬的「車伕」，只不過這時候他的臉上帶着一種十分奇詭的神色，令人一望便心頭生寒，那是鬼猴兒王奇，黑道上知名的高手。

童千鈞在吸了一口涼氣之後，立即說道：「王朋友，果然是你，我果然沒有認錯你。」

王奇「桀桀」怪笑着，道：「你眼力倒不錯，只可惜清遠鏢局中的人並不肯相信你的話！」

童千鈞一聽王奇這樣一說，心中又起了一陣難過，像是王奇手中的尖刀，已刺在他的心中一樣！

王奇頓了一頓，又奸笑了起來，道：「而且，你以後也不會對清遠鏢局的人再嚕嗦了！」

童千鈞沉聲道：「那倒未必，我還是一樣要說的。」

王奇的臉上突現出獰厲之極的神色來，道：「你不能說了！」他一

個「了」字才出口，手腕突然一翻，他手中那柄兩尺來長，雪亮的兵刃「刷」地一聲，已向童千鈞當胸刺去，刀勢快到了極點。

童千鈞大叫一聲，手臂一振，鐵鍊揚起，迎了上去。

只聽得「錚」的一聲響，鐵鍊和尖刀相碰，迸出了一串火星來，童千鈞也趁機拳頭向前一伸，打出了一拳，如果不是他的手上扣着鐵鍊，他連手臂也伸不直的話，那一拳一定打中了鬼猴兒王奇了！

但這時，童千鈞一拳打出，鐵鍊震動，王奇身子略向後一仰，就避了開去，王奇騰地後退了一步，身形一矮，一刀又向童千鈞的腹際刺到。

童千鈞再是一聲大喝，他身子猛地扭了一扭，那柄尖刀帶起了一陣寒風，「颼」地一聲，緊貼着他的腰際，向前掠了過去，尖刀刺在石柱上。

王奇出刀的力道，當眞重得可以，一刀刺中了石柱，火星四冒，石屑亂迸，石柱上被刺出了一道深深的刀痕來。

而童千鈞左腿一橫，已一脚掃出！

童千鈞的一避，一退，幾乎是同時發出的，鬼猴兒王奇的身形已算得靈巧，他一刀不中，身形已立時倒翻起來，可是，鬼猴兒王奇的身子，還是躲不過童千鈞的一掃，立時如同斷線風箏似的，向外直跌了出去。

童千鈞扯直了喉嚨大聲叫道：「清遠鏢局，快出來捉賊，快來人！」

童千鈞方才和王奇動手之際，所發出的兩下大叫，本來早已將鏢局中人驚動，但是，值夜的鏢頭，人人皆知鏢局門外鎖着人，也都認出是童千鈞的聲音，是以懶得出去看，及至童千鈞大叫有賊，鏢局的大門，才「蓬」地打開，三個人跳了出來。

可是，等那三個人跳出來之際，鬼猴兒王奇早已緊貼着地滾動，滾到一個陰暗的落角之中。

那三個人走出了鏢局，四面一看，不見有人，氣勢洶洶奔到了童千鈞的面前，喝道：「人在哪裡？」

童千鈞是眼看王奇向前滾動去的，忙道：「在那邊。」

那三個人忙向童千鈞指的方向奔去，但是，他們很快又奔了回來，破口大罵道：「臭賊子，沒由來消遣老爺們，不叫你吃些苦頭，你還是不肯老實！」

童千鈞怪叫起來道：「眞有人，就是日間扮成了黃百萬的車伕的鬼猴兒王奇！」

童千鈞在擾攘間，鏢局又奔出了好幾個人來。

一時之間，空地之上，人聲喧嘩，七八個人圍住了童千鈞，千賊萬賊地罵個不停，但是，他們却也知道童千鈞的厲害，是以，沒有人敢接近他身邊。

正擾攘間，只見鏢局中又有人走了出來，當前一個，不是別人，正是易天行，易天行披着一件外衣，想是睡夢中被人驚醒的，怒氣冲冲，大踏步向外走了出來，一面大喝道：「半夜三更，吵些甚麼？」

幾個鏢頭就立時向易天行走了過去，數說童千鈞的不是，易天行立時向童千鈞望去，只聽得他「哼」了一聲，道：「將這斷雙臂斷了下來！」

童千鈞陡地一呆，就在這時，忽然聽得一陣急驟之極的馬蹄聲，自遠而近，迅速傳了過來。

那馬蹄聲分明是向着清遠鏢局而來的，是以一時之間，人人都抬起了頭向馬蹄聲傳來的方向望去。

馬蹄聲來得眞快，衆人才一抬頭來，便看到一隊人馬，馬上的人個個伏在馬背上，正疾馳而來，轉眼之間，馬已踏上了青石板鋪的空地之上，蹄聲聽來，也格外急驟，而且，各人也看出，奔在最前面的一人，是個女人，正是史翠蘭。

在史翠蘭身後的十餘騎，也正是史翠蘭帶去的鏢頭。

易天行陡然一呆，連忙向前迎了上去，叫道：「史鏢頭，發生了甚麼……」

他向前掠去，馬兒向前衝來，兩下勢子，都極其迅速，易天行在轉眼之間，便已到了馬前面。

而就在這時，伏在馬上的史翠蘭，陡然直起了身子來。

她穿的是史翠蘭衣服，騎着的是史翠蘭的馬，可是，她却不是史翠蘭，她也是一個女人，却醜陋無比，只見她的血盆大口，突然一張，疾喝一聲，「着！」

隨着她那一聲怪叫，她一手扯着韁繩，一手抖動，已然抛出了一個金絲虎爪，抓向易天行的面門，疾抓了下來，她怪眼圓睜，左目已眇，只有右目，在閃着兇光，妖怪也不及其兇惡！

易天行當那女人一直起身來時，便大叫了一聲，道：「施嬌嬌！」

他一面叫，一面身子向後疾退而出，可是，他退得雖快，只不過金絲虎爪抓不中他的面門而已，在他身形一退之間，那隻和人手一樣大小，連着一根金絲鍊，五指銳利，有着倒鈎的金絲虎爪，還是抓進他的肩頭，馬上那女人怪叫不絕，雙腿用力一夾，健馬仍然向前，旋風也似捲了出去。

健馬向前衝出，被虎爪抓中肩頭的易天行，立時被拖倒在石板上翻滾着，被拖向前而去了。

易天行在江湖上名頭極響，本身亦是極具眞材實學，可是他剛才只當伏在馬上疾馳而來的是史翠蘭，再也想不到那會是冀東三兇的妖巫施嬌嬌！

他全然未曾防備，施嬌嬌猝然發爪，易天行空有一身功夫，却是一點也施展不開，這時，一被拖了出去，痛得他號叫不止，想要翻身躍起，也是在所不能。

這一切，原是電光石火之間的事，其餘馬匹也早捲到了空地之上，易天行一中抓，其餘的鏢頭知道不妙，可是，馬上的十來人也早已躍了下來，才一落下馬背，兵刃便已紛紛出鞘。

那些鏢頭倉皇應戰，在馬上那些人剛一落地之際，就被砍翻了五七個，其餘的人更無鬥志，人人想向鏢局之內逃去，可是這一逃，陣脚更亂了！

十二三人中，只有兩個人，能够逃到了大門口。

而當他們逃到大門口時，施嬌嬌的健馬也衝到了門口，她乘馬直向大門衝了進去，「砰」地一聲響，一直在地上被拖向前去的易天行，重重地撞在另一扇門上，只聽得他怪叫了一聲，雙手握住了金絲虎爪的金鍊，用力一拉。

易天行的武功畢竟是非同凡響，他一拉之下，「啪」的一聲，金絲鍊竟被他硬生生的拉斷了，他人也一躍而起，向旁邁了一大步，那虎爪仍然陷在他的肩頭，秋風雖勁，可是，他額上的汗珠却也如雨澆面！

而施嬌嬌已經策馬衝進了大天井，跟在她後面的十餘人，也一湧而進，兩個才奔到大門口的鏢頭，如何敵得那麼多如狠似虎、有備而來的强徒？

他們連跨進大門的機會也沒有，身子便添了七八道傷口，倒在血泊之中，只聽得施嬌嬌破鑼也似的聲音，在鏢局之中響了起來，叫道：「見人就殺，見金銀就搶！」

在秋夜中聽來，妖巫施嬌嬌的叫聲，實在是令人毛骨悚然。

童千鈞眼看着這一切，在剎那間發生，他雙手緊緊捏着拳，指節骨「格格」直響。

就在那時，空地上一個受了傷的鏢頭，掙扎着要站起來，他的手中，還執着一柄十分鋒利的宣花斧，他站定了身子，鮮血自他腰際如泉湧出。

童千鈞一見如此情形，急叫道：「快將斧頭給我！」那鏢頭居然還能聽得到童千鈞的叫嚷，轉過身來。

可是，當他轉過身來之際，他却已經支持不住了，他的身子向着童千鈞，直跌了過來。

在他跌在地之際，手一鬆，那柄利斧在青石板上向前滑了過來，滑到了離童千鈞身前不到五尺處，便停了下來。童千鈞忙伸手，想去拾那柄利斧，可是，他却拾不到，他又忙伸出脚去，但仍然差了二寸，無法碰到那柄斧頭。

這時候，鏢局之中，刀劍相碰的錚錚聲、呼喝聲、慘叫聲，不絕於耳，童千鈞却還是呆若木鷄地站着。

童千鈞抬起頭來叫道：「易總鏢頭，你……」

他本想叫易天行拾斧頭來，替他砍斷鐵鍊的，可是，他才叫了一聲，易天行正發了一聲怪叫，整個人跳了起來，「砰」地一聲響，撞在那半扇木門上，將那扇大門，撞得「砰」一聲地向前，疾飛了出去。

門一向內飛出，易天行便像是瘋了一樣，撲了進去。

童千鈞急得頓足，清遠鏢局這一下可算全砸了！

躺在廣場上的，已有十二三人，被史翠蘭帶走的鏢頭，也有十二三人，鏢局中有多少人能抵抗得了？易天行撲了進去，又何濟於事呢？他想到這裡，突然大叫了起來，道：「不行。」

他絕不能袖手旁觀，他一定要打這場抱不平，他竭力將足尖向前伸出去，伸出去，伸得全身的骨骼在「格格」地作響，他的足尖，離那斧頭漸漸的近了！一寸，半寸，他終於碰到了那柄斧頭，他小心地用足尖慢慢的將斧頭勾近了過來。

然後，足尖一挑，將利斧挑了起來，一伸手握住了斧柄，立時一斧，向鐵鍊上砍了出去。

「錚」地一聲響，利斧砍在鐵鍊上，鐵鍊在石柱上留下了一道凹痕，斷了開去，童千鈞又是一斧，又將鐵鍊砍斷了，仍有一團鐵鍊，連着那把鎖在他的頸上，但是，他身子却已可以自由活動了。

他握着那把利斧，大踏步向前，走了出去。

才一走進鏢局大門，他便呆住了。

天井中，大廳上，足足躺着二十具屍體，只有易天行一人，還在流血動手，他的身上，已經受了好幾處重創！

和他動手的是三個人，一個是獨臂漢子，一個是油頭粉面，兔崽子一樣的人，一個就是妖巫施嬌嬌，那三個人顯然已佔了極度的上風。

其餘的人，正在將一口一口的箱子自內院搬了出來，打開箱子，將值錢的東西取出來，將不值錢的東西抛在一旁。

易天行發出一下又一下的怪叫聲，可是，和他動手的三人都不住

地笑着。

童千鈞也看到了鬼猴兒王奇，和天北一霸佟明魂。

佟明魂正在指揮着强徒，快些將箱中不值錢的東西拋去，又有兩個强徒自內院中拖出了兩個婦人，一刀一個，將那兩個婦人砍死在地上。

童千鈞看得血脈賁張，他兩步便跨過了天井，一脚踏進了大廳，便發出一下驚天動地的巨喝。

那一聲巨喝，令得大廳中所有的人，都呆了一呆。

和易天行動手的那三個人，正是冀東三兇，也突然收起了兵刃，易天行的身子一晃，用手中的單刀支住地上，勉力地站定了身子，才不至跌倒。

他出來的時候，是從夢中驚醒披着外衣就走了出來，是以連他的那把彎刀也沒帶出來的。

童千鈞站在大廳門，滿面怒容大聲喝道：「好强盜，殺人越貨，還有天理麼？」

妖巫施嬌嬌發出一聲狠嗥也似的怪叫，仗着柳葉刀就待跳過來，但是，佟明魂却立時一擺手，道：「慢！」

只見他一俯身，自他脚下，堆滿了金銀的箱子之中，取出了兩個老大的金元寶來，在手中掂了掂，道：「朋友，見者有份，這是你的。」

他雙手一揚，「呼呼」兩聲，兩個金元寶，已向着童千鈞飛了過來，童千鈞大喝着，左拳已呼地擊出。

那二個金元寶，每個足有一百兩重，佟明魂揚手將之拋出，向前飛來之勢，也是十分勁疾的。

但是，童千鈞的一雙鐵拳，却是橫練的外門功夫，他拳才一擊出，「砰」地一聲響，便擊在一個金元寶上，那個金元寶立時反震了出去，撞在另一個金元寶上，又是「叭」地一聲響，兩個金元寶一起向外飛了出去，撞在柱子上，陷進柱中。

妖巫施嬌嬌又發出了一聲怒吼，佟明魂却一聲冷笑道：「怎麼！你可是還嫌少麼？」

童千鈞厲聲道：「放屁，你當我是甚麼人？我要你們個個難逃公道，再不能橫行。」

他一面說着話，一面已大踏步地向大廳走進去。

喋血除奸　反被追殺

童千鈞一走進大廳，在他面前的兩個强徒，本來正在翻搜箱子的，立刻倉皇向後，退了開去。

可是，童千鈞的出手，快捷無比，左手突然一伸，已將左面的那一個人當胸揪住，他右手的那人，揚起箱子，向童千鈞拋了過來，童千鈞右手一揮，利斧拋出，利斧穿過箱底，向前飛去，恰好砍在那名强徒的面門上，那强徒慘號倒地。

被童千鈞揪住的那匪徒，身子用力掙扎着，雙手揮舞，可是，他的心胸被童千鈞制住，全身力道一點也使不出來，雙手揮舞，也軟弱無力。

童千鈞一聲大喝，道：「人人住手，將箱籠送回去！」

大廳發生了事，正在到處搜索的匪徒也都知道了，一時之間，佟明魂帶來的人，全都集中到了大廳上，人人都不出聲，望住佟明魂。

整個大廳上，可以聽到的，只有易天行濃重的喘息聲。

易天行用力支持着身子，勉力支持着他自己身子的平衡，總算是不至於跌倒在地上，他的臉色難看到了極點，臉上倒有一大半全是血污。

當童千鈞發出了這一聲巨喝之際，冀東三兇以及其餘所有的人都望定了佟明魂，顯然是要他拿主意。

但是易天行，却抬頭向童千鈞望了過來。

在易天行滿是血污的臉上，現出了一股極其迷惘的神色來，他實在是不明白，何以童千鈞在砍斷了鐵鍊之後，竟然會幫自己來對付佟明魂。

因爲，童千鈞被鎖在清遠鏢局門口，就是他易天行下的手，難道童千鈞竟不將這件事引爲奇恥大辱？難道童千鈞他竟然不是武林中的人？易天行的口唇戰抖着，想要說些甚麼，可是，却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佟明魂在童千鈞一聲大喝之後，呆了片刻，才冷笑道：「原來閣下想要獨吞，那胃口也未免太大了一些！」

童千鈞濃眉向上一揚，又喝道：「胡說，清遠鏢局中的金銀，不是客商寄存，就是衆鏢頭過着刀頭舐血的日子，用性命換來的，你們這些盜賊，却起了貪財之心，難道天下人人都和你們一樣麼？」

施嬌嬌實在忍不住，尖聲叫道：「佟大哥！」

佟明魂一直在擺着手，不讓施嬌嬌出手，但是這一次，施嬌嬌一叫，佟明魂立時點了點頭。

施嬌嬌的出手也眞快，佟明魂才一點頭，她身形已然掠起，手中的柳葉刀，揚起一股銀光，「颼」地一聲，已然向童千鈞疾攻了過來。

童千鈞也早已看出，眼前的情形，絕不是僅憑三言兩語，便能將這批强徒打發出去的，是以他早已有了準備。

施嬌嬌旋風也似攻了過來，童

千鈞的左臂一振，那被他抓住胸口的强徒，已向前的直飛了出去。

那强徒仍是迎着施嬌嬌跌出去的，他身不由主，眼前祇見銀光閃耀，心知不妙，大聲叫道：「施三姑，是我！」

施嬌嬌也知道向她跌來的，不是童千鈞，而是自己人，可是，那一刀去勢是何等之猛，如何收得住？

那人一下凄厲無匹的呼叫聲，兀自在大廳之中蕩漾着，便已然聽到了「噗」地一聲響，施嬌嬌的柳葉刀早已砍進了那强徒的頸子，鮮血泉湧，那人的一顆頭，掉在一邊，可是身子還是向前衝去。

施嬌嬌的那一刀，下得實在太快，刀一下，那人便立時斷了氣，可是，也由於死得太快，是以那强徒自然而然的反抗，雙掌一起揚了起來。

當那强徒撞向施嬌嬌的身上之際，他其實已經死了，然而，他疾揚而起的兩掌，還是挾着勁風擊了下來。

妖巫施嬌嬌的武功本來極高，可是她此際，一刀攻向前去，未曾擊中童千鈞，反倒砍死了一個自己人，心中便不免大是慌亂，再加上她做夢也想不到，那人分明已死了，還會有那麼大的力道！

當她被那人撞中之際，她踉蹌的向後退出了一步，那人兩掌拍到，施嬌嬌目瞪口呆，「砰砰」兩聲響，那兩掌正擊在她的胸口上。

那兩掌，是那個强徒臨死之前所發出來的無情之力，力道之强，竟如排山倒海一樣，施嬌嬌發出了一下狠嗥似的怪呼聲來，陡地又後退了兩步，口中鮮血狂噴。

這一切，本是電光石火，一刹那之間的事情。

而童千鈞在將那强徒推出之際，便早知會有甚麼樣的結果，是以他連看也不向施嬌嬌處看上一眼，一將那强徒推出，身形一轉，身子縱起，「呼」地一拳已經向站在大廳中間的佟明魂攻出！

他在攻出那一拳之際，是身形聳動，連人一起撲了過去的，是以勢子更是猛烈，就在他攻到一半之際，又聽得一聲暴喝，一個彪形大漢，掄起海碗大的銅鎚，斜刺裡竄了過來，銅鎚迎着童千鈞的那一拳，挾着勁風，直砸了過來。

那個銅鎚看來十分沉重，使鎚的那個漢子，腰粗膀圓，也是力大無比，眼看拳、鎚將要相撞了！

在那樣情形之下，人人都以爲童千鈞一定會收回了拳頭，那使鎚的大漢也打定了主意，一等童千鈞收拳，便立時趁機進攻！

可是，接下來的，却是出人意料之外，童千鈞不但不收拳，拳頭反倒向前，疾伸而出。

當他的拳頭向前伸出之際，他的指骨節上，發出一陣「格格」的聲響，轉眼之間，「砰」地一聲響，拳頭已打在那柄銅鎚之上。

只聽得那個使鎚的大漢，突然之間發出了一聲怪叫來，緊接着，只見他手中的銅鎚反震了過來，「噗」一聲響，足有一大半陷進了他自己的腦門之中！

而童千鈞的左手，順手一撥，已將那大漢撥了開去。

那大漢一被撥開，撲倒在地，立時就聲息全無了。

那大漢倒地身死之際，也恰是施嬌嬌後退，口噴鮮血之時，在施嬌嬌的身前，又是一個頸斷鮮血泉湧的死人，童千鈞闖進大廳來，只不過一刹那的工夫，便已大展虎威，斃了三個强徒。

童千鈞一撥開那使鎚的大漢，身子一縱又是一步踩出，已來到了佟明魂的身前，佟明魂一揚手道：「各位兄弟，先將他圍住了再說。」

大廳上還有十來名强徒，立時圍成了一個圓圈。

冀東三兇中，那兔崽子一般的人，扶了施嬌嬌，令她倚着柱子。

易天行這時，也已勉力退到了柱旁，喘息着，所有的强徒，當他是已死了一樣，連望也不向他望多一眼，注意力都集中在童千鈞的身上去。

易天行只覺得舌焦口乾，他伸舌頭舐了一舐，舐到的却全是又鹹又腥的鮮血！

這時，他只希望童千鈞能夠將佟明魂這一干人等都殺了個乾淨。

童千鈞也知道他已被圍住，但是，他並不回頭向後望，雙目神光炯炯，望定了佟明魂。

佟明魂眞的不愧爲一等一的黑道高手，在這樣情形之下，他臉上却一點也沒有驚慌的神色。

他居然還微笑着，道：「閣下的武功眞不錯，若能夠與我們合作，倒是無往而不利，不知閣下尊意如何？」

他說來十分輕鬆，倒像是童千鈞根本和他沒有甚麼敵意似的。

童千鈞悶哼了一聲，道：「看拳！」

他雙手一起捏着拳，雙拳互擊，發出了「砰」地一聲，光從那下聲響聽來，倒不像是雙拳互碰，而像是兩塊石頭互相重重的擊在一起一樣，差的只是沒有濺出火花來而已。

他雙拳一擊，右手已「砰」地直搗而出，攻向佟明魂的胸口。

佟明魂的出手也眞快，看來，他只是靜靜地站着，像是一點準備也沒有，然而，童千鈞一拳攻出，他手腕一翻，「嗤」地一聲，手中已

多了一柄只有八寸長，雪亮鋒利無匹的匕首。

那匕首一出手，便向童千鈞的右拳刺了過來。

童千鈞的鐵拳功夫極其了得，能將來勢沉重的銅鎚硬生生地擊了回去，但是，對於如此鋒利的匕首，他卻是無法抵擋的，是以他的右拳立時向下一沉，左拳又已打出，打的乃是佟明魂的右臂。

他這一拳如能打中佟明魂，那麼佟明魂的臂骨自然是立時斷折，再沒有任何抵抗的能力了！

可是，就在他一拳打出之際，佟明魂左腕又是一翻，精光再閃，在他的左手之中，又多了一柄同樣的匕首，仍是對着童千鈞的拳頭，刺了過來。

童千鈞吃了一驚，左拳又是一沉，佟明魂發出一聲怪叫，雙臂一振，兩柄匕首，蕩起了兩股精光，「颼颼」有聲，已經向童千鈞的面門攻到。

童千鈞的身子只得突然向後，避了開去，他一退，背後金刃嘶空之聲大作，剎那間，少說也有四五柄兵刃，向他一起夾攻過來。

童千鈞並不轉過身來，他聽風辨位，聽出有一件長的兵刃，來勢很疾，他反手一拳擊出，「砰」地一聲响，只聽得一下骨折之聲，他五指鬆開，順勢一抓，已將一柄大砍刀奪了過來。

他一奪刀在手，向後橫刀一掃，將背後的四個人一齊擋了開去。那時候，佟明魂的一雙匕首，又已攻到。

但童千鈞的大砍刀，卻也高高掄起，由上直下，砍了下來。

童千鈞那一刀，看來就像是莽漢砍柴一樣，一點也說不上有甚麼招式，但是拙中有巧，迫得佟明魂非向後退了開去不可！

佟明魂身形一晃，後退了一步，佟明魂一退，童千鈞立時掄起大砍刀，又是一刀砍下。

那一刀，和剛才的一刀，還是一樣，佟明魂只好再後退，童千鈞立時又逼向前去，第三刀又已砍出。

佟明魂的心中不禁大驚，他手上的一雙匕首，招式堪稱神出鬼沒，出招如風，而且，兵刃是一分短，一分險，他兩柄匕首只有八寸長，施展起來，令人眼花撩亂，實是縱橫江湖，罕遇敵手。

可是，此際，童千鈞只是掄着大刀，直上直下地砍下來，招式笨拙之極，然而，卻是大開大闔，恰好將他那一套小巧機靈的武功完全制住了！

佟明魂也看出來，自己非被對方逼得一退再退，直到退無可退爲止，可是，當對方大砍刀，挾着呼呼的勁風砍了下來之際，他除了後退之外，還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他只好怪叫一聲，說道：「你們呆着作甚麼？」

佟明魂不叫，冀東三兇中的大兇天煞計獨，二兇粉煞伊眉，早已一步一步在接近童千鈞。

等到佟明魂一叫，二兇粉煞伊眉忽地向前欺來，他手中的兵刃，乃是一根極細的尖針。

那尖針約有兩丈長，握在手中，時硬時軟，他一走向前來，尖針便已疾刺而出，那針十分之細，在向前刺出之前，連一點聲响也沒有。

而這種細針，極其歹毒，專攻人要害，此際，伊眉的那一針，便是攻向童千鈞的「靈台穴」的。

伊眉向前攻來，童千鈞看不到，但是，在童千鈞面對的佟明魂，卻是看得到的，他心中大喜，連忙身形一閃，在電光石火之間，向後連退了二步。

也就在此時此際，易天行也看出了童千鈞身在險境之中，他聲嘶力竭在叫道：「童大俠小心！」

就在易天行出聲一叫時，童千鈞左拳已然反擊而出，他手臂長，出拳又快，就在伊眉手中的尖針離他背後只不過兩寸間，他那反手一拳，已「砰」地一聲，擊在伊眉的右臂之上了。

只聽得「喀」地一聲响，伊眉的臂骨立時斷折，他臂骨一斷，手臂的前半截，便軟垂了下來，自然再也不能刺中童千鈞，而童千鈞的右手大砍刀一掄，繞着他自己的身子，掄了一個圓圈，「颼」地一聲，刀鋒過處，將伊眉的雙腿一起砍了下來，童千鈞連停都不停一下，一步跨前而去。

當他再向前面跨出之際，他的刀已揚起，仍然一刀由上直下，向佟明魂砍了下來。

這其間的經過，當眞是疾如電光石火，大兇天煞計獨雖然是窮兇極惡之人，但是，眼看着二兇粉煞伊眉，祇不過比自己早攻了一步，便落得如此之下場，也不禁呆若木鷄，冷汗直冒，如何還敢再動手。

而當童千鈞再度掄起大砍刀砍下來之際，佟明魂的情形卻是一點也沒有改善，仍然和剛才一樣，他祇好向後退了一步，而那一步，他已退到了牆前，再想要後退，也是不能了。

但是，童千鈞卻並不停手，大刀又再度掄起下砍。

佟明魂退無可退，他明知對方大砍刀下落之勢極其沉猛，但是在那樣的情形之下，他祇好怪叫一聲，交叉揚起匕首，向上格擋上去。

祇聽得「錚」地一聲響，他那兩柄匕首，居然將童千鈞的大砍刀凌



童千鈞看到强徒在廳中搶劫，不由大喝一聲。

空架住，但是，童千鈞手中的刀卻在一寸一寸的向下沉下去。

佟明魂額上的青筋根根綻起，汗水如雨而下，奮力抵抗，但是，他的手臂却不斷的向下縮，終於，童千鈞的刀尖，已經離他頭頂祇有寸許了。

佟明魂自知，對方的刀尖祇要再向下沉多兩寸，他的腦袋一定要被齊中劈了開來。

他急得心膽俱寒，喘着氣，道：「朋友，高抬貴手！」

童千鈞喝道：「放下你的匕首！」

佟明魂手中的匕首，是硬生生地將童千鈞的大刀架住，使他的大砍刀不能向下砍來，此際，童千鈞卻令他拋棄手中的匕首，佟明魂不禁大驚失色。

他雖然是黑道上一等一的高手，但是面臨生死大關頭之際，他也不禁聲音發起顫來，說道：「你……你是決心取我的性命了？」

童千鈞道：「我叫你放下匕首，就是不想殺傷你。」

在他們說話間，童千鈞的大砍刀仍然在向下壓着，又壓下了寸許，佟明魂心知自己若不肯棄去匕首，也挨不了多久，聽對方的話，反倒是棄了匕首，還可能存有幾分的僥倖，是以，他突然一鬆手，

他雙手一鬆，「噹噹」兩聲響，那兩柄匕首便已落到了地上，而被他用盡氣力架住的那柄大刀，也倏然地向下沉了下來，佟明魂在那一剎那，閉住了眼，祇當自己是死定了，可是，大砍刀在向下一沉間，童千鈞手腕略翻，刀身已翻得打了橫。

是以，向佟明魂頭頂上壓下來時，不是刀鋒，而是刀身。

佟明魂感到頭頂上有股重壓，再睜開眼來時，才知自己是在鬼門關之前轉了一轉，並未曾身死。

他喘着氣，童千鈞已道：「佟明魂，放你走了以後，還敢不敢再來？」

佟明魂苦笑着道：「若是再來，便是豬狗。」

童千鈞又緩緩的道：「你們傷了清遠鏢局許多人，本不該饒你們……」

童千鈞的話還沒有說完，易天行已經喘着氣，叫了起來，道：「別饒他們，童大俠，不能放過他們。」

童千鈞長嘆了一聲，四面看了一下，當他的眼光在那些强徒的身上掃過之際，那些人都不禁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

童千鈞又緩緩地說道：「易總鏢頭，他們也沒有佔了什麼便宜，死的死，傷的傷，唉！」

易天行還掙扎着想要說什麼，

可是，他的身上有好幾處重傷，實在難以再支持下去，他手臂一揚，話還未說出來，身子向前一栽，便已倒了下來。

童千鈞皺了皺眉，又轉過頭來，道：「佟明魂，你將史鏢頭他們一行人怎麼樣了？」

佟明魂臉上神色青白不定道：「他們……他們中伏了，死傷過半，但是，還有七八個人被綁住了，在離縣城不遠處的一間破廟之中。」

童千鈞揚聲叫道：「清遠鏢局還有人在嗎？快出來。」

他高聲叫了幾聲，才見有七八個鏢頭，從內院中走了出來，這七八個人中有的帶傷，有的滿臉全是塵埃蛛絲，剛才佟明魂帶着强盜衝進來時，他們不知躲在什麼地方，不敢出面應敵。

這七八個鏢頭，來到了大廳之上，看到了大廳上的情形，精神不禁一振，有兩個搶到易天行身邊，將易天行扶了起來，其餘的人，則用驚訝的眼光，望定了童千鈞，易天行道：「你們……快出縣城去，史鏢頭他們在城外的破廟之中。」

那七八個鏢頭答應着，便向外奔了出去，不一會，便聽到了蹄聲得得，想是他們已出城去了。

童千鈞手上的大砍刀，仍然壓在佟明魂的頭頂上。

佟明魂不敢動，那六七個强徒也是臉色青白地呆立着，不知如何是好，童千鈞沉聲道：「你們自己找繩子將自己綁起來，聽到了沒有？」

佟明魂駭然道：「朋友！這……却是爲了什麼？」

童千鈞道：「你們糾衆行兇，其罪難逃，我不殺你們，但是官法難逃，自然要將你們送官究治。」

那些人，連佟明魂在內，一聽得童千鈞那樣說法，不禁皆面無人色，須知他們全是出了名的汪洋大盜，隣近幾個官府，不知下了多少海捕公文，畫形繪圖在追緝他們，一到官府，便性命難保。

佟明魂勉强苦笑，道：「朋友，這未免過份了些吧。」

童千鈞「哼」了一聲道：「殺人搶擄，罪不可恕，怎叫過份？總不成清遠鏢局的人就這樣白死了！」

佟明魂臉色鐵青，但是如今的情形下，他根本沒有反抗的餘地，是以祇好悶哼了一聲，道：「你們各人，聽他的吩咐，全將人綁了。」

那六七個匪徒面面相覷，但既然是佟明魂的吩咐，其中兩個一面答應着，一面突然轉了身，向鏢局門外撲去。

可是，他們才一向前竄去，童千鈞抬起脚來，便向脚邊的一具屍體踢去，那屍體被童千鈞一脚踢起，向前疾飛而出，砰地一聲撞在那兩人身上。

其中一個人的頭顱，恰好和那死人的頭撞在一起，還聽得頭骨破裂之聲，那人的頭頂，被撞得凹下了一大塊，身子軟了下來，眼看是活不成了，另外一人被撞在臂上，重重的向前跌了出去。

他一跌下，面門正好撞在門檻之上，撞得他滿臉是血，倒在地上呻吟，也難以站得起來。

這些强徒，誰又甘心自己綁縛，聽憑鏢局將他們送上官府去究辦，是以人人無不想逃走，那兩個人，祇不過是先走了一步而已，但是，那兩個人却連鏢局的門口都未曾踏出，便已經一死一傷。

餘下的幾個人看到了童千鈞那樣神威，如何還敢再動？

童千鈞又是一聲大喝，這幾個人，連忙各自抽下腰帶，你縛我，我縛你，都綁了起來。

這時院內又有幾個鏢頭走了出來，童千鈞命他們將佟明魂也綁了起來，這才道：「快去報知官府。」

大廳中的人不是臉無人色，便是倒在血泊之中，祇有童千鈞一個人，神威凜然地站着。

是以，童千鈞的話，自有一股叫人不能不服從的氣概，兩個鏢局中的趟子手，答應着便向外走去，但他們還未出門，易天行叫道：「且慢！」

兩個趟子手聽得是總鏢頭的叫聲，自然停了下來。

易天行以刀支着地，慢慢向童千鈞走了過來，他身子搖晃着，隨時可以跌倒，但是，他還是支撑着，來到了童千鈞的面前，道：「童大俠，我有幾句話說。」

童千鈞呆了一呆，道：「易總鏢頭，有什麼指教？」

易天行苦笑道：「童大俠，清遠鏢局栽啦！」

易天行在說那句話的時候，語音極凄涼，令人聽了，心頭也有一股重壓，有說不出來的不舒服。

童千鈞沉聲道：「易總鏢頭，你雖然受了傷，但可以調養得好，史鏢頭也快回來了，鏢局中的財物又未失去，雖然折了不少兄弟，但是佟明魂處心積慮，却一無所獲，清遠鏢局還可以威名再遠播。」

童千鈞雖說是在安慰易天行，但是所說的，却也是實情，不料易天行一聽，「嘿嘿」苦笑了起來，道：「童大俠，威名遠播的是你，不是清遠鏢局。」

童千鈞呆了一呆，但是在刹那之間，他還是明白了易天行的意思，而當他明白了易天行的意思之後，他實在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才好，是以站着發呆，易天行繼續說道

：「童大俠，你殺了那麼多人，立即聲名會不脛而走，成爲了大英雄、大俠士了！」

童千鈞苦笑了一下，道：「天下那有以殺人成名的英雄，就算眞有那樣的英雄，不提也罷了。」

易天行倒像根本未曾聽到童千鈞的話一樣，祇是自顧自地說：「清遠鏢局是你救的，以後，江湖上人人祇知有你，誰還會將清遠鏢局放在心上！」

童千鈞又是呆了一呆，道：「在下生性淡泊，除了好管閑事之外，名利倒淡泊得很，決不會將這件事到處去宣揚的，易總鏢頭請你放心就是。」

童千鈞說那幾句話時，他的心頭實在沉重之極。

他剛才闖進大廳來，面對着那麼多氣勢洶洶的匪徒之際，他實沒有必勝的把握，他也是冒着性命危險來相搏的，當其時，他何曾想到自己會因此而成爲大英雄？他祇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而已。

然而，當他制服了佟明魂一干人之後，易天行不是對他感激涕零，擔心的，却是清遠鏢局的名頭被他蓋了過去，他們從此難以在江湖上立足。

童千鈞的心中，思潮洶湧，但是他的話音却還是十分平淡，在他想來，他既然已那樣說了，易天行該一定滿足了。

但是易天行還是搖着頭道：「童大俠，我……」

他講到這裡，身子突一晃向前直跌了下去。

易天行就在童千鈞身前一跌，他一跌，童千鈞自然伸手去扶他，可是，就在童千鈞伸手去扶他之際，他的身子陡然一挺，手中的刀疾揚了起來，直搠向童千鈞的腰際，那一刀的來勢極其兇狠。

童千鈞陡地一呆，刀尖已經搠進了他的腰間寸許。

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刹那，童千鈞簡直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是他的腰際一陣劇痛，他身子便自然而然向前一俯，而在一俯之際，他已經一拳向前打出，那一拳已打在易天行的胸口上。

「蓬」地一聲響，易天行的身子向外直跌了出去。

他的身子撞在一根大柱上，他口中的鮮血狂噴，摔了下來，他口唇抖動着，看來像是想說些什麼。

但是，他祇是喉間發出了一陣「咯咯」之聲，接着，便什麼聲音也沒有了，他已經死去了。

童千鈞用力按着腰間的傷口，鮮血自他的指縫中迸出。

在刹那間，童千鈞祇覺得眼前金星亂冒，他腰間的劇痛，令他的身子不由自主的彎了下來，祇見眼前一片模糊，幾乎什麼也看不到，而在那時，佟明魂那幾個人已一齊逃了出去。

童千鈞掩住了傷口的手上，很快地染滿了鮮血，濃稠的鮮血，還在大滴大滴地落在地上，落在地上的青磚上，洒了開來，又被青磚吸進去。

他想直起身來，可是那痛楚實在太劇烈了，令他不能直着身子來，但所能做到的，祇是勉强維持身子不再跌倒。

一直到門外又響起了一陣馬蹄聲，童千鈞的神智才從極度昏亂之中清醒了些，他勉力直起了身子。

他一直起了身子，就看到倒斃地上的易天行。

在那一刹間，他簡直無法回憶起這一切，究竟是如何發生的，無法想起易天行是爲什麼會死的。

他祇是記得自己是如何拚命拾起了那柄利斧，如何用力砍斷了鐵鍊，如何闖了進來，重創匪徒，趕走了佟明魂，他也記得易天行聲聲叫他爲「童大俠」，可是，接下來的事，究竟是在什麼情形之下發生的呢？

他想不起爲什麼自己替清遠鏢局解了大危，却還會有那樣的結果。鏢局的大堂中，燭火十分明亮，越來越近的馬蹄聲，也令他的心中格外煩亂，在燭火的照耀下，地上的鮮血看來格外地鮮紅。

而被佟明魂帶來的人，自內堂中搶掠出來的珠寶，有的還在箱中，有的放在地上，到處都是，有的還跌在血泊之中。

一個匪徒仆倒在地上，但是他的手中，還抓着一條黃澄澄的金子。

金銀寶石，在燭光之下閃閃生光，因爲腰間極度的疼痛，童千鈞又慢慢地彎下了身子，而當他漸漸彎下腰去時，他的視綫，也變得越來越模糊了。

金銀珠寶的光輝，在他的眼前，幻成了一圈又一圈各種色彩的光芒，他緊緊的咬着唇，忍受着。

馬蹄聲傳到最近時，像是有數千柄鐵鎚，一起向他頭頂上擊了下來一樣，馬蹄聲突然的停止了。

在馬蹄停止之際，童千鈞又陡地抬起頭來。

他看到人影閃動，火光騰耀，一個一個人掠進了大堂來，走在最前的一個人正是史翠蘭。

史翠蘭的臉色鐵青，頭髮散亂，而她手中居然提着一對判官筆，在她身後，跟着十七八個鏢頭，每一個人的臉色都極其難看。

童千鈞慢慢挺直了身子，當他的身子挺直之際，他腰際的傷口鮮血流得更多，也更加劇痛。

他終於站直了身子。

史翠蘭是直衝進來的，但是她一進了大廳，便突然停了下來，她的視綫，凝視在易天行的身上，她的臉色變得更加鐵青，看來簡直不像是個活人。

她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來，走向易天行的屍體，等到她來到了屍體邊上時，她才一字一頓的問道：「是誰殺了總鏢頭？」

她的聲音極其尖銳，尖銳得使童千鈞幾乎要掩住雙耳，但是，童千鈞仍然僵立着，一動也不動的。

大廳上有幾個鏢頭，當易天行突然在童千鈞身前向外躍了出來，跌倒在地上之後，一直祇是呆若木鷄地站着，直到此際，史翠蘭一問，他們才從極度的驚駭之中，清醒了過來，道：「是他。」

當他們那樣說的時候，他們一齊伸手指向童千鈞。

童千鈞的身子挺得更直，史翠蘭霍地轉過身來，自她的雙目之中噴出憤怒之極的神色來。

童千鈞的口唇嚅動着，正要向史翠蘭解釋幾句話。

但是，他却一點聲音也未曾發出來，在那一剎那，他已完全記起了易天行死前所說過的話。

那也使他明白，這時候，不論他說什麼，都是沒有用的了，史翠蘭更不會放過他的了。

他喋血除奸，苦戰得勝，趕走了佟明瑰，保住了清遠鏢局的財產，易天行尚且如此的不放過他，何況這時，易天行死在他的手下，他解釋又有何用？

他仍然挺立着，史翠蘭慢慢地走向他，逼近了一步，然後，亦聽得史翠蘭發出了聲祇有野獸才能發出的呼叫聲，手中的判官筆突然翻了起來。

「颼」的一聲響，便已向童千鈞的咽喉上疾刺而來。

史翠蘭自進了大堂之後，她的動作都極其緩慢。

可是此際，那判官筆的一刺，去勢却是凌厲之極。

童千鈞也發出了一下悶吼來，他那一聲悶吼聲，聽起來也不像是人吼，而像是跌進了陷阱之中，受了傷的野獸，才會發出那樣駭人的絕望的聲音來。

隨着那一下悶吼聲，他身形疾轉，陡地向旁一側，「嗤」地一聲響，史翠蘭手中的判官筆，在他身邊掠了過去，史翠蘭向前衝出來的勢子實在太勁疾了。

是以一筆刺空，勢子收不住，人仍然向前疾衝了出去。

而童千鈞那一閃，閃得十分及時，但是，當他避開了史翠蘭的一擊之後，他却再也站不穩了。

他的身子突向前仆了下去，他的心中恨到了極點，恨沒有人明白他的心意，他重重地一拳擊在地上，祇聽得「砰」一聲響，他的拳頭幾乎陷進了地上所鋪的大塊青磚之中。

他打出那一拳時，祇是因爲他心中實在太憤恨難平了，他却沒料到，一拳打下去，那一拳反震之力，將他的身子，震得向上直彈了起來。

他剛一彈起，史翠蘭也已忽地轉過身來，判官筆已向童千鈞的後心刺了過來，童千鈞猛地一扭身，又是「呼」地一拳向前直打了出去。

在他打出了這一拳之際，他根本看不清什麼。

腰間的劇痛，像是有一塊燒紅了的鐵，在不斷的炙烙他，那種難以忍耐的疼痛，使他額上的汗珠比豆還大，向下滴了下來，遮住了他的視綫。

但是，他還可以看到自己向前打出去的那個拳頭。

那是一隻握得極緊，指節骨根根隆起的拳頭，這隻拳頭，曾打了不知多少不平，但是現在，他却是爲自己的生命，在作幾乎沒有希望的掙扎！

他一拳打出，祇聽得「錚」地一聲響，正打在史翠蘭的那一支判官筆上，史翠蘭祇覺得虎口一痳，五指不由自主一鬆，判官筆已脫手向上飛起。

史翠蘭騰地向後，退了一大步，童千鈞的第二拳又已打到，史翠蘭身形一側，尖叫道：「你們全在幹什麼？」

童千鈞模糊中聽史翠蘭所叫，那時，他祇想到一點，如果再不走，那一定會死在清遠鏢局的大堂之中了。

是以，他看到前面已沒有人攔阻去路，他又是一聲怪叫，身子向外直衝了出去，當他向外衝去之際，他依稀感到有兩個人撲了上來的。

那兩個人和他迅速接近，童千鈞已祇會逃，不能還手，他祇覺得當自己和那兩人接得最近時，肩頭和腿上，又是一陣的劇痛。

但是，他仍然的向外衝了出去，是以他的身子，撞在那兩個人的身上。

「砰砰」兩聲響，那兩個鏢頭被他撞得直向外飛了出去，而他也已經衝出了大堂的門口外。

他一衝出門口，一股夜風迎面吹來，令得他精神爲之一振。

他衝出來的勢子實在太驚人了，以致停在大堂之前的十幾匹駿馬，也一起驚嘶了起來。

童千鈞抓着一匹白馬的馬鬃，身子騰空而起。

他才上了馬背，祇聽得「呼」地一聲響，一柄長劍自門中直飛了出

來，插在馬頸之上。

那馬兒立即身子向下倒了下去，童千鈞也滾跌在地上，但童千鈞立時向前爬着，又爬到另一匹馬前。

但那馬揚蹄向童千鈞踢來，童千鈞抱住了馬蹄，身子一挺，再度抓住了馬鬃，又翻上了馬背。

他伏在馬背上，用力一脚踢在馬腹上，那馬兒受了痛，四蹄揚起，向前直奔了出去。

等到童千鈞奔出去時，史翠蘭趕了出來，她怪叫了一聲，道：「留十個人在局子收拾，其他的人全跟我來，這斷傷得十分重，走不遠的。」

她飛身上馬，跟在她後面的，有六七個人，他們乘馬向前奔馳而去之際，還可以聽到童千鈞的馬兒在前面疾馳發出的蹄聲。

但當他們也策馬飛馳之際，他們的馬蹄聲便將童千鈞的馬蹄聲蓋過了。

童千鈞却聽到了後面傳來的雷霆也似的馬蹄聲，他知道史翠蘭已追到後面，並知道趕了上來。

他絕不能給人追上，絕不能，一追上，他就活不成了，他拚命踢着馬肚，他身上的幾處傷口，痛得他緊緊咬住了牙關，才能忍受。

他終於馳出了街頭，疾馳到了荒野地方，離城牆已經不遠了，他再也沒有能力策馬前進了，他的身子越滑越側，終於從馬背上跌了下來。

馬兒仍然向前馳着，童千鈞在地上滾着，滾到一個小土丘的旁邊，他向小土丘爬去。

他爬進小土丘內的灌木叢中，他一直向前爬着，灌木的短枝，勾刮着他的傷口，痛得他大口大口地喘氣，他終於翻過了小土丘向下直滾了下去。

他跌進草叢之中，已經枯黃的野草，將他全身都裹住，他睜開了眼，秋夜明亮的星星在閃耀着，向他眨眼。

他雙手握着拳，拳在地上撐着，想要撐起身子來。

但是每當他動一動，他身上的劇痛，就令他冷汗直冒，他終於祇好伏在地上喘着氣，他聽到那一陣馬蹄聲，在漸漸地向遠去，越來越遠了……

他略鬆了一口氣，史翠蘭已走遠了，找不到他了。

他低着頭，就着星月微光下，看着他自己身上的傷口，他不禁苦笑着……他渡過了文安窪，祇盼能在清遠鏢局中謀一份職，那怕是人家不看重他的武功，祇做一個趟子手，也是心甘情願。

然而現在，他却是全身浴血，倒在這裡。

俠義心腸　送還財寶

他慢慢地運着氣，運足了小半個時辰，他才慢慢的站了起來，他看到前面不遠處有一間泥屋。

這時，他沒有別的希望，祇希望自己能夠捱到那小泥屋中，他如果能得到休息，那就可以慢慢地養傷了，他不需要人來照料他，他已經習慣了這種飄零的生活。

他在地上拾了一枝枯枝，支撐着，慢慢地向前走去。那間小屋看來，離他祇有三五十步遠近而已。

但是，雖然祇有三五十步，却像是永遠走不到一樣。

他每向前走出一步，那間泥屋就像是在他的眼前不斷晃動一樣，當他來到近前，看到那間泥屋之中，有燈光透出來時，他已沒有考慮的餘地了。

他來到了門前，身子向前一撲，「砰」地撞開了門，他跌了進去。

他撲在地上，臉貼着清涼的磚面上，一動也不能動了，祇是喘着氣。

當他伏在地上的時候，他看不到屋中的任何情形，但是，由於他臉貼在地上，他的耳朵，也緊貼着地面，他却可以聽，有脚步聲向他傳來。

他聽得出，向他走來的，不止一個人，而且，他還聽到了椅子移動的聲音，那幾個向他走來的人，本來都是坐在椅子上，見他撞開門，跌了進來，才離開了椅子，向他走了過來的。

他仍然伏在地上，他已連最後的一分氣力也用盡了。

他看不到向他走過來的是什麼人，但是，他却迅速地看到，在他的面前，出現了兩隻脚，那是有一個人站在他的面前，在那兩隻脚上，穿着鹿皮靴子，而在靴子上，全是斑斑的血漬。

那些血漬，有的已經凝成了褐色的斑塊，但是有的却還未凝透，還是刺目的鮮紅色。

童千鈞一看到那種情形，心陡地向下沉了一沉。

如果這時，他還有多少氣力的話，他一定一躍而起了，但是，他却一點力道也沒有，所以他祇好伏着。

接着，童千鈞便聽得有人問道：「這傢伙是誰？」

在童千鈞面前的一雙脚，右脚向上一挑，踢在童千鈞的身上，將童千鈞的身子向上翻了一翻，變得臉孔向上，童千鈞已經可以看到了，在他身邊的四個人。

當他看到身邊是四個人時，那四個人也自然看到了他，祇見那四個人的臉上，都現出極其駭然的神

色來，一起向後退了開去，但立時又圍了上來。

童千鈞的視綫仍然很模糊，然後，當那四個人重又來到他的身邊，而且俯下身來看他之際，他却看到了離他最近的那一張臉，是佟明魂。

佟明魂臉上，開始時還有幾分訝異的神色，但是，他的雙目之中，已有閃閃的兇光現了出來，他的嘴角開始牽動，現出了一個猙獰的笑容。

他立時站直了身子，伸脚踏在童千鈞的胸口上，來回的搓動着，童千鈞這時已無力反抗，身子隨着他的搓動而左右搖擺着。

佟明魂後退了一步，發出一陣十分難聽的笑聲來。

他抬起了頭，道：「眞是巧事啦，各位！」

另外三四個人一齊應聲道：「這是怎麼回事？」

佟明魂笑道：「他受了傷，你們看不出來嗎？」

有一人答應道：「自然看得出來啦，可是他……武功十分高强，却又是什麼人傷了他的？眞是奇怪！」

童千鈞睜大了眼睛，他看到了佟明魂突然皺起了雙眉，接着，他便聽得佟明魂發出了一下歡呼之聲，道：「各位，我們現在最好去做什麼事，你們可曾想到？」

屋子中靜了下來，並沒有人回答佟明魂的問題。

佟明魂却立時道：「我們現在，再到清遠鏢局去。」

童千鈞躺在地上，並沒有什麼人向他攻擊，但是，他的心口中却像有一把利劍刺了下來一樣。

佟明魂眞是黑道上一等一的高手，若是換了別人，剛從清遠鏢局慘敗逃了出來，是再也不會想到再回去的，可是，他却立時想到再去清遠鏢局。

如果他回到清遠鏢局，易天行已死，史翠蘭在率領衆人搜捕童千鈞，鏢局中祇有幾個鏢頭，再也不會提防他會捲土重來的，他是一定可以順利得手的了。

童千鈞想到這一點，心中的難過實在是無與比擬的。

佟明魂一聲長笑，右脚已然抬了起來，「砰」一脚踢在童千鈞的腰間，那一脚，正踢中他的傷口上，疼得童千鈞眼前一陣發黑，身子向上飛了起來，又撞在一張桌子上。

他已感覺不出身子撞到了桌子上的痛楚，因爲，他腰間中了一脚之後，便已痛得昏死了過去。

他高大的身軀壓向那張桌子上，「砰」地一聲響，將那張桌子壓坍了一半，人又骨碌碌地滾了下來，跌在地上，立時有人問道：「他死了嗎？」

佟明魂一聲冷笑，道：「自然不會，但是他一時間醒不了，我保留着他，慢慢來消遣他！」

有人遲疑的問道：「剛才佟大哥說再到……」

佟明魂道：「自然，本來我們已經得手了，全是這王八蛋生事，才落敗而走的，現在他受傷了，鏢局中人非死即傷，我們還不趕快去拾這個便宜？」

他一面說，一面向外疾掠了出去，屋中的四五個人也忙着跟在他的後面，一起衝了出去。

童千鈞躺在地上，他身上的幾處傷口，仍向外的淌着血，他像是一個死人一樣，祇有從他胸口起伏來看，才可以看出他未曾死去，祇是昏了過去。

但也不知過了多久，他才悠悠的醒了過來，他看到了一團搖曳的昏黃色的光芒，那是柱子上一盞油燈。

接着，他又看到了身邊一張被壓坍了的一張桌子。

他立即想起了他自己是在什麼地方了，佟明魂他們還沒有回來。

佟明魂等人還是在易天行死了，而他也受傷之際，倉皇逃出了清遠鏢局的。

當時，童千鈞因爲傷口的劇痛，並不知道他們一共逃脫了多少人。

但是他們當時全都被綁了雙手，能夠逃脫的，已然不易，自然再不能去救受了重傷的人了，剛才童千鈞祇看到天煞計獨。

由此可知施嬌嬌和伊眉仍在清遠鏢局，自然，他們也早已死在清遠鏢局的鏢頭手上了。

可是，祇有佟明魂一人，清遠鏢局便不是敵手了。

童千鈞睜大了眼，他看到一隻灰黃色的飛蛾，在繞着燈火飛撲着，他祇想站起離開這間屋子。

他知道，佟明魂在得手之後，還會趕來對付他的，他必須在佟明魂趕回之前，離開這個地方。

他勉力支持着，他用的力道是如此之甚，以致他全身骨胳，都發出了一陣「格格」的聲響來。

而他的下唇，因爲咬緊，在隱隱的出血，可是，他仍然沒有力道撐起身子來，他祇能慢慢的抬起頭來，而當他的頭，抬高了尺許之後，他全身的力道，都用盡了，他突然一撞，頭重重地撞在地上，又昏了過去。

當他再度醒來之際，他的耳際，祇聽得一陣「刷刷刷」、「刷刷刷」的聲響來，無法知道那是什麼聲響，他祇覺得身上每一處地方，都傳來火燄一樣的難忍痛楚，他幾乎要號叫了起來，因爲那痛入骨髓的奇

痛，實在是太難忍了。

但是，他仍然是强忍着，未曾出聲，他慢慢地睜開眼來。

他的眼瞼一定被鮮血凝住了，是以要睜開來，也變得十分之困難，當他終於睜開眼來時，他立時知道那一陣「刷刷刷」的聲響是什麼了。

他看到的是一片已經枯黃的蘆葦草和不斷搖曳着的銀白色的蘆花，也是在文安窪之中。

他身在一艘船上，那船上還有五六人都用竹竿在撐着船，他也看到了，佟明魂坐在船上面。

船上有很多箱子，佟明魂正坐在其中的一隻箱子之上，伸手進去，將一串一串的珍珠，從箱子中撈了起來，又順着他的指尖，向下滑了下去。

童千鈞立時又閉上了眼睛，他已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佟明魂已經得手了。

佟明魂不但搶了清遠鏢局，而且還來得及將他帶走。

現在，佟明魂正在遠走高飛，他已逃進了文安窪之中。三百里水連天，天連水的水窪子，他現在是穩如泰山，再也不怕有人能找到他了。

童千鈞閉了眼睛一會，才又睜開了眼來，太陽正照在他的臉上，已是中午時分了，童千鈞身上疼痛極其難忍，但是，他却已看到了傷口的血已止了。

他慢慢的緊捏着拳頭，他不能做到別的，但是，却也有足夠的力量，一拳擊向船底，將船底擊穿。

那樣的話，水就會湧進來，船就會沉下水底去了。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可以和佟明魂以及那幾個强盜同歸於盡，但是水窪底下，全是淤泥，他總可以使得佟明魂他們得不到他們搶掠來的金銀珠寶。

這時，童千鈞全然未考慮過他自己的生死問題。

如果船沉了，那麼他當然也活不成了。

但是，他却一點也不在乎，因爲他知道，自己落在佟明魂手中，將會遭到比死更可怕的折磨！

童千鈞慢慢地揚起了拳頭，但是，他却並沒有擊下那拳，他的手指，鬆了開去，又輕輕的放了下來。

在那一刹那，他想到了清遠鏢局，也想到了祇要他有一口氣在，就得設法對付佟明魂這帮匪徒，而不是自己求一個快捷了當的死，就可以完事的。

船上沒有什麼人注意他，童千鈞又漸漸的閉上眼睛，他看到船隻穿進濃密的蘆葦，一直向前撐着去。

又過了半個時辰，他看到小船在漸漸接近一艘早已停泊在蘆葦中的大船，那幾個歹徒，伸出竹篙，搭住大船的船舷，小船迅速地靠近去。

佟明魂站了起來，道：「好了，我們躲在這裡，誰也找不到我們，過得了三五個月，我們就可以離開了文安窪，各自去快樂逍遙了，你們看，這許多金銀！」

那幾個歹徒興高采烈，抬着箱子，向大船上走去。

佟明魂來到了童千鈞的身邊，伸脚在童千鈞的太陽穴上輕輕的踢了一脚，喝道：「你也該醒了。」

童千鈞五指倏地一翻，向佟明魂的足踝疾抓而出。

可是這時，他身受重傷，動作總不免慢了許多，他手才揚起，佟明魂一縮脚，哈哈一笑道：「好傢伙，居然還想和我動手？站起來！」

佟明魂一邊說，一邊身子一俯，拉住了童千鈞頸際的鐵鍊，用力向上一拉，將他的身子直拉了起來。

童千鈞的頸間一直帶着鐵鍊，當他被佟明魂那樣地扯起身子來之際，他祇感到了一陣的窒息。

佟明魂手臂一抖，道：「先請你到大船上去歇歇。」

他手臂一抖間，五指一鬆，童千鈞的身子向上直飛了起來，重重的跌在大船的甲板之上。

童千鈞才一落在甲板上，計獨說道：「除非答應由我殺他，不然我就這樣的踏死他。」

佟明魂身形一晃，已上了大船道：「計老大，我說放開他，難道我說的話，竟不作數了嗎？」

計獨仍然怒道：「我們三人，有兩人死在他手……」計獨的話尚未說完，佟明魂突然揚手，五指如鈎，已向計獨的頭頂之上疾抓了下來。

計獨一聲怪叫，頭向外側了一側，但是未能避開那一抓，他一隻手連忙抓住了佟明魂的手腕，想將佟明魂的手拉開去。

但是佟明魂的五指在漸漸收緊，祇聽得格格連聲，鮮血自計獨的七竅之中滲了出來。

計獨張大了口，他可能還想講些什麼，但是鮮血自他口中不斷的湧出，他祇在喉間發出了一陣「咕咕嚕嚕」的聲響，不消多久，便一點聲息也沒有了。

這時，還有四五個歹徒，全都呆如木鷄，望住佟明魂。

佟明魂轉過頭來，他的臉上，現出獰厲之極的神色，道：「你們全都看到了沒有？這便是不聽話的結果，你們看得清楚一些了。」

那四個歹徒也一齊戰戰兢兢道

：「看……看清楚了。」

佟明魂一聲冷笑，「砰」地一拳，擊在計獨的胸前，同時，右手五指一鬆，計獨的身子飛出了船舷，「噗通」一聲跌進了水中，水中冒起了一串水泡，計獨的身子已向水底下直沉下去了。

在那一剎那，童千鈞的心中，不禁產生了一絲希望，因爲他已看出，另外幾個歹徒，一定也活不成的了，因爲佟明魂一定會獨吞這一大批金銀的。

佟明魂的一隻脚，仍然踏在童千鈞的胸口。

童千鈞祇覺得口中發甜，氣血翻湧，一點力道也使不出來，他又聽得佟明魂吩咐道：「拿浸了油的牛筋來。」

那四個强徒立時答應着，爭先恐後，奔進船艙去了。

童千鈞這時候，已經是處在半昏迷狀態之中，全不知道接下來又會發生了什麼事的，他祇覺得身子被提了起來，手腕和足踝上，好像傳來了一陣劇痛。

但是，那種感覺，對童千鈞而言，却全像是十分遙遠一樣，他感到自己似乎在半空之中悠悠蕩蕩，終於，什麼也不知道。

而等到有了知覺之際，他感到了一股涼意，他慢慢地睜開眼來。

在月色之中，蘆花映起了一片白色，天色又黑了，他知道還在文安窪，除此外那裡也不會有那麼多的蘆葦。

他身子又傳來了一陣劇痛，但是，那陣劇痛，又令得他清醒了些，令他奇怪的是，他竟然站着。

但是，他立即弄清楚了，他並不是站着，而是手、脚一起被縛在船尾的櫓架之上，他用力掙了一掙，手腕一陣痛疼，他勉力轉過頭去，看到手腕上緊緊縛着的是浸了油的牛筋，縱使他未曾受傷，也掙不斷的。

童千鈞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秋風涼浸浸地，有幾片蘆花，隨着秋風，向他的臉上拂了過來。

童千鈞可以看得到的，船艙上還有燈火，有一個人正粗着嗓子在哼着淫褻的小調，另有一人的聲音在道：「佟大哥……我們得在這裡住多久？」

佟明魂冷冷的聲音，也從船艙中傳了出來，道：「少則三個月，多則半年，你性急什麼？」

那人怕是喝得差不多了，是以講起話來斷斷續續，不是十分連貫，道：「我倒不是性急，祇是船上沒有粉頭，這三個月的時光，可難熬得很。」

佟明魂冷笑道：「那好辦！你下來，我有辦法。」

佟明魂人隨聲出，從船艙中走了出來，童千鈞連忙閉上了眼睛，祇見一個歹徒身子搖晃，也跟在後面，還有三個人，在艙中探頭探腦地看着。

那歹徒才一走出來，佟明魂突然轉身，出手便向他喉部之上抓去，佟明魂出手快絕，那歹徒已有七八分醉意，根本未曾有任何提防。

及至佟明魂五指如同鐵鉗也似的鉗住了他的喉嚨，那歹徒陡的睜大了眼，看來酒也醒了，他雙手亂掙亂舞，可是，却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祇見佟明魂的五指越收越緊，發出一陣「咯咯」的聲響來，那歹徒的臉色由紅變紫，簡直變成了紫醬色，雙目突出，樣子可怕到了極點。

前後還不到一盞茶時間，佟明魂手一鬆，「咕咚」一聲響，那歹徒已倒在地上，早已氣絕身亡了。

在艙口的那三個人，看得目定口呆，戰戰兢兢的發抖着。

佟明魂冷笑一聲道：「陰司之中，粉頭可多着啦！」

那三人你望我，我望你，臉色青白，佟明魂緩緩轉過頭，向他們三人望去，三人不由自主，一起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佟明魂道：「你們三人如何？」

那三人道：「我們但憑佟大哥的吩咐。」

佟明魂道：「那還好些，我們有的是金銀，還怕下半世不快活嗎？將這斷的屍體拋到水中去。」

那三人一起出了船艙，他們的身子還在不住地發抖，其中一人才一出來，便「噗」地跌了一跤。

佟明魂立時冷笑道：「看你們膽小如鼠，日後分了金銀上路，你們也必然會露出馬脚來的。」

那人怕得臉無人色，忙道：「不，不，我不會的！」

佟明魂却自顧自道：「你露了行藏，却累了大家。」

那人雙腿一曲，噗地跪下道：「佟大哥，你行行好，我上有八十老娘，你千萬不要……」

那人還未說完，佟明魂已喝道：「似你這般草包，遲早會出事，不如早些了結，以免留有後患。」

那人好像自知必無倖理，也不知道是那兒來的勇氣，突然一挺身站了起來，大叫道：「佟大哥，你……」

可是，他那一句話未曾叫完，佟明魂已突然出手，五指如鈎，向他當胸抓了過去，那人大叫了一聲，也不迴避，右手一揚，食、中二指，向佟明魂雙目疾插而下。

跟佟明魂行兇的那些歹徒，本也是黑道上的窮兇極惡之徒，佟明魂一心以爲自己武功高强，一出手，就可以致對方於死地，一時之間

，却未曾料到，對方在臨死之際，豁了出去，居然也會行此絕招！

這時，佟明魂的五指，已將那歹徒胸口牢牢的抓住。

但也在此際，那歹徒的雙指也已戳到，佟明魂急一偏頭，他躲得雖快，但是雙方的距離十分近，却也難以避得過去。

那歹徒本來是雙指插他的雙目，佟明魂頭向左一偏，偏開了三寸，左眼已然避開，可是右眼却已被那人的手指直插了進去。

祇聽得「波」地一聲響，那人的一隻手指插進了佟明魂的右眼之中，佟明魂在那剎間，實在痛徹心脾。

他五指陡地一緊，一陣「格格」聲響，已將那歹徒的胸骨抓斷了五六根之多。

緊接着，祇見他左手一翻，手中已多了一柄雪亮的匕首，霍地向上揚起，削向那歹徒的手腕，精光一閃，那歹徒發出了一下悶哼，身子向後退去，手腕已被削斷，斷口之處，血如泉湧。

佟明魂雖然削斷了那歹徒的手腕，但因爲那歹徒的一隻手指，插進佟明魂的眼中，插得極深，是以雖然整隻手都被齊腕切了下來，但是斷手仍留在佟明魂的臉上。

佟明魂大叫一聲，手臂一振，他手中的匕首突然電射而出，在一旁的另外兩個强徒，看到忽然之間事情有了如此的變化，實在是目瞪口呆。

而就在此際，匕首突然飛到，那兩個歹徒之中的一個，身子突然向上一挺，那匕首已齊齊整整插進了他的咽喉之中，那歹徒手掩咽喉上，連退了幾步。

當他退到童千鈞的身前時，身子向後一倒，已然死去，臨死之前，雖然握住了那柄匕首的柄，但是，却已是沒有力道將那匕首拔出來了。

他的屍身倒撞在童千鈞身上之後，才斷了氣，是以他靠着童千鈞，身子並沒有倒在甲板之上。

佟明魂在飛出匕首之後，才握住了那截斷手，向外一拉，將手指自他的眼睛中拔了出來了。

隨着手指被拉出，一股鮮血立時湧了出來。

佟明魂的神態本就獰惡，這時，他一隻眼祇剩了烏溜溜的一個深洞，血如泉湧，看來更是如鬼怪般可怖，他把斷指往甲板上一拋，用力一脚踏了上去，祇聽得一陣的「格格」聲響，手指骨被踏斷。

那斷手的歹徒，返到了艙口，還想轉身逃進艙去。

但是，他身還未轉過去，佟明魂發出一下驚天動地的大叫聲，手伸處，已拉着了他的頭髮。

佟明魂將那人直拉了過來，重重地摔在甲板之上，然後，伸脚踏住了那歹徒的面門，却睜着一隻怪眼，向那僅存的那個歹徒，望了過來。

那個歹徒的臉色，在月色下看來，簡直比蘆花還白。

他勉强在他蒼白的臉上，擠出了一絲笑容來，說道：「佟大哥……我唯命是從，你不必懷疑我。」

佟明魂「桀桀」的怪笑了起來，也不知是他心情激動，還是他眼中劇痛，他一面笑，一面身子在發抖着，他尖聲道：「你放心，我一個也不會留！」

他一面講着話，一面脚下在漸漸地加重力道。

祇見被他踏住了面門的那個歹徒，另一半邊臉在慢慢地陷進甲板之中，他的眼珠先被踏爆了出來，接着七竅之中鮮血泉湧，可是他却還未死去。

童千鈞不由自主，喘着氣，他雖然多年闖盪江湖，也不是未曾見過爭鬥殘殺，但是，像那樣踏住了一個人的頭，將人慢慢踏死，他却也是第一次看到的。

他抬起頭來，那咽喉中了匕首死去的人，就靠在他的身前，鮮血順着匕首的柄往下滴。

童千鈞一看到這樣情形，心中陡然一動。

他立時用力伸過頭去，當他伸過頭去之際，那死人的身子，晃了一晃。

童千鈞忙用力斜了斜着肩頭，仍將那歹徒扶住，他一張口，已咬住了那柄匕首。

當他咬住匕首柄時，一股濃重的血腥味，直鑽入他的肺腑之中，那是人血的腥味。

在剎那間，童千鈞五內翻騰，幾乎要嘔吐了起來，但是他竭力地忍着，他定了定神，咬着了匕首柄，將匕首慢慢向外拉出來，同時他翻着眼，向前望去。

祇見佟明魂的脚底，突然一搓，那被踏在脚下的歹徒，頭顱骨已全然被踏碎了，自然是死於非命了。

另一個僅存的歹徒手在腰間一摸，「嗆郎郎」一聲響，已抖出了三稜鋼鞭在手，在月光下看來，一十七節，每節三稜面，鋒銳得在閃閃生光的鋼鞭，泛起一片藍殷殷的光芒來，那歹徒說道：「佟大哥，既然是這樣，那麼，我自然也沒有束手待斃之理！」

佟明魂怪笑道：「自然，若你能趁我受傷殺了我，兩船的金銀珠寶，也全是你一個人的了。」

那人後退了一步，手中的鋼鞭輕輕抖了一抖。

佟明魂被插瞎了一隻眼睛，那人可以說是佔盡了上風，但是，却因佟明魂威名遠播，那人雖然被逼動手，可是他的心中，十分害怕，緊張得在發抖。

童千鈞看到佟明魂和那名僅存的歹徒，誰也未曾注意他，於是他又鬆了一口氣，竭力轉過頭去，等到他的頭轉到了不能再轉時，他突然鬆開了牙齒。

那柄被他咬着的匕首，在他一鬆口時，便落了下去。

那把匕首如果落到地上，那麼童千鈞就沒有希望了。

那柄匕首落下去之後，却落在他的手腕之上，和木架之間。

童千鈞咬着牙，用力將手腕向前逼去，鋒利的匕首，割破了他的手腕，但他還是向前逼着，直到他聽到一下輕微的「繃」地一聲。

童千鈞的心中一陣狂喜，那是牛筋已被削斷了所發出來的聲音，他用背脊壓着了那匕首，匕首割進了他的背肉之中，他的雙手勉向匕首接着，終於又是「繃」地一聲，再割斷了另一段牛筋。

這時，船身已在劇烈的搖晃着，因爲佟明魂與那歹徒已經動起手來了。

佟明魂畢竟是剛受了傷的人，是以他的行動，說什麼也沒有未受創之前那樣靈活，一動手，肩頭上又被鋼鞭掃過，劃出了一道尺來長的血口子。

那歹徒的手中的鋼鞭「呼呼」舞動，祇是守住門戶，並不急於進攻，佟明魂繞着他左右盤旋，兩人的脚步都十分沉重，踏在甲板上，發出「蓬蓬」的聲音來，聽來實在是驚心動魄。

在蘆葦叢中，本來是有一大羣水鴨棲身着的，這時也被船上驚天動地的聲音，驚得振翅高飛了起來。

而童千鈞已割斷了三段牛筋，他雙手已可鬆動了。

佟明魂漸漸的向前逼去，祇見他突然之間身子一側，在甲板上一個打滾，那歹徒一見有機可乘，「呼」的一鞭，向下直砸了過去，佟明魂身子一滾，滾了開去，那一鞭正好砸在甲板之上。

甲板的木板，又堅實又厚，但是那歹徒的這一鞭，砸得實在太大力，「叭」地一聲過後，竟砸穿了甲板。

那歹徒連忙一振手臂，待沉向甲板的鋼鞭，要抽了出來時，可是就在此際，佟明魂手按在甲板上，雙脚已然一起向上飛起，「砰」地一聲，踢在那歹徒面門之上。

剎那間，祇見那人面門鮮血直冒，那歹徒慘嗥連連，身子向後疾退而出，但是，他還是抓着鋼鞭不放，在他身形後退之際，將鋼鞭自甲板的裂縫中拉了出來。

佟明魂雙脚踏中了那歹徒的面門，身子一挺躍起。

那歹徒的武功也極之高，祇見他臉上血肉模糊，可能根本已經什麼都看不到了，但是他手中的鋼鞭仍然在亂揮亂舞，勢子十分之猛烈。

佟明魂才一躍而起，鞭梢便「呼」地一聲，掠到了他的面前，幾乎被掃中，佟明魂身形一矮，鋼鞭貼在他的頭頂呼嘯掃了過去，佟明魂反手一抓，已抓住了那歹徒的右腕，那人怪叫一聲，一鞭反砸而至。

佟明魂在出手去抓那歹徒的手腕之際，早已料到，自己一抓中了對方的手臂，對方一定會砸鋼鞭，來攻自己的背部，祇見他才一抓中對方的手腕，立即一鬆手，身子也疾向外滾了開去。

那歹徒一鞭反砸，本來是砸向佟明魂背部的，他那時，實在什麼也看不清了，但是手腕被人抓着，却是可以知道的，因此知佟明魂是在身前，是以他才迴鞭來攻佟明魂的，那裡料想到佟明魂突然鬆開了手。

佟明魂一向外滾開，他那一鞭，「呼」的掃了一空，變得向他自己的面門上直砸了下來，等到他自己發覺不妙時，要想收住勢子時，如何還來得及呢？

電光石火之間，祇聽得「叭」地一聲，他的三稜鋼鞭，齊齊整整地砸在他自己的前額之上。

那一鞭的力道極沉，一砸中了他自己的前額，幾乎沒有將他的頭顱從中剖了開來。

那歹徒身子向後倒了，骨碌碌地滾進了船艙之中。

佟明魂自甲板上站了起來，喘着氣，發出一陣又一陣鬼魅也似的笑聲來。

童千鈞聽得身子不由自主地戰抖着，他已經割斷了四段牛筋，在他忍痛下，他雙手已可以自由活動了。

他雙手緊緊地握着拳，仍然放在身後，身子挺立不動。

佟明魂笑了好久，才霍地轉過身來，他看到童千鈞睜着眼看着他，他先是兇光閃閃地望着童千鈞，然後，慢慢地向童千鈞走了過來。

童千鈞的拳頭越握越緊，握得連自己的指骨也生痛。

佟明魂來到他的身邊，道：「好，輪到你了。」

童千鈞道：「不！佟明魂，我看輪到你了。」

童千鈞的話才出口，手已揚起，「呼」地一拳，鐵鎚似的拳頭，已向前打出。

那一拳是來得如此突然，童千鈞離得佟明魂又近，電光石火之間，「噗」的一聲響，一拳已擊中在佟明魂的胸口上，佟明魂陡地向後退了一步。

他在退了一步之後，還低頭向自己的胸口看去。

他的胸口陷進了一大片，而鮮血也在剎那間從他口中湧了出來，他抬起頭來，一張口，鮮血更是狂湧而出，他「桀桀」地笑着，笑聲和鮮血混合，發出像漱口一樣的聲音來。

他望着童千鈞，在他的鼻孔中，也有濃稠的鮮血湧了出來，右眼洞烏溜溜的深邃，而另一隻眼睛則睜得老大，眼珠像是要暴出來一樣。

童千鈞立即閉上了眼睛，不再去看佟明魂，祇是童千鈞也知道，自己還是閉得遲了半步。

佟明魂臨死之前的情形，已經印入他的腦海中了。

他今後這一輩子，祇怕再也不會忘記佟明魂慘死前的情形了，他知道佟明魂絕活不成，因爲他知道自己的鐵拳是如何地有力，當他閉上眼睛之後不久，他聽得「咕咚」一聲響，那是佟明魂的倒在甲板上的聲音。

在這一剎那，童千鈞突然感到了極度的疲倦。

他的身子慢慢的向下滑，他也不及去割斷足踝的牛筋，就伏在甲板上，喘着氣，也不知伏了多久，才又抬起頭來，自甲板上拾起那柄匕首，割斷了脚上的牛筋，跌跌撞撞，走進了船艙中。

船艙中燭火明亮，他端起酒壺來，連喝了三口酒，然後，他抹了抹嘴，找到了一些刀創藥，塗抹在身上，又撕開了衣服，將身上的幾處大傷口紮好，又回到了船尾，拉起了錨，搖着櫓，向前搖去。

船身「刷刷」地擦着蘆葦，令得蘆花一蓬一蓬的飛了起來，落在甲板上，被甲板上還未乾的鮮血吸住，蘆花也急速地變成了刺目的紅色。

童千鈞抬頭看看天，依天上的星星，辨別方向，他要將船搖回文安縣城去，因爲船上全是清遠鏢局的金銀珠寶，他用力地搖着，雖然每一下的搖動，他全身的骨節都像是散了開來一樣。

船向前緩緩的前進，穿過了濃密的蘆葦，在清冷的月色下，可以看到微泛波光的水面。

童千鈞也看到，遠處也有不少燈火在閃耀着，還隱隱有人聲傳了過來，童千鈞仍然向前搖着。

他漸漸地接近燈火，接近了人聲，抬起手臂來，抹了抹汗，汗水滲進了他的傷口中，又令他感到一陣的劇痛。

兩艘小船，正飛快的向他搖來。

童千鈞停下了櫓，倚在櫓架上喘着氣，小船上挑着燈籠，他已看清了，在一艘小船上的，正是史翠蘭，小船離大船還有丈許遠近，史翠蘭便已一躍而上，童千鈞的聲音很沙啞，他叫道：「史鏢頭，佟明魂和歹徒們全都死了，清遠鏢局的財寶全在船上。」

史翠蘭望着甲板上的屍體，也望着混身是傷的童千鈞。

她怔怔地站着，她在剎那間，甚至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直到兩個捕頭模樣的人，也躍上小船來，史翠蘭道：「你……你是想到文安縣城去？」

童千鈞點點頭道：「是。」

史翠蘭又問道：「你到縣城去，想作什麼？」

童千鈞望着史翠蘭道：「我想將這一船金銀珠寶，送還給清遠鏢局，那是清遠鏢局的東西。」

史翠蘭的身子在微微的發抖，她的口唇也咬緊着，她過了好一會，才迸出了一句話來，道：「那麼……你爲了什麼，你究竟想要什麼？」

童千鈞實在太疲倦了，他甚至疲倦得連再說話的氣力也沒有了，緩緩地說道：「史鏢頭，我……我不想要什麼，但如果方便的話，我想要一匹馬，我還要趕路，我的馬……死在貴局鏢頭之手。」

史翠蘭的身子抖得更劇烈，她的眼中迸出淚水來，但她依然不給童千鈞看到她正在流淚，是以，她立時轉過了身，望着閃閃的水波。

那兩個捕頭一上船，就進了艙中，這時已走了出來，齊聲道：「史鏢頭，賊贓全在艙中，妳可要去點點數，看看是不是少了什麼好去追查。」

史翠蘭緩緩搖了搖頭，道：「不必了，我知道什麼也不會少的，這些東西，全是童千鈞拚着命，替我們找回來的，童大俠……」

史翠蘭轉過身去，來到了童千鈞的身前，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她還未曾開口，童千鈞已道：「史鏢頭，千萬別那麼說，易總鏢頭就是因爲不喜歡我擊退了佟明魂，是以才……暗算我的。」

史翠蘭柔聲道：「童大俠，我不會的，童大俠，你可肯留在清遠鏢局之中，幫幫我的忙？」

童千鈞的眼中，閃起了一絲難得的光采來，但是那些光采却是一閃即逝，他搖搖頭道：「我當然還要到貴局去，我頸上的鐵鍊，鎖還未開。」

史翠蘭不由自主伸手握住了童千鈞的手臂，她充滿了希望，道：

「然後，你肯留下來嗎？」

童千鈞笑着道：「史鏢頭，易總鏢頭總是死在我的拳下，我怎能再留在清遠鏢局之中？」

史翠蘭鬆開了手，低低的嘆息了一聲，童千鈞向前走了兩步，在甲板之上，蹲了下來。

這時又有不少差役、鏢頭，都上了船，每一個人都知道，童千鈞殺了佟明魂，是以他們都用欽佩的眼光望着童千鈞，然而童千鈞更加感到痲木。

他並不感覺得那些人現在望着他的目光，和他被鎖在清遠鏢局的門口時，人家看他的目光有什麼不同，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實在是微妙不過的，他還是他，童千鈞一直都是童千鈞，爲什麼別人對他的觀感，前後會有那麼大的分別，完全當他是兩個人呢？童千鈞找不出答案來。

天濛濛亮的時候，船靠岸了。

童千鈞和衆人一起上了岸，史翠蘭一直在他的身邊，但是，他們兩人却一直一句話也沒有說過。

到了清遠鏢局，立時有人替童千鈞打開了頸間鐵鍊上的鎖。

而史翠蘭則帶着一匹駿馬，來到了童千鈞的身前。

童千鈞接過了韁繩，在他接過韁繩的一刹那，他和史翠蘭打了一個照面，他看到史翠蘭的一雙眼睛，十分明澈深邃，正一眨不眨地望着他。

童千鈞仍然沒有說什麼，他拉着馬向外走去。

他穿過了鏢局的廣場，翻身上了馬，史翠蘭明媚深邃的大眼睛，還像是一直在他的眼前晃動着。

馬兒越馳越快，童千鈞心中祇想着一件事，他從史翠蘭的眼中看出，史翠蘭已經完全瞭解他，明白了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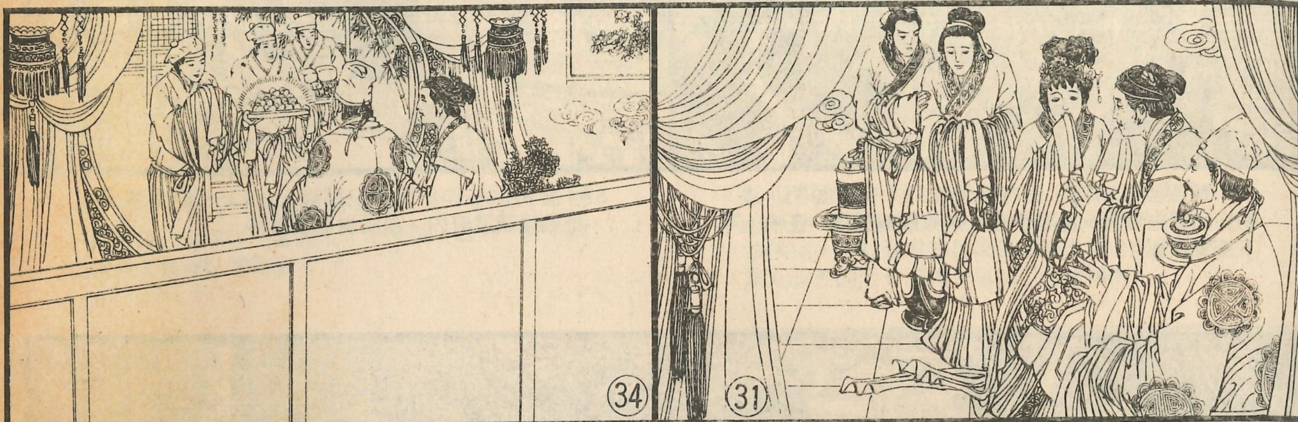
但是，再向前去，是不是有人還能那樣瞭解自己呢？他抬起頭來，天色漸漸明了，已有一層薄薄的霜花，童千鈞並沒有回頭的打算，不論江湖風波如何險惡，他仍然要向前去，一直向前去……

（全文完）

再生緣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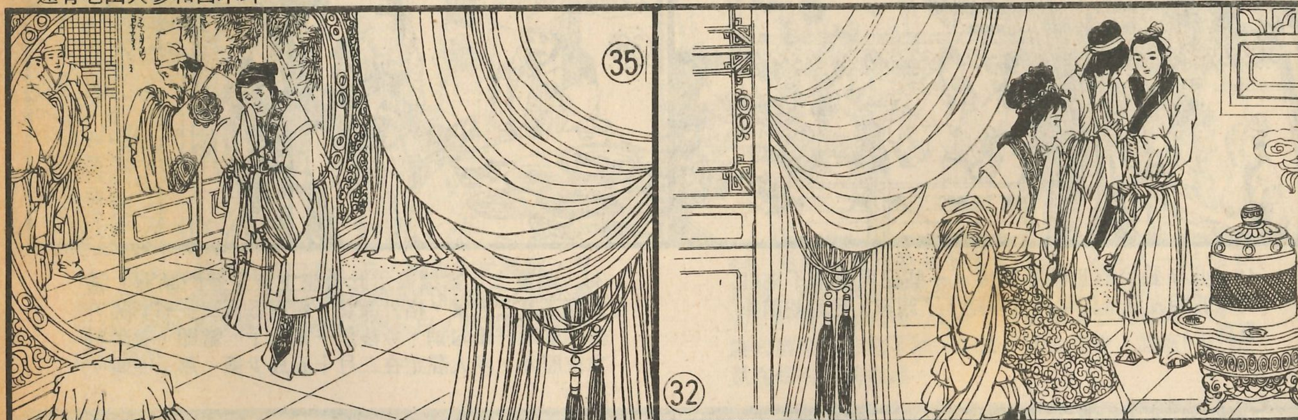
麗君認母（中）

任明·編繪



31　劉捷夫婦雙手扶起女兒，連聲說：「好女兒，妳爲我們吃盡了苦，快快請起。」三人坐定，江三嫂和進喜見過東家，劉捷急忙詢問女兒如何搭救了他們。

34　燕玉走後，老夫妻又發起愁來：女兒既將出嫁，家中却無銀兩，不能光嫁一個人呀？兩人正在發愁之際，皇甫家又派人送來了一份厚禮：黃金、白銀，還有老山人參和白木耳。



32　燕玉將哥哥如何策劃火燒小春庭，她怎樣救了少華，以及庵堂避難，來京求情的經過仔細說了一遍。劉捷聽後，讚嘆女兒深明大義，並感謝江三嫂母子的忠心。劉夫人在一旁頻頻點頭。

35　劉捷夫婦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些禮物不但可以給女兒大辦嫁妝，就是老夫妻自己後半生的日子也不用發愁了。老夫妻感慨萬分，客氣一番，含淚收下了禮物。



33　隨後，劉捷告訴女兒，皇上宣旨將她賜婚忠孝王皇甫少華。燕玉聽了，心中暗暗歡喜。劉捷夫婦更是感到福從天降。劉夫人對燕玉百般慈愛：「嬌兒辛苦了，快些更換衣裙，歇息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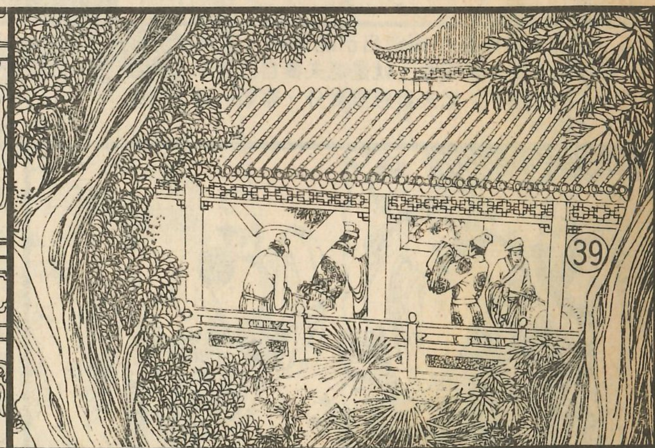
36　數日後，劉捷坐了一乘小轎，到忠孝王府拜謝皇甫敬，並想與皇甫敬商量孩子們的婚期。轎到王府門口，早有人通報進去，皇甫敬親自出迎，劉捷羞愧萬分，滿臉通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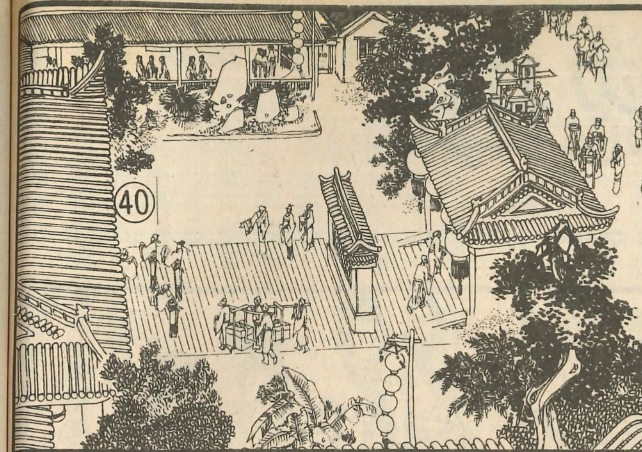
37　皇甫敬裝作什麼都沒察覺，一口一個「老親翁」，把劉捷讓進府內，並吩咐擺酒款待。



38　酒宴上，劉捷表示此番來主要是登門請罪，請武憲王寬宏大量，格外海涵。皇甫敬再三安慰劉捷，表示前賬一筆勾銷，今後是一家人了。當即，皇甫敬拿來歷本，兩人商定在三月十五爲少華、燕玉完婚。



39　劉捷見事已辦完，千恩萬謝，辭別武憲王皇甫敬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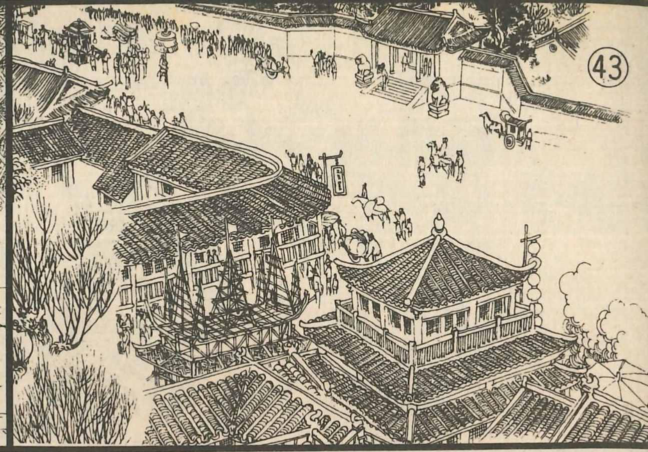
40　轉眼到了吉期，王府懸燈結彩，賓客盈門，滿朝文武都來賀喜。皇帝也差人送來龍鳳花燭，王府上下喜氣洋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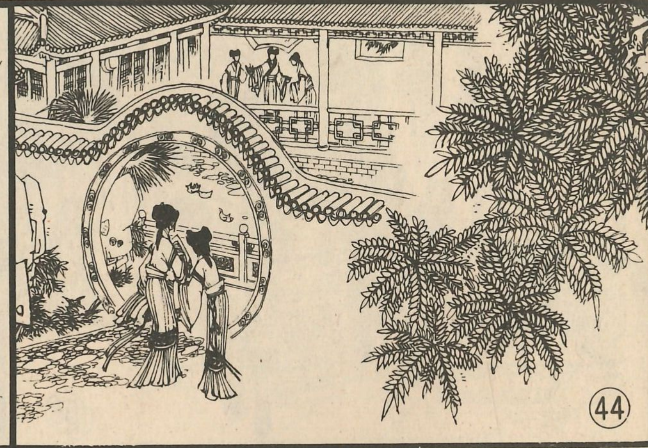
41　此時劉公館也熱鬧非常，一些已與劉家不來往的親戚朋友見他如今和皇親結上了親家，也紛紛前來賀喜。



42　這時，花轎來到劉府，劉燕玉穿上一品夫人服飾，拜謝爹娘養育之恩，揮淚而別。



43　迎親隊伍一路上吹吹打打，街道上擠滿了看熱鬧的百姓。花轎從孟府經過，吹打之聲驚動了孟夫人。按慣例，一般娶親的花轎是不能從相府門前經過的，誰知當差的今天高興，忘記了這個慣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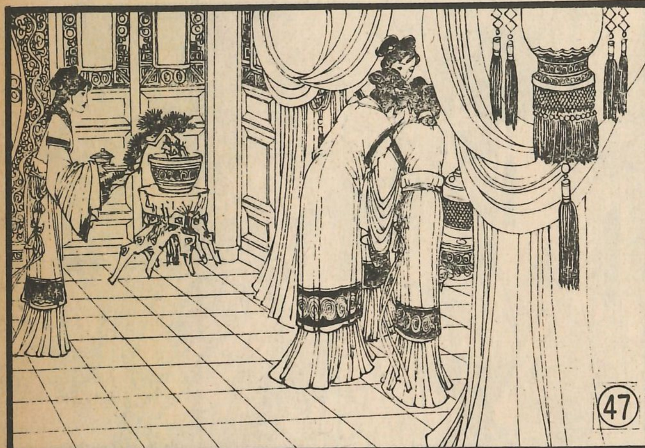
44　皇甫少華和劉燕玉奉旨成親，孟夫人一點也不知道。她近來身體愈發不好，因思念女兒朝泣夜哭，得了肝胃氣痛的病。孟士元一直把這個消息瞞着她。誰知鼓樂聲驚動了她，她讓丫頭去查查，誰家的花轎竟在相府門前經過。



45　兩個丫頭奉命到大門口查問，衆僮兒開始不敢說，經不住丫頭再三盤問，便把忠孝王娶親的事告訴了丫頭。兩個丫頭大吃一驚，急忙跑回宅內稟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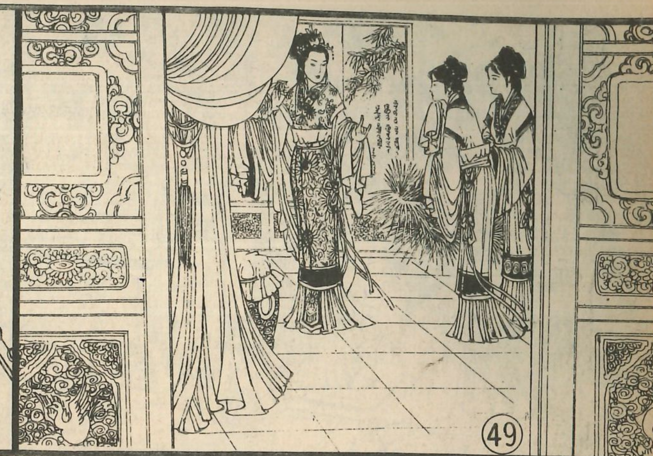
46　孟夫人聽了，頓時昏厥過去。衆丫頭慌了手脚，又捶背、又呼叫，孟夫人才慢慢緩了過來。衆丫頭忙將夫人扶到臥室歇息。



47　老夫人想到女婿口是心非，騙走女兒眞容，又娶奸臣之女爲妻，還讓花轎從我家門前經過，豈不是要存心羞辱孟家嗎？她氣得臉色灰白，肝氣病大發，疼痛難忍。



48　丫頭們急得手足無措，慌忙去稟報相爺，請醫治療，誰知相爺去王府喝喜酒去了。丫頭們無奈，慌忙去請少夫人。



49　少夫人名叫章飛鳳，是孟麗君的嫂子，丈夫孟嘉齡官任導黃使，常年在外疏導黃河。他倆生有一子，名魁郎，年已七歲。章飛鳳聽丫環稟報，急忙趕來，她見婆婆病勢嚴重，即派人去請相爺回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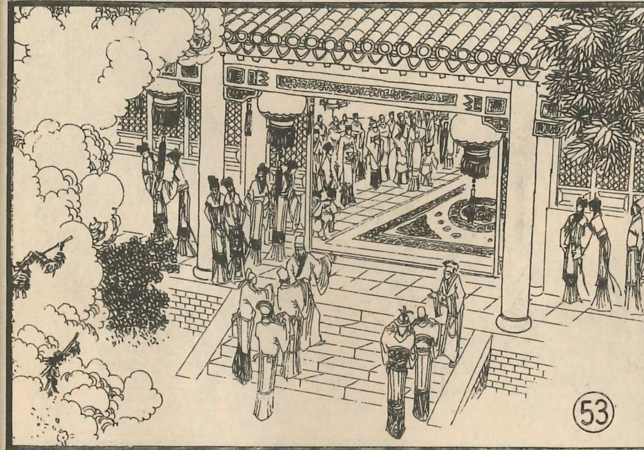
50　却說孟士元，經不住親家皇甫敬再三邀請，瞞過夫人，來王府參加喜宴。老王爺親自將孟士元迎進偏殿上坐下。



51　僮兒遞上茶後，皇甫敬向孟士元解釋道：「小兒與劉燕玉成婚是皇命難違啊！不過劉燕玉祇是偏房，正宮金雀宮仍舊空虛，高掛令嫒眞容，麗君一回來，就是正室王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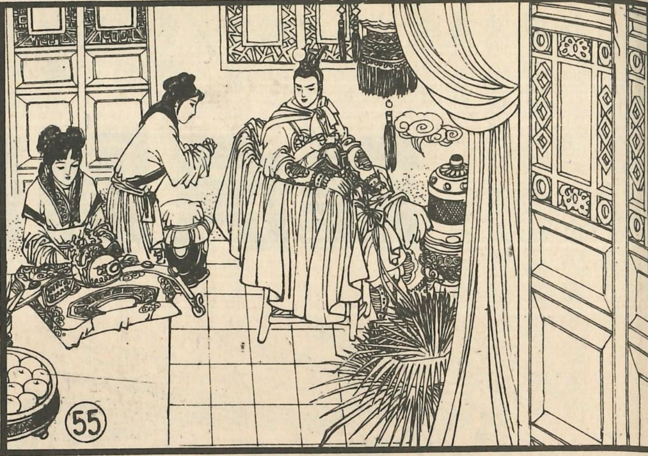
52　孟士元心中不快，但事情已無法挽回，祇得說：「請老親翁不必過慮，小弟並不介意，不過夫人重病在身，我還需要立刻回府。」皇甫敬哪裡肯依，定留他吃過喜宴，看過拜堂再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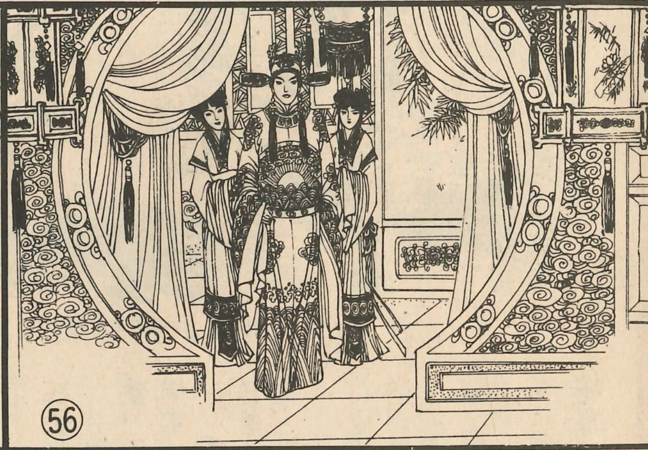
53　孟士元無奈，祇得隨皇甫敬來到銀鑾殿看女婿和別人的女兒拜堂。此時，文武官員差不多都已到齊。老王爺要他站在第一排，他却說什麼也不肯，勉强站在第二排，低頭想着心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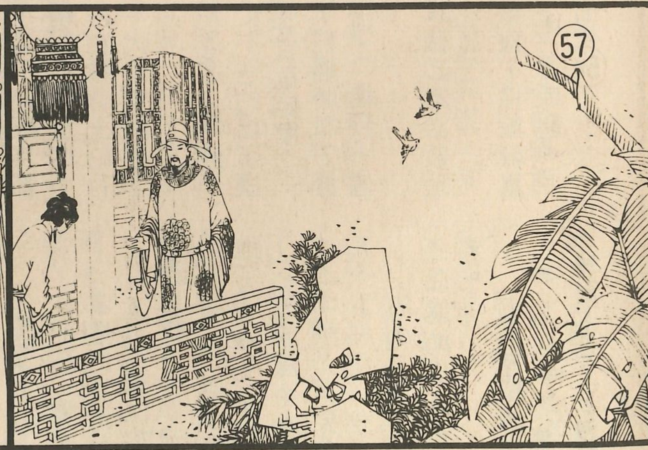
54　保和殿大學士、少年宰相酈明堂站在第一排。這時她心情緊張，急等着看皇甫少華的臉色，想知道他究竟是高興還是不高興。她不知身後站着自己的老父，正愁容滿臉地觀察自己。



55　這時，少華獨坐內宮，對着孟麗君的畫像悶悶不樂。僮兒進來請王爺拜堂，見他垂頭喪氣，愁眉苦臉，忙勸道：「王爺要開心一點，不然老王爺會怪罪我們的。」



56　少華祇好强作歡顏，穿上龍冠蟒袍，顯得神采奕奕。他慢步踱進銀鑾殿，衆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他身上。孟麗君見他氣宇軒昂，春風滿面，氣得直發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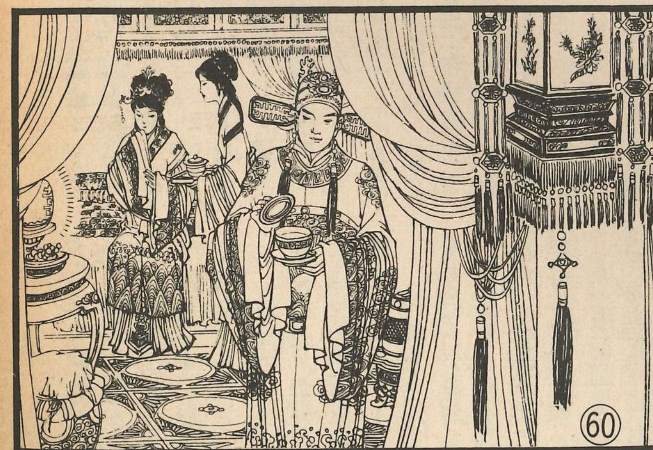
57　喜堂上儐相贊禮，新郎新娘即將拜堂，孟麗君滿腔憤恨無從發洩，氣得把脚一跺，正踩在身後孟士元的脚尖上，痛得他兩眼發黑，借機退了出來。恰巧家中僮兒來報太太病危，便急忙回府去了。



58　一對新人拜過天地，又拜父母、親友。



59　孟麗君看着十分難過，又不能走開，祇得低下頭支撐下去。待到新郎新娘進了洞房，孟麗君無論如何不肯喝喜酒，推托頭暈，起身告辭回府。



60　賀喜的客人開懷暢飲，銀雀宮內，新夫妻坐床撒帳，挑方巾，一切都已齊備。少華暗自思忖：一定要跟劉燕玉講清楚，我是定要爲孟麗君義守三年的。皇帝御賜成親，我祇得應允，可決不能和她同房。

（待續）

新派俠義愛情恩仇故事／麥耕雲・文
可　飛・圖

龍虎鳳會



維護武林信義　殺手了斷恩仇

雙泉集是魯東一大鎮集，位於交通孔道，人煙稠密，市面繁華，茶肆酒樓，招商客店，連接了一條長街。

秋初，申末，一些客棧的門口早已上了燈，就在這時，一匹黑白相間的花色健馬來到了「興隆居」門前。

馬上人是個少年漢子，一身白衣，髮梢束着一條白色絹巾，飄在腦後，看打扮，像是正在服喪。

他下馬的動作很是俐落，手裡握着一把單刀，更是頗添了幾分威風。店小二眼亮脚快，早已迎了上去。

「客官可是歇店？」

一身白衣的少年漢子連眼皮都不曾抬，將牲口的韁繩放到那店小二手裡去，取下掛搭在鞍背上的行囊，斜掛在肩頭上，大踏步的進了店堂。

掌櫃一抬頭就知道這少年漢子是惹不起的惡客，忙不迭的出了櫃枱，笑臉相迎道：「客官歇店麼？」

「嗯！」少年漢子輕輕將單刀擱在櫃枱上，緩緩地道：「給我一個清靜的上房。」

「請掛個號。」掌櫃必恭必敬地遞上號簿。

少年漢子沒有猶豫，提筆蘸墨汁，龍飛鳳舞地寫上「徐成龍，二十歲，來自河北，前往徐州」。

看來他並非一個武夫，字寫得挺不錯。

掌櫃正要收回號簿，却讓這少年漢子一伸手壓住了，掌櫃連忙含笑鬆手。

姓徐的少年漢子一頁一頁地倒翻看過去，突然他的目光一亮，兩隻銅鈴大的眼珠盯着號簿上的一行細字，絲毫也不曾眨眼。

那行字如此寫：「彭夢虎，二十五歲，來自河北，前往徐州」。

良久，他才以指點點號簿上的名字，沉靜地問道：「這位姓彭的客人何時到的？」

「還不到半個時辰。」

「住在那間上房？」

「東廂『玄』字號。」

徐成龍一擺手道：「帶路。」

掌櫃的連忙扯開了喉嚨叫道：「小二，帶這位客官徐爺到東廂的『玄』字號上房。」

「嗨！」店小二一面呼應，一面跑了過來。「徐爺您請。」

徐成龍冷冷道：「帶我去東廂『玄』字號，我要會會那位姓彭的客人。」

店小二傻了眼，掌櫃更傻了，滿店堂的客人也都將目光射了過來。

上了年紀的掌櫃倒還沉得住氣，楞了一陣之後，陪着笑臉道：「徐爺，是……怎麼回事啊！」

「別多問，待會兒說不定要打架，損壞了椅桌板櫈由我賠，出了人命由我頂。」徐成龍說話的聲音又硬又冷，一巴掌拍在店小二的肩頭上，沉叱道：「帶路！」

這一巴掌拍得那店小二跌跌撞撞向前衝了好幾步，回頭瞧瞧那對兇神惡煞般的眼珠子，便連忙向內院跑去。

「興隆居」可算是雙泉集的頭等棧房，東、西廂各有八間上房，也都以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八個字爲號房的。徐成龍跟着那店小二進了東廂院，也不待那店小二指引，早已飛身縱起，穿過廻廊的欄杆，落在「玄」號上房的門前面。

房門緊閉着，房內也沒有一點聲音。

徐成龍身形微退，飛起一脚，踢開房門。

房內竟然沒有人。

窗戶是開着的，窗前的茶几放着半盞熱茶，嫋嫋地昇起了熱氣，茶碗蓋掀開，似乎剛剛有人用過。

徐成龍正想騰身而起，穿出窗戶追趕他所要找的那人，突然身後響起一個輕脆的聲音。「別費事啦！天已漆黑，窗外一片荒涼，你上那兒去追啊！」

徐成龍電轉身形，祇見對面廊下站着一個貌相斯文的青衫少年，手中拿着一把摺扇，含笑相對。

徐成龍越過欄杆，穿過花徑，緩緩向那青衫少年走過去。擠在拱門看熱鬧的大夥兒，莫不爲這文質彬彬的小伙子捏把汗，而那小伙子却依然含笑而立，紋風不動。

徐成龍將對方打量了一下，才問道：「你知道我要找誰？」

「不是找彭夢虎嗎？」

「你認識他？」

「不認識。」

「既不認識，怎知他就是彭夢虎，又怎知我找的是彭夢虎？」

青衫少年不慌不忙地將摺扇朝拱門處的人羣一指，從容道：「這店內的客人，以及掌櫃、小二，誰不知道你要找的是彭夢虎？連彭夢虎都知道你找上來了，所以趕快開溜，若是你不在店堂大顯威風，在號簿上看到彭夢虎的名字時不吭不響，這個時候他祇怕已經死在你的刀下啦！」

徐成龍那張冷峻的臉孔上竟然出現了笑容，道：「你怎能肯定地說彭夢虎會死在我刀下，而不是我死在他的劍下？」

「一定是他比你差，不然他爲什麼要逃呢？」

「唔！你是誰？」

「我姓白，名叫……」那青衫少年突然頓了一頓，才又接道：「名叫雲飄。」

徐成龍點點頭，道：「這名字倒是很雅，你會武功嗎？」

姓白的少年笑道：「祇會揮舞竹劍，舒舒筋骨。」

「你這人很雅，也很爽直，來，我請你喝一盅。」

「奉陪。」

掌櫃的鬆了一口氣，總算沒事了，姓彭的客人喝了半盞茶，却丟下了一匹馬，穩賺不賠，好利市。

* * *

白雲飄臉皮白白淨淨，舉止溫文雅儒，酒量却是很豪，和徐成龍對乾對飲，不旋踵間，四斤半酒壺已經空空如也。

店小二送上第五壺白乾，順便帶來了一盆山東燒鷄。

白雲飄爲徐成龍斟上了酒，悄聲道：「徐兄，遠從河北來，就是爲了那彭夢虎麼？」

徐成龍喝了半杯酒，吁了口氣道：「我比你大幾歲，托大叫你一聲老弟，不是江湖人，不問江湖事，來，喝酒，喝酒。」

「徐兄，何謂江湖？」

這一問，徐成龍傻了眼，摸摸頭，道：「這……我也說不上來。」

「徐兄。」白雲飄臉上一團和氣。「咱們素不相識，你能請我喝一盅，足證你很看得起小弟，難道還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必須相瞞？」

徐成龍嘖了一聲，皺緊了兩道濃眉，似有無限煩惱，楞了一楞，才搖搖頭道：「老弟，江湖上的事，說出來你也不會懂。」

白雲飄雙掌一擊，道：「哦！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麼？」

「彭夢虎一定是個壞人，所以你要追殺他。爲……」白雲飄似乎一時沒有適當的措詞，頓了一頓，才又接着道：「爲江湖除害。」

「彭夢虎是飛虎莊的少莊主，在江湖上還不曾作過什麼壞事，若說他是壞人，可有點不憑良心。」

「這可怪了，」白雲飄兩道修長眉毛突地的挑了起來。「他既不是壞人，你爲何要殺他呢？」

徐成龍皺皺眉頭道：「老弟，我方才說過了，有許多事情你是弄不懂的，尤其是江湖中的事，你無論如何也想不透。」

白雲飄薄而紅潤的嘴唇撇了一下，道：「雖然我不懂江湖事，却懂得情理兩個字。」

徐成龍不耐煩的道：「來！喝酒，喝酒。」

白雲飄又是雙掌重重一擊，振聲道：「哦！我明白了。」

「你又明白了什麼？」

「你一定和他有仇。」

「錯了，過去，我祇聽說彭夢虎的名字，還不曾見過他的人。」

「無怨無仇，你爲何苦苦追殺他呢？」

徐成龍低吼道：「你這位老弟婆婆媽媽的簡直不像是一個男人，老實告訴你吧！我之所以追殺彭夢虎，祇是因爲有人要他死。」

「有人要他死，那人是誰？」

「說出來你也不會認識。」

「別人要他死，爲何要你出面？」

「老弟！」徐成龍指着鼻尖道：「你以爲我是什麼好人？有人花銀子僱我，僱我去殺彭夢虎，你這該懂了吧？」

「那人給你多少銀子？」

「五千兩。」

「一條人命才值五千兩？」

「有時候一條人命祇值五百兩。」

「你殺過了多少人？」

「記不清。」徐成龍仰起脖子灌了一個滿杯。

「你不難過？」

「難過什麼？」

「人家和你無怨無仇，你爲了賺幾兩銀子，就將人家殺死，你心裡一點不難過嗎？」

「多灌幾杯酒就不難過了。」

「你還知道難過，那麼，你的良知就還不曾完全泯滅。」白雲飄拿起酒壺，將徐成龍面前的空杯斟滿，突然，目光盯在他身上一動也不動，道：「對了，你爲什麼一身縞素？莫非……」

徐成龍冷冷截口道：「老弟！可別以爲我在服喪，我的老子、娘親早就死絕了，沒有什麼孝可以戴，我祇不過喜歡穿白色衣服罷了。」

「有什麼特別緣故嗎？」白雲飄眞會打破沙鍋問到底。

徐成龍皺皺眉頭，道：「不能說一點緣故都沒有，我穿白衣是表示我光明磊落，老遠就可以看見，也算是我特殊的標誌，讓那些被我追殺的人趁早好逃。」

白雲飄笑笑道：「你這人眞會說歪理，爲了賺銀子而行兇殺人，還算光明磊落？」

徐成龍有一些怒惱，沉聲道：「我殺人從不偷襲，從不暗中下手，而且總會給對方自衞的機會，也都是讓對方將身後事交代清清楚楚之後才給他一刀，還不夠光明磊落？」

白雲飄搖搖頭道：「這可不能算是光明磊落，祇不過，你還不能完全算是一個壞人。」

「我是壞人，我心裡明白得很。」徐成龍又乾了一杯，目注白雲飄道：「老弟！你不怕我？」

白雲飄笑笑道：「我爲什麼要怕你？」

「你爲什麼不怕我？」

「因爲我對你沒有惡意，所以不必怕你。」

「哈哈！」徐成龍爽快地笑了，道：「老弟，我這一輩子也沒有朋友，有你這個江湖以外的朋友也不錯，我得好好請請你，聽說這兒能夠召喚粉頭。」

白雲飄的臉孔突然紅了，狠狠的白了他一眼。

徐成龍笑道：「老弟，別臉紅，如你不慣，我可不勉强，來，喝杯！」

* * *

夜色已闌！

在東廂洪字號上房裡，白雲飄正在燈前獨坐，他時而皺眉，時而沉吟，似有無限心事。

忽然，窗外響起了一陣畢剝之聲。

白雲飄立刻奔到窗前，打開了窗戶，一個年約三十的黑衣漢子輕巧的躍了進來。

那黑衣漢子一落地，就悄聲道：「妹妹，姓徐的和那粉頭已進入了夢鄉，咱們這就去，妳在外把風，我進房去幹掉了他。」

原來白雲飄是女扮男裝，難怪她的臉皮那樣白淨，眉如春山，目如波。

她連連搖手道：「哥哥，千萬魯莽不得，西廂『天』字號上房睡的是『白衣殺手』徐成龍，可不是玩的。」

「小鳳，妳老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我白君豪在關外幹倒長白三怪，在洞庭放倒水上雙魔，可不是沒見過世面的人。」

「哥哥，你又來了，一百個長白三怪、一千個水上雙魔，也比不上半個『白衣殺手』徐成龍啊！」

白君豪氣呼呼的道：「我就不信，徐成龍的刀法雖然是詭異潑辣，但他性好酒色，必定大傷元氣，而且連日奔波，此刻必定沉睡如泥……」

白小鳳低叱道：「哥哥，我不贊成，一個見利忘義的殺手尚且正大堂堂地去殺死他的對手，你我豈可趁人於夢鄉之中殺他？」

白君豪皺皺眉頭道：「那……那妳打算怎麼辦？」

白小鳳道：「我看徐成龍良知尚存，如果曉以大義，不難……」

白君豪截口道：「我的小鳳妹子，妳休夢想啦，徐成龍殺了多少人？賺了多少銀子？他如有良知，早就收手啦，還等到妳去好言相勸，算了吧！」

「哥哥，就算我不能使他改邪歸正，我至少要想辦法將幕後花錢的主使人找了出來，這三個月來已經死了五個，先是隱居五狠溝的老前輩武文通，然後關家寨的關老爺子關一夫，然後又是七塘集的孟家昆仲孟飛霜、孟飛雷雙雙殞命，月初是滄州的樊星魁遭到一刀穿心的

厄運。目前又輪到了飛虎莊的少莊主彭夢虎。這明顯是一個陰謀，咱們能不仔細查一查嗎？」

白君豪皺起眉頭，道：「怎麼查法？」

「當然是問徐成龍。」

「他會告訴妳？」

「想法子呀！」

「小鳳，不是作哥哥的說妳不是，妳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咱們白家在江湖上有多大的份量，怎麼管得那樣多的閒事？彭家對咱們白家有恩，咱們兄妹二人能將彭少莊主的性命保住就算不錯了啦！」

「哥哥，我倒要問問，你如何保護彭少莊主？」

「想法子幹掉徐成龍，少了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江湖上就太平得多了。」

白小鳳冷笑道：「哥哥，你是接近三十歲的人了，在江湖上也闖過幾天，竟然也說出這種幼稚的話來，江湖上想打倒徐成龍的人，恐怕不止我們，假如能夠輕易得手，徐成龍還能夠活到現在嗎？」

白君豪沉吟了一陣，道：「妳的話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徐成龍也是一個凡夫俗子，他不是神，祇要有耐心，一定有咱們下手的機會，比如說現在……」

白小鳳截口道：「現在你去祇有送死。」

「那麼……」

白小鳳搖搖手，道：「別說了，彭少莊主準備怎麼樣？」

「他又急又怒，如不是我一再勸阻，他早就要挺身而出，和姓徐的一決死戰了。」

「告訴他千萬不能意氣用事，給我幾天的時間。」

白君豪點點頭道：「好吧！不過妳也得當心一點。對了，他沒有看出妳是女扮男裝？」

白小鳳笑笑道：「我猜他看不出。」

「他沒有問妳的姓名嗎？」

「我告訴他，我名叫白雲飄。」

白君豪神情一楞，道：「妹妹，妳別自作聰明，徐成龍打二十歲出道，在江湖上混了三年，他不會沒有聽說過『雲飄仙子』的名號吧？」

白小鳳神秘的一笑道：「哥哥，你別管，我自有主張。」

* * *

黑沉沉的西廂「天」字號上房突然點上了燈。

徐成龍坐在床邊，上衣敞開着，露出胸膛上一片黑森森的胸毛，神情似乎有些懶散，而那把單刀却沒有離開他的身邊。

離床榻五六步的一把靠背椅上坐着一個臉面妖媚的年輕女子，正梳理着散亂的長髮，粉紅褂子前襟處的衫鈕不曾扣上，露出一截誘人的雪白胸脯。

「妳叫什麼名字來著？」徐成龍目光望着她，那語氣像是在問自己。

「人家叫我『小叫驢』。」那娘們聲音沙沙的，聽起來很悅耳。

「小叫驢？」徐成龍聳聳肩的笑了。「我怎麼沒有聽見妳叫？」

「那要看我高興不高興。」

徐成龍左手抓着刀，從床邊上站了起來，繞着圈兒將正在梳頭的粉頭打量了一陣，慢吞吞地道：「我打從二十歲那年開始，三年來接觸過不少娘兒們，妳這頭小叫驢別具美。」

她瞟了他一眼，道：「有什麼不同？」

徐成龍臉色一沉，冷冷道：「不像是個賣的。」

「算你識貨！」那女人一轉身，臉對着他，壓低了聲音道：「是謝大爺教我來的。」

「謝大爺？」徐成龍兩道濃眉忽地挑了起來。

那女人語氣平靜的道：「這沒有什麼好吃驚的，謝大爺如今也在雙泉鎭。」

徐成龍低吼道：「回去告訴謝逢春，姓徐的辦事不喜歡別人在後面跟着。」

「謝大爺可沒有這種意思。」

「那麼他爲何來這雙泉鎭？」

「咦！徐爺！」那女人的語鋒也很犀利。「你未免管得太寬了吧！謝大爺到雙泉集，自然有他的事。」

「姓徐的花錢叫粉頭找樂子，謝逢春爲什麼要教妳來掃我的興？來探探我的底細了？」

「喲！」那女人尖聲尖氣地笑了。「徐爺！別發這麼大的火行不行？方才在榻上你不是將奴家摟得緊緊的麼？這就翻臉，太不好意思了。」

徐成龍沉着臉道：「小叫驢，別要跟姓徐的耍嘴皮了，謝逢春教妳來，到底是什麼用意的？快說。」

「謝大爺要我轉告徐爺一句話。」

「說！什麼話？」

「當心姓白的。」

「白雲飄？」

「她不是叫白雲飄，她名叫白小鳳，人稱『雲飄仙子』，是個女的，和她哥哥白君豪並稱『乾坤雙白』，在江湖上還小有名氣的。」

徐成龍兩眼發直，默然無言，半晌方開口道：「就是這句話？」

「謝大爺說，以飛虎莊的威名，當徐爺找上門去時，彭夢虎絕不會倉皇而逃，而且這一路上又是若隱若現，故露行藏，分明有什麼陰

謀，『乾坤雙白』還在暗中呵護，請徐爺格外小心爲是。」

「知道了。」

那女人扣好了前襟的鈕釦，站起來低聲笑道：「徐爺不妨去東廂『洪』字上房找白小鳳，她是個未經人道的雛兒。」

徐成龍無端起火，橫起刀鞘，向那女人圓突突的臀部拍去。

那女人一閃避過，格格嬌笑道：「不能打，徐爺手下留情。」

徐成龍楞楞地望着那女人開門走了出去。方才雖然是隨手將刀鞘一揮，速度却非常之快，而那女人却輕易的躲過，足證她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那麼，謝逢春就更不簡單了。

＊　＊　＊

辰正，徐成龍來到了店堂。

衆食客一見他的大駕光臨，莫不噤若寒蟬，默默低頭就食，唯獨白小鳳笑吟吟地站了起來。

「徐兄好早！」白小鳳拱拱手道：「要不要喝杯早酒，算是小弟奉請。」

「不了！」徐成龍搖搖頭，然後向店小二吩咐道：「來一大碗粥，一碟醬菜。」

待粥送來後，白小鳳搭訕着問道：「徐兄，昨晚睡得可好？」

徐成龍也不答話，一口氣將一大碗粥喝完，放下筷子，瞪了白小鳳一眼，道：「我也不知道該稱呼一聲老弟，還是叫妳一聲大妹子，妳眞會耍人。」

白小鳳不禁臉上一訕，心頭一怔，細察對方神情，似乎沒有惡意，這才壓低了聲音道：「徐兄見諒，女兒家在外闖蕩江湖，行走頗爲不便，故而易釵爲弁，並無相欺之意。」

徐成龍將目光投回別處，冷冷的道：「請問『乾坤雙白』與飛虎莊有何淵源？」

這一問，白小鳳不便再裝傻了，楞了一楞，道：「徐兄都知道了？」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我姓徐的以受僱殺人爲業，從來就不會試圖遮掩惡名。」

「白家曾蒙受恩於飛虎莊。」

「因此令兄妹就挺身呵護，這倒無可厚非，祇是……」頓了一頓，徐成龍又接口道：「我有一事不明，想請妳指教。」

「請講。」

「以飛虎莊在江湖上的威名，少莊主彭夢虎即使明知必死我刀下，他也未必肯逃，却想不到我從前門進，他從後門逃，這是何故？」

「還有嗎？」

「既然逃了，他若掩藏行踪，我也未必能找到他，而他却時隱時現，間露痕跡，這又是何故？」

白小鳳並未去回答他的問題，移轉話鋒，道：「據我所知，徐兄以『白衣殺手』的名號闖蕩江湖已有三年之久，過去雖也有殺過人，却沒有像最近三個月來所殺的人而使江湖震驚，七十三歲的武文通死在你刀下、六十八歲的關一夫也不能倖免，孟家兄弟雙雙遇難，樊星魁死在異鄉，這五個人都是江湖中知名的好人，你難道不問問那位花錢僱你去殺人之人，他們犯了何罪。」

徐成龍冷冷道：「我問的是價錢。」

「徐兄，從言談間，我發覺你是一個血性漢子，想必是一時誤入歧途，我不但爲徐兄惋惜，也爲徐兄痛心，你分明是被奸人所利用啊！」

徐成龍那雙尖銳的目光連連閃動，但祇在一刹那間又恢復了那種冷冰冰的神色，冷冷道：「白姑娘，交淺不言深，妳說這些話未免太過份了，目下，我祇求姑娘兩件事。」

「何事？」

「第一、請賢兄妹立刻離開雙泉集，第二、請告知彭夢虎如今身藏何處？」

白小鳳點點頭，道：「這兩件事都可以辦到，不過也要徐兄答應我一件事。」

「何事？」

「告訴我，是誰花錢僱你殺彭夢虎的？這人是否就是僱你殺武文通等五人的同一個人？」

徐成龍搖搖頭，道：「對不起，這個我不能告訴妳。」

「那麼，你要求的兩件事，我也不能答應你了。」

「白姑娘，這樣作對妳並沒有好處。」

白小鳳冷笑道：「你要殺我嗎？」

徐成龍搖搖頭，道：「無人花銀子僱我，我不會傷妳一根毛髮。」

「那麼你走到那裡，我就跟到那裡。」

「想看我如何殺人？」

白小鳳咬牙切齒的道：「我要看你後悔，總有一天你會後悔，你會覺得對不起你的父母，對不起你自己的昂藏七尺之軀……」

她一言未盡，突聞破嘯聲，一點銀星破空而至。

她還未來得及行動，徐成龍已飛快揚起左手，嘯聲頓時消失，而他的左手食中二指之間夾着一根長約五寸的鋼鏢。其手法之準，速度之快，比起有人暗施冷箭還要令白小鳳吃驚。

徐成龍的動作是有連貫性的，鋼鏢一接到手，人已轉身衝出店外。

清晨，長街上行人並不多，祇見一個短裝漢子正在向集子的東頭上疾奔，雖相隔有三十餘步，祇不過眨眼之間，已被徐成龍趕上了。

就在他將要抓上對方後頸之際，那傢伙脚下突然一個跟蹌，這使徐成龍手到擒來，猛一使力將對方拉轉，祇見對方胸口插着一支羽箭，嘴上淌血，想必被他同伴所殺之滅口了。

＊　＊　＊

老掌櫃的好像已經嚇掉了魂，但是對着兇神惡煞般的徐成龍，他還是要壯着膽子說話：「徐爺，您有……有什麼吩咐。」

「找個僻靜的地點說話。」

「請！」掌櫃的向外間擺擺手。

這裡大概是老掌櫃的臥房，眼看掌櫃的掩上房門，徐成龍才低聲問道：「昨晚那個粉頭，是在那兒叫的？」

老掌櫃的結結巴巴地回答道：「實不相瞞，那娘們是個土娼……」

「我問你是在那兒叫的。」

「集子東頭上的六合油坊。」

「油坊蓄有粉頭？」

「是……是這麼回事，六合油坊已廢了，每到上燈時候，老鴇子就帶着幾個粉頭、幾個轎夫在油坊裡候買賣，若有人叫，立刻用轎子抬上門來。」

「那老鴇子可是本地人？」

「這可不太清楚。」

「她來集上有多久了？」

「怕有好幾個月了。」

「昨晚那個粉頭，你以前代客商叫過嗎？」

「沒……沒有，還是頭一次見她，徐爺！是出了什麼漏子？」

徐成龍搖搖頭道：「沒有什麼，麻煩你。」

他離開老掌櫃的臥房，逕出店外，在階前白小鳳迎向他，道：「多謝，若不是徐兄伸手……」

徐成龍截口道：「別說得那麼客氣，以白姑娘的身手，那蠢材的飛鏢還不管用。」

白小鳳道：「徐兄要到那裡去？」

徐成龍冷冷道：「白姑娘，方才我已經好話說盡了，妳不該再對我糾纏了。」

「我祇覺得徐兄目下的處境非常之危險。」

「何以見得？」

「對方想置我於死地，而徐兄却插手相救，難免使對方懷恨在心，俟機報復。」

徐成龍冷冷道：「放心，我一個人應付得了。」

一轉身，大踏步向集子東頭走去。

＊　＊　＊

「六合油坊」的大招牌業已剝落，兩扇大門缺了一扇，門角處遍結蛛網，若說有老鴇子在黃昏上燈時帶着粉頭、轎夫到這兒候客，實在教人難以相信，如那老掌櫃的沒有說假話，老鴇子就絕非一般老鴇子，粉頭、轎夫也就不是等閒之輩了。

比如說那小叫驢吧！竟然還有一身上乘的武功。

心裡尋思着，徐成龍業已走進了廢棄的油坊中。

從太陽光下走到黑沉沉的屋子裡，徐成龍的視線一時還不能習慣，他抓緊了刀，在進門處站了一會兒，才開始緩緩地前進。

突然，暗處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道：「徐成龍，我知道你會來。」

徐成龍一點也沒有吃驚，語氣淡然道：「謝逢春，我知道是你暗中弄鬼，請問，因何要對白小鳳暗施冷箭。」

未見其人，先聞其聲。「徐成龍，你眞是不識好歹，那白丫頭會阻礙你的事，我祇是暗中助你除去一塊絆脚石。」

「姓徐的作孽，從來不要別人幫忙，而且，和我同起同坐，共桌進食之人若是遭到暗算，我徐成龍的威名何存？」

「哈哈！」謝逢春在暗處發出一聲乾笑：「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如此說來，從今以後你都要護着那姓白的丫頭了？」

「若是你非除去她不可，交給姓徐的。」

「嘿嘿，怪不得你方才要出手救她一命，原來要多找一宗買賣，光棍不擋財路，我就讓你多賺一票吧！」說到此處，謝逢春的語氣一沉。「那丫頭號稱『雲飄仙子』，有一身上乘輕功，限你在酉正之前廢去她的雙腿，帶她到這裡來，我要親自拷問。」

徐成龍冷冷道：「謝大爺似乎找錯了人。」

「此話怎講？」

「姓徐的是殺手，不是打手。」

「有何不同？」

「祇殺人，不擄人，祇要人的命，不要人的腿。」

謝逢春一時默然無語，半晌，才沉聲道：「那麼，就勞動大駕，幹掉她。」

「照辦。」

「價錢照舊，還是紋銀五千兩，先交，請趕赴集上『大通錢莊』去取。」

「不行。」

「什麼不行？」

「價錢。」

「嫌少？」

「唔！」徐成龍似乎懶得說話。

「你眞會敲竹槓，要加多少？」

「再加紋銀四萬五千兩。」

「嘿嘿，你簡直獅子大開口。」

「我倒不覺得，因爲她是我的朋友，你教我去殺害自己的朋友，總得多給一些銀子。」

謝逢春冷笑道：「對不住，我付不出那麼多的銀子，而且我目前還不想教那姓白的丫頭死。」

「沒關係，買賣不成仁義在，謝逢春，咱們談談另一樁買賣如何？」

「什麼買賣？」

「彭夢虎的腦袋價錢漲了。」

謝逢春怒不可遏的低聲吼道：「這是什麼話？銀子你早已收了，怎可以中途漲價？行有行規，你姓徐的可不是初出道的毛頭小伙子。」

「謝大爺別發火，我要加價，自然有道理的。」

「什麼道理？」

「幹我這一行，講究一擊而中，一旦讓對方知道了我找他的動機，勢必逃竄躲藏，再要殺他那就不容易了，這回找彭夢虎，你却教我明目張膽的投帖指名而進，並估計彭夢虎絕不會逃，結果我是進了飛虎莊的大門，他溜出了飛虎莊的後門，害得我一馬追下來幾千里，還不知道那一天才能砍得了他的腦袋，我要你謝大爺加幾文錢也是合情合理的啊。」

謝逢春沉吟了一陣，道：「好吧！你要加多少？」

「再加五千兩。」

「過份了吧。」

「隨你的便，這一路下來花的都是我自己的銀子，你那五千兩銀票還不會動過，退給你，你找別人去砍彭夢虎的腦袋好了，還是那句話，買賣不成仁義在，咱們別爲這區區五千兩銀子而傷了和氣。」

「沒話說，這一記竹槓被你敲定了，銀子到『大通錢莊』去拿，不過有句話要請你交代明白，彭夢虎的腦袋何時落地？」

「沒準兒。」

「此話怎說？」

「是你打草驚蛇，怎麼反來問我呀。」

良久無聲，最後才聽得謝逢春有氣無力地道：「徐成龍，你可以走了。」

「謝大爺，今晚我祇怕不會離開雙泉集，少不免還要叫粉頭，費神送個會『叫』的來，昨晚那個小叫驢是個啞巴的。」一轉身就走了。

那位始終未曾露過面的謝逢春，一定被氣得五內生火，七竅出煙。

* * *

午後的店堂內靜得出奇，店小二在伏案打盹，老掌櫃也不知去向，祇有白小鳳一個人坐在臨街的座頭上神態悠悠閒閒的喝着茶。

突然，長街傳來一陣「報君知」的聲響。

沒多久，一個年約四十的相士映入她的眼底，她連忙離座而起，出了店門，揚聲叫道：「這位相士，請進來喝杯茶吧！」

相士停住了脚，將白小鳳打量了一陣，道：「公子，莫非要看相？」

「想問問福禍，請進。」

相士跟了進來，打盹的店小二起身去端茶，那相士喝着茶，慢吞吞的問道：「公子貴庚？」

「相士，我是代一位朋友問休咎的？」

「啊！那位朋友是何方人氏？」

「冀北。」

「年庚？」

「今年廿五歲。」

「男丁？」

「是的。」

相士搖搖卦筒，佈下一卦，端詳一陣，喃喃道：「你那位朋友目下避禍異鄉，可對？」

白小鳳心頭暗怔，而口中却含糊地說：「這我可不清楚了。」

「每日東躲西藏，魂不守舍，可憐可憐！」相士抬起頭來，不經意的望了白小鳳一眼，又低下頭去，喃喃道：「所謂一動不如一靜，東躲西藏不如不避，東南方主吉，西北方主凶，近日將有貴人相助，可逢凶化吉。」

「多謝，卦金多少？」

「紋銀二錢。」

白小鳳掏出一塊碎銀付了卦金，待那相士離去後，她也緊隨着出了店門。

走過半條長街，進入一間名叫「居安館」的旅店，店小二迎着過來問：「這位相公……」

「會客，西廂上房的白爺在嗎？」

「在！在！他晌午剛吃罷，小人帶路。」

白小鳳一擺手，道：「免了，我自己去吧！」

白君豪悶在屋子裡正是百無聊賴，一見妹妹到，心頭不禁一舒，連忙問道：「妹妹，有什麼事嗎？」

「徐成龍認出了我的底細。」

「哦……」

「但他對我並無惡意……晨間有人向我發出暗器，還是他出手相救……」接着，白小鳳將晨間發生的事情叙述了一遍。

聽完之後，白君豪冷笑道：「如果妳拿他當好人，可就大錯特錯了。」

「我認爲他的心地不壞。」

「妹妹！妳一向很聰明，但願妳別作糊塗事就行了，我要說的就是這些。」

白小鳳的粉頸無端端的紅了起來，連連跺脚道：「哥哥，你想到那兒去了？你以爲……」

白君豪截口道：「好啦，咱們可別爲這些閒話引起爭執，妳來找我，就是告訴我這些？」

「有件要緊的事。」白小鳳壓低了聲音道：「如今彭少莊主藏在那裡？」

白君豪神秘一笑，道：「那地方可眞神不知鬼不覺。」

白小鳳撇了撇小口，道：「人家問你，你偏要賣關子。」

「告訴妳，彭少莊主換了打扮，在北大窪作短工，幫人家在收成地瓜，妳想不到吧？」

「北大窪，可是雙泉集的西北方？」

「不錯，正在西北角上。」

「哥哥，方才我爲彭少莊主卜了一卦，那相士說道：「一動不如一靜，東躲西藏不如不避，還說，東南方主吉，西北方主凶，快點告訴彭少莊主，教他別躲在北大窪，換到東南方向去吧。」

「妹妹，那些江湖術士都是騙銀子的，妳怎麼可以胡亂相信？」

「那相士第一句話就道出彭少莊主是避禍在外，準得很！」

「有這回事？」

「不是他找我，而是我去找他，看來那相士倒還眞有點道行。哥哥，麻煩你跑一趟，如今這雙泉集上已不僅僅是徐成龍要找他，幕後花錢的主使人恐怕也來到了集上了，千萬教他忍着點。」

白君豪沉吟了一陣，終於點點頭，道：「好吧！我去一趟，東南邊好像有個廟，讓彭少莊主到那兒去靜養幾天也好。」

* * *

徐成龍顯得醉眼糊裡糊塗，燈光映得他雙頰酡紅，看來已有了八分酒意，但他的左手仍然握着那把單刀沒有離手。

篤篤篤，門上響起了彈指之聲。

「進來！」徐成龍的嗓門有些沙啞。

門打開，店小二帶進來一個女的，徐成龍揮揮手，店小二連忙退出。

這女的看上去比昨晚那個要年輕些，神色却很冷，一進門就落了座，一句話也不說。

徐成龍喃喃道：「又是『六合油坊』來的？」

「不錯。」

「謝大爺有什麼話要轉告，不妨先講，不可等到事兒完了之後再囉嗦。」

「謝大爺問你銀子拿到了沒有？」

「拿到了，五千兩一文不缺。」

「他要我告訴你，集子東南方十五里處有座古廟，名叫大覺寺。」

「我可不想當和尚。」

「廟裡有三個和尚，一個是又聾又瞎的住持，一個是經年在外化緣的知事僧，還有一個小和尚，專責炊事之職。」

徐成龍不耐煩的道：「告訴我這些幹什麼？」

女的仍是自顧自的說道：「那座古廟又破又殘，却有一間很乾淨的禪房，今晚漆黑時分住進了一個香客，他就是你千里追踪的彭夢虎彭少莊主了。」

徐成龍那雙朦朧醉眼，突然變得無比澄清，酒意在一刹那消失，緩緩地站了起來。

那女的出神望着他。

徐成龍推開了窗子，又回到那女的身邊，低聲道：「昨晚來的小叫驢是個啞巴，妳怎麼樣？」

女的冷笑道：「我會叫，祇怕你今晚沒工夫讓我叫了。」

「誰說的。」徐成龍一手煽熄了几上的燈火，唇邊凑上她的耳朵。

「躺到床上去，不停地叫，一直叫到我回來爲止。」

他話一說完，人就穿窗而出，快得像一隻燕子。

* * *

大覺寺一點也不大，而且小得可憐。

站在山麓上，徐成龍將寺內寺外看得一清二楚。

雖然寺內沒有一絲燈光，徐成龍也分得清清楚楚，那是佛堂，那是炊房，那是禪房。

他看清楚地形之後，飛身自山麓上一躍而下，輕得像塵埃落地般的無聲無息。

眼前是一片竹林，徐成龍輕巧的穿過去了。

突然，他發覺有一個人站在竹林當中，正好擋住了他的去路。

在星光之下，徐成龍發現那是一個瘦骨嶙峋的老和尚。竹林在隨風搖曳，那和尚身上却一動也沒動。

再細看，那老和尚雙眼緊閉，徐成龍突然想起，這大概就是那個又聾又瞎的住持吧。

他小心翼翼的走到那老和尚的面前，老和尚仍然沒有動，他揚手在那老和尚的眼前晃動，老和尚還是沒有動。

徐成龍決定不驚動這個老和尚，那祇有繞過去，可是竹林甚密，根本不容易擠身而過。

他想想這古廟附近的地形，緩緩後退。

繞過竹林，這是一條寬約五尺的小溪，過小溪就是古廟的炊房，再經過小院子就是禪房，這樣進去

，也許會被彭夢虎發覺，但是徐成龍自信對方走不掉。

當他越過小溪時，怪事又出現了，那老和尚又擋住了他的去路。

徐成龍心頭不覺暗驚，這一定不是偶然的事。

沉吟了一陣，他決定試探一下，於是橫起刀鞘，向那老和尚的右腿處輕輕拍打過去。

「叭！」一擊正着，老和尚的身子依然沒有動。

但是那老和尚却低聲叱道：

「無名刀教出來的好徒弟！」

徐成龍心頭却更加吃驚了，無名刀是他師父老人家的名號，江湖上沒有多少人知道，却被這個又聾又瞎的老和尚一語道破。

徐成龍鎭定一下心神，道：

「原來老禪師是裝聾扮瞎的。」

老和尚道：「老衲裝聾，是聽不慣江湖中事，扮瞎，是看不慣江湖中的事，我和你相遇，總算有緣，禪房中有香客借宿，請施主不要擾人清夢，隨老衲到山麓處談談如何？」

「老禪師莫非要對我說佛道禪？祇怕我夙根淺薄，領悟不了。」

「老衲要告訴你一段江湖事，隨老衲來吧！」老和尚一探手就握住了徐成龍的左腕，隨勢一帶，雙雙向那山麓上奔去。

徐成龍暗駭不已，這老和尚功力之高，簡直令人匪夷所思。

剎那間來到山麓之巔，二人席地而坐，那老和尚自始至終，都沒有睜開過眼睛。

徐成龍的眼睛一直沒有閉過，因爲他遇上了一個平生不曾見到過，也不曾想到過的大奇人，所以他要看個清楚。

老和尚道：「你可知道，你是如何與『無名刀』結緣的？」

徐成龍搖搖頭，道：「不知道，我祇知道我自幼隨他老人家長大的。」

「你知道你父親是誰？」

「也不知道。」

「想不想知道？」

徐成龍長身一拜，道：「請老禪師指點迷津。」

老和尚喟然道：「常聽人云，你的心地不錯，良知未曾泯絕，看來傳說不假，老衲就點化於你吧。」

徐成龍又是一拜，道：「多謝老禪師。」

老和尚緩緩道：「你父名叫徐向樵，原是山中樵子，不知得何異人指點，突然有了一身上乘的武功，問鼎中原，向無敵手，與武文通、關一夫、孟成蛟、樊星魁、彭石達等人併稱『六君子』，是江湖中知名的六大高手，曾經哄動武林一時。」

「老禪師說的孟成蛟，可是七塘集孟家莊的老主人？那彭石達可是飛虎莊業已癱瘓在榻上不能動彈的老莊主？」

「不錯。」老禪師緩緩地點了點頭。「這六個人雖未結拜金蘭，却也相處不惡，却想不到那時黑道上又出了一個厲害無比的角色，名叫楊天塵，使一個重達百餘斤的獨角銅人，打倒了不少江湖高手，甚至你父也不是他的對手，後來這六個人聯手圍攻，才將楊天塵制伏。」

「楊天塵被殺了？」

「沒有，由於你父一念之仁，祇挑斷了他的脚筋，廢去他的武功。」

「從此江湖太平了嗎？」

「並不太平，三日後，你父死在床上，胸窩一刀，而那楊天塵從此不見了，那時你才三歲，也突然不見了。」

「我的母親呢？」

「與你父同日死，她是被勒死的。」

「兇手是誰？」

「說出來你未必信。」

「老禪師偌大年紀，諒必不會打誑。」

「你信得過就好，兇手是你師父無名刀。」

徐成龍猛地跳了起來，沉叱道：「那怎麼可能？他既殺我父母，又何必將我撫養成人，授我刀法？」

「你祇知其一，不知其二，無名刀本名楊駿，他是楊天塵的兒子，殺你父母，是爲了替他父母報仇，如此之作，他還嫌不夠，他還要將你造成一個殺人兇手，再由你除去另外幾個仇人……」

「哦！我明白了！」徐成龍猛地雙掌一擊。「難怪他告訴我，這個世界上沒有道義，最可信賴的便是銀子，他逼我爲錢殺人，使我背上殺手的惡名。」

「你明白了？」

「明白了，但我該怎麼辦？」

「老衲身在佛門，怎麼辦可不能再教你了。」

這話有强烈的暗示，徐成龍自然聽得懂，他連連地搖頭，道：「那怎行呢？他畢竟是我師父，畢竟對我有養育之恩。」

老和尚站起來，道：「怎麼辦由你自己決定，你已連殺五人，如今祇剩下最後一個，他若不到廟來，老衲也管不了，既然到了廟中，老衲就不容許你胡作非爲，你走吧。」

「我絕不敢冒犯佛門，多謝指點迷津。」徐成龍深深一拜，轉身就走，走了幾步，又回過身來，道：「老禪師，這些內情你是如何知

道的？」

「因爲楊駿是我的徒弟。」

「哦！」

「老衲的確是在裝聾，而瞎眼却是眞的，那是楊駿弄瞎的，他說得好，瞎眼刀，絕不如明眼刀，從今後他是江湖中的刀王了。」

徐成龍咬牙切齒地道：「他好毒！」

「你知道就好了。」老和尚合十唸佛號，然後接道：「老衲忍不住還要點化你一句，父母仇不共戴天，你看怎辦？」

徐成龍喃喃地道：「是的，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　＊　＊

屋內一點聲音都沒有。

徐成龍一面取火摺子燃燈，一面道：「我要妳躺在床上一直叫到我回來，妳怎麼變成啞巴！」

沒有人答他。

燈點燃了，徐成龍轉頭向床上望去，心頭不禁一驚，那女的不見了，床沿上坐着的却是白小鳳。

「人呢？」徐成龍楞楞的問。

「誰？」

「那個女的。」

「走了好一陣子。」說着，白小鳳走過去關上了窗子。「你出去爲什麼要由窗口去？」

「怕妳跟着。」

「我看見你翻過院牆。」

「爲什麼不跟？」

「你不喜歡我跟，我爲什麼要你討厭。」

「白姑娘如果知道我去了何處，去幹什麼，妳現在一定很後悔方才爲何不跟着我去。」

「哦！」白小鳳一雙柳眉忽地挑了起來。

「出集子往東南走，有一座古廟，廟裡有一間清靜的禪房，房內住着彭夢虎，我方才去了那兒。」

白小鳳一躍來到了徐成龍的面前，嬌叱道：「你已經殺了他？」

徐成龍搖搖頭，道：「沒有。」

「你找到了他，爲什麼不殺他？」

「因爲我突然改變了主意。」

「哦！」白小鳳目光射出欣喜的神色。

「白姑娘，妳認爲我這個人的心地如何？」

「很善良。」

「我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了嗎？」

「沒有，沒有，」白小鳳連連地搖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還來得及。」

「白姑娘，再請教你一個問題，如果妳發現妳的師父竟然是殺死妳父母的仇人，妳怎麼辦？」

「這……」白小鳳一時語塞。

「是不是沒了主張？」

「不！」白小鳳語氣堅定地道：「那要看情形，如果我父親是無惡不作，我師父是殺了他祇是爲了除奸，這個仇就不能報，反之，我必弑師以報父仇，因爲父仇爲大，你怎麼突然問起這個問題？」

徐成龍搖搖頭，道：「沒有什麼，白姑娘，妳願意幫我一個忙嗎？」

白小鳳欣然道：「我一直就希望能夠幫助你，說吧！什麼事情？」

「我想請妳爲我作個見證。」

「作個見證？」

「是的。」徐成龍點點頭，又抬手指指窗子。「請跟我去一趟，我們還是從窗口出去。」

＊　＊　＊

此刻已是亥初光景，「大通錢莊」早就關店了。

徐成龍却像擂鼓般的打着門兒，半晌，門板上打開一個小洞，露出一對眼睛，問道：「半夜三更，打門作甚麼？」

徐成龍和氣的道：「掌櫃的在麼？」

「掌櫃的睡了。」

「對不住，我要兌銀子。」

「兌銀子明天再來。」

「麻煩你跟掌櫃的說一聲，我晌午在寶號拿了五千兩銀票，那些銀票祇限定在城裡兌，而我却要去徐州，所以要想兌現銀，再不然就請寶號換一張可以在徐州兌現的銀票，麻煩，麻煩。」

「明天來不行嗎？」

「我現在就要啓程離開集上。」

「候着。」門板上的小洞關了起來了。

約莫過了盞茶光景，店門打開，露面的還是原先那個人，擺擺手道：「請進來吧！」

店堂內坐着一個鷹鼻、小眼睛的中年男人，皮笑肉不笑道：「原來是徐爺，是怎麼回事？」

徐成龍拱拱手，忽地鋼刀出鞘，刀刃架上了那像伙的脖子上。

開門的小伙計臉色一變，閃電般探手入懷，却教白小鳳一把扣住他的手腕，沉聲喝道：「小伙計，乖一點。」

另一隻手在那小伙計的項上一拍，他立刻倒了下去。

「徐爺！」那一雙小眼睛此刻已大了不少。「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徐成龍道：「光棍眼中不揉沙子，眞人面前不說假話，要活命的，就立刻差人去叫謝逢春來。」

「那個謝逢春？」

「怎麼，你還裝瘋賣傻？」徐成龍用力一掀刀，對方脖子上立刻沁出一縷血絲。「就是教你給我五千兩銀子的謝逢春。」

就在此時，後面傳來一聲輕咳，一個四十來歲，瘦瘦精精的，相貌斯文的中年男子出現了。

白小鳳心頭不覺暗動，她敢說此人絕對不曾見過，而對方那雙眼睛却有似曾相識之感，她皺眉細思，就是想不出個所以然來。

此人一出，徐成龍也就將鋼刀鬆開，冷冷道：「原來謝大爺就在這兒。」

謝逢春看了白小鳳一眼，道：「這位是……」

他才說出了三個字，白小鳳就恍然大悟，連忙截口道：「閣下何必明知故問，在晌午時，咱們不是還見過一次面嗎？」

「晌午？」

白小鳳冷笑道：「不必裝瘋賣傻了，閣下扮成江湖相士模樣，胡說一通，還騙了我二錢銀子。」

「眞是高明慧眼！」謝逢春訕訕地打了一個哈哈，然後轉身向徐成龍道：「你找我有什麼事？」

「想請教一點疑問。」

「好！咱們後面談。」

「不必。」徐成龍的語氣堅定。

「就在這兒。」

「好吧！」

「三年來，承你為我拉生意，從身價一百兩的地痞，到高價五千兩的江湖大豪，也的確為我賺進了不少銀子，這三年來，你賺了多少？」

謝逢春臉色一變，道：「這是什麼話？」

徐成龍冷冷道：「你若不從中取利，為什麼要從中拉線？圖利是理所當然的事。」

謝逢春沉吟了一陣，道：「我賺的銀子絕不會有你那一份多。」

「我聽到一個傳言，可不是如此說法。」

「什麼傳言？」

「據說我拚命殺人所得來的不過是九牛一毛，而你靜坐幕後，所獲利益不知要超過我多少倍呢。」

「這完全是無稽之談。」

「我也不信，但又不能不信。」

「此話怎講？」

「因為我發覺你的黨羽甚衆，食指浩繁，若無數目龐大收入，如何養得起那麼多人？」

「徐成龍！」謝逢春將目光望向白小鳳道：「你一定是受了奸人的挑撥。」

白小鳳道：「徐兄，你要我來，祇是為你作個見證，所以姓謝的這句話雖明知指我而言，我也不想與他理論。」

「得罪！」徐成龍向白小鳳拱拱手，然後轉身向謝逢春道：「如要澄清此說，祇有一個法子……告訴我，花錢僱我殺人的是誰？」

謝逢春搖搖頭道：「不行，如此作，違犯了這一行的規矩。」

徐成龍語氣強硬地道：「我可不管什麼規矩，一定要見見那個花錢的人，如果你堅持不說出那人是誰，就是你從中牟取了暴利。」

謝逢春絲毫不肯示弱地道：「你如此作，除非從今以後不想在江湖上混了。」

「我的確是不想在江湖上混了，因為我突然發覺多年來一直在被你戲弄。」

「此話怎麼講？」

徐成龍沉聲道：「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今日晨間，我要加價紋銀五千兩，你一口答應，如果你沒有從中牟取暴利，你那來這許多金銀貼老本？」

謝逢春被問得啞口無言。

徐成龍並沒有再追問下去，神色緩和了些，道：「我也不逼你立刻作一個明確的交代，祇限你明天日出前給我回話，否則，這一萬兩銀子我是白收了，明白這話的意思嗎？要幹彭夢虎，你另找高人。」

回身向白小鳳一擺手，雙雙走出了錢莊。

長街寂寂，祇聽到兩個人的脚步聲。

良久，白小鳳輕聲道：「我很高興看到徐兄你有了如此大的轉變，但是徐兄却未說出心中的困擾，能否容我為徐兄分憂？」

徐成龍吁嘆了一聲，道：「我聲名狼藉，能蒙白姑娘殷殷關注，已是感激不盡，怎敢再有所牽累，白姑娘，請回吧。」

「你呢？」

「我要在長街上走走，作一番深思熟慮的打算。」

白小鳳回想自己是女兒身，過份關切未免落人口實，乃喟然道：「也好，凡事保重。」

轉身向「興隆居」方向走去。

徐成龍凝注她背影消失後，才大步回集子的東頭上行去，他心中又滋生了不少疑問，打算向那老和尚問個清楚。

才走出雙泉集，突然一道人影攔住了他的去路。

徐成龍一顆心險些跳出了喉嚨，原來攔住他去路的人乃是他師父無名刀。

筆直的身形，沉沉的聲音。

「龍兒，你是怎麼回事？你忘了幹咱們這一行的規矩了？」

眞巧啊！徐成龍心裡暗暗叫着，而他表面上却竭力鎮定下來，語氣很平靜的說道：「哦！師父，您老人家也來了雙泉集？」

「老實告訴你，你每次出外作案，我都是暗暗跟着的。」

「是保護徒弟嗎？」

「你別問我為什麼跟着，祇問你自己，為什麼忘記了我的話，

幹咱們這一行，祇認銀子不認人，你明白了嗎？」

「師父，我想問您一件事，您知道楊天塵其人？」

無名刀的身體震動了一下，語氣也極為不平靜地道：「知道。」

「還知道一個叫徐向樵的嗎？」

「知道。」

「您知不知道徐向樵就是我的父親？」

「知……道。」

「師父的名字叫楊駿嗎？」

「你都知道了？」無名刀顯得非常的驚異。

「請受徒兒一拜！」徐成龍兜頭拜倒。「您我師徒情份到此終了。」

長身起，刀已出鞘，如閃電奔雷般向楊駿項上削去。

楊駿人向後翻，疾聲呼道：「龍兒你瘋了嗎？」

徐成龍道：「我一點也沒有瘋，父仇不共戴天，今天非報不可。」

一時刀光霍霍，連出狠招，祇逼得楊駿步步後退，雖然肌膚未受損，而身上的衣服却已被利刄割成碎片。

楊駿一面躲閃，一面高聲呼叫道：「住手！容我將事情說清楚。」

徐成龍見對方始終未出刀抵禦，也就停止攻擊，冷聲道：「說吧！就算您說破了嘴皮，我也不會相信。」

楊駿吁了一口氣道：「楊天塵是我父親，他是一個積案如山的江洋大盜。」

「我早就知道了。」

「當時你父親徐向樵，與武文通等人被武林中人尊稱為『六君子』，甚受人器重，但他們却作了一件極為不智之事情。」

「我知道，您指的是六人圍攻您父？」

「錯了，」楊駿搖搖頭，又接道：「京師中有一名姓白的貪官，家財百萬，聽說他家中有明珠五顆，價值連城，適巧黃河決堤，災民無數，六君子就暗中密議，去劫取那貪官的明珠，變賣後賑災，有他們六人出手，自然是馬到功成，湊巧，那夜我父親也到白家去打算偷盜，剛好看見他們六人行劫，於是在後尾隨。」

徐成龍插口道：「有這種事？」

楊駿又接着道：「我父一向被人冠以江洋大盜之名，一旦發現六君子也幹這種鷄鳴狗盜的勾當，自然心中大快，尾隨到城外，就現身指着六人笑罵：『你們和我楊某是一丘之貉，以後別再欺世盜名了。』」

「以後呢？」

「你該可以猜想得到，我父逞一時之快，却惹來殺身之禍，六人聯手圍攻，我父必然不敵，最後你父一掌切到他的頸項，看上去很重，落手却很輕，又一脚將他踢下山溝，這明明是要放我父一條生路。」

「後來呢？」徐成龍亟欲知道下文。

「我父心中感激不已，也就裝死躺在山溝裡，再次親眼看到一齣令人噁心的醜劇上演。」

「是怎麼回事？」

「那五粒明珠晶瑩剔透，光如月華，人見人愛，除了你父之外，其餘五人都起了貪念，你父自然不允，而五粒明珠，六個人，要分也分不勻，就在這一剎那間，情勢突變，武文通、關一夫、孟成蛟、樊星魁、彭石達五人竟然聯手攻擊你父，你父雙拳難敵十手，不出十招，就死於亂掌之下。」

「哦！」徐成龍失聲驚呼，拖着戰抖的尾音。

「我父拚盡全力，日夜奔波，總算先他們一步趕到你家，將你搶救出來，那五個人隨後趕到，你母親正在收拾細軟，不及走避，也遭了毒手。」

「師父，這都是眞的嗎？」

「龍兒，我會騙你嗎？你方才連攻十餘招，我有沒有還你一刀？我本來想細訴前情，要你出面為父報仇，又怕牽出盜劫之事影响你父一世俠名，所以才逼你作殺手，暗中報仇雪恨，你錯怪了我，也錯怪了逢春叔叔。」

徐成龍很激動，却也很冷靜，他沉冷了一陣，道：「徒兒仍有一事不明，殺武文通，殺關一夫，殺孟家兄弟，以及樊星魁，追殺彭夢虎，這是為父復仇，那麼前幾年所殺之那些人呢？」

「那些人都是無惡不作，死有餘辜，是想藉機會，練你的膽識和狠勁，否則，像武文通、關一夫等人你是絕對勝不了的。」

徐成龍雖然還是有些懷疑，却已是十信八九，於是深深一拜，道：「請師父恕徒弟的魯莽。」

楊駿揮揮手，道：「休提，休提，對啦！這些事是誰告訴你的？」

「大覺寺一個老和尚，他還說是您的師父。」

楊駿喃喃道：「一個老和尚，我的師父，這事有些怪，除了五個當事人之外，別人怎知道個中隱秘呢？」

「何不再去問問他？」

「好，你明去，我暗跟。」

* * *

徐成龍仍是循竹林而進，不出所料，那老和尚又是攔在路當中，顯然他的聽覺是十分敏銳，徐成龍眞有些躭心對方是否察覺暗中另外

有人在窺伺。

徐成龍還不曾開口，那老和尚已先問道：「你怎麼又來了？」

「我心中還有些疑問。」

「什麼疑問？」

「我想問問，老禪師是如何知道那些隱秘的？」

「這個……」老和尚楞了一楞答道：「信不信在你，但老衲是如何得悉這些隱情的，却不能奉告。」

「莫非老禪師曾參與其事？」

老和尚那一雙緊閉的眼睛突然睜了開來，透射出精銳的光芒。

這一切都不用解釋了，他的雙目未瞎，却說楊駿弄瞎了他的眼睛，足證他所說的話都是假。

「嘿嘿。」楊駿一聲冷笑，從竹林中穿了出來。「估道是誰，原來是孟成蛟，十五年前你就已送過訃文，發過喪，想不到躲在這兒作和尚。」

老和尚發出一陣長笑，聲如餓狼夜嗥，使人不寒而慄，良久，才止住笑聲，道：「楊駿！你的一雙眼睛倒很厲害，可惜你看不到自己的死期。」

楊駿冷笑道：「一個人是絕對料不到自己死期的，看看我這一身破衣服，方才差點兒死在我徒弟的刀下，這都是閣下的好計謀。」

孟成蛟沉聲道：「我兩個兒子死在無名刀法之下，今天正好拏你們師徒二人償命，納命來吧！」

右掌電出，劈向楊駿，左手五指屈如鷹爪，抓向徐成龍的面門，一招二式，分擊二人，其勢辛辣無比。

楊駿連退五步，避過凌厲的一擊，叫道：「龍兒先上，對付你這僞君子，還用不着我師徒二人聯手。」

徐成龍不待楊駿吩咐，業已揮刀迎上，叱道：「孟成蛟，你當年如何對付先父，我今天就如何對付你。」

孟成蛟一面連連出掌，封住徐成龍的攻勢，一面說道：「徐向樵冥頑不化，固執透頂，死有餘辜，你竟敢提起往事，眞是不識羞。」

徐成龍也不答話，全力揮刀挺進。

孟成蛟詐死十五年之久，武功又大有精進，兩掌交錯攻出，砍、切、抓、點之間，威猛絕倫。

一刹那，三十招已過，徐成龍已是身受數傷，而對方祇是稍微吁喘而已。

突然，孟成蛟身形一滾，右掌抓住了徐成龍的左肩。

徐成龍祇感左肩一麻，當即一咬鋼牙，揮刀砍出。

叭地一聲，他的右腕又被孟成蛟的左掌拿扣住。

突然，晶光猛閃，像是夜空中突然亮起了一道閃電，接着，又迸現一道血光。

原來楊駿抽冷子出刀，力劈之下，將孟成蛟的上身劈成兩半。

楊駿狂笑道：「孟成蛟，我教你一招，留在黃泉路上用，這叫做『明槍易擋，暗箭難防』……」

不待他一言道盡，孟成蛟已經倒了下去。

徐成龍也倒了下去，他的左肩、右膀，都受了極嚴重的傷。

楊駿在孟成蛟的身上摸索了一陣，找出來一個小包，他緩緩解開小包，黑夜中立刻亮起耀眼的光輝。

徐成龍驚疑的問：「師父，那是什麼？」

「哈哈，夜明珠，你每殺一人，我就隨後去搜索，却是一無所獲，原來這五顆夜明珠都到了這個老傢伙的身上，哈哈……」

突然，楊駿的笑聲頓住，兩眼發直，身子打了個旋轉，仆倒在地，背心處有一綹紅纓。

謝逢春冷笑道：「明槍易擋，暗箭難防，你祇會教別人，自己却疏忽了。」

徐成龍悲痛地道：「你……你殺了我師父……」

他想擧刀，但他一分的氣力也沒有了。

謝逢春道：「傻小子，你都明白了嗎？」

「你不用向我解釋什麼，殺了我吧。」

「當年楊天塵救你出險時，曾被武文通等人追擊，雖被逃脫，終因傷重不治，因此，楊駿恨透了你，撫養你成人，授你武藝，使你爲父報仇，這是楊天塵臨終遺命，楊駿不便違抗，而他私心中早已決定，一方面讓你報父仇，一方面幫他搜索這五顆明珠，待事畢後幹掉你。」

「我不信！」徐成龍嘶吼道：「我不信！」

「你眞是個傻小子，你們師徒二人，任何一人也不是孟成蛟的對手，他却讓你先上，這無異是將你當作魚餌，你還不明白麼？」

「不要說這些閒語，你要將我如何處置？」

「你父仇已報，死有何憾。」謝逢春臉上出現了陰冷的獰笑。

徐成龍平靜的閉上雙目。

突然，一陣龍吟輕嘯，一柄長劍向謝逢春削了過來。

謝逢春正待一掌向徐成龍天靈蓋切下，有此一擊，連忙收手飄身而退。

抬頭看，祇見星光下站着一個相貌威嚴的少年漢子。

謝逢春沉叱道：「你是何人？」

「在下彭夢虎。」

「哦！你可知我要殺的是何人？」

「徐成龍。」

「他從冀北苦苦追殺你到魯東，使你東逃西竄，你不恨他，反而救他？」

「家父曾經作出對不起徐成龍父親的事情，如今癱瘓在床，每日受良心的責備，在下爲他一死，又有何憾。」彭夢虎義正辭嚴，使躺在地上的徐成龍深受感動。

謝逢春哈哈笑道：「如今的年輕人眞有股傻勁，好！看在你的份上，給他一條活路。」

說罷，轉身就走。

但是，去路却給一雙男女封住了。

謝逢春楞了一楞，道：「二位又是爲何而來？」

原來這二人是白君豪與白小鳳兄妹，白小鳳此刻已恢復了女裝，輕移蓮步來到了謝逢春的面前，指指他手裡的布包，道：「咱們『乾坤雙白』爲的是你手上那個小布包兒，拿過來吧！」

謝逢春冷笑道：「白姑娘，妳可不是黑道上的賊婆娘，爲什麼也要黑吃黑？」

白小鳳冷叱道：「你說話口中放乾淨點，這五顆夜明珠是咱們白家的傳家之寶，爲什麼不能要回來？」

「哦！我明白了，當年京城那個姓白的貪官，原來就是你兩位的父親！」

白君豪道：「不錯，先父作官時，委實不夠廉潔，但他老人家晚年時也有悔悟，將家財散盡，都用於賑災救貧，而這五粒明珠都是祖上留傳，並非貪贓枉法所得，留下，放你一條活命。」

謝逢春冷笑道：「話倒說得漂亮，可是謝某人不信，白姑娘，留點心思照顧那相好的徐成龍吧！他傷得不輕哩。」

話聲中，人已縱上了竹林樹梢，其快如風。

殊不知白小鳳就是輕功極佳，已博得「雲飄仙子」的雅號，豈容他逃走，待謝逢春越過山林，落下地面時，白小鳳早已封了他的去路。

白君豪也來到了他的身後，是前後夾攻之勢。

謝逢春電旋身形，祇見銀光閃動，在他右手一抬之下，最少也變出了十餘支鋼鏢。

白小鳳亮出了摺扇，白君豪亮出了短劍，一陣金鐵交鳴之聲，鋼鏢悉數被他倆掃落地面。

祇可惜謝逢春左手緊緊捏着那五顆夜明珠，不然雙手發鏢，威勢倍增，白氏兄妹必將難以應付。

謝逢春見暗器未曾得手，忙騰身躍起，奪路而逃。

他快，白小鳳更快，刷，摺扇掃向他腰際，人在半空中，謝逢春難以躲閃，硬生生地被她的摺扇掃了一下，半個身子頓時一麻，落到地上時，雙脚也不禁打了一個踉蹌。

他突然想到「人爲財死」的俗語，心念一橫，猛力將左手中的小布包往空中一扔。

漆黑的夜空閃耀着晶亮的光芒，像是突然升起了五個月亮。

五粒夜明珠從不同角落下，向不同方向滾去。

爲了追回傳家之寶，白氏兄妹祇得全力去追尋黑夜中的光亮，而讓謝逢春逃脫了。

約莫過了盞茶工夫，兄妹二人又回到了竹林之中。

一直守護徐成龍身邊的彭夢虎連忙問道：「那五粒夜明珠都到了手嗎？」

白君豪點點頭，道：「到了手。」

彭夢虎喟然道：「在下深感慚愧。」

白君豪道：「這是那裡話，若非令尊指點，我兄妹二人不會知道昔年之情，更不知道孟成蛟是詐死，可能匿居這雙泉集附近的情況，一切如蒙在鼓中，還說什麼追尋傳家之寶。」

白小鳳突然叫道：「呀！徐成龍怎麼樣？」

彭夢虎道：「在下看他痛得非常厲害，所以點封了他的昏穴。」

白小鳳蹲下去摸摸徐成龍的額角，又探探他的鼻息，不時皺眉，不時嘆息。

白君豪問道：「妹妹，他怎麼樣？」

「傷得很重。」

白小鳳沉吟了一陣，道：「彭少莊主，麻煩你用長劍砍下幾根竹子，作個架床，然後由你倆抬着他，連夜趕到孟城去，那兒有個名醫，任何傷勢都可以治得好。」

彭夢虎立刻砍竹子作架床去了。

白君豪蹲下去探探徐成龍的鼻息，皺眉道：「妹妹，他眞有救嗎？」

白小鳳道：「我說有救就有救，這話我早就說過了，我一定要救他到底。」

「妹妹，妳好像有些喜歡他？」

「我承認。」

「徐成龍也的確是一條漢子，夠資格作我的妹夫。」

「那麼，你走在路上就得快些，免得我作沒過門的寡婦。」

白君豪差一點被她的話逗笑了，但他却忍住了，因爲這不是該笑的時候。

彭夢虎微微一笑……

（完）

湖海詭異恩仇錄／朱雀·文　可飛·圖

冷匕雙釵



覬覦雙鳳金釵　各自爾虞我詐

秋意染紅了楓葉，像是誰放了一把野火。

金陵城外的「雨花台」，佈滿了五顏六色的鵝卵石子，原來已經夠鮮明奪目了，再加上滿山紅葉，一眼望去，似乎比百花怒放的春天，還要來得絢爛誘人。

此時正值酉正光景，西天又多了一抹橘紅夕陽，頓添幾許嫵媚，只怕會有人流連忘返哩。

可不是！在一株孤零零的山茶花旁的一塊方石上，就坐了一個年紀約莫十七八歲的少女，她穿了一套翠綠的湖縐褂褲，頭上束了一方同色紗巾，八成是怕山風吹亂了她頭上的青絲，在一遍艷紅之中，她那一身翠綠顯得特別顯眼，她不時皺着眉察看暮靄將合的天色，又不時托腮沉吟。看她的神情，絕不是一個意猶未盡的遊客，那麼，她又躭在這兒幹甚麼？

等人？這般時候，這種地方，可眞有點教人往邪處想了。

錯不了，她的確是在等人，當一個人影飛快的往她坐着的地方奔來，她立刻精神抖擻地從青石上站了起來。

來者是一個年約二十餘歲的男子。濃眉、大眼，尤其是那一雙眼睛具有懾人的精芒，在綠衣少女面前站定之後，語聲沉穩地問道：「姑娘從何處來？」

「徐州。」綠衣少女輕啟櫻唇，緩緩地吐出兩個字。

「請問芳名？」

「胡錦楓！」她一個字一個字清晰的吐了出來，恐怕對方聽不清楚。

「銀子呢？」

「帶來了。」

那年輕男子用銳利的目光向四下一看，冷聲問道：「放在那裡？」

這名叫胡錦楓的少女年紀雖輕，但却非常老練。

語氣鎮定地說道：「這裡是曠野荒郊，四下無人，我又是孤零零一個人，自然不能將這麼多銀子放在身邊。」

「放在何處？」

「林深不知處！」胡錦楓俏笑地說着道：「等一會兒我自然會帶你去拿。」

「數目呢？」

「一錠五十兩的官寶十錠，五百兩分厘不缺。」胡錦楓說到這裡，伸出了她的左手，道：「不過你得先讓我看看東西。」

那年輕男子稍有猶豫的神色，沉吟一陣，終於從懷中取出一個細小的綠色綢布卷兒，往她面前一遞，說：「你自己去看吧！」

胡錦楓並未去接，冷笑了一聲道：「看你的臉色，好像怕我搶了東西就走，既然如此，那就拿在你

的手裡讓我看看吧！」

「哈哈！」那男子暴笑了一聲，語氣冷冷地說道：「在我『飛天鬼』閻怒濤的面前，就是一條龍駒也別想跑掉，別說你這個小丫頭，拿去吧！」

胡錦楓默然地接過那個綠色的綢布卷兒，放在掌心，緩緩打開，綢布包了一層又一層，費了好半天功夫，才出現一支黃澄澄金釵。

那支金釵約莫有四寸長，一端尖細，另一端雕刻一隻鳳頭，刻工精細，翎毛纖毫畢現，是一支名貴的鳳頭金釵。

閻怒濤等待胡錦楓看夠了才問道：「對麼？」

「大概是錯不了吧！」

「這是甚麼話？」閻怒濤翻起那一雙眼睛，沉聲說道：「東西對了，就拿銀子來，不對，我就原物帶回，算是我姓閻的白跑了一趟。」

「對了！」胡錦楓一面說，一面流露了一個嫵媚的笑容，道：「就是這隻鳳頭釵，你並沒有白跑！」

任何一個年輕的男子見了胡錦楓那種嫵媚的笑容，都會不由自主的怦然心動，然而閻怒濤依然是原先那種冷冰冰的神色，硬生生地伸出一隻手說道：「既然對了，就快拿銀子來。」

胡錦楓慢條斯理地將金釵插上了髮際，嬌媚的笑道：「別急，我絕不會比龍駒跑得更快，我問你，這支鳳頭釵，你是從那兒弄來？」

閻怒濤冷冷地搖着頭說道：「這是題外之話，要問就去問咱們的老大，只怕你未必敢去，咱們老大的外號叫『色中餓鬼』，見了你的面，就會熔了你。」

「你呢？」胡錦楓不但不怒，反而笑得更嫵媚了，似乎存心在挑逗人。

「五鬼之中，就算我『飛天鬼』不好女色，算你這個小丫頭走運！」

「算我倒楣！」

「這是甚麼話？」

「遇上色鬼，我也許可以省點銀子。」

閻怒濤乾笑道：「嘿嘿，怪不得你這小丫頭，一個勁在賣弄風騷，哼！你找錯了對象了！」

胡錦楓依然毫無慍色，笑咪咪地說道：「嘻嘻，你這個人倒挺好玩的。」

「我看你眞好玩！」閻怒濤以牙還牙的說道：「花五百兩銀子只換回一支值五十兩紋銀的金釵，眞是有銀子無處用！」

胡錦楓雙眉一挑道：「你怎麼知道這支金釵只值五十兩銀子？」

「嘿嘿！」閻怒濤陰冷地笑着道：「午間我拿到城裡那間『和泰金銀鋪』去估計它，最多只能兌換五十兩紋銀。」

胡錦楓冷笑了一聲道：「只怕那個金銀鋪的掌柜有點老眼昏花。」

「管他眼花不眼花，銀子拿來吧！」

「要銀子麼？」胡錦楓的臉色突然冷峻了起來道：「那你就得跟我走！」

「上那兒？」

「徐州。」

「你說甚麼？」閻怒濤大吼一聲，跳過去攔住了她的去路。

胡錦楓神情沒有一絲兒慌亂，冷冷地說道：「五百兩銀子就是三十一斤零四兩，姑娘我可沒有那種多餘的氣力從徐州扛到這兒來。」

「好哇！」閻怒濤沉聲說道：「你這小丫頭竟敢在我『飛天鬼』面前耍起花招來了，今天我要教你試試『飛天神抓』的滋味。」

胡錦楓突又哈哈嬌笑道：「人家說江湖中就算你們五鬼最是小氣，果然傳言不錯，姓閻的，你放一百二十四個心，少不了你一分銀子，跟我來吧！」說罷，掉頭向林間緩步走去。

閻怒濤一時也弄不清她到底在耍甚麼花樣，只得亦步亦趨地緊緊跟在她身後。

來到一棵榆樹下，胡錦楓指着一堆新土道：「銀子埋在這裡，樹根旁有一把鐵鏟，你總不好意思讓我一個姑娘來動手爲你挖銀子吧！」

閻怒濤抓起了鐵鏟，怒氣沖沖地說道：「我倒要看看你這小丫頭在耍甚麼花樣，挖不出銀子來，這個坑穴正好埋下你的屍首。」

說罷，就揮動鐵鏟，飛快地向下掘去。

新土鬆軟，那消片刻，就挖成了一個大坑，可是連一分銀子也沒有出現。

閻怒濤不由停下來了，以疑惑的眼光望向站在一旁的胡錦楓。

「累了麼？」胡錦楓笑咪咪地說道：「我來換換手。」

一面說着一面捲起了袖管，眞像要準備動手挖掘的樣子。

閻怒濤身爲一個男子漢，自然不會要她動手，於是又揮動鐵鏟繼續挖掘。

他剛一轉身，胡錦楓就從袖管中抽出一把鋒利的匕首來，閃電般刺進了閻怒濤的背心窩。

「嘿嘿！」胡錦楓獰笑了一聲，聲冷如冰地說道：「明明是人，你們偏要作鬼，姑娘我要你試試眞正作鬼的滋味！」

一抖皓腕抽回了匕首，閻怒濤的背心窩處竟然連血漬都沒有。

閻怒濤身子一滾，落進了他自己方才所挖掘的坑穴，面孔歪曲着

，目光射出憤怒的火焰，聲嘶力竭地道：「你……你……你！」

胡錦楓語氣冷森接道：「姓閻的，並不是姑娘我背信不肯付出那五百兩銀子，而是見過這支鳳頭釵的人都該死！」

「我死了……還有……四鬼饒不了你……」

胡錦楓雙脚飛快的踢動着鬆土，鬆土如山崩般落進了坑穴，刹那間就將閻怒濤的身子蓋住了。

這時，天色已黑盡，胡錦楓的目光冷峻地向那土堆投以一瞥，然後疾步穿林而出。

* *

鼓樓前，是金陵城中最熱鬧的地方，茶樓、酒樓、招商名店，比比皆是。

這正是夜市燈如晝的時候，長街上的行人摩肩接踵，絡繹不絕，在一大羣熙攘的行人之中，一個身穿綠衣的少女閃進了鼓樓大街的「會賓客棧」。她……就是方才在雨花台殺人越貨的胡錦楓。

胡錦楓進了客棧，步履並不放緩，仍是匆匆忙忙地穿中屋、跨天井，來到了西跨院。

西跨院兩邊各有四間上房，一邊是以「福祿壽禧」爲房號，另一邊是以「天地玄黃」爲房號，胡錦楓一進入西跨院之後，就直奔「玄」字號上房。

她推了門，裡面上了門閂，於是祇得舉起手來在門上輕彈了幾下。

「誰呀？」房內傳來一個嬌滴滴的聲音。

「錦桃姊！」胡錦楓稍微提高了一點嗓門道：「是我呀！」

從胡錦楓所叫出來的名字猜想，房中女子必是她的胞姊，然而那一張妖媚的面龐與胡錦楓毫無相似之處，而且在氣質上也有顯著的不同。

胡錦楓冷冷地走進房去，看看床上床褥凌亂，窗戶洞開，而胡錦桃又是鬢髮蓬鬆，衣衫不整，臉色不由一寒，冷聲說道：「錦桃姊，你又和那個傢伙私會了？」

「楓妹！」胡錦桃訕訕地笑着道：「你年紀還小，別問這些……」

胡錦楓仍是神情不悅地接道：「該想想咱們從徐州跑到金陵來是爲了甚麼？讓金大海從徐州跟來已經大爲不智，你竟然又在大白天和他在這兒私會，拋開女兒家的名節不談，倘若出了甚麼差錯……」

胡錦桃倒沒有發怒，陪着笑臉說道：「楓妹，別埋怨姊姊了，金大海那一身武功對咱們的金陵之行大有幫助的。」

語氣一頓，又接着說道：「對了，東西弄到了沒有？」

胡錦楓走到窗前先將窗戶關好，才從髮間取出了那支鳳頭釵，往胡錦桃面前一遞，道：「你看看是否就是我們要的那一支？」

胡錦桃將金釵接在手中，並未立即察看，却先問道：「是誰送來的？」

「五鬼之中的老么『飛天鬼』閻怒濤。」

「幹掉他了嗎？他那幾手『飛天神抓』可不簡單。」

「他再厲害也擋不住我的『寒鐵冷匕』哩！」

「楓妹，你辦事還錯得了嗎？」胡錦桃說到這裡，才從頭上拔下另一根相同的鳳頭釵，將兩支釵併在一起，忽然失聲叫道：「楓妹，咱們上當了，這支鳳頭釵是假的。」

「你說甚麼？」胡錦楓神色不禁爲之大變起來。

「你來看吧！」胡錦桃將兩支釵舉在她的眼前，道：「這兩支金釵併在一起之後，鳳翅就會連結起來，而且從翎毛的花紋中可以明顯地看到一幅繪有山川地形的地圖，你看兩支金釵的鳳翅根本連結不起來嘛。」

「那麼……」

胡錦桃很快的接口道：「定是五鬼動了手脚，五百兩銀子他們不會放在眼中。」

胡錦楓不禁怔住了，沉吟半晌，才喃喃自語道：「那……該怎麼辦？」

胡錦桃也喃喃自語道：「五鬼都是綠林强梁，也許他們對於你這交易有點懷疑，所以『不見兔子不撒鷹』，眞的說不定就在姓閻的身上，在沒有看見銀子以前，他故意……」

胡錦楓振聲道：「桃姊，閒話少說，咱們快去『雨花台』，搜搜『飛天鬼』的身上。」

「對，就是這個主意。」

二人立刻聯袂出房，閃出旅店，向城外直奔而去。

輕功全展，其快如飛，那消半個時辰，二人就來到了閻怒濤的埋屍之所。

此時，月已升，銀光自椏枝間透射而進，林間景物一目了然。

胡錦桃剛一站住脚，就失聲叫道：「噯！屍首不見了！」

可不是，那個埋屍的坑已經被人掘開了，裡面空空如也，別說閻怒濤的屍首，連他的影子也沒有。

胡錦桃低聲道：「糟了！也許姓閻的沒有死！」

「那是不可能的，我的『寒鐵冷匕』萬無一失，見血封喉，神仙也救不了。」

「那更加糟！」

「怎麼辦呢？」

「閻怒濤挨了你的匕首，那是準死無疑，屍首不會自己跑掉，那

必是另一個人抱走了屍首，那個人當時必是在場，金釵之秘也就洩漏出去了。」

胡錦楓沉吟一陣，道：「桃姊，回去再好好的商量吧，想不到會出了這個岔子。」

胡錦桃點點頭同意，二人回身欲向林外走去，剛一回身，她們就雙雙楞住了。

原來離開她們不到十步的地方，竟然有一個身穿白衣的男子悄然的站在那裡，他的面孔與穿林而進的月光照映，顯得半黑半白，陰陽怪氣，像是一具幽靈。

姊妹倆不禁互相一怔之際，那白衣男子已冷冷發話道：「怎麼？殺了人還不算，再來刨屍？」

胡錦桃硬着頭皮問道：「你是甚麼人？」

「來管閒事的『白無常』白劍衣。」

胡錦桃不禁大駭，胡錦楓似是對這個名字異常陌生，她不理冷聲叱道：「管你是甚麼白無常，管閑事管到你小姑奶奶的頭上來，小姑奶奶就教你變成道道地地的死無常。」

話聲一落，匕首已自袖管內抽出，閃電般前撲，向那白劍衣心窩扎過去。

白劍衣輕輕一閃，避過了胡錦楓的攻勢，眞的像幽靈般飄忽，然後低叱道：「且慢動手！」

胡錦楓一擊不中，也知道對手不弱，並未逞意氣再動，冷笑道：「如有遺言就快說！」

白劍衣並未去理她，却轉身去對胡錦桃說道：「錦桃姑娘，在下住在碼頭旁的『臨江別館』，如有空閑，不妨請過來談談，對咱們大家都有好處，你說是不是？」

胡錦楓又待前撲，胡錦桃連忙橫着身攔住她，對白劍衣輕笑道：「錦桃久仰白少俠行俠仗義的名聲，以後還請多多指教。」

白劍衣哈哈大笑道：「錦桃姑娘，你少給我戴高帽子，我白劍衣在江湖上留下甚麼名聲，我自己心頭很是有數，我管閑事只管那些對我有利的事情，來找我聊聊，包管對大家都好，要不然嘛……」

胡錦楓沉不住氣怒吼道：「要不然，你又怎麼樣？」

白劍衣嗤嗤笑道：「錦楓姑娘，在下從不和不解風情的雛兒打交道的，我會找你姊姊，別了……」

拱拱手，掉頭就走，胡錦楓一咬銀牙就要追上去，偏偏又被她姊姊攔住了，一刹那，白劍衣已走得無影無踪了。

「你是怎麼回事？」胡錦楓氣得直跺脚，道：「他嘴裡不乾不淨，你竟然受得了……」

「楓妹！」胡錦桃神情凝重地說道：「這個人惹不起啊！」

「爲甚麼？」

「他不但武功好，而且還詭計多端，咱們正面和他鬥，絕對鬥不過他的。」

「難道就怕了他不成？」

胡錦桃冷笑一聲說道：「哼，當然是不會怕他，楓妹，這傢伙心頭兒髒得很，你方才聽出他的話因了麼？他竟然動起了我的歪腦筋來了。」

「是呀！我就是聽到那句話才發狠。」

「楓妹！」胡錦桃湊在她耳邊悄聲道：「別發狠，對付這種男人要發嗲，我今晚就去『臨江別館』會他。」

「甚麼？」胡錦楓瞪大了眼睛，道：「錦桃姊，你不怕被人恥笑嗎？」

「哼！」胡錦桃打從鼻子裡噴出一股冷氣道：「我要姓白的小子，栽在我的手中。」

「桃姊！你不是說他詭計多端嗎？」

「不管多麼厲害的男人，只要他心頭一犯邪，就準栽觔斗不可。」說到這裡，胡錦桃從頭上將那支假的金釵拔了下來給胡錦楓，接着說道：「楓妹，這支金釵交給你放着，咱們這就回去，進城後我們分道揚鑣。」

胡錦楓接過金釵插在頭上，遲疑問道：「你要去『臨江別館』嗎？」

「這姓白的小子好像已經知道金釵之秘了。」

「桃姊，不是我說你，你也不能太隨便，咱們胡家的家聲也得顧着點啊！」

胡錦桃怫然不悅地說道：「哼！你倒教訓起我來了，女人的媚力就是最厲害的武器，爲甚麼不用？」

胡錦楓幽幽地嘆了一口氣，不再說甚麼。

二人默默的向城內奔去，一入金陵，胡錦桃向她妹妹打了一個手勢，一個人向江邊碼頭疾步而去。

胡錦楓這才想到自己尚未用過飯，也等不得回到「會賓客棧」，就走進了眼前一間酒樓。

飽餐之後，走出那間酒樓時，眼前忽然一亮，原來她無意中看到了對街面一塊牌——「和泰金銀舖」。

她心中微微一動，於是橫過長街，向那金銀舖走去。

舖子裡有一個五旬的老者，他正在打算關上店門歇息，一見胡錦楓走進來，連忙笑問道：「姑娘要點甚麼首飾？」

胡錦楓故意將那些掛在琉璃櫥裡的樣品看了一陣，才低聲問道：「有花樣好的金釵嗎？」

「好花樣可多着哩！」那老者搖頭晃腦地說道：「那得看姑娘的喜愛……」

「我要一支鳳頭金釵。」

「那是小店拿手絕活，成色九九，雕工精緻，今天傍晚時候還賣出一支哩，這兒還有現成的，待我拿一支給你看。」

那老者說着就從貨架上拿下一個紅漆盒子，取出一支黃澄澄的鳳頭釵。

那支金釵比胡錦楓頭上那支略小，因此她搖搖頭道：「太小，我要支重一點的，長一點的。」

「那得訂造，明天晌午可以取貨。」

胡錦楓在說話之間已然暗暗地觀察了面前的這個年紀五旬的店主人，料定他是一名規規矩矩的生意人，絕不會和江湖中黑、白道上人物有甚麼勾結，於是拔下了頭上的金釵放在柜枱上，指着說道：「我要訂造一支和這支一模一樣的金釵。」

店主人看見那支金釵時，神情微微一楞，繼而神情曖昧地笑道：「嘿嘿，這正是老頭兒親手打造的，想必是徐二爺送給姑娘的了。」

胡錦楓心中大大地一動，這正是她來此的目的。當即故作羞怯輕叱道：「別胡說！」

「放心！」老者壓低了聲音道：「老頭兒我可不敢說徐二爺的閑話。」

胡錦楓眞想問問那位「徐二爺」叫甚麼名字？住在那兒？可是那樣一問，就無形中露出了馬脚。於是，她旁敲側擊的問道：「二爺在你這兒打了幾根金釵？」

「好幾根了，都嫌不合適，花樣兒也一改再改，看你，徐二爺對姑娘倒是看重得很。」

「算了！」胡錦楓故意不屑的撇了撇嘴道：「二爺的心野得很，金陵俏模樣的姐兒又多，他來你這兒打了好幾根金釵，我才不過得到一根而已，可見得和他來往的女人很多。」

「嘿嘿！」店主人一味乾笑，似乎不便答腔。

「我問你，」胡錦楓開始接觸正題，道：「這根金釵是甚麼時候取的？」

老者翻着眼想了一陣，才回答道：「約莫申、酉相交光景。」

「是二爺自己來取的麼？」

「不，是另外一個人，打釵子的事是他和二爺一齊來的，那人還提供了許多花樣，鳳翅該怎麼翹啦，又是鳳嘴該微微張口的啦，他濃眉、大眼，二十歲年紀，身裁粗壯……」

胡錦楓知道他所描述的是已然死在自己匕首之下的「飛天鬼」閻怒濤，於是接口道：「那是二爺的好朋友，他來拿金釵的時候，和你談些甚麼嗎？」

「他問這支金釵值多少銀子，我告訴他值五十兩，他還說若是花樣不適合，還得再打一支……」老者像是突然提高了警覺：「姑娘，你問這些幹甚麼呢？」

胡錦楓輕笑道：「我一定要查明白二爺在金陵究竟有多少風流艷史……噢！對了！照樣再給我打一支金釵，完工後送到二爺那裡去。」

「是！是！」

胡錦楓向外走去，走了一半突然又折回問道：「噯，你知不知道徐二爺的住處？」

老者呵呵大笑道：「姑娘眞會說笑，金陵城內無二徐，南城徐家的『鐵硯居』誰不知道啊！」

地方問清楚了，打探姓名也就方便得多，於是胡錦楓點點頭道：「那就好！」

一路打探，來到了南城，胡錦楓見路旁有一個十多歲的小童，於是走過去說道：「小娃兒，我出個題目給你答，答對了給你一兩銀子。」

「好哇！」小童連忙點點頭道：「但不能賴賬。」

「當然啦！」胡錦楓向左右一看，見並無行人在她附近，便說道：「南城最有名的徐二爺住在何處？」

那小童抬手往前一指，道：「住在『鐵硯居』，再走五百米就到了。」

「說得對！來，我先給你一兩銀子，」胡錦楓當眞取出一塊銀子給那小童，接着問道：「我再問你，徐二爺叫甚麼名字？」

那小童搖搖頭道：「這……這我不曉得，誰都稱他一聲二爺，可沒那個膽敢問他的名字。」

「那麼，你就得不到銀子了，現在我再出一個題目：徐二爺多大年紀？」

那小童翻了半天眼，到最後還是搖搖頭。

胡錦楓見問不出甚麼名堂來，只得轉身欲走，却見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婆子站在街邊凝視着她。一人家的紗窗上透出黃昏的燈兒，從老婆子的側面射過，使她那原本下陷的面頰，顯得格外削瘦。

胡錦楓發覺那老婆子神情有異，自然不好在此多留，誰料她正拔腿要走之際，那老婆子忽然叫道：「姑娘請慢走一步。」

胡錦楓不想留也得留了，緩緩轉過身去問道：「何事？」

老婆子站在街邊紋風不動，冷聲說道：「我知悉徐二爺的大號，也知道他的年歲，姑娘想不想知道？」

「是不是也要和那小娃兒一樣，每回答一個問題需要一兩銀子？」

老婆子連連搖頭，道：「不，不！一兩銀子太便宜了！」

「那麼你要甚麼？」

「姑娘頭上的金釵。」

話聲未落，人已飛撲而至，其勢之速，使人目不暇給，胡錦楓才要閃避，那老婆子已閃退了十步開外，高聲叫道：「姑娘，金釵已在我手中。」

胡錦楓情知以自己的功力想去追回對方的金釵，那是不可能的事，於是不愠不怒，盈盈笑道：「老人家，你又何必動手搶呢？一根金釵根本就算不了甚麼的。」

「嘿嘿！」那老婆子冷冷地笑了一聲，道：「姑娘倒是會作順水人情，我拿你的金釵，可不會白拿，你仔細聽着：徐二爺名字叫徐成龍，今年三十二歲，外號人稱『花花太歲』，詭計多端，嗜色如命，你最好小心點。」

向老婆子襝衽一福，道：「多謝指教，老人家，你要那支金釵何用？」

「換銀子買飲食。」

「你可知道那支金釵可兌換多少銀子？」

「五十兩總值吧！」

「那麼，我以五十兩紋銀換回那支金釵如何？」

「不行！」老婆子子說完掉頭便走，一抬腿就如鷹隼衝天般彈躍而起，再落下已是在二十丈開外，胡錦楓只得站在原地暗自嘆息，並未白費勁去追趕。

誰知道老婆子剛一離開，四週陰影之處立刻「颼颼」連聲地竄出無數黑影，向那老婆子追去。

胡錦楓不禁暗暗吃驚，原來自己早已在不知不覺中被人「踩」上了「綫」。

現在那些人去追那老婆子，這證明他們的目的自然是那一根金釵，說來可笑，那支金釵除了本身的價值外，眞是毫無其他價值可言，追趕的人毫無疑問並不瞭解那支金釵的眞相。

那麼，那個輕功甚佳，出手很快的神秘老婆子，又是幹甚麼的呢？

胡錦楓畢竟是一個聰慧的小姑娘，她心中微微一動。

那老婆子很可能發現自己已處在頑敵環伺之下，所以故意奪去那支毫無意義的金釵，引走那些跟踪的人，這不是在幫自己的忙麼？

她站在街心楞神一陣，決定改變她原來的計劃，暫時不去「鐵硯居」，她得先和姊姊見見面，將自己的發現告訴她，同時也希望從胡錦桃處得知「白無常」白劍衣到底在打甚麼主意，以後才好決定對付之策。

心念既決，就掉轉頭，向江邊碼頭疾奔而去，此刻約莫已有戌初光景了。

* * *

「臨江別館」在金陵碼頭的下游，有臨江倚水的幽靜，却無碼頭上那股子的嘈雜，倒是風雅之士前來金陵遨遊的駐足好去處。

別館不大，一共才不過十二間上房，其中一間單房，孤零零地建於一片修竹林之中，江風陣陣，竹枝搖曳，頗具詩情畫意。

這間單房燭光明亮，紗窗上也隱約可見兩個人影，其中一個是面如白紙的白劍衣，另一個是貌似芙蓉的胡錦桃。

只聽得胡錦桃話聲軟綿綿地說道：「白少俠，我遵命來了，有甚麼要和我談談，你該可以開口了吧！」

白劍衣皮笑肉不笑地說道：「嘿嘿，錦桃姑娘心頭還不明白麼？」

「人家怎麼知你心裡頭想的是甚麼事？」

「非得我明說麼？」

「你還是明白的說好。」

白劍衣又是嘿嘿一笑，然後哈哈地笑道：「俗語說得好——江湖一把傘，准吃不准攢，錦桃姑娘目前正打算發一筆橫財，一個人獨吞可不行！」

胡錦桃依然媚笑滿面，嬌聲嬌氣地說道：「白少俠，久聞俠名，今日一見，却有見人不如名的感覺，說話何必那樣拖泥帶水的呢？」

白劍衣將頭一點，道：「好！既然你想乾脆一點，我就說得乾脆一點，當年赫赫有名的『錦衣大盜』胡百豪在某地埋藏了一大筆金銀珠寶，價值不菲，藏寶的圖形暗繪於兩支金釵之上，如果將兩支金釵合併，看那金釵的鳳翅，就可以發現秘密藏寶圖形，該沒有錯了吧！」

「嗯！」胡錦桃粉首微點，媚笑洋溢，並未因對方揭穿她的秘密而有所動容，道：「話說完了麼？」

白劍衣又接着說道：「『錦衣大盜』胡百豪雖然以絕頂的偷盜功馳名黑道，然而他卻無法偷盜歲月，偷盜年華，難以避免生老病死的天數，到最後還是撒手西歸，一分銀子也不曾帶到陰間去。」

「白少俠，你說這些有何意義？」

「哼！」白劍衣冷冷地一笑道：「錦桃姑娘，到時你才知道我姓白的所知不少，就算我想分一份橫財，那也不算過份啊！」

「那我就洗耳恭聽了。」

「胡百豪有一妻一妾，髮妻生

下一女，名爲錦桃，侍妾生下一女，名爲錦楓，我沒有說錯吧！」

「錯不錯你自己應該知道。」胡錦桃的語氣已有點不悅了。

「嘿嘿，有許多事情我也是輾轉聽來，未必就能確定，若有訛傳之處，還希望你加以更正爲是。」

「我等你說完了之後再說。」

「嗯！現在該談到了那支金釵了！」白劍衣的語氣頓了一頓，接道：「這兩支金釵一模一樣，只是一支鳳頭向左，一支鳳頭向右，由胡百豪的妻妾各自在頭上佩戴一支。」

胡錦桃神色又微微一變，冷笑道：「白少俠，你倒是弄得很清楚的，如果你知道那支鳳頭向右的金釵在誰的手裡，另一支鳳頭向左的金釵又在何人手中，那才算你有本事。」

白劍衣搖搖頭道：「那我可不太清楚了，不過，我知道的事情已經不少了。」

「你還知道些甚麼？」

「聽我慢慢道來，」白劍衣臉上流露詭異的神色道：「胡百豪死於七年之前，那時胡錦桃姑娘不過十一二歲，錦楓才不過十歲，分別由自己的母親帶着各奔前程，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胡百豪死時並未說出藏寶之秘……」

胡錦桃插口道：「你根本在無中生有。」

白劍衣乾笑了一聲，道：「嘿嘿，你這話可別說得太早，還有下文哩！」

「說吧！」

「古語說，妻尊妾賤，這話可不盡然，胡百豪死後，他的侍妾竟帶着女兒投奔華山靜觀庵，在那裡落髮爲尼，算是報答胡百豪的知遇之恩，錦楓也就隨庵內住持靜月師太習武，傍晚殺閻怒濤的『寒鐵冷匕』，不正是師太當年隨身携帶兵刄麼？」

「哼！你的確是知道不少，」胡錦桃冷言冷語地問道：「現在你該談談我和娘投奔何處了？」

「你們娘兒去了何處，用不着說明了，反正江湖無人不知。」

「你要是不知道，乾脆就搖頭，犯不着說這種教人摸不着邊際的話。」

白劍衣壓低了聲音道：「錦桃姑娘，這可是你逼我說的，你娘在胡百豪未死之前就已和本城的『花花太歲』徐成龍有染，那位『錦衣大盜』一死，你們娘兒倆就潛來金陵，住進了『鐵硯居』，不錯吧！」

胡錦桃神情不禁一楞，良久方又媚笑道：「白少俠，你簡直就像個活神仙，這事錦楓並不知道，你口上可得積點德。」

白劍衣呵呵笑道：「放心！放心！方才在『雨花台』我本就不和她打交道，錦桃姑娘你難道看不出來麼？」

「嗯！」胡錦桃點了點頭，兩道目光盯在白劍衣臉上，道：「你還知道些甚麼？」

「姑娘，一定要聽麼？」

「當然要聽。」

「胡百豪在世時和徐成龍常有交往，那位『錦衣大盜』自然想不到他的好友竟然暗中給他戴了一頂綠帽子。」

胡錦桃冷叱道：「希望你口上積點德。」

白劍衣嘿嘿笑道：「好，好，不說！」語氣微頓，接道：「因爲有交往，所以胡百豪藏寶之事，徐成龍也略有所聞，因此他仔細檢視胡百豪的每一樣遺物，終於在那支鳳頭釵上發現了端倪。」

「哼！你好像無所不知。」

白劍衣微微一笑道：「錦桃姑娘，你好像有些吃驚，其實，天下無隱秘，要使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胡錦桃連連搖手道：「好啦，往下說吧！」

白劍衣神色一正，接着說道：「徐成龍在金釵的圖形上發現了端倪之後，立刻想到另一支金釵尚在錦楓母親之手，於是由你修書一封，邀錦楓在徐州見面，誰料錦楓之母將金珠玉器之類的財物不當一回事，在前往華山途中，竟然將那支金釵周濟了一個行乞的老婆子了。」

胡錦桃吁了一口氣，道：「白少俠，你說的完全對，所謂藏寶之說，即使眞有其事，因爲另一支金釵的失落，也成了鏡花水月啦，白少俠爲甚麼說要發財呢！」

白劍衣冷笑道：「姑娘可別避重就輕啊！」

「白少俠，這是事實嘛！」

「錦桃姑娘！」白劍衣冷聲道：「你聽我將話說完，再辯不遲，錦楓姑娘對藏寶之事根本不感興趣，而你假造遺言，說甚麼胡百豪曾有交代，那筆藏寶將用以濟貧救世，錦楓姑娘這才和你自徐州聯袂前來金陵。」

胡錦桃連連搖頭道：「你這話說得不對，錦楓殺閻怒濤是你親眼所見，若是未起貪意，焉能狠心殺人？」

「五鬼作惡多端，罪該萬死，若是換了別人，錦楓姑娘未必會突下毒手！」

「白少俠，你爲錦楓辯白，是何居心？」

「目的只是想說明錦楓姑娘個人並不重視那筆財富。」

「她不重視，你又待如何？」

白劍衣嘿嘿笑道：「姓白的自然想插進一脚，橫財誰不想發？」

胡錦桃沉吟道：「白少俠，這話說得有點不通，先父遺產，怎能說是橫財？」

「錦桃姑娘，別那麼氣勢洶洶，咱們聯上了手，包管你不吃虧。」

「爲甚麼你要加一脚？」

「這叫做『見者有份』，」白劍衣說話陰陽怪氣，顯得有點有恃無恐，好像抓着了胡錦桃甚麼把柄一般，道：「而且我還可以給姑娘助一臂之力。」

「用不着你獻殷勤。」

「嘿嘿，」白劍衣皮笑肉不笑的道：「話可別說得太絕，據我姓白的打探，拿去那支金釵的老婆子也是有存心的，她何嘗不想得到你頭上那支？所以說，多一個幫手，總是好一點的。」

胡錦桃冷叱道：「你還不夠格做我的幫手。」

「那麼姑娘存心拒人於千里之外了？」

「姓白的……」胡錦桃這時口氣也改了，道：「你管別人的閑事可以，管到我頭上來，算你倒楣了，而且這筆橫財，更沒有你沾邊的份兒。」

白劍衣倒是想不到胡錦桃變臉會變得這麼快，不禁楞住了，半晌，他才哈哈笑道：「你難道不怕我將秘密告訴錦楓姑娘麼？」

「甚麼秘密？」胡錦桃瞪起了眼睛，道：「就是我娘和徐二爺的事麼？晚輩管不了長輩的事，錦楓知道了也不要緊！」

白劍衣一字一字如敲金擊玉般道：「我所說的是另一件秘密。」

「說來聽聽。」

「姑娘逼我說出來對你絕無好處。」

「你少賣關子。」

白劍衣狠狠地一點頭，道：「好！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流淚，你根本不是胡錦桃，你是徐成龍的女兒徐翎英，不錯吧？」

胡錦桃神色大大地一變，不過一刹時，她又哈哈大笑起來，笑了一陣，才說道：「白少俠，你到底在耍甚麼花樣？」

白劍衣沉聲說道：「姑娘，耍花樣的是你們，不是我姓白的，可憐錦桃和她的母親被冤枉背了臭名，其實，她倆是被你父親綁架來的，目的就是要探聽那筆藏寶下落，只因你與那錦桃姑娘有幾分相似，所以要你喬扮錦桃，想騙到另一支金釵吧！」

「白少俠，我可眞有點奇怪，你怎麼會弄得這樣清清楚楚？而且不分鉅錙，一無遺漏，能夠見告嗎？」

白劍衣冷笑道：「六年前，『鐵硯居』來了一名叫做尹建白的文案，寫得一手好字，人也很聰明，深得徐二爺的器重，姑娘不會不知吧？」

「尹……建……白？哦，那人就是你？」

「不錯，尹建白的名字正好是我本名顚倒後的諧音，姓白的在世，不談甚麼俠義，要的是金銀珠寶，你們怎麼樣虧待那母女倆，又怎麼去騙錦楓，都不關我的事，那筆橫財可得分一半出來。」

「橫財位於何處？」

「在那支金釵的翅膀內自然可找到。」

「另一支金釵呢？」

白劍衣冷聲道：「當初綁架錦桃母女倆，五鬼幫忙不少，自然那筆珠寶到手，有他們的份，而徐成龍却想出一條借刀殺人的歹毒之計，故意要五鬼與錦楓聯繫，說有鳳頭釵一支，願脫售五百兩紋銀，這邊再由你唆使錦楓宰殺了五鬼，一方面是減少了瓜分之人，另方面想另一支金釵的持有人怦然心動，這樣一來，你們正好張網以等着……」

「白少俠，你既然在『鐵硯居』一住六年，平日掌管機密文案，與徐二爺又走得近，自然這些事情都瞞不過你的，我的確是徐翎英，不過，我有些奇怪，我從未住過『鐵硯居』，你是如何認得我的呢？」

「聽徐二爺說過。」

徐翎英微微頷首，冷冷地問道：「你現在打算如何？」

白劍衣冷笑道：「還是方才那一句話，見者有份，寶藏所得有我一半的話，我也可以盡我一己之力，否則的話，我可就要拆穿你們的詭計了。」

徐翎英冷笑一聲，說道：「我不怕你會壞咱們的事。」

「嗯，那就看着吧！」

「也用不着看了，你不會活過下一個時辰的……來人……」徐翎英叫聲一起，立刻有一道人影穿窗而入。

那人約莫二十四、五左右，身材魁梧，儀表也不錯，手執一把長劍，對白劍衣虎視眈眈。

白劍衣先是微微一楞，接着冷笑道：「原來是『鐵硯居』的總武師金大海已到了，有失遠迎，恕罪，恕罪！」

金大海怒叱道：「你少給我稱兄道弟！」

「大海！」徐翎英嬌叱道：「幹掉他！」

白劍衣沉叱道：「姓金的，你有多重的份量自己該有數，你那把長劍能夠置我『白無常』於死地嗎？」

「大海……」

「徐翎英！」白劍衣插口道：「你的詭計我清楚得很，你想教金大海爲你送死，而你却趁機在我背後動手，是不是？」

金大海冷笑道：「姓白的，你妄想挑撥，即使徐姑娘要我姓金的死，我也照死不誤，看劍吧！」

話聲未落，只見光芒暴閃，長劍如靈蛇吐信般向白劍衣的咽喉挑去，一出手就是狠招，逼使白劍衣非動手不可，招架不可。

白劍衣雖然未將金大海手中長劍放在眼內，却也不敢正接正打，因爲徐翎英隨時隨地都會在背後偷襲，且背腹受敵，情況就將不堪設想了。

一念及此，乃沉叱道：「白某讓你三招！」話聲中，向窗邊閃去，明爲退讓，暗中却是在預置退路。

徐翎英顯然已洞悉他的詭計，搶先一步佔着了窗下的位置，冷笑道：「姓白的，想開溜麼？那可辦不到，你乖乖地引頸受死吧！」

白劍衣不禁心頭一怔，他對徐翎英的武功路子早有所聞，一筒「流星袖箭」既快又準，而且箭鏃均經淬毒，沾着無救，見血封喉，自己一旦和金大海正面相搏，背部就必然毫無遮掩，徐翎英就隨時可以有出手機會，袖箭一發，那就非死不可。

此刻一見徐翎英佔住窗口位置，不由心機暗轉，連忙背貼牆壁，振聲叫道：「且慢，白某無意與徐姑娘爲敵，姑娘又何必苦苦相逼？」

徐翎英沉叱道：「我等秘密被你探悉不少，留你活口無異養虎爲患，你非死不可。」

「姑娘！」白劍衣企圖緩和眼前情勢，故不惜以求和之語氣說道：「另一支鳳頭釵落於何人之手，只有白某一人知悉，留下白某的活口，對姑娘可說有益無害，姑娘不妨三思。」

徐翎英微一沉吟道：「誰知道你說的是眞還是假的？」

「姑娘，白某也想分得一半藏寶，因利而來，姑娘當可信任。」

「你先說說看，另一支金釵落於何人之手中，本姑娘再從長考慮，是否該留下你之性命。」

「嘿嘿！」白劍衣乾笑了一聲道：「一旦說出，姑娘就不會留下白某的活口了。」

徐翎英厲聲說道：「說與不說，你今天都非死不可，我們自然有辦法找出那一個持有鳳頭釵的人，金大海，用劍猛攻，別讓他有絲毫喘息的機會。」

金大海也不說話，長劍連揮，「刷刷」一連攻出數劍。

白劍衣早有準備，在金大海一掄長劍之際，早已騰身躍起，向房門口撲去，打算奪門而出。

「颼颼」連聲，三支袖箭釘在門板上，徐翎英已先一步將門路封死了。

逼得白劍衣凌空轉折，向屋中央落下，人未站穩，金大海的長劍又到。

白劍衣既要閃避金大海的猛攻，又要留神不將自己的背部暴露向徐翎英的面前，免得被她的袖箭所擊，一時不禁手忙脚亂，敗象立現。

徐翎英看在眼裡，冷笑連連道：「姓白的，死在眼前，還不知悔嗎？」

白劍衣振聲道：「白某雖想分一杯羹，却也想貢獻一己之力，姑娘不肯見容也就無可奈何了。」

徐翎英沉叱道：「快些說出另一支鳳頭釵落在何人手中？姑娘我還可以留下你一條狗命，否則……」

「要白某說出實情不難，先命金大海停手。」

徐翎英明知白劍衣是在耍花樣，她雖然很想在白劍衣死前弄清楚另一支鳳頭釵的下落，却也知道此刻若讓白劍衣開溜，勢將留下無窮後患，兩權相害取其輕，於是一揮手道：「金大海，加速施展連環十八劍的招式，務要讓這小子死在當場。」

白劍衣心在暗暗叫苦不迭，自己藝高人膽大，原以爲捏着了對方的把柄，對方非得就範不可，而且自己又知道另一支鳳頭釵的下落，她爲了能順利取得「錦衣大盜」胡百豪當年藏寶，最少也得佯爲合作，殊不知徐翎英心狠手辣，立刻要置自己於死地，這都是事前沒有想到的。

金大海的連環十八劍，氣勢磅礴，勁道十足，白劍衣雖然憑空手也可以抵擋，然而就無法全神去防範徐翎英的淬毒袖箭，當時心頭不禁大駭，與其束手待斃，不如放手一搏。

於是，厲叱道：「姓徐的丫頭，白某並非怕事，只是因爲前來金陵，旨爲求財，不想事與願違，如果逼人太甚，白某拚着利劍穿心之危，也要先斃了你這個丫頭，到時同歸於盡，對你我都無好處。」

「少說廢話，」徐翎英冷叱一聲，忽然向金大海一揮手道：「別放過這小子！」

金大海一聲低叱道：「姓白的，認命吧！」話聲中，長劍連揮，在燈光映照之下，只見一蓬劍花，扣扣連環地向白劍衣當胸捲去。

白劍衣心頭一凜，殺機頓起，身形縱起五尺，凌空俯衝，撲向守於窗前的徐翎英，眞箇是打算要和她同歸於盡。

徐翎英想不到白劍衣竟然當眞拚起命來，芳心不禁大駭，若是閃避，對方則必然自窗口而逃，銀牙一咬，站着原位不動，皓腕閃電一揮，响起了「颼颼」之聲，兩支袖箭已向白劍衣咽喉飛去。

暗箭最難防，迎面而來的袖箭不足爲畏，何況白劍衣又早有準備，袍袖一揮，勁風立起，那兩支袖箭被那股勁風掃向一邊。

同時白劍衣已矯捷地隨那一揮之勢落下地面，雙掌齊出，攻向徐翎英，一取其咽喉，一取其胸腹，招式詭異已極。

而金大海自白劍衣身後飛撲而至，長劍不偏不倚地指向白劍衣的「血海」。

其結果必然是徐翎英死於白劍衣的雙掌之下，而後者又要被金大海的利劍穿胸。

就在此時，只聽得一聲破窗之聲，同時一道銀芒直向白劍衣的面門撲來。

白劍衣雖對身後金大海致命一擊置之不顧，然而對眼前的攻擊却有本能的反應，身不由主地向一旁騰閃數步。

突聽「哎喲」一聲慘叫，血光四射，金大海的長劍驟然落地，而劍柄上還緊握着一隻血淋淋的斷腕，金大海痛苦呻吟之聲不絕於耳。

白劍衣和徐翎英二人莫不大驚失色，定神望去，來人竟是胡錦楓。

胡錦楓如淵停嶽峙般紋風不動，那把「寒鐵匕首」緊緊握在手掌心中，目光如兩道冷電，盯在徐翎英的粉面上。

徐翎英先發制人，搶先叫道：「楓妹，趕快拿住那個姓白的惡賊，另一支鳳頭釵，就是在他身上。」

白劍衣不禁暗暗一駭，連忙分辯說道：「胡姑娘……」

胡錦楓皓腕一擺，示意他不必多說，然後面對徐翎英語氣森冷地說道：「徐姑娘，錦楓佇立在窗外已有好一陣子，別再巧言滑舌了！」

「噢！」徐翎英神色不禁大變。

胡錦楓沉聲道：「姑娘如果想活，先拔下頭上金釵，再說出錦桃姊和大娘的下落，不然，本姑娘今天以手中的匕首給你開膛破腹。」

徐翎英不禁暗生駭意，同一天中，胡錦楓手中匕首已先殺閻怒濤，後傷金大海，其威力可想而知，方才她親眼目睹，胡錦楓那把匕首已經使用得出神入化，詭異已極，自己很難與其抗衡，倒不如一走了之，才是上上之策。

一念及此，乃沉叱道：「你是找死……」語音未落，袖箭已發，「颼颼」連聲中，有幾支箭，分向胡錦楓身軀各大要害射到，那些袖箭就像有眼睛一般。

胡錦楓身軀往後一倒，斜滾五尺，躲過對方的袖箭，這才騰身而起。

徐翎英施放的是「進槍回馬」戰略，袖箭一發，人即倒竄，從窗口縱了出去。

胡錦楓大吼道：「那裡走……」人也跟着縱出，白劍衣連忙攔阻道：「胡姑娘不可造次。」

「怎麼？你是幫她逃去？」胡錦楓雙目圓瞪，氣勢洶洶。

白劍衣和聲道：「有道是窮寇莫追，徐翎英那筒袖箭支支淬毒，沾着無救，見血封喉，屋外夜黑風高，一個不防，中了袖箭，那就麻煩了。」

胡錦楓倒是不打算追趕，冷笑道：「哼！你倒是個好人！」

「嘿嘿！白某人不想在自己臉上貼金，不敢自承是個好人，姑娘方才匕首逞威，救了白某人一命，當然要報還一次。」

「姓白的！」胡錦楓冷聲說道：「可別會錯意，本姑娘並無意救你性命。」

「不管姑娘心意如何，白某人在姑娘匕首揮動下得以苟全，却是事實。」

胡錦楓伸出一隻手，道：「拿來！」

「甚麼？」

「鳳頭釵。」

白劍衣搖搖頭道：「姑娘切莫聽徐翎英的誑語，那支鳳頭釵並不是在白某人手裡啊！」

「那麼，告訴本姑娘金釵在何人手中？」

「白某人不知道。」

胡錦楓美目顯威，怒叱道：「本姑娘親耳聽你說的，只有你才知道那支鳳頭釵在何人手中，此時，又何必狡賴？」

白劍衣連連聳動肩頭，嘿嘿的笑道：「白某人爲了化險爲夷，虛言誑騙徐翎英而已，姑娘切莫信以爲眞。」

「本姑娘不信。」

「白某人說的是眞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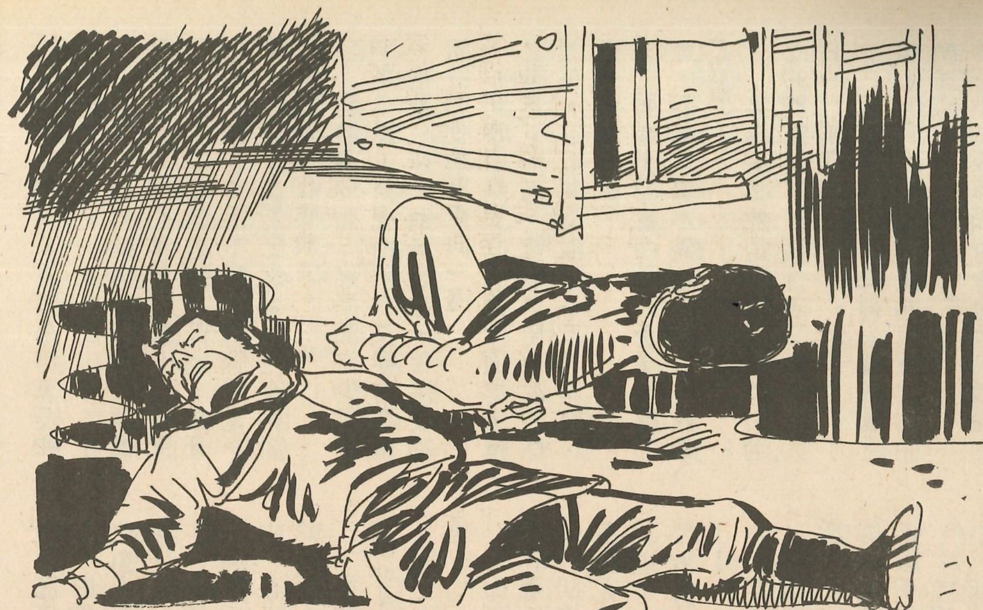
胡錦楓沉聲道：「本姑娘佇立窗前，也曾見識過你的身手，堪稱一流高手，傍晚時候在『雨花台』你我也曾一度交鋒，此時何不試上一試？」

白劍衣搖頭道：「姑娘手中匕首犀利無比，招式詭異，白某人何敢攖其鋒？」

「那就快說出另一支鳳頭釵的下落。」

「白某人倒願意將所知告訴姑娘，只怕你未必肯信。」（未完・一）

上文提要： 柳青青原來是縣官柳桐之後，五年前一家二十三口被殺，且曝屍市曹，此次她下山報仇，她是九華神尼的弟子，能彈指封穴於無形無相。蓮花樓上大火燻天，樓內人都葬身火海，陸游以爲是柳青青所爲，認爲她殺人不眨眼過份了些，原來放火者另有其人……



湖海俠情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花鼓歌



風雨蕭蕭樓空寂　血水遍地屍滿目

原來柳青青生起火來，脫下被雨濕的外衣在火上烤。

柳青青頭也不抬，說道：「還不快進來，不趕快把衣服烤乾，你眞想病倒不成？」

怎麼了？她怎麼忽然啐了一口。

眞想病倒，那麼，她已知道，他先前是假裝的，不過，柳青青只啐了一口而已，不是眞惱了他。

不由他不想到那先時的旖旎風光，她竟以爲他眞着了涼，伏下身來，替他蓋好被褥，好像……好像那異香又鑽入鼻孔中來，香得令他心跳，不像花香，却香得令他心跳，意亂情迷。

「進來，把房門關上。」

固所願也，不敢請耳，其實巴不得一聲。

靦靦覥覥，人家是姑娘，倒不臉紅，他的臉兒倒紅透了，還未走近火堆，臉兒像已被烤得熱了起來，像火一樣熱。

那敢抬一下頭兒，他是心想眼兒觀鼻，鼻兒觀心的，那眼珠子偏不聽使喚，該死！天啊，那異香，現在，他明白了，那是女兒家特有的體香。

「還不脫下衣服！」

噗嗤一聲，天啊，她竟然噗嗤一聲，笑了，而且笑出聲來。

他突然抬起頭來了，眞是露滴牡丹開，雨中走來，衣衫也濕透了，那秀髮如何會不濕，水珠從秀髮上滴落下來，滴在那嬌嫩的，紅紅的臉兒上，眞像露珠滴落在嬌艷的牡丹上。

火光熊熊，濕衣被火烤出來的蒸氣，像霧，隔着那迷樣的霧，眞成了霧樣的美人。雖然臉兒仍然繃得緊緊的，却不再像冰一樣冷，被烤紅了的臉兒，紅得眞像嬌花。

啊呀！眼中斂了笑意，映着火光，竟又現了冷芒，何況瞪了他一眼，說：「不快脫下濕衣，眼兒直勾勾，瞧我做甚麼？」

「是。」陸游慌忙掉過頭去，若再瞧她，他的心兒一定會跳出口腔來了，忙不迭脫下衣衫，也在火上烤起來。

眞是霧一樣的美人兒，怎會一點兒嫌疑也不避諱？竟在他面前袒露腿臂？

是了，是了，九華神尼從小就把她帶上九華山上，遠離塵寰人世，那知甚麼禮儀，除了神尼，必與山中的禽獸爲伍，那禽獸那有甚麼男女之別。

是了，她雖身有血海深仇，心地却純眞得成了自然的女兒。慚愧，相形之下，他能不慚愧，即使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即使是發乎情，即使心無邪念，又怎能不慚愧。

即使眼觀鼻，鼻觀心，不過是

不見，眼中無色而已，其實心中有色。

却是心生慚愧，他倒坦然了，也敢抬起頭來。但柳青青只不過臉兒紅紅而已，仍然繃得那麼緊緊的，那目中的寒芒，乍現還隱，却又凝視着那吞吐的火焰，瞬也不瞬。

顯然心中有恨，在思量。

心中慚愧一生，懍然自責，不自覺心也正，意也誠，也敢正視人家姑娘，道：「我有些明白了。」

柳青青抬起頭來了，眞是一朵霧裡的鮮花，甚至她那一雙冷目中，也見了霧，說：「你……明白？」

「明白你爲何要回到這屋子來了，不，不是守株待兔，而是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沒有言語，眼兒睜大了些，顯然是重新打量起他來。

陸游肅容道：「慚愧，今日我可眞自不量力，小不忍，亂了姑娘你的大謀，請姑娘原諒則個，眞令我慚愧得無地自容，只不過……」

柳青青忽然揚了一下柳眉兒，說：「男兒漢，大丈夫……不，大英雄，豈能眼看一夥惡賊，欺負一個弱女子。」

陸游尷尬一笑，道：「那知，這弱女子，敢情是眞人不露相，露相非眞人，武功絕世無雙。」

「却也可見俠義，當仁不讓。」

柳青青道：「却是我也走眼了，我問你，雪嶺梅莊，雪裡紅燕山俠女，是你的甚麼人？」

陸游差點跳了起來，但已驚得目瞪口呆，嘴兒張了半天，才道：「原來你……你早知道了我的來歷？」

柳青青放下手中衣衫，在火上加了兩根木條，顯是破了的木櫈，房中無櫈，竟不知她從何處取來，只顧把火燒得又旺了起來，並不看他一眼，說道：「哼！若早知你的來歷，我才不理你哩，那知被你騙了。」

「我沒有。」陸游急得脹紅了臉。

柳青青必是見他急成了這個樣兒，那樣兒一定好笑得緊，因爲她的眼中唇邊，笑意又出現了。

「是我走眼了，又沒說你存心。」柳青青說：「你不也眞人不露相，我竟怕那般賊子不放過你，那知你看似儒雅溫文，竟是雪嶺梅莊的傳人，但你敢說沒騙我，裝得眞像弱不禁風？」

若不如此，豈能雖沒共枕，却和她同了床，若不是裝成弱不禁風，只怕她早已捨他而去了，若不如此，這冷玉觀音，豈會流露出好心腸的溫柔的本性來。

「呔！你還敢笑。」

眼中唇邊，那笑意消失，不料天不怕，地不怕的陸游，就怕她繃緊臉兒，好在柳青青不是眞怒，因爲斂了笑意的眼中，並未出現冷芒。

陸游誠惶誠恐，說：「彼此彼此，你這麼兇幹嗎？」

可不是，眞不講理，她目中唇邊難道不也露了笑意，却不准他笑。

他是眞怕，怕柳青青捨他而去，天！他心下說的，怎麼說出口來了，竟然噘着嘴兒，道：「要不……你自己也承認啦。」

「承認？你說甚麼？」

「我若不裝得弱不禁風，你說過的，你早就不理我了。我怕你……而且，我雖不明其詳，却猜到你必有深仇大恨，爲復仇而來，强煞你也只得一人，常言道：雙拳難敵四手，我只想……只想幫助你。」

柳青青瞬也不瞬地瞧着他，自然看得出，他是說的眞心話兒，句句是眞。

紅紅的，紅得好不嬌艷的臉兒，即使繃得再緊些，也冷不起來，何況她眼中出現了從未顯露過的溫柔。陸游倒被自己的話嚇壞了，那麼，豈不是不打自招，承認是欺騙人家了。

溫柔而已，也許……是柔情，但已令陸游安心了，心下大大地鬆了一口氣，是否她那被火烤得紅紅的，嬌豔的臉兒上，添了紅暈，雖不知道，但柳青青却低下了頭去，撥弄起火堆來。

顯然那蓮花樓的大火已熄滅了，窗上已映不出天上的紅光，街上已無奔走的人聲，夜，又回復了沉寂。

現在，輪到陸游不瞬眼看着她了，因爲她眼中的柔情擴大了，以致，她的臉兒再也繃不緊了，而且，低下了頭去，凝眸那火堆。

那火，又旺了起來。

那麼，可見她不僅心地其實善良，而且有溫柔的一面。蓮花樓中的四十多具屍體，被殺的，葬身火海的，認眞說，沒一個是死在人家姑娘手中，再說，人家姑娘是以寡敵衆，出手不狠辣些怎行。

只不過，想到蓮花樓，却又不由他不心寒，柳青青，這姑娘有柳葉刀，但連刀也不會亮出來，四十多個桀傲不馴的惡漢，便已死無葬身之地了，這柳青青姑娘，又豈僅武功高不可測而已。

怎麼不言，也不動彈了？原來柳青青雙目垂簾，鼻息咻咻，袒着臂，裸着大半截玉腿，手中仍拿着其實已烤乾了的衣褲，坐在火堆前，靠在床邊，竟然……啊呀！竟然睡着了。

可憐的柳青青姑娘，不僅身負奇冤，身世慘絕人寰，孤單單一人

，前來報仇雪恨，仇家對頭人數又是如此衆多，不知已有多少日子已未瞌過眼了。

强煞她也僅得孤身一人，身在虎穴，强敵環伺，怎敢瞌一下眼兒。

忽然間，他明白了，她多渴望有人相助，那心下意識的渴望，甚至連她自己也不承認，甚至不覺，而他，適時出現了，而且捨身相助，冒險犯難，孤獨，令她把他留在身邊，而今，知道他是雪嶺梅莊，燕山客的弟子，正如他知道有九華神尼一樣，她也必從她師傅，得知武林中有燕山客其人，亦是世外高人。

原來今晚人家早已知道他跟踪在她身後了，甚至在蓮花樓上，他的一舉一動，人家姑娘亦瞭如指掌，之所以耳邊示警，無聲、無息，突然在他身後現出身來，自然也知道了他身手其實了得。

而且，知道他是眞心誠意相助，是以，有他在身邊，她放心了，緊張戒備的心神一懈，便再也支持不住，眼兒一瞌，立即睡去了。

他明白了，眞喜極了，甚至心生感激，萍水相逢，竟得她如此信任。

不，今日在蓮花樓頭一見，顯然人家姑娘已知他是心懷俠義的正人君子，就已信任他了，現下不過更信他的武功足以保護她了。

慚愧，人家姑娘不以男女爲嫌，甚至不避男女之嫌，而他，却迷於人家姑娘的秀色，雖然發乎情，却綺念頻生，能不慚愧。

慚愧，心中感到慚愧，倒眞眼中有色，心中無色了。

忙不迭把其實也烤乾了的衣衫穿上了，倏地閃身到了門邊，摸了摸腰間的劍，溜出門外，火光暴閃，快得眞像閃電一般，一閃而沒，靜伏了一會。

那雨淅淅瀝瀝仍下個不停，風蕭蕭，雨仍瀟瀟，確知門外院中，並無人潛伏，這才騰身上房，却故意顯露出身形來。

靜悄悄，只有風蕭蕭，陸游不禁皺了眉頭，那焦天龍必已得到知會了，還有那個更厲害的甚麼主公，難道眞嚇破膽，逃匿了？

但柳青青在火邊熟睡了，他可不敢遠離，忙回到房中來。

柳青青仍然鼻息咻咻，靠在床邊沉沉睡去。

陸游心下好生憐惜，在火堆旁邊轉來轉去，那眉頭兒皺了又皺，忽然一跺脚，那自是輕而又輕的一跺脚，見柳青青睡得那麼甜，怎忍心把她驚醒了。

心下一橫，人家姑娘倒不避嫌疑，把僅有的一張床讓給他睡了，還替他蓋被褥，心胸何其坦蕩、善良，若容她這般靠在床邊，袒臂裸腿而睡，他還算甚麼男兒漢。

得罪了，不敢驚醒，也不忍心驚醒她，可也不敢用手指頭，天地良心，皇天可鑑，霍地一拂袖，眞不是存心賣弄，却又非賣弄不可，拂袖閉了柳青青的穴道，那自是拂在她的睡穴上，恰到好處，僅令她熟睡而已。

這可作難了，急得他直搓手，閉她的睡穴，他也不敢用手指頭，如何才能把她抱上床去？

當眞，人家姑娘倒坦蕩豪邁，只要正心、誠意又何妨，況且她已不知無覺。

而且，非得趕快不行，他拂袖用勁，妙到毫巔，只能暫時閉住她的穴道，瞬即會自解。

心下一橫，雖然心正意誠，可仍不敢看她一眼，非眼觀鼻不可，忙把她抱了起來，放在床上，把被褥拉來替她蓋好了。

那麼輕盈的柳青青，當他直起腰來，竟有如釋重負一般，長長地，長長地吸了一口氣。

怎麼心跳得這樣厲害？但求心中無愧，然而再不敢瞧她一眼。

且慢，現在不怕她會着涼了，把火堆熄滅了，豈不就視而不見了。

忙把她的衣褲摺疊得整齊，放在頭邊床上，熄了火堆，好在那床邊地上，也烤得熱了，他可不敢像柳青青一樣，坐在她脚邊床上，何況，非戒備不可。

他也在先前柳青青的坐處，坐了下來，也才明白，爲何柳青青要坐在那裡了，表面好像她若無其他，不知强敵環伺，其實心中有敵，不過不動聲色而已。

原來那坐處面對着房門，恰在窗戶之間，怕甚麼我明敵暗，敵人若敢潛到門外窗下，她只要一抬臂，絕不能逃過她的柳葉飛刀。

現在，他倒非小心不可了，那敢瞌一下眼兒。

但只有風雨瀟瀟，火堆的餘燼也熄滅了，一片漆黑，連鳳陽城也像沉沉的睡去了，那焦天龍與那個甚麼主公，眞像嚇破了膽，也許逃走了，或者，蓮花樓必已在大火中倒塌了，死了那麼多賊子，不膽寒，也要善後。

柳青青鼻息咻咻，因爲夜更靜，倒更清晰可聞了，可知她眞是倦極了。

他那不敢瞌一下的眼兒，終於瞌了起來，他不也是奔走忙了一日一夜。

他睡去了，而且眼兒一閉，就做起夢來。

一定是在做夢了，夢到溫軟的如蘭的呼吸，又噴在他脖子裡，還有臉上，若不是心有所思，怎會生

綺夢，也許那一刻，令他最難忘，是以連在夢裡，也嗅到了異香，不是花香，花香怎會令人醉。

若眞是夢，夢裡又怎會疑心是夢？似幻還眞，似眞却又似幻，既然夢也旖旎，綺麗，爲何不把夢留住，怎捨得睜開眼來。

但黑甜鄉中，怎會出現了光亮，雖然閉着眼，亦感到漸漸地，漸漸地一片迷茫，朦朧的月色在光亮起來。

啊呀！他閉着眼兒，怎能守護、戒備，即使眞是夢，他也沒忘記强敵環伺，忙不迭睜開眼來。

睜開眼來，立即跳了起來，因爲漆黑的窗戶，已是一片白，敢情黎明已驅走了黑暗。

他渾身一震，因爲，一眼已看到了，床上已不見了柳青青。

被褥掀在一邊，床上空蕩蕩。

他的心兒在下沉，那麼，她走了，柳青青一聲不響走了。

待得天明，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她說過的。

那麼，她眞是一聲不響，走了！

* * *

春寒已料峭，何況雨中的黎明，陸游像墮入冰窟中一樣，何況他從心上寒起。

休休，當眞是：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從今後，應念武陵人遠，只餘下，烟鎖秦樓。

那不過是客棧旅館，陋室一間，但對他來說，有柳青青同在之處，何異秦樓，有柳青青在身邊，自然就是人間天上。

他毫不躭心柳青青會有意外，若有敵人侵入，若是柳青青遭逢不測，他豈有不被驚醒的，何況屋中不見亂。

還有，床頭的衣服，他摺疊來放在床頭的，已不見了，可知她已穿回身上了。

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門邊，雨聲淅瀝，何況天才黎明，沒有住客，連店家也逃走了的棧房，如何不靜上加靜，在他聽來，那雨聲如泣如訴，如怨又如慕，眞像在哭泣。

那知他打開門來，眞嚇了一大跳，暴退了一步！

死屍！門外躺着兩具死屍，門前一片殷紅。

血，被雨水冲刷，在院中地上散開來，已成了滿地血水。

定了定神，忙近前一看，敢情全是死在柳青青的柳葉飛刀之下，眞令他心下寒透了，現在才明白，爲何只聞倒之聲，連慘呼之聲也不聞了，原來是飛刀斷喉，門前這兩人，他可連倒地的聲響也沒聽到。

眞令他慚愧得無地自容，守望、保護的，反而是人家柳青青姑娘，他竟然睡熟了，反而是柳青青救了他的性命。

若然這兩個賊子進了屋，他那還有命在。

他的一雙眼睛，瞪得更大了，因爲，了不得，對面階上，也有一具死屍。不，不僅一具，院角上也有一具，啊呀！又一具。

一掠到了對面，可不是也一般無二，全是飛刀斷喉，一刀畢命。

騰身上房，繞到房後一看，敢情屋後還有兩具死屍，死狀也相同，全都是未發一聲，便已畢命了。

而且，柳葉飛刀仍插在喉上，可知喪了命，連柳青青的人影也未見到。因爲這七具死屍，面上皆無驚悸之色，斷喉而死，竟然死狀安祥。

而且，來的賊子，必不祇這七人，必還有走漏的，也許柳青青已遠去了，走得匆忙，是以連飛刀也沒取下。

那柳葉飛刀眞是薄如葉，看來簡直薄如蟬翼，打造得極是精巧，自然也鋒利之極，必非一般的工匠所能打造的，能有多少，她又能携帶多少。可見柳青青去得匆忙，連飛刀也顧不得取回了。

忙循路回來，把五把飛刀從屍身上取下，也發現，屋前屋後的四具屍身上，皆帶着硫磺火硝。

陸游不寒而慄，魚油，竟還有魚油。

他明白爲何那蓮花樓只一會工夫，火起，便四面八方同時起火，而且瞬即烈焰騰空了。

那麼，蓮花樓的大火，必不是柳青青放的，那焦天龍也太歹毒了，明知樓上有自己人，而且人數衆多，竟是要把敵我也玉石俱焚，顯然是要待樓中的自己人，一把敵人困住，便同時也放起火來。

是了是了，樓下的人，那時必不知樓上大亂，亂的只是他們自己，殺的也是他們自己，必以爲把柳青青困住了，是以四方八面，同時放起火來！

顯然這又是故技重施，前半夜按兵不動，待天色已將黎明，這才前來下手。

陸游眞慚愧得無地自容，若不是被柳青青發覺了，一旦前後火起，任他們有天大的本領，要想逃出火場，自難過登天！

那麼，怎能怨柳青青心狠手辣，陸游倒焦急起來，敵人如是狡獪歹毒，一再陰謀暗算，豈能讓她獨自一人去涉險，會不會又有甚麼陰謀毒計？

追！把拾回來的飛刀揣在懷裡，趁天甫黎明，街道上尚無行人，柳青青去必不遠，追！

但向何處追尋？只能耳目並用，心想：若動起手來自然有聲，柳

葉刀便是破空無聲，天色已亮了，必有閃光。

比起昨日來，那雨是小了些，但毛毛細雨仍是下個不停，他想的却好，身在高處，屋頂飛掠，非但視綫無阻，可看出老遠，人家亦可易於發現他，那豹子頭焦天龍不以爲他是柳青青的同伴了，惟今之計，找不到對方的人，只有誘人現身來襲了。

但房上飛掠，任他如何現身，柳青青仍然踪跡不見，也無敵人現身來襲，那身上的衣衫，倒又濡濕了。

那鳳陽城其實不大，他尋遍了全城，任他如何放慢脚步，故意現出身來，也是枉然，街道上却多了行人，被人見到了，豈不驚世駭俗。

跳下房來，甚至把四門也已尋遍了，豈僅無柳青青的踪影，也無敵人現身，那街道上的行人，除了驚奇他穿着一身濕衣行走，走得極快以外，也少人對他多瞧一眼。

焦天龍的爪牙便沒死絕，死了這麼多人，如何不魄散魂飛，躲藏也來不及，那敢現身來，必是躲藏在甚麼地方去了。

既不在城內，那自是在城外了，陸游一心急，心和那寒雨一樣冷。

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那柳青青這樣說過的。

當眞，他和人家非親亦非故，不過萍水相逢而已，也許，早已把他忘了。

只聽身側有人說道：「這人敢情是瘋了？」

「若不，也必是痴呆。」

「可憐，」有人嘆了口氣，說道：「看來倒好眉好貌。」

啊呀！原來他站在城門口，在雨中發起呆來，雨水從他髮上，也像那簷前的雨，點點滴滴，滴在他臉上，他竟也不覺。

店舖門口，幾個人站在簷下，可不是在瞧他。就在身邊，又聽一人道：「書呆子，我可見得多了，我家旁邊有個學堂，多有讀書讀得成了痴呆的，就是這般模樣，看來好眉好貌，其實呆裡呆氣，呆頭呆腦。」

躁得陸游忙忙走開了，而且加快了脚步，可不眞是如痴似呆，不去人家簷下避雨，倒躲避人家，走向曠野，也許他心下在想，即然不在城中，必在野外了，那自也是荒涼僻靜之地。

待得發覺，可不是已在荒野中了，那雨又大了起來，更緊密了，雨絲打在他臉上，那衣衫自是早已濕透了。

陸游嘆了口氣，柳青青，顯然是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這朝雨，不僅浥輕塵，而且濕透了他的衣衫，眞像一場夢，覺來已無處追尋。

一夜同屋又同床，那又如何，人家姑娘不過是坦蕩蕩，他枉自多情，念念不忘，也許，人家姑娘早把他忘得乾乾淨淨。不料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成了陽關之曲。

且慢，蓮花樓在東門外，那麼，他出的是鳳陽的西城門，可眞是西出陽關，無故人了。

那雨下得更大了，不行，非得找個地方避雨不可，他漫無目的走，也是適才被人譏笑，慌不擇路，竟來到了荒郊野外，待得發覺，已是前不巴村，後不巴店，十年倒有九年荒的鳳陽，近着江南，不料竟有這荒涼的所在，放眼竟不見有人家。

他不辨東西南北，不過順着大路走來，驀見山坳裡，現出一角紅牆，且避雨要緊。

飛奔前去一看，既然大戶人家賣田地，小戶人家賣兒郎，多是身背着花鼓走他鄉去了，有廟，也走了和尚，原來是一座荒廢了的廟宇。

不，春雨濛濛中，似有煙昇起。

陸游進內一看，眞個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竟已有一個避雨的人在，顯然也像他一樣，雨濕衣衫，在那殿中生起火來，背對着他，在向火上烘烤衣衫。

那人頭挽髮髻，常見的普通人衣着，必是趕路遇雨，來此暫避。

那人頭也不回，却像長了後眼一般，說道：「過來吧！」

那麼，這人早已發現他進廟來了，當然亦知他是來避雨的，只不過，這人的話聲中自有威儀，入耳，竟令他心頭微微一震。

陸游內功已深厚，知這人是武林中人，而且有一身內家功夫，過來吧，簡簡單單一句，竟沉厚有力，竟覺不容他抗拒。

他又爲何要抗拒，同是荒郊野外的避雨人，相逢又何必曾相識。

顯然這人也不過才把火生起來，那火還不十分旺，倒多煙。

陸游道：「有擾了。」

在火堆邊坐了下來，那人仍不抬起頭來，甚至連眼角兒也不瞟他一下。

陸游却心中一動，心想：這鳳陽非驛站大道，北走徐州，再北上帝京，南下金陵，都不用經過這鳳陽，若是外來的人，來此何事？而且內功精湛，是武林中人，不論黑白兩道，必與豹子頭焦天龍有淵源。

不錯，若不是賊子一夥同道，也必爲豹子頭焦天龍而來，他苦於無處尋覓，找到了焦天龍，還怕尋不到柳青青。

心下登時有了主意，人家連瞟也不瞟他一眼，他却對那人打量得仔細。

當眞人如其聲，青青的一張長臉，不怒而威，實是頭角崢嶸，雖是低着頭，只顧向火上烘烤他雨濕的衣衫，他亦能感到這人目光烱烱。

陸游不動聲色，若盯着人家打量，豈不令人生疑，忙也脫下濕衣，在火上烤起來。

那人雖不是道貌，却也岸然，陸游像是隨意問道：「先生何來，何事雨下奔走？」

先生，那是學中人習慣上的尊稱，也無異告訴人家，他是學中人，學中人，自然也不知人家是武功高手，自然小心翼翼，他的衣着已儒雅，其實不用假裝，他的舉止本儒雅，自是談吐也非儒雅不可。

那人却仍不抬頭，仍不望他一眼，說了，道：「正要問你。」

悶胡蘆，終於開口了，只不過多了一個字，話聲仍是冷冷的，簡單之極。

嘿！來到鳳陽，第一個遇到的柳青青如是，不料這人也如是。

陸游搖頭晃腦，說道：「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玡也……」

眞像個書呆子，眼角可瞟着那人，只見那人……嘿！眉好濃，眞是直如劍，斜飛入鬢，更令那人不怒而威了。

他明白那人爲甚蹙了眉頭，必是嫌他書呆子又酸又呆。

正是要這人以爲他不過是個書呆子，繼續說了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先生必知那琅玡山中，有亭翼然，醉翁亭在焉。」

那人溜他一眼了，道：「你是南下滁縣，覽勝尋幽？」

本就是北地口音，那人是江湖中人，豈有聽不出來的，正是要那人知道他是來北地，而且是極北之地來，書呆子來此地，自是對鳳陽，對江湖中事，毫無所知了。

那人眞是個悶胡蘆，又不開口了，只顧烤他的衣衫。

「非也，」陸游忙道：「太祖皇帝，眞命天子，驅除韃虜，復我漢江山，這鳳陽乃是太祖皇帝出生之地，必然毓秀鍾靈，地靈人傑。」

那人冷冷地哼一聲，道：「好一個地靈人傑，可惜……」

那人站起身來了，好高大却不槐梧的身子，必比他高出半個頭。

原來那人已把衣衫烤乾了，將來穿在身上。

陸游聽他又沒下文，忙道：「先生怎說？可惜甚麼？」

「可惜你晚來一步了，也和我一樣。」

和他一樣，這是怎說？呆呆地望着那人，本來只得一分，却裝出十分呆氣來。

總算那人的話多起來了，又緩坐下，說道：「那麼，你連花鼓歌也沒聽唱過了，不知這鳳陽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麼，饑荒連年，民不聊生，那大戶人家賣田地，小戶人家賣兒郎，連兒郎也沒得賣的，就只有身背着花鼓走他鄉了，人不傑，地不靈才是眞。」

陸游的眼睛瞪得大了，啊呀！這人，不正是昨日蓮花樓頭，那視爲雅士之一的？只因不是面對着他，是以認不出來。那人顯然亦是如此，昨日在蓮花樓頭，背對着他，亦沒見到他上樓，是以也未認出他來，不過話說得多了，便記得起來了，何況又穿回了外衣。

嘿！昨日聽談吐，還道他是雅士，敢情竟是武林中人，却是昨日他那對面坐的人，倒十足是個文雅之士。

當眞，昨日樓頭一亂，竟忽略了，那兩人竟不知何時走，又怎麼走的？

「甚麼毓秀鍾靈，」那人又說了：「浴血就眞，你若早來一步，便知這鳳陽滿城血雨腥風了。」

要裝，就要裝得像些，陸游的眼睛不但瞪得大了，而且打了個寒顫，像是嚇得說不出話來了。

只見那人仰天一聲長嘆，一旦開了口，便口若懸河，繼續說道：「這鳳陽十年倒有九年荒，民不聊生，賣田地，賣兒郎，走他鄉，飢寒起盜鄉，自有不少人，那孔武有力，身有武功的，便鋌而走險，劫舍打家，淪爲盜賊，日久便成了盜賊的淵藪。」

陸游生怕他不往下說，忙道：「難道朝廷無官府，那官府不管了不成？」

「如何不管，」那人又繼續說了，斜飛入鬢的濃眉，成了怒眉。「五年前，五年了……」

那先生又仰天一聲浩嘆，陸游不由一凜，已知這先生爲何浩嘆了，自是指柳青青全家被殺之事，忽然心中一動：這先生，莫不是與朝廷有關，若是普通人，怎會言談貌像，自有威儀？

這番那先生的黯然的目光，收不回來了，凝視着殿外那簷前雨，點點、滴滴，像天地也含悲，爲之哭泣，珠淚長流。

莫非，這先生與柳桐全家被殺的命案有關，不僅是朝廷的命官，而且是柳家的親故？

陸游心中又是一動，因爲這先生的面容，愁慘中更帶悲感。

「五年了，」那先生又說了：

「縣官本是七品的，朝廷却派了一位五品官員前來，立意整頓，不僅是治安，而且安撫賑濟災黎……」

「那縣官姓柳，名桐，要安良，自當先除暴，那知，暴未除，倒全家被害了，先生可是指這回事？」

陸游出言試探，那先生回過頭來，臉現驚容，說道：「你你……竟也知道這回事？你！端的是甚麼人？」

陸游也長嘆一聲，道：「命案慘絕人寰，昨日才聽人說起，敢問先生，可是爲此命案而來？」

那先生重新打量起陸游來了，必是在想：這少年看來並不是書呆，不過是學中人而已。

休道這命案慘絕人寰了，而且是他爲之魂牽夢縈的柳青青姑娘的家人，陸游的面容，自然也顯露悲感愁慘，更何況一口的北地口音，那先生顯然並不生疑，又嘆了口氣，點了點頭，道：「那縣官柳桐，雖全家被殺，當眞是慘絕人寰，何況殺官，無異造反了，鄰近州縣，竟也未申報朝廷，原來那鄰近州縣的官員，也人人自危，不敢聞問，這惡賊焦天龍，眞個令人髮指，罪大惡極，儼然威霸一方。」

「不，」陸游道：「據說，那焦天龍外號人稱豹子頭，若說劫舍打家，倒只是一個死有餘辜的惡賊，據說，幕後尚有人……」

「你你……一個讀書人，而且北地來，竟也知道？」

「不是知道，」陸游忙道：「而是聽說，不過是，說的人如是說。」

他實是心急了些，急於明白這人是奉派而來，要知道是否眞是柳家的親故。

「你錯了！」那先生道：「好一個狡獪的賊子，據我所知，不僅是你這外來人了，便是那說的人，都被這狡獪的惡賊騙了，那柳知縣全家被殺，事情鬧得大了，當眞怕朝廷調兵遣將前來，是以謊稱幕後有人，大概你說的，即是那惡賊所說的甚麼主公了，其實子虛烏有。」

陸游啊了一聲，眼兒睜大了，只聽那先生繼續說道：「這是不難明白的，焦天龍這惡賊的手下嘍囉，數以百計，方圓千里，鄰近的州縣，都有他的分堂分舵，立寨安窰，何祇數十，衆多手下，就沒一個會見過這主公的，你是個讀書人，不難明白，這賊子爲何如此了。」

陸游興奮得霍地站起身來，那麼，連柳青青姑娘也被騙了，還有甚麼不明白了，殺官，而且殺了命官的全家，即使無人申報，但紙如何包得住火，朝廷豈會甘休，罪誅九族，那焦天龍如何會不懼，僞稱幕後有人，不過是畏罪，僞稱幕後有主公，不過是嫁禍於子虛烏有。

他知道，現在，他更知道了，柳家有女兒逃得性命，而且猜到是九華神尼救走的，知道九華神尼武功通神，是惹不起的，斬草未除根，春風吹又生，萬一眞是被神尼救走了，怎不怕前來報此血海深仇，自然怕上加怕。

於是，僞稱幕後有主公在，他手底下有多少斤兩，他的手下人自然知道，亦都知道柳知縣有一個女兒逃得性命，也都猜到是被九華神尼帶走了的，而明知他非神尼的敵手，於是編造出一個主公來，那必然是武功高不可測的，不過是以安手下嘍囉之心。

他竟信以爲眞，眞以爲自己明白了，豈僅興奮，而且心下喜極。

因爲，現下而今，他有理由，有了藉口，找尋柳青青了。

因爲，柳青青也上了那惡賊焦天龍的當，被那狡獪的惡賊騙了。

陸游好不興奮，興奮得直搓手兒，竟忽略了那先生青青的臉容下，也隱藏着笑，那笑，得意又怪異，陸游竟絲毫不覺。而且，再也忍不住了，說道：「那麼，先生必是奉命而來……」

那先生毫不遲疑，正容，點頭，說道：「正是……」

却忽然皺了眉頭，才又說道：「本待查證明白，部署停當，一舉

而殲的，不料……」

「不料來了個姑娘。」那先生嘆了口氣，而且眉頭皺得更緊了，說道：「却打草驚蛇了。」

興奮的陸游，竟沒覺察這先生目光烱烱，不瞬眼的凝視着他，他道：「好教大人得知……」

「你說甚麼？」

陸游呵呵一笑，說道：「朝廷奉派前來，自是大人了，好教大人得知，昨夜火焚蓮花樓，殺死數十個賊子的姑娘，姓柳名青青……」

「啊！柳……姓柳？」

「當年知縣柳桐全家被害，只有一個小女兒逃得性命，現已長得婷婷玉立，便是這柳青青姑娘了。」

「當眞……」

那先生像是又驚又喜，却又搖頭，像是疑惑不信。

陸游正容，揚了眉兒，道：「大人雖是朝廷命官，却有一身了得功夫，我提一人，大人必然知道……」

「你你……」那先生忽然退了一步，說：「你知道……我有一身功夫？你端的是甚麼人？」

陸游認定這人是朝廷派來的官員，已是深信不疑，更何況焦天龍那夥賊子已知柳青青的來歷，有甚麼說不得的，便道：「昨日在蓮花樓中，大人可曾見過一個强出頭的少年，說來好生慚愧，便是在下我了。」

那先生又啊了一聲，像是不但記起，而且認出了。這也難怪人家認不出來，昨日他衣冠楚楚，儼然佳公子，而今雖未垢面，却已蓬頭，那身上衣衫一再雨濕烘烤，更兼血污塵垢，何況昨日又與這大人的背相向，見到，也不過是在混亂之頃，他不會見這先生何時離去，可知去時匆忙，他自己初時不也未認出這先生便是隣座的雅士，更想不到會是一位大人麼。

陸游繼續說道：「說來慚愧，在下竟不知柳姑娘深藏不露，有一身絕世武功，只道她是一個村姑弱女子，豈容惡賊欺負侮辱？竟然强出頭，眞慚愧，不料小不忍，竟打草驚蛇，亂了柳姑娘和大人你的大謀了。」

「好教大人得知，大人必知九華神尼，原來與知縣柳桐有些淵源，柳知縣全家被害之時，她恰好來訪，但晚了一步，只救得柳青青姑娘回山，傳了姑娘一身絕世武學。」

那先生既驚且喜，道：「原來柳大人有後，必是學成前來，報那血海深仇。現在何處？」

「正是，」陸游道：「好教大人得知，昨夜火焚的蓮花樓，乃是賊子自焚，大人所說的血雨腥風，伏誅的賊子雖有數十，却多半死在賊子們自己的手中。」

那先生急道：「我只問你，那柳姑娘現在何處？」

「說來慚愧。」陸游不僅是口說，而且慚愧形於顏面，道：「不瞞大人，我冒雨來，便是尋訪這不告而別的柳姑娘。」

當下把昨夜之事，簡捷說了。

那先生好生失望，陸游見了又道：「柳姑娘爲報血海深仇而來，大仇未報，禍首罪魁尚未伏誅，未曾手刄仇人，必未遠去，應在此城中，也許去郊外隱蔽的賊人的巢穴之地，可惜我初來乍到，不知賊子的巢穴在何處。」

只見那先生踱起步來，陸游忙道：「狡兔三窟，焦天龍那賊子的巢穴，必不只一處，也必然隱蔽，而且，柳姑娘也一樣上了那賊子的當，以爲賊子身後，眞有甚麼主公，那自也是殺害她全家的禍首罪魁。」

「說來眞令我慚愧得無地自容了，柳姑娘亦是初來乍到，擒賊擒王，本來想按兵不動，查訪出那賊子的巢穴來才出手，她武功高絕，尤其是那兩袖中的二十四把柳葉飛刀，無異天羅地網，不怕那賊子能逃得出她的手去，而今却被我打草驚蛇了，我在尋找柳姑娘，她也必在查訪那賊子的巢穴。」

現在，却是陸游在不瞬眼的望着那先生了。

那先生，若不是大人，朝廷的命官，豈會有如此的威儀，但他却避開了陸游的目光，道：「那麼，這柳姑娘永遠找不到了，因爲那主公，子虛烏有。」

「君子之可欺，以其方，敢情已上了焦天龍那狡獪賊子的當了，怎生知會那柳姑娘才好？當務之急，先要找到柳姑娘。」

陸游急得直搓手，焦急不安地打起轉來。

那先生又不瞬眼地瞧着他了，道：「你說，她不告而別？」

陸游嘆了口氣，道：「我與柳姑娘不過是萍水相逢，她看似面凝寒霜，其實心腸却熱，更好，竟不以我誤了她的大事、打草驚蛇見責，反倒怕賊子們加害於我……」

「唔，」那先生道：「那麼，她也被你騙了，竟不知你也是深藏不露。」

陸游好不尷尬，也尷尬一笑，說道：「我可不是存心的，却瞞不過大人。」

「她却以爲你冒死救佳人，感你的情義，於是也打動了佳人的芳心。」

陸游被他瞧得不好意思起來，那先生眼中像是現了笑意，只不過

冷得像是譏笑，更上上下下打量起陸游來，又道：「現下你衣衫汚穢不整，不用說，那時，你必然是風度翩翩了，英雄更兼才子，那柳姑娘必是不僅動了芳心，而且動情了，不然，相逢陌路的人，豈會和你同房更同床？」

是麼？人家柳青青是否動了情，他不知道，他的心兒却大動起來，登時脹紅了臉。

是麼？他可沒想到此，但多希望眞如他所說啊！

「不不！」脹紅了臉的陸游急道，像是因爲心急，那臉兒才脹紅的，說：「人家姑娘只是好心。」

「而是好心腸還挺熱。」

陸游却忽然跳了起來，眼睛睜大了，說：「咦！當眞，你怎會曉得？」

那先生像是有些心慌，像是自知失言了，無論如何，目光從陸游的臉上移開了。

不，是避開了，說道：「我不過是想當然，猜想而已。」

不，陸游心想：原來這大人才眞是眞人不露相，若不是親眼見到了，同房罷了，怎知他們同床，那先生顯然發覺陸游動疑了，忙拿話來岔開，說道：「我先到了些日子，焦天龍那賊子狡兎三窟，倒也被我探查出來了，以柳姑娘的武功、機智，更兼冷靜，必也不難探查出來，你若要尋柳姑娘，必可在那巢穴近處找到。」

陸游可也不蠢，可也明白了，他絕不懷疑他是一個大人，但分明早已知道柳姑娘的出身來歷，甚至一擧一動，都瞭如指掌。

啊呀！說不定，壓根兒就不是避雨巧遇，說不定就是先一步，在此等待他前來！

疑心而已，既然是友而非敵，也就不往深處去猜想忖度，如何不是，他豈有想不到，找到了焦天龍那賊子的巢穴，就能找到柳青青。

忙躬身說道：「請大人指示一條明路。」

「便在此山後了，」那先生道：「有流水滙聚成潭，疏林一望，寥落無遮掩，崖下便是那焦天龍的隱蔽巢穴，你即刻前往，便尋不到那巢穴的入口，也必能尋到那柳姑娘。」

那先生說着，用手一指，又道：「看來你仍少了歷練，這廟宇並不殘破荒廢，爲何却少了住持？便是廟中的和尚被焦天龍提去了，此廟若有香火，便會有香客，近着巢穴之地，人來人往，豈能隱蔽，你去吧！」

當眞薑是老的辣，慚愧。

他心下着急，甚至來不及慚愧了，忙別過那先生，向後山奔去。

果然後山有林，比這面更疏落了，高處下望，小河蜿蜒北來，流水彎彎，在山脚下滙而成澤，雨已止了，春風却吹皺了一潭春水。

雖然有水有樹，却一片荒涼，而且石山嶙峋，眞個是惡山惡水。

陸游心中一動，有水不能行舟，石山無路徑，有樹不蔭蔽，只見亂石峨嵯，那先生說的不錯，任誰一見，都不信可作巢穴，唯其不隱蔽，倒最是隱蔽了。

不能爲而爲之，不能居而居之，虛者實之，實者虛之，那先生竟不疑而疑之，可知是非常人。

但却又不免疑惑，也不由他不迷惑，巢穴在何處？

那先生既如此說，必有道理，他脚下可不遲疑，在山石上，繞樹竄掠，騰掠起落，未落到半山，便已發現了，了不得，高處下望，毫不隱蔽，但身在亂石之中，才發覺那亂石無異迷宮，宛若進入了八陣圖中，亂石嶙峋，稍遠些一看，絕無通路，只見怪石重疊，其實坎坷崎嶇，不但有路可行，人行其中，那怪石竟高可沒頂，不爲人所見。

啊呀！蜿蜒曲折，約莫半個時辰也有了，竟不知巢穴何處，探頭一望，那知仍在半山之上，但他分明是落山的，那知竟越行越高，而且也不是先前落山之處，眞是如在八陣圖中。

就在他探頭一望的瞬間，驀見山下亂石之中，有人一晃，但一晃而沒。

那雨又停了，但天不朗、氣不清，亂石之間，其實薄霧氤氳，但他知道，絕不是眼花，認清那人影晃動之處，這番他學乖了，不再尋路，而是飛掠而行，雖然這麼一來，暴露了身形，那也沒法了，不過小心翼翼。

啊呀！一絲破空之聲才入耳，忙不迭脚點亂石，才這麼半旋身，脚脛上已感到劇痛，只道遇襲，慌不迭騰身一掠，眞手亂脚忙，手已按在劍柄之上。

那知脚才點在少說兩丈遠的亂石之上，扭頭尚未旋身，已聽到有話聲入耳，冷冷的，那聲音也細細的，說道：「若要殺你，你的劍尚未拔出，早已沒命了。」

連人家的人影也沒見，但他却不魄散魂飛，而是心中大喜。

柳青青，冷如冰的柳青青的聲音，他念念不忘，苦追尋了大半日的柳青青的聲音，他豈有聽不出來了，倒心花怒放。

話在身邊，她必在身後了，那先生眞說得不錯，他雖沒找到焦天龍的巢穴，却找到了他念念不忘的柳青青。

他不是無反抗之力，亦不是示她以弱，而是，爲甚麼他要反抗，歡喜還來不及呢！　（未完・三）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丐幫少爺



上文提要：展玉翅在武藝上不斷得到白袍客指點，漸臻更高境界，另方面又將四海酒家經營得生意興旺，深得丐幫眾人的讚揚。一日酒家中來了三位白髮婆婆，無理挑釁，展玉翅忍無可忍與她們鬥了起來，三位白髮婆婆並非展玉翅的敵手，但其中一位持拐杖婆婆却暗施巧計，將展玉翅迷倒擒走，押赴揚州……



三位一體皆仙子　激勵鬥志破難關

展玉翅罵道：「老虔婆，你有種的便殺了少爺，用這種手法折磨我，不算英雄！」

「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一位白髮婆婆又伸手封了他之暈穴，展玉翅再度不省人事。

展玉翅再度醒來，但覺陽光刺眼，他閉上眼睛定一定神，發覺有人背着自己在走路，而鼻端則聞一股淡淡的幽香，他又猛地睜開雙眼，果然如己之所料，背自己的是一位女子，雲髻高聳，由於在背後，看不準其年紀，是以道：「這位……姑娘……咳咳，在下醒了！」

「啊！你醒啦！」那女子將展玉翅放在地上，轉過身來，只見她眼如剪水，但臉上掛着一方雙層的紗布，依然看不出年紀。

「我怎會在這裡？」

「啊，原來你還不知道！我上山採藥，經過一座大宅，見那裡起了火，好些人去撲火，我也跑進火場，後來見你躺在床上，便背你出來了！」

展玉翅道：「她們肯讓你背我離開？」

「我聽幾位婆婆說話，『姓展的小子還躺在床上，這回一定會被燒死，可惜他是個人材，就這樣……太可惜了，不如派人進去救他出來……』另一位婆婆則罵她：『敢情是你看上這小子啦！他死了也就罷了，咱們又不是不能向仙子交代！』我見她們都不救人，所以便悄悄潛進去。其實內宅火勢反而不大，我救了你離火場之後，有人發現，便撒腿跑了。」

這女子看來讀書不多，皮膚黝黑，似是山村姑娘，不過說話還是有條有理，展玉翅到底知了個大概。他沉吟了一下，問道：「此處是甚麼地方？」

「這地方離蕪湖已很遠，過了江啦，你不用害怕，她們追不上！」

「姑娘是我的救命恩人，尚未請教芳名！」

「嘻嘻，我這種人有甚麼芳名？人人都叫我三姐，你也叫我三姐吧！」

「在下展玉翅，救命之恩，暫未能報，請先受我一禮！」展玉翅言畢站了起來，長長一揖，不料雙脚發軟，又一跤摔倒在地。

三姐將他扶了起來，道：「對啦，你一直昏迷不醒，沒有吃飯，大概是餓壞了，我先扶你去吃點東西再說！」她右手五指抓住展玉翅的右臂，將他扯了起來。

展玉翅心中忖道：「這女子膂力好强！」嘴裡却道：「我不是餓壞了，而是中了一種慢性毒！」

三姐大吃一驚，五指鬆開，展

玉翅一個踉蹌又再摔倒，三姐又手忙脚亂地將他拉起來：「對不起……啊，你中了毒，爲甚麼還不死？」

展玉翅嘆了一口氣：「這種毒不會致死，但會使人全身乏力……你不必管我了，在下自己會料理！」

三姐嗤地一聲笑了出來：「你連站都站不穩，還逞甚麼英雄，還是由我來背你吧！」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又將展玉翅背上。

展玉翅心中暗嘆：「想不到我展玉翅雄心勃勃，今日却淪落到要靠一個村姑料理，才能活下去！」一時之間，萬念俱灰，但覺鬱氣盈胸，難以開腔，幸而那三姐也不多話，背着他快步而行。

穿過一座樹林，便折上官途，遠處有三兩座農村，看來人口還不少。雖說三姐身體强壯，但背着一個大男人，還是香汗淋漓，她汗出越多，香氣越濃，薰得展玉翅酡然欲醉。展玉翅心間倏地泛上一個奇異的念頭，「她爲甚麼蒙着面？不知她長得甚麼樣？唉，大丈夫活在世上所爲何事？不如找處山村，娶妻生子，平平安安過一生……」

忽聽三姐道：「這裡有賣吃的！」

展玉翅這才抬頭望去，原來靠近農村的路旁，有幾攤賣麵食包子的。「喂，你喜歡吃甚麼？」

展玉翅道：「隨便，你喜歡吃甚麼我請你！」

三姐又咭地笑了出來。「我搜過你身子了，你身無分文，比我還窮，還能請我？除非把我賣掉……」

展玉翅雙頰火辣辣的，羞慚難當，脫口道：「那我不吃了！」

「咦！你是個男子漢，怎地這般小氣，還不如一個小村姑？吃吧，三姐請弟弟吃碗麵，平常得很！」

展玉翅暗叫一聲慚愧，我眞不如一個村姑了！當下謝了一聲，欣然接受，攤上賣的是五香牛肉麵，展玉翅一聞到那股香氣，已饑腸轆轆，便要了一碗，但三姐却只要陽春麵。「我喜歡清淡。」

展玉翅一下子便把那碗麵吃個精光，三姐只吃了一半，便放下碗付賬，隨又背他上路。

走了一會，三姐忽又趄入一座小樹林，展玉翅訝然問道：「三姐，咱們來此何事？」

三姐輕啐了他一聲：「你不解手，三姐也得找個地方……」說着將展玉翅放在地上，「你就在此解決，不許亂鑽亂跑！」

展玉翅忙道：「三姐放心，在下是個君子。」他解了手好一陣，還不見三姐回來，不由有點忐忑，幸而又過了一陣，三姐終於出現了。

「太陽已快下山，我到村子裡面向農夫借了一間房，先將就一晚再說吧！」

展玉翅如今已形同廢人，一切只能聽從三姐安排。

農舍裡只有一位五十多歲的老農，滿臉的皺紋，腰杆子被沉重的生活擔子壓得微微下彎，幸好人還頗熱情，又能烹飪，晚飯十分豐盛，還有半壺子米酒，展玉翅至此地步亦已無所懼，放懷吃喝，直把桌子上的東西掃光。

老農道：「你姐弟回房休息吧，老漢會收拾！」三姐遂送展玉翅回房，隨又捧了一壺茶進來，先爲展玉翅斟了一杯，再爲自己斟。

「你吃得太多，又不能走動，多喝點濃茶有好處！」

展玉翅呷了一口，讚道：「好茶，這茶那裡出產的？」

「我自家裡帶來的！我姨丈是賣茶葉的！」

「對啦，你要去那裡？又想帶我去那裡？」

三姐道：「我要去姨丈家探病，嗯，他家在蘇州附近，這裡已過了丹徒，再走兩三天就可到達了！我想你先到我姨丈家安頓下來，讓他替你找個大夫治好病再說吧！」

「只是，每天要你背我上路，在下實在……過意不去！」

三姐微微一笑：「明天咱們若能找到馬車，便僱一輛車子吧，我姨丈錢多氣量大，那一點錢他才不在乎！」

展玉翅忽然覺得此姑娘除了皮膚黝黑，談吐不文雅之外，不像是個村姑，滿腹狐疑，忍不住再問道：「你練過武功麼？你有仇家？何以臉上要蒙着紗布？」

「家父曾經當過教拳的拳師，像咱們這種人那有甚麼仇家，蒙面乃因我長得……太難看，因此出外才蒙上一塊布！不信你看看！」三姐邊說邊飛快地解下一邊紗布，亮一亮相便又將布掛好。

她臉頰又紅又腫，凹凸不平，鼻子歪在一邊，一副牙齒全吐出嘴唇外，雖只一瞥，展玉翅已有驚心動魄之感，三姐又問道：「沒嚇壞你吧？」

展玉翅搖搖頭，再問：「三姐背着我，走了幾天路，你爲甚麼不怕那些婆婆對你不利？對啦，火場是在何處？」

三姐忽然站了起來，道：「你再睡一會兒吧！」話未說畢，便一指戳在展玉翅睡穴，展玉翅虞不及此，被封個正着。

待展玉翅再度醒來，已是紅日滿窗，他爬了起來，方發現房中多

了一個他最不想見到的人，持拐白髮婆婆！

展玉翅大吃一驚，脫口問道：「你怎會來此？三姐呢？你怎樣處置她？」

「哼，她是老身的姪女，老身會怎樣處置她？叫她自己回家唄！不過她要求老身一定要送你到蘇州，老身已答應她，自然會辦到！小子，你福份還眞不淺哪！」

展玉翅已將生死置之度外，輕鬆地問道：「你不是要將我交給西方仙子麼？令姪女不知在下身上中的毒是你下的，因此要送我去蘇州求醫，你送我去蘇州所爲何事？」

持拐婆婆哈哈笑道：「有一點你猜錯了，你身上的毒是『百草老君』下的，老身沒有他的解藥，當然，如果你不願去蘇州，老身絕不會勉强！」

展玉翅問道：「假如少爺要你即刻滾，你肯麼？」

持拐婆婆冷笑一聲：「你想得倒美，萬一被你溜掉，老身如何向仙子交代？」

「到底你們仙子是個甚麼人？我跟她又有何瓜葛？」

持拐婆婆道：「你見到她之後，自然知道！」

「少爺身上的毒，雖是『百草老君』所製，但下毒的是你，難道你沒有解藥？」

「哼，你以爲那老兒的藥這般容易得到？咱們是派人去偷的，那有解藥？誰教你武功不比老身差，只好出此下策了！不過聽說他向在江北揚州附近活動……」

「那咱們便去揚州吧！」

持拐婆婆笑道：「你又做夢了！老身會讓你去找他？不過仙子如今就在揚州，揚州倒是必去之地！走吧！」她伸手將展玉翅拖下床，又將他背上肩，推門而出。農舍外面已有一輛馬車，她將展玉翅丟在車上，親自駕轅上路。

路上無事，展玉翅只好找話說：「那百草老君的毒藥這般厲害，除了他之外，別人都無法解？」

「其實他這種『百日酥』也不是沒有缺點，只要中者內功深厚，任督兩脈貫通，天地橋打通者，只須運功將毒氣迫至一隅，然後再想辦法將之放離，其毒便解！說到底，這種藥只能對付中下乘者！」

展玉翅任督兩脈已通，只欠天地橋未能打通而已，聞言暗自忖道：「反正在車內無事，何不運功試試？」主意打定，便盤坐起來，默運玄功。

體內之內功不知去了何處，所幸武當內功乃正宗玄功，展玉翅又有一股不屈不撓的精神，經過一炷香工夫，丹田內已慢慢聚合了一點內功，別小看這一點丁成績，精神及氣力都比前好多了。

展玉翅如同服了强心劑，更加苦練不懈，丹田內之內功似滾雪球般，越滾越大，精神已如同常人，只是四肢仍然酥軟，若要與人動武，恐未必鬥得過一名大漢。

展玉翅看看已差不多，便運氣走奇經八脈，有些經脈遇到眞氣衝擊，引起全身一陣酥軟，展玉翅稍爲思索一下，便盡力「進攻」後腰，所謂天地橋者，乃人之上半身及下半身之氣力，分隔於腰部，常人手臂不能發揮雙腿之力，雙腿亦不能發揮雙臂之力，乃因天地有阻隔。若能打通天地橋，使兩股氣能夠相通，則氣力驟然倍增，功力同時大進。

常人身體無恙，要打通天地橋，已經極之困難，何況展玉翅此刻中了「百日酥」，更是談何容易！他不斷想盡辦法，却難越雷池半步。

中午，持拐婆婆掀開車帘，扶他下車，外面風大，展玉翅猛地嗅到她身上一股幽香，心中不由動了疑：「她身上的香氣怎地跟三姐一樣？啊，敢情她們是姑侄，氣味相近……但人家說少女方有幽香，老太婆也有香氣？」

持拐婆婆瞪了他一眼：「你望着老身作甚？進去吃飯！」原來她停車的地方，正在一家飯店門外。

兩人進店找了個靠角落的座頭，持拐婆婆似乎心情不錯，點了許多菜，但她自己則每樣淺嚐即止，觀其吃飯之舉止，實難想像她是個殺人不眨眼的人。

展玉翅則老實不客氣地把肚子塡飽，飯後他一聲不吭，轉到後頭的茅厠去，持拐婆婆坐在椅子上，紋風不動。假如展玉翅不是中了百日酥，即刻要逃跑，眞是易如反掌，但他頗有自知之明，施施然返回店中，却見持拐婆婆已在門口向他招手。

展玉翅上了馬車之後，她又開始駕車，展玉翅躺在車廂裡，自我安慰，管他娘的，有人負責吃喝，還有人駕車，少爺面子也夠大的了！

正在胡思亂想，忽聞持拐婆婆問道：「展玉翅，你爲何會加入四海丐帮？」

展玉翅吃了一驚，故意道：「四海丐帮？少爺未曾聽過！」

持拐婆婆冷笑一聲：「你別以爲騙得了老身，哼！你瞞得過別人，可瞞不了老娘！還是乖乖說吧！」

展玉翅含怒道：「你既然知道又何必多問！」

「反正閑來無事，聊聊又有何妨？」

展玉翅反問：「你該如何稱呼？」

那老虔婆沉吟好一陣方道：「老身已把名字忘記，江湖上的朋友都管叫我白髮婆婆。」

「據少爺所知白髮婆婆另有其人。」

「哈，同名同姓都大不乏人，何況是同綽號的！你相信便喚我一聲白髮婆婆。」

「少爺也不傻，你年紀能當婆婆？」

又過了一忽，白髮婆婆方打了個哈哈：「依你看老身年紀有多大？」展玉翅懶得再跟她搭腔，又開始運功衝脈，白髮婆婆問了幾遍，不得要領，也索性閉上嘴巴。

過了一陣，馬車駛上一艘大帆船上，慢慢過江，那船很大，是故甚是平穩，展玉翅已進入了忘我境界，渾然不覺。

過江後再行不遠便是揚州，馬車戛然停住，展玉翅這才「醒」來，接着白髮婆婆又扶他下車，停車之處，是一家華麗的客棧，這一次，白髮婆婆却是着店小二來扶展玉翅進店。

那房又大又雅緻，又明亮又乾淨，難怪人人均說揚州是個好去處，白髮婆婆住在他斜對面，傳話店小二把飯菜端進展玉翅房內。

那小二站在一旁不動，展玉翅忍不住問道：「你站在此處作甚？還不叫婆婆過來吃飯？」

店小二哈腰道：「婆婆交代過，請少爺自己用飯，她有事出去一下。」

展玉翅暗哼一聲，低頭吃飯，抬頭望見店小二仍站在那裡，心頭一驚：「看來此處是她們的巢穴，否則這小子爲何會監視我？」心頭一動，忍不住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店小二態度十分恭敬：「啟稟少爺，小的叫小瓶子，您有甚麼吩咐？」

展玉翅沉聲道：「我要你滾出去。」

小瓶子吃驚地道：「但……婆婆要我服侍你！」

「你到門外去服伺吧！有人站在一旁，少爺吃不下飯！」展玉翅一頓又問：「婆婆有否留話，說甚麼時候回來？她住在那一間？」

「她住在斜對面的北七號房，婆婆離開時，只說她出去一下便回來，少爺有甚麼事用得到小的？」

展玉翅揮揮手，小瓶子便乖乖出去，展玉翅又道：「把門關上。」

門砰地一聲關上之後，展玉翅便開始吃飯，心中却有點忐忑不安：「老虔婆在找西方仙子？她屢跟少爺作對，到底是何原因？」

驀地又有一個念頭升了上來：「江畔酒樓的弟兄一定急死了，帮主他們是否知道我落在魔掌中？」

想至此，他再沒有胃口吃，乃喚小瓶子進房收拾。

小瓶子囁嚅地道：「少爺，您吃得這麼少……」

展玉翅喝道：「因爲菜不好，少爺吃不下咽，明天再拿這種猪吃的東西進來，看少爺不對付你！」

小瓶子拿起杯碟便匆匆出去，展玉翅連忙跟着出門，北七號房果然就在斜對面，他慢慢走過去，輕輕拍房門。沒人應着，展玉翅正想回房，小瓶子又折回來：「婆婆還未回來。」

「你陰魂不散，是來監視少爺？還不快滾！」

小瓶子漲紅了臉，結結巴巴地道：「婆婆要小的寸步不離守住您，說少爺在家內婢僕如雲……她答應給小的一錠銀子……小的父母患重病，正需要銀子……」

展玉翅不由改變了態度，溫聲道：「那你回家去看你父母吧，婆婆回來，少爺便立即叫她給你賞錢，少爺要睡覺了，還要甚麼人服伺！」

小瓶子感激莫名，幾乎要跪下來，展玉翅向他揮揮手，自己進房去。他先檢查了門窗都關好，然後上床，繼續運功。

他體內之百日酥未解，但體力已大有好轉，最低限度已能慢慢走動，也說明運功收集散於各經脈之眞氣，的確有效，而展玉翅每次運功，都能收回大部份眞氣，再利用眞氣衝關渡穴，可惜要打通天地橋，實在難之又難。

還有一個異常之象，以往運功之後，精神奕奕，但如今則完全相反，疲累交加，是故三更散功之後，展玉翅便昏昏沉沉睡至日上三竿。

他醒來後，披衣下床，一打開房門便見到小瓶子站在外面，見到他便哈腰道：「少爺，你醒來啦，小的替你打水洗臉！」

他匆匆去又匆匆而來，服伺展玉翅洗臉。「婆婆回來了否？」

「還沒有……不過小的怕吵醒您，不敢用力拍門！」

「令父母病情如何？」

小瓶子陰着臉搖搖頭，展玉翅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輕輕拍拍其肩：「帶我去拍門！」小瓶子遂扶他到白髮婆婆房外，用力拍門，「婆婆，少爺來看您！」

房內沒有反應，展玉翅沉聲道：「不知是否有變化，快拿鑰匙把門打開。」小瓶子略一猶疑，便快步跑去拿鑰匙。

房門打開，一看房內之佈置，枕褥被子仍然整齊地疊放在原位，顯然白髮婆婆走後至今未返，小瓶子十分驚奇：「少爺，您們在揚州是否有親戚？」

展玉翅搖搖頭，慢慢走進房內，仔細檢視一遍。他如今反而擔心白髮婆婆不回來了，蓋因此處所費不菲，他身無分文，屆時如何脫身？

他沉吟了一陣，道：「小瓶子，你替我到城內各處找找她，找到了有賞！」小瓶子面有難色，但終於點頭答應，先扶展玉翅回房。

白髮婆婆去了何處？去找西方仙子？她到底是甚麼身份？她又從何處看出自己之破綻？知道自己之身份以及江畔酒樓是四海丐帮之產業？

忽然他又想起白袍客，這位神秘的師父，他到底是何方高人？此刻他是否知道自己在遭難？假如他在身邊，又能否替自己解毒？

正在胡思亂想之際，房門突被拍响，展玉翅以爲小瓶子回來，誰知站在門外的竟然是白髮婆婆！他脫口道：「您去那裡？」

白髮婆婆似乎十分高興，展齒一笑，道：「你很惦着我！」

展玉翅像遭人刺了一刀般，冷冷地道：「你還想回來折磨少爺？」

「嘖，大少爺，你發甚麼脾氣？」白髮婆婆隨他進房，又將門關上：「你明知老身去見仙子，昨夜被她留住，反正你在運功療毒，也無暇顧及老身，又有何關係！很高興你沒有離開此店……」

展玉翅又悶哼一聲：「西方妖女何時見我？她如今在何處？」

「她在那裡，老身不敢說，但她晚上會單獨來見你，你有甚麼話大可以對她明言！」

「哼，只怕她不容我說話，未曾見面已遭此毒手，見了面還得了！」

「據老身所知，仙子對你並無惡意……」

展玉翅忍不住怒極而笑：「她對我沒有惡意，難道有好意，你不用胡扯，有甚麼手段，盡管施展就是！」

「唉，世上了解仙子的人，實在不多，其實她不但不邪惡，而且比俠義道的人，還要深明大義，還付之行動！否則怎會稱之爲仙子？」

展玉翅嗤之以鼻：「仙子這只是你們自己不怕肉麻，吹捧出來的。」

白髮婆婆忽然掏出幾錠銀子，放在桌子上：「這些銀子讓你打發店小二，你雖然是丐帮少爺，但也不能太寒傖！」忽又擱下一把碎銀：「你先休息一下，中午老身再過來找你，我昨夜沒睡，也要休息了！」

展玉翅急問：「你不是說要去找百草老君麼？」

「今晚才去找他，反正仙子要獨自見你！」白髮婆婆走了兩步又回頭：「你對她的態度最好和善一點，說不定她身上有你之解藥！」

展玉翅心中暗罵：「你休想少爺向她乞憐！」

吃午餐時，白髮婆婆到展玉翅房內吃，只東聊西扯，漫無天際地說些無意義的事。最後才問展玉翅：「你爲何這樣憎恨仙子？」

展玉翅冷冷地道：「她爲何要逮我？」白髮婆婆默默離開，直至吃晚飯時還不見她過來，展玉翅忍不住出去喚她，不料在走廊上，隔遠見到他的殺父仇人，羅賓鴻！

羅賓鴻怎會來此？本來他出現是件好事，最低限度在他離開巢穴之情況下，較易報仇，奈何此刻展玉翅還不如一位常人。

跟在羅賓鴻背後的還有一個人，也是展玉翅所認識的，乃其心腹布北辭！他倆邊走邊交頭接耳，沒有看見展玉翅！其實看見也不一定能認得出展玉翅，因爲此刻他易了容，不過展玉翅自然而然地退回房中，輕輕將門關上。

耳邊却聞布北辭道：「老大不可掉以輕心，那斷不好對付，要否把外面的弟兄請來？」

又聞羅賓鴻低聲道：「在咱們未與『獅王』弄僵之前，不可打草驚蛇……」後面的話，由於去遠，已不復聞。

展玉翅得知仇人在此，非爲己而來，心神稍定，便即泛起疑念：「獅王是甚麼人？聽那姓布的語氣，似乎他如今已羅網了不少爪牙！」他一顆心怦怦亂跳，又驚又喜，再也沒辦法定下神來。

今日之展玉翅已非昔日之吳下阿蒙，本來這是一個復仇良機，可惜又中了百日酥……想至此，展玉翅極力摒除雜念，專心運功。

漸漸又進入忘我境界，丹田氣分兩道前進，其一由前身之任脈，經頭頂，轉入督脈；另一則走足太陽膀胱經，走任督脈的，「命門穴」便無法下「腰兪穴」、「長强」、「會陰」等穴，再轉回丹田；而走太陽膀胱經的亦只能運行至「會陽」，無法再達「下髎」、「中髎」、「上髎」。

事實上，能打通天地橋者，目前武林中寥寥無幾，氣行不同脈經，如何使之貫通，本身已是道難題，沒有明師指點，即使走足太陽膀胱經的眞氣，能再上升至「腎兪穴」，雖與「命門穴」只有半指之距，又有何辦法使兩氣相通？展玉翅根本一無所知，只求眞氣能不斷上升。

今夜大有進展，竟然讓他連通三關：「下髎」、「中髎」、「次髎」，再指「上髎」。「上髎」之後，轉下來：「白環兪」、再回頭上升，要抵「腎兪」尚須打通九個穴道，談何簡單。

也不知過了多久，窗扉突然「篤篤」地敲响，展玉翅慢慢散了功，問道：「誰？」

外面應道：「你想見面的人！」聲音嬌嫩，分明是個女子。

展玉翅預料她便是西方仙子，是以將窗子推開。夜風隨即吹了進來，展玉翅忽然呆了一呆。她聞到一股熟悉的香氣。

西方仙子仍如既往，臉上蒙着一塊紗布，月色之下，既神秘又動人。她嬌聲道：「主人怎不請我進房？是恐孤男寡女不方便？外面有個小花園，展少俠若不方便，大可出來共賞明月！」

展玉翅冷笑一聲：「在下沒有那個心情，若怕嫌疑的，不會等到今天！請進！」

西方仙子伸手在窗口上輕輕一按，嬌軀輕得像燕子一般，投射進房，令人覺得她高超的是，她人在半空，另一手已抓住窗扉，雙脚落地，窗子亦同時關上。

「怎地不點個燈？」

「在下行動不便，請姑娘代勞則個！」

「喀嗤」兩聲，桌上之油燈立即點亮，燈光下，紗巾後之輪廓，隱約可見，果是個美人胚子，展玉翅未知想到甚麼，一顆心倏地急跳起來。

西方仙子也有點窘，兩人沉默了好一陣，終於由她打破沉寂：「展少俠剛才那句話是甚麼意思？」

「我這房子你已來過多次，而且每次都是孤男寡女，今夜還要避甚麼嫌？」

紗巾晃動了一下，西方仙子澀聲道：「姑娘還是不明白，少俠可否明言？」

「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再挑明便沒意思了！」

西方仙子沉吟道：「你很聰明，姑娘我在何處露出的破綻，讓你發覺？」

「你身上之……」展玉翅本來想說幽香，但話至喉頭，又嚥了下去。「總之三姐、白髮婆婆和西方仙子，三位一體！好啦，閑話表過，有話請說！你把我擄來此處，又多番戲弄少爺，意欲何爲？」

西方仙子幽幽一嘆，忽爾問道：「這一路上，我待你如何？」

「雖然不錯，但那只是貓哭老鼠假慈悲！你爲何不殺我？」

西方仙子反問：「姑娘爲何要殺你？哼，你也知道我要殺你易如反掌！由此亦証明我對你沒有惡意！」

展玉翅不由揚高了聲音：「沒有惡意，爲何要在我身上下毒藥？又何事擄我？」

「我擄你乃爲了……與你多接觸……誰教你武功猛進，我怕你穴道解開之後，又要與我相鬥，誰傷誰都非我之願，是以……」西方仙子垂首而言，竟有幾分可憐相。

展玉翅不由呆了一呆，久久不能回一言，心中忖道：「她對我有意思？活見鬼！若對我有情，又怎會一見面便想殺我？」心想至此，嘴角不由露出一抹冷笑。

西方仙子秀眉一皺：「你不相信我？」

展玉翅嘆了一口氣：「你教我怎樣相信你？累我被括蒼派的吳長茂誤會，接着又要殺我……」

展玉翅話未說畢，西方仙子已截口反駁，「殺胡雪風而引起吳長茂之誤會，乃爲救你，你不要狗咬呂洞賓！至於說要殺你，殺了沒有？那只是爲了試探你，老實說如果你是條怕死鬼，我也不會……」說至此，她羞澀地垂下眼皮，聲音轉低：「我出道數年，像你這般硬骨頭的，還沒碰上一個！」

雖然展玉翅看不到她臉上之表情，但自其眉宇間，亦能察到一二，心頭不由一盪。「你說得這般好聽，爲何還不解開我體內之毒素？」

「我昨夜便到處去找百草老君，可惜找不到，但還會去找！」

「他的確在揚州？」

「我也是聽人說的！哼，你放心，我還未碰到辦不到的事，爲了讓你相信我，待我取了解藥再來見你！」

展玉翅冷笑一聲：「你以爲這樣便可証明自己之心跡？以爲如此便可無愧於心！萬一有仇家上門，你可知我之處境麼？萬一我這樣子被殺，你這輩子能安心麼？」

西方仙子嬌軀震了一震，囁嚅地道：「我會派人暗中保護你，若你有甚麼長短，最多我陪你一死！」

「大丈夫頂天立地，生有何歡，死有何懼？你不必假惺惺了！我不要你保護！」

西方仙子屢遭奚落，不由惱羞地道：「左不是右也不是，你待如何？我今日吞聲忍氣，得到的就是這些？哼，姑娘可是千金之體，從未這般受委曲過！別忘記，你一條小命，尚在我手中！」

展玉翅氣往上衝，把生死置之度外。「展玉翅一條命就在此，要殺要剮，悉從尊便，要我乞憐你，休想！」

西方仙子臉上之紗布，無風自動，倏地翻起一掌，摑在展玉翅臉上！這一掌力道不輕，將他打倒在床上。「你知道我爲何打你麼？因爲你太令我失望了！原先以爲你是位能伸能屈的大丈夫，不想只是個逞匹夫之勇之莽漢！你以爲這是英雄行逕？哼，你還成不了氣候！」

展玉翅被她打得一呆，再聽她一頓罵，不由作聲不得，西方仙子用力在桌子上一按，氣道：「好吧！姑娘給了你解藥，以後便各走各的！自命俠義！自命英雄！坐井觀天，你太膚淺了，想在武林中出人頭地、報仇雪恨，還差一大截呢！」

展玉翅見她拂袖欲行，忙道：「且慢！」

西方仙子背對着他，問道：「你還有甚麼話要說？」

「你那一掌我生受了！算你摑得對！你我之間之恩怨，暫且擱在一邊，也不問你爲何認爲我自命俠義、坐井觀天，只想問你一件事！你可知『獅王』是甚麼人物？」

「揚州的『獅王』又有個外號：『雪裡獅王』！雪是指鹽，不是冰雪！他是鹽梟中的老大，智勇雙全，盡管手段毒辣，但算得上是個人物，在揚州是個跺跺腳可以晃動城牆的人物！你跟他有仇？」

「我不認識他，隨口問問而已！」展玉翅吸了一口氣，道：「對不起！我向你道歉，也許我說話有點過份，但這是因爲你之表面行爲加上傳聞而造成的，我本無意侮辱你！不過我是受害者却是鐵一般的事實，很多謝你摑我一巴掌！反正百日酥，爲害期只一百天，你不如送我回江畔酒樓吧！咱們之間的恩怨便一筆勾消！」

西方仙子道：「起初我也沒考慮到這般全面……禍是由我起的，當然由我解決，待拿到解藥之後，一定送你回去，你還有甚麼話要問？」

「你說能打通天地橋，可是眞的？」

西方仙子幽幽一嘆：「讓你服下百日酥，還有一層意思！逼你運功打通任督二脈及天地橋，這兩關一通，假以時日，武林便是你爭雄之地！你說我會騙你麼？」

「便天地橋打通了？如何打通？」

西方仙子搖搖頭：「我若曉得的，還有不教你之理？但據百草老君謂，服了百日酥之後，不會走火入魔，是甚麼藥理，連他也不清楚，只知已有不少先例！」

「你爲何要助我打通天地橋？」

「因爲我要你日後幫助我，你放心，不是要你助我行凶肆虐！」

展玉翅不由失笑道：「你有呼風喚雨之能，還要我這小乞丐助你甚麼？」

西方仙子又是一嘆：「我目前只能告訴你一句話！別看我表面風光，其實我之處境，如履薄冰！將來……說不定明天，我便有滅頂之險！你信不信？」忽地又轉過頭來，目光如刀：「今夜我跟你說的話，不許你向任何人洩漏半句，否則……」她忽又像洩了氣之氣球，跺一跺腳，穿窗而去！

她倏來倏去，令人有如在夢中之感，房內只餘一點香風，引起展玉翅心潮如湧，聯想翩躚，回味不已。

西方仙子適才說的話，一句句順序湧上心胸，留下無數謎團，使她更添幾分神秘，更教展玉翅摸不着頭腦。

忽然一陣涼風吹過，展玉翅驀地一醒，忖道：「我今仇人在側，處境豈不比她更危險？豈可還費勁猜謎？」當下關上窗子，重新盤膝運功，可惜西方仙子一席話，對他刺激甚大，心境難以平復，散在奇經八脈之眞氣，一時之間難以聚攏。

也不知過了多久，眞氣才逐漸歸回丹田，再由丹田運氣衝穴。上下兩道眞氣，又再集中在「命門穴」及「次髎穴」。今夜又有進展，再進一關，抵「上髎穴」。

不想打通此穴之後，眞氣陡增，沿脈下沉，再攻克「白環俞」！連續兩夜打通五個穴道，使展玉翅信心大增，忘却疲倦，又知不會走火入魔，是故鼓起餘勇，再通「中膂俞穴」，此穴一衝即破，眞氣如同洪流，再衝開「膀胱俞」、「小腸俞」及「關元俞」三穴，再過兩關，便可抵「腎俞穴」。

此時他頭冒白烟，汗流浹背，反而異於往日，不覺疲乏，眞氣稍停，又往上衝，終於再尅一關！

就在此時，展玉翅聽到外面有急促而凌亂之脚步聲，接着客棧樓上也有響聲，就在頭頂上！

俄頃，外面傳來一個低沉而雄壯之聲音：「羅賓鴻，你既敢來捋虎鬚，爲何無膽出來相見？」客棧內響聲彼起此落，大概是住客被驚醒，但却未聞羅賓鴻回應。

展玉翅忖道：「此人莫非是『雪裡獅王』？」

那聲音又呼喝一遍，不得要領，便毅然喝道：「上去，不給他點顏色瞧瞧，還以爲『獅王』是病貓！」

話音剛落，上面又傳來一個嗚嗚的響聲，獅王又叫道：「原來還有同伴！哼，只怕來不及救你了！快！」

展玉翅受影響，眞氣一直滯留在「大腸俞」，難越雷池半步。

樓上突然響起一道尖銳又急促的慘叫聲，又聞有人呼道：「兄弟們小心，他們在房內用暗青子招呼！」接着又響起一陣「嘩啦啦」的響聲，似是窗櫺被人擊碎！

再幾道慘叫聲過後，便是吵耳的兵刃碰撞聲和呼喝聲，看來雙方已打上了。

「獅王」怪笑道：「羅賓鴻，你也不想想，這是誰的地盤，你竟敢來打我的主意！要黑吃黑，沒那麼容易！」

羅賓鴻道：「獅王誤會了，小弟一直很想和你合作，奈何你拒人於千里之外才引來此場誤會……」

「獅王」以一陣怪笑聲，止住他繼續說下去。「誤會？你派人劫的鹽，可不是誤會！趙陵已招出是你指使的，他是你的手下……」

「趙陵在何處？獅兄可否請他來跟我對証？哼，你何偏心只聽其一面之詞！他若到處誣蠛人，獅兄之仇人不是遍天下了麼？」

「揚州人誰都知道，某家人雖凶，但最公正，否則如何號令鹽梟？」獅王冷冷地道：「你放心，某家一定讓你倆當面對証！但必須等你成爲某之階下囚！圍住他，快，曠日持久，夜長夢多！」

樓上鬥得更是激烈，每隔一陣，必有一道慘叫聲響起，又聞獅王怒笑道：「原來還有兩下子，難怪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讓某家來！」一陣嗆嗆郎郎急如炒豆之响聲傳來，敢情他已用上其成名兵器：九環金刀。

展玉翅把生死置之度外，漸漸樓上之雜音，無一入耳，眞氣稍過之後，又再蓄銳前進，終於又過一關，直抵「腎俞穴」。此關一通，眞氣洶湧澎湃，勇往直前，過「三焦俞」、「胃俞」，直抵「天柱」，再越過頭頂，往前身瀉下，轉瞬之間，又轉了一周，重抵「腎俞穴」。

展玉翅心頭一急，連忙運功制住，不讓其往上升，此時兩股眞氣均停留在後腰上，相隔只有半指之距，如何使兩股眞氣合二爲一？如何衝過這半指之距？雖只有半指之距，但中間無經無脈，如何相通？於理不合！

展玉翅心中不由懷疑起來，天地橋是否如此打通的？甚至懷疑世上是否有人以此法打通過！

正在胡思亂想之際，遠處又傳來一陣吶喊聲，接着一道尖銳刺耳的哨聲響起，一片混亂之景象。

俄頃，隔壁房內突然傳來「蓬」地一聲巨响，整座客棧都震了一震，也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樓上却有人呼道：「他們到樓下去了，快追！」

展玉翅一聽，便估計羅賓鴻已至鄰房，心頭大急，運功橫移，但兩股眞氣仍在原處，分毫不移！

說時遲，那時快！背後响起「蓬」地一聲巨响，原來有人撞破木牆逃命，展玉翅正好背牆運功，後背距離木牆不過半尺之遙，猛覺後背被一塊木板撞及，來不及疼痛，兩股眞氣，竟藉木板那一撞，而豁然打通！兩氣合一，沛然莫禦。

緊接着，展玉翅被一股大力撞抛落地，一團黑影穿牆而入，矇矓中，覺得他就是大仇人羅賓鴻！與此同時，破洞裡接着鑽進幾條大漢來！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一閃即逝！

展玉翅一時之間，尚未定下神來，三四個人又在房內惡鬥起來，羅賓鴻一脚踩在展玉翅脚上，一個失神，幾乎挨一刀，不由破口罵了起來：「滾開，否則先殺死你！」

展玉翅霍然一醒，忍住怒火，縮進床底下，但覺體內眞氣自動運轉，速度極快。他不能坐着盤膝運功，便伸直雙脚，將雙手貼在大腿上，閉目運功控制眞氣。

房內突响起一道慘叫聲。原來獅王一個手下，中了羅賓鴻一掌，上身跌倒在床上，發出「蓬」地一聲，而羅賓鴻同時亦中了一刀！

「老大，正點子在這裡！」

獅王低沉而宏亮的聲音傳來：「先圍住他，待老子來收拾他。」

就在此刻，外面聲音嘈雜，打鬥之聲，呼喝之聲，亂成一片，又聞獅王呼道：「人家召集人馬，你們不會回敬嗎？飯桶！今夜便在這裡將其一網打盡。」緊接着，牆板又「嘩啦啦」一陣响，床板被人踏得吱吱作响，「讓開，別堵住門口！」

羅賓鴻道：「獅兄迫人太甚，須防狗急跳牆，大家都沒好處。」

獅王一晃手中金刀，叮叮噹噹地响着，極是威猛：「老子專打跳牆狗。」

「且慢！你也不想想，羅某若無準備，又怎敢來捋虎鬚？」

羅賓鴻話未說畢，又被一陣叮叮噹噹的响聲打斷，房內兵刃劈擊之聲，驚心動魄，不過展玉翅此刻已進入忘我境界，羅賓鴻及獅王鬥得再激烈，他也毫無知覺。

兩股眞氣一貫通，又逐漸受控制，展玉翅便覺得每至胸腹處，便略有阻滯。三個大周天之後，又覺得該處有股異常之「氣流」，再過七個大周天，那股異氣已隨眞氣轉動。

展玉翅大喜過望，逐漸用意志，將那股異氣迫至左手指尖，並使其停留在該處。

房內之形勢又有變化，原來羅賓鴻之人馬，見形勢混亂，遂放了一把火。火勢一起之後，住客爭相逃生，而在店內之獅王手下，也沉不住氣，紛紛逃了出去，但羅賓鴻的手下，則反其道而行之，衝進房中來。

獅王氣得哇哇亂叫，然形勢比人強，他拚力虛晃一刀，由門口衝了出去。「姓羅的，算你狠，到外面咱們再決一死鬥。」(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羣豪宴會中，江北四老與鐵面神丐對這位年輕的女總捕頭有不屑與之攀交之態，各自靜默。程小蝶見此場面無法發現敵踪，必須想法打破沉默，她擺出天荊刺，請衆豪道出其名、產地以及用途，果然引發熱烈對答，鐵面神丐對程小蝶處事之能力與膽量產生好感，江北四老亦暗中指出危險人物……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掌青苗

一改風流表眞誠　濁流之外留清泉

程小蝶道：「我敬先生一杯。」取過酒壺，倒滿杯，一口乾了。

怪臉人雙目中閃過一抹神芒，呼口氣，低聲道：「溫柔美麗的大姑娘，不在閨房中綉花描鳳，跑入江湖中耍刀舞棒……」

似是感覺到有點失言，突然住口，默默入座。

一場似要暴發的風波，就這樣平息了，是程小蝶應付得當，還是她太美麗了，使人不忍觸犯她、傷害她？

沒有人再找麻煩，因爲怪臉人起身走了，走得很快，未再回頭看程姑娘一眼。

顯然，心中有些懊惱，有些窩火。

明顯的看出來怪臉人强大的影响力量，他步出厚得福飯莊廳門，至少有十幾個人突然站起跟着走了，包括了雪山三狐、莫思元和林志昌。

証實了程姑娘的推斷，怪臉人果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是一方的首腦、領隊。

程姑娘突然想到了那位藍衫少年，轉頭看去，已然不在坐位上。

沒有看到他怎麼走的，就這麼不見了。

再看那青衣中年文士，竟然也已離去，也走得十分神秘，程小蝶沒有看到他如何走的。

事實上，留在大廳中的全是刑部的人，客人只有一個，鐵面神丐關杰，也已站起身子，準備走了。

程小蝶急急追過去，低聲道：「前輩，你酒興未盡，晚輩陪你再喝幾杯？」

「如此快速的化解了一場危機！」關杰道：「老叫化佩服極了。」改用傳音之術，道：「晚上刑部見面，我會把江北四老拖去。」

程小蝶點點頭，眼睛有點濕潤，道：「如非前輩暗中指點，我恐怕已作了刀下之鬼……」

關杰未再聽下去，一揮手，匆匆離去。

郭寶元走了過來，低聲道：「總捕頭，回去休息一下，我知道妳忍辱負重，受了很多的委曲。」

「留個人結賬就好，其他的人全都撤回刑部，」程小蝶道：「這一關過去了，但危機未解，日後的路，更崎嶇，更艱難。」

＊　＊　＊

兩支高燃的紅燭，照得滿室通明，四個冷盤早已擺好，這是刑部中款待貴賓的雅室。

天已初更過後，刑部中燈火不多，只在重要的地方挑起了幾盞燈籠，和平常一樣。

但暗中戒備的森嚴，卻是從所未有，郭寶元尚未聘約到進入刑部的高手，但一些新進捕快的訓練，

却已完成，以精製的匣弩，和嚴密的配合行動，結合了羣體力量，組合成緝捕組合，威力相當强大。

今夜動員十二班捕快當值，以貴賓雅室爲戒備中心，四五十張匣弩，一百多人，分佈在四週的暗影中，說是飛鳥難渡，也許誇張一些，但一個人絕對走不過去，何況，還有十二個孔明燈佈置四週的屋頂高桁上，每一盞孔明燈配有兩張强弓長箭。弓箭手訓練有素，可射中十丈外的目標。

程小蝶坐在雅室中出神沉思，她希望小雅、小文能及時歸來，參加今夜中會談研商，今天幸運的渡過了一場危機，忍辱負重使一場兇險的屠殺沒有爆發出來，但程姑娘已深深的體會到總捕頭這個職位的困難，面對着江湖上各色各樣的人物、幫會、門派，已然應付不易，何况行踪神秘、出手惡毒、防不勝防的殺手。

現在，程小蝶正面臨着組織嚴密，出沒無常的殺手羣。

他們狙殺的威力、技巧，絕非刑部捕快能夠比擬……

郭寶元步入雅室，打斷了程小蝶綿連的思潮。

「總捕頭，」郭寶元低聲道：「關杰大俠和江北四老都應約而來。」

「人呢？」程小蝶道：「我要親自迎接……」

「不敢有勞總捕頭……」關杰大步走入了雅室，江北四老魚貫跟隨身後。

原來，他們已到了雅室門外。

程小蝶暗道了兩聲慚愧，忖道：「心有所思，竟然耳目失聰，不知貴客已到了室外。」急急肅客入座，一面笑道：「有失遠迎，諸位恕罪。」一面示意上菜。

十道佳餚一次上齊，七壺酒，分擺各人面前，程小蝶一揮手，上菜佈酒的四位女婢，一齊退出，郭寶元掩上房門，才緩步入席。

這是一次機密的會談，江北四老和關杰之外，只有刑部的正副總捕頭參加，一席七個人，菜也是一次上全，免於分心酒菜的打攪。

每個人心中似都有話要說，但又不知從何說起，酒過三巡，還是沒人開口。

「今午宴會中的兇險危機，晚輩事先全無算計，臨場也未發覺，」程小蝶打破沉默，道：「如非關大俠觀察出潛隱的危險，提示晚輩，先予疏導，只怕要鬧出一場千載未有過的大笑話了，刑部作東，邀宴江北武林道上朋友，正副總捕頭，帶着數十名捕快在場，被人殺一個血濺廳堂，更可笑的是，刑部正、副總捕頭，也可能被斬殺現場。」

「這檔事確實奇怪，」江北四老之首佟元修接了口，道：「江湖之上，是有殺手這個行業，計價殺人，收錢取命，但大都隱藏在不見天日的黑暗中，他們的武功只能算二流身手，只是殺人手法十分的惡毒，快速、伏擊、暗襲、聯手合殺等，無所不用其極，就算武功强過他們的人，也常常被他們狙殺得手，但他們是武林中不登大雅之堂的人物，他們本身也都盡量逃避出沒在衆目睽睽之下，午間的事有些反常，大批殺手出現在總捕頭的宴會之上……」

「五十年來，從未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江北四老中叙庚第二的鐵拳成泰接道：「老朽等四人雖已退休，但子姪門徒都還在江湖上走動，江北道上不會有如此强大神秘的殺手組合，這些人怎麼會無聲無息地冒了出來。」

程小蝶凝神傾聽，頻頻點頭，但却不接一言。

她要江北四老、鐵面神丐這五個江湖經驗老到、閱歷豐富的人物，發揮他們潛力，讓他們盡量發言，在暢所欲言中，發現出線索來。

「事實上，很多人不是殺手，」關杰道：「他們是盛名赫赫的獨行大盜，亦正亦邪的江湖怪傑，也有一兩位是出身名門、大派的耆宿，我老叫化想不通，他們爲什麼要易容改扮，混進宴會中來，其實，他們只要以本來面目出現，大搖大擺的走來，一、二兩席的坐位，怕要得重新的排過。」

程小蝶吃了一驚，忖道：「原來，他發覺了如此重要的人物？但不知是些什麼樣的人物，在俠名錄上，排名第幾？」

程姑娘心中有無數的疑雲，但她却忍下未問。

果然江北四老的老四，一品刀曲大風接了口，道：「在下也發覺，有不少高手易容而入，但却不能確定他們的身份，關兄可否就見聞所知，說出他們幾位的名號呢？」

關杰心中忖道：「曲老四是準備攷我了，他們金蘭四兄弟，聯手稱霸江北數省武林道上數十年，到汪直領導的廠衞崛起之後，四人不願加入廠衞，才被形勢所迫，全盤洗手，退出江湖，實則仍在暗中操控江北武林，四老以江北道上龍頭自居，倒是不宜說的太多，刷了四人面子，但也不能爲保全江北四老的面子，隱忍不言。」

心中作了決定，微微一笑，道：「關某能肯定的也只有三個人，他們都是不善易容的人，是那種不屑用易容掩住眞正面目的人物，所以，塗抹易容葯物時，只顧大處，反而具有特色的小地方忽略了，當然，也可以是被迫易容，心中不忿

，故意不藏眞面目，給熟人一個認出身份的機會。」

程小蝶凝注了，全神諦聽，因爲要透徹瞭解內情，容不得半點誤差。

「關兄，認出他們了？」一品刀曲大風道：「是那幾位高人呢？」

「一日千里馬乘風，百手尊者水中天。」關杰道：「還有一位似乎是武當派的耆宿劍道人。至於那位藍衣年輕人，和青衣中年人文士，我認不出來，不知四位對他們的看法如何？」

程小蝶雖然聽得很用心，但還神色如常，十分鎭靜，這些人是何等人物，她根本未聽過。也未載在俠名錄中。

但江北四老、郭寶元都聽得臉色大變，是那種充滿着畏懼的震驚。

良久之後，四老之首佟元修才輕輕吁一口氣，道：「關大俠，沒有看錯吧？」

「絕不會錯，一日千里馬乘風，右眼下面有一顆紅痣，雖用葯物掩遮，但却露出一個紅尖尖，認識他的人一眼就看得出來，」關杰道：「當然，也要記熟他的臉型、輪廓，才能肯定無誤。」

「水中天和劍道人，也不會記錯麼？」佟元修道：「此事關係重大？休怪老朽囉嗦？」

關杰輕輕歎息一聲，道：「不會錯，佟兄號稱神眼叟，目光自有過人之處，劍道人穿了一襲灰袍，戴了一頂白色方巾，本是一叢雪白長髯，但却染成了黑色，却在鬚根處，留下了一原色，最明顯的地方，他是一字眉，左右眉毛連在一起，竟然原形未動。」

「對！三十年前，佟某見過他一次，一字眉，是他的標幟。」

「至於百手尊者水中天，左手生了六指，大姆指上，多長了一個指頭，」關杰道：「他雖然盡量掩遮，却仍然被我瞧到了，天下六指的人，雖然不少，但由大指中間，又長出一截指頭，可能只有水中天了。」

「這麼說來，江湖中三個如此身份的大人物，都被說服易容，扮作殺手？」曲大風道：「江湖之上，什麼人有這個力量呢？」

「這就要四位自找答案了，」關杰口中說話，雙目却轉注到郭寶元的身上。

「這幾位江湖前輩，都是成名在數十年前，」郭寶元道：「論輩份資格，很難想得出來，能夠請得動他們的人。」

程小蝶心中暗道：「俠名錄不記三十年前的高手事跡，勿怪我不知道他們的大名了，看來這本書，還要大費一番心思整理。

「江北武林道上，沒有這麼一位高人，能支使馬乘風、水中天，」佟元修道：「就別再提劍道人了。」

佟元修的目光，也轉注在郭寶元的身上。

「諸位可是懷疑他們和官府中人有關？」郭寶元道：「這些人自視奇高，什麼樣的大官、權臣，才能役使他們呢？」

「除了權勢之外，還有一種可怕的力量，那就是大筆的金銀財物。」佟元修道：「千百年來，能役使殺手行動的，金錢一直是最重要的動力。」

一直沒有開口的程小蝶，突然接道：「有道理，北京城中，最有錢的人，也有嫌疑……」

「劍道人淡薄名利，視金銀如阿堵物，一生醉心於劍道之中，追求的是馭劍飛行的大乘劍術，」關杰道：「金銀財寶，絕對不會使他動心。」

「關兄，」曲大風道：「寶刄、秘笈呢？劍道人，總不是無懈可擊吧？」

關杰雙眉聳動，欲言又止，他明白江北四老心中窩火，面子上掛不住，關杰的豐富閱歷，鋒芒畢露，搶盡了風頭，曲大風也不放過任何搶回一點面子的機會。

「除了一些易容的高手之外，似乎還有一批相對的人手。」佟元修道：「他們的年紀很輕，也經過了一番易容，但就老朽觀察所得，他們易容的目的，不在掩蔽自己，只是在混淆別人的耳目。」

「佟兄號稱神眼叟，果然盛名非虛。」關杰道：「確有一批年輕人，也經過了一番易容，參與其中，他們似是一股新生力量，老叫化運足目力，仔細觀察，但看不出他們的出身來歷，也認不出他們是誰。」

程小蝶心頭跳動了一下，道：「老前輩可是說他們全是一夥的？」

「對！他們的易容葯物，施用得十分馬虎，」佟元修道：「稍一留心，都可以看得出來，好像是一批二十上下的年輕人，老朽暗中計數一下，大概有十三個人，最讓老朽驚奇的是，其中有幾個，竟是女兒之身。」

「女的？」程小蝶吃了一驚，道：「他們算不算是殺手呢？」這也讓她不自覺的想到了素喜。

佟元修回顧了關杰一眼，道：「關老弟看出了甚麼？」

「兄弟只是多走一些路，多去過幾個地方，」關杰道：「所以，就多認識了一些人，但如論法眼透視，驗明正身，佟兄之能可算上當今江湖第一人了！」

捧足了佟元修，也把搶到的風

頭還給了江北四老，不但消去了曲大風窩在心中的火氣，也使四人生出感激之心。

江湖人，就是這個德性，雞毛蒜皮的事，可能使他們心頭窩火記恨半生，因爲，他們缺少了那份民胞物與、犧牲小我的認識和胸懷，一生都陷在江湖道義、恩怨糾纏的小圈圈裏。

他們缺少了一份大是大非的概念，却有一諾千金，慷慨赴死的氣勢和精神。

郭寶元知道江湖上這種傳統，程小蝶也體悟出了江湖人與衆不同的地方。

人有起錯名字的，却沒有叫錯綽號的，神眼叟確有他過人之處，異於常人的眼力，能讓他洞察細微，再加上豐富的江湖閱歷，加强了他的見解和判斷能力，提出的結論，與現實距離八九不離十了。

「老朽仔細的觀察過，他們有十三個人，」佟元修道：「男的似乎多出了兩至三個，這方面老朽無法肯定，但他們確很年輕，他們帶着兵刄，算不算是殺手，老朽無法斷言，但他們和另一批易容的江湖高手，好像不是一夥人。」

「一批年輕人，江湖上默默無名。」關杰道：「身懷兵刄，又作易容，十幾個人集體行動，除了殺手之外，老叫化也想不出該如何稱呼他們了，奇怪的是這兩批心懷異圖的人物，爲甚麼要趕赴你程總捕頭的宴會？他們要殺甚麼人？兩個完全不同的刺殺組合殺氣騰騰的碰了面，却又刀未出鞘，劍未離匣，偃旗息鼓，悄然而退，這些事，江湖上從未發生過，至少，老叫化沒見過，也沒聽過。程總捕頭心中應該有個譜，這些人不會無緣無故而來的。」

程小蝶心中忖道：是有個譜，可是能說出口嗎？既非三言兩語能夠說得清楚，而且別人聽了也未必相信，但個中內情一旦洩露，又不知要引起甚麼變化，這件事絕不能說，但一時之間，却又想不出如何回答關杰的問話。

幸好，佟元修接了口，道：「我看，他們不像爲殺人而來，殺人用不着集中那麼多人，就算勢在必殺，不惜任何犧牲，也不會把那麼多的人集中在一起，而是重重佈署，多重截殺，這等集中力量於一處的作法，目的在集中施用，在極短的時間中，發揮出羣體凝聚的力量。」

「老前輩說的是，他們的用心是……」程小蝶心中暗道，既然無法說明，索性就裝下去了。

「搶一件東西！」佟元修道：「在極短的一瞬間，完成目的，搶到東西的人，脚色轉變，變成受保護的目標，在這隨行同伴的全力護衞下，衝出此地。」

「老前輩推斷得十分合理，」程小蝶道：「刑部應該如何處措，防止事件發生呢？」

「有一個最重要的關鍵，老朽還未弄清楚，」佟元修道：「他們要搶甚麼？那東西現在何處？和總捕頭這番宴請江北武林同道又有些甚麼關係？一場驚天動地大刺殺，化解於無形之中，是甚麼人的力量？」

一口氣提出了四個大問題，程小蝶想一想，可能回答的有三個，甚麼人？用甚麼方法？怎樣化解了這場殺手對決，這些問題程小蝶全無概念之外，另外三個問題可能環繞在青苗玉上。

這些人是準備好去搶青苗玉的。

程小蝶很慶幸沒有在宴會上提出青苗玉和言侍郎的案子，那可能是引燃起衝突的火苗，但也會使晦暗不明的情勢，有一個明朗的輪廓。

三思之後，程小蝶決心把秘密隱藏起來，幽幽歎息一聲，道：「這件事來得突然，晚輩還無法理出一個頭緒來，會不會和刑部的案件有關？」

程小蝶不願讓江北四老和關杰對她生疑、不滿，也不能完全隱瞞每件事，能說的就說出來。

「甚麼案件呢？」關杰道：「總捕頭如不能說，那就不必勉强了。」

「算是一件大案子，死者是戶部侍郎，算品位是二品大員，」程小蝶道：「他死在天荊刺下，如今還未查出兇嫌是誰。」

「一個二品大員，怎會和江湖上的殺手有關？」曲大風道：「這中間可有甚麼牽扯？」

「查不出有何牽扯，刑部以追查兇手爲主，替死者申寃，把兇手繩之於法，」程小蝶道：「所以想借重諸位之能，查明天荊刺的來歷，想不到會引那麼多江湖高手，易容赴會，又帶出了一批神秘的、年輕的殺手羣來，刑部人力單薄，高手不多，眞不知如何處理此事了。」

言語之間，又隱隱透出向幾人求援之意。

「不是老朽滅自己的威風，」佟元修道：「我們四個老頭子，加上關大俠，也無能處理這件事情，就算動員了江北武林道上所有的力量，只怕對方也不賣這個賬，這件事，我們是無能爲力了。」

推得乾乾淨淨，不留一點商量餘地。

程小蝶看出了江北四老心中的畏懼，也不便强人所難，話鋒一轉，道：「緝捕兇手、逃犯，是刑部

職責所在，防止仇殺、兇案，刑部也不能推托不管，諸位身在江湖，有些事雖爲法所不容，但江湖上的看法，却別有論據，這等事實在不便插手。」

她盡量使言詞柔和，不傷江北四老的尊嚴。

「事實上是管不了，」佟元修坦白道：「放眼當今江湖，能夠攔下這件事的人，只怕不多，老朽既無能爲力，只好先行告辭。」站起身子，轉身而去。

成泰、馬宏、曲大風，跟着站起，隨在佟元修身後，向外走去。

「晚輩送諸位一程。」程小蝶搶先拉開木門。

「程姑娘，」佟元修道：「唯一的辦法，是讓他們自相殘殺。」聲音非常低，低到只有站在身側的程小蝶能夠聽到。

「讓雙方殺手對決？」程小蝶低聲的問道。

「問必有餌，投其所好。」佟元修突然提高了聲音，道：「總捕頭留步，老朽等四兄弟已洗手退隱，江湖中是是非非，已與我等無關了。」

這幾句話說得聲音響亮，靜夜中可傳到百丈之外。

程小蝶沒有再送，站在雅室門口，看着一行人走出了刑部。

鐵面神丐關杰，仍然靜靜的坐着，這個人能博得大俠之名，果是與衆不同，江北四老，就缺少他這一份臨危不亂，處變不驚的英雄氣概了。

「不要怪他們，英雄暮年，就少了那份猛銳之氣，」關杰道：「他們在江北地段上，已有一片江山、莊院、樓舍，僕婢成羣，要他們捨棄這片家業，確有困難。」

「我知道，」程小蝶低聲道：「佟老臨走之際，曾有指點，讓雙方殺手對決。」

「此舉雖然有失光明，但却是一個最好的辦法，」關杰道：「而且馬乘風、水中天都不是好相與人物，一對一，老叫化也沒把握勝他們，更何況，這兩人還有助手。」

「助手？」程小蝶道：「他們不是獨行大盜嗎？」

「作奸犯案，他們一向是獨來獨往，」關杰道：「但對陣搏殺，他們都有帮手。」

「帮手的武功很强麼？」程小蝶道：「若是，那就得先想辦法，剪除他們的帮手，再對付他們。」

「這是一個很大的秘密，江湖上知道這個秘密的人不多，」關杰道：「兩人無往不利，除了他們本身的武功精湛之外，兩個帮手的厲害，也是重要的原因。」

「噢！是兩個什麼樣的帮手呢？」程小蝶道：「如是和兩人的武功在伯、仲之間，爲什麼不自立門戶呢？綠林道上，有這樣追隨數十年，甘爲從屬的人，倒是少見得很！」

「他們不會叛變，他們是影子，永遠追隨着主人，」關杰道：「殺了馬乘風和水中天，他們才會消失。」

程小蝶聽得呆住了，郭寶元在江湖上走動十餘年，也沒有聽說過這樣的事，聽得和程小蝶一樣的瞠目結舌，莫名所以。

「兩位覺得很奇怪，是麼？」關杰道：「所以，我說這是一個秘密，知道這個秘密的人，也許都已死了，我可能是例外一個。」

「老前輩，能否說得更清楚一些？晚輩想不通影子的意思是什麼，一個人？或是通過一種特殊技藝練成的武器？」程小蝶道：「既稱爲影子，那是時時刻刻都在兩人的身側了？」

關杰點點頭，道：「不是武器，是人，一個完全聽從他們指揮的人，只是比一般人瘦小很多，穿着和他們顏色相同的衣服。」

「還是無法瞭解，」程小蝶道：「關大俠請再說明白些吧？」

「是兩個很瘦小的人，」關杰道：「但形貌却長得和馬乘風、水中天十分相似，他們只有常人一半大，也許更小些，我不能明白，用什麼方法弄成那樣小的人，這其間一定是經過一種術法修練，否則很難解釋。」

程小蝶忖道：這確實有些不可思議，當年父親尚任廣州知府時，剿除白蓮教的餘孽，我親眼看到一隻紙剪的鴿鷹，施法後可以在空中飛行，江湖之大無奇不有，看來這件事，只有見着吳先生時，才能得到答案。吳先生是一位奇人，不但武功深奧絕倫，而且胸羅萬有，是一位先知者。

心念一轉，不再追問原因，轉過話題，道：「兩人都有影子保護，是巧合，還是別有原因？」

「所以，我懷疑影子，不是正常成長的人，」關杰道：「我也懷疑一日千里馬乘風和百手尊者水中天，是同出一源，也許兩人就是師兄弟，但表面上，却又各行其是，互不來往，不容易啊！一裝幾十年，就算眞是同出一門的師兄弟，幾十年不相往來，也變成互不相識的陌生人了。」

「關大俠發覺了這個秘密，馬乘風、水中天竟無所覺，」郭寶元道：「這中間定有原因，也許就是這兩個大怪人的疏漏之處。」

「說出來，是奇蹟，也是天意。」關杰道：「前年夏天，老叫化躲在一處山溪中洗澡，看到一座突出的石岩，松藤蔭蔽，山風徐來，

好一處乘涼所在，老叫化躺在石岩上，一覺醒來，竟看到馬乘風和水中天坐在岩下溪邊聊天，兩人同時在帮一個小人洗澡，老叫化簡直看得呆了，這兩人各行其是，從不往來，就算偶然相聚也不會有那麼個熟悉，細看兩個小人，和他們長得一模一樣，當時，我還認爲他們早已秘密結婚生了兒子，以後，聽他朝小人呼叫影子，才覺得奇怪，稍一疏神，兩個小人忽然不知所踪，馬、水兩人也分手告別，竟是你南我北，反向而行。」

「兩個小人呢？」程小蝶道：「躲在了什麼地方？」

關杰笑一笑，道：「老叫化也是不信邪呀！我用足目力看，終於見到了兩人的右大腿上，綁了一個袋子，小人就躲在袋子中，本來就小，這一縮身收肩，好像一隻小貓小狗一樣，躲在袋子中，衣襬掩遮，還眞難看得出來，現在，老叫化又多了一層體會。」

「老前輩又想到了什麼？」程小蝶道：「還請當面指教。」

「縮骨功，」關杰道：「兩個人個頭雖小，但也不能躲在人的胯子下袋子中，而且瞧不出來，除非他們練成了縮骨神功，使整個身軀再縮小很多。」

「老前輩的意思是，兩個影子武功的成就很高？」程小蝶道：「能練成縮骨神功的人，技藝自非小可？」

「不錯，」關杰道：「這中間的可疑之處是，怎會有那樣像煞他們本人的小人，又能練成那樣高的武功，這中間的一切，都不是常情常理所能解釋，老叫化想了兩年，也未想通，也不敢告訴別人，今夜是第一次說出這件事情。」

「妖術？」郭寶元道：「那兩個小人，根本不是人，是馬千里、水中天魂魄的化身。」

「這等怪力亂神事，老叫化不能說，」關杰道：「我也不相信魂魄能成人形，在光天化日中出現，而且，還要用水洗澡？」

「關大俠說得對，他們不是魂魄，」程小蝶道：「魂魄怎能和本人同時出現？但他們也不是正常的人，可能是通過一種術法養成的畸形人，稱它們爲影子，顯然，連它們的主人，也未把它們作人看待了。」

「高論，高論，老叫化說出兩個秘密！能換得這番見識，也算是大有收穫了！」目光凝注在程小蝶的臉上，瞧了一陣，道：「姑娘年紀不大，貌美如花，但却智慧過人，見解深遠，關某人十分佩服，希望關某人如何帮忙，但請吩咐一聲！」

程小蝶沉吟了良久，道：「關大俠能帮些什麼忙呢？」

如此直接的反問，關杰反被問呆了，苦笑一下，道：「老實說，兩帮不上大忙，馬乘風、水中天，兩人中任何一個，老叫化就不是他的敵手，何況，他們還有神出鬼沒的影子帮忙，充其量老叫化只能對抗一個殺手。」

「關大俠太有名了，小蝶也不敢祈求關大俠易容改裝……」

「關某確不屑於此，寧可戰死，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豈可改裝易容，掩飾本來面目？」

「一代大俠，理當如此，但掌理刑部的工作，最重要的目的是破解冤案，緝捕兇手，手段如何，就不用計較了。」程小蝶道：「所以，關大俠幫不了我們，有此一念，我已很感激了，這件事，不敢勞動關大俠了。」

「是的，這件事充滿着詭異、玄秘。」關杰道：「也需要非常的手段、方法解決，老叫化無能爲力，先行告辭了，但我會留在京城，遇有效勞機會，絕不坐視。」

「前輩好走，小蝶不送了。」

有點逐客的意思了，關杰起身離座，大步而去。

郭寶元一直送到大門，才回轉雅室，道：「關大俠是誠心幫忙，總捕頭爲什麼要拒絕這麼一位武功高强的幫手？」

「他一個人的力量太單薄了，」程小蝶道：「以他在江湖上的威名、身份，任何行動，都在人監視之下，請他幫忙，咱們就全盤曝光，完全無法秘密行動了。」

郭寶元點點頭，道：「總捕頭好像已經胸有成竹了？」

「是有了一個主意，但還不是很成熟，」程小蝶道：「還得仔細的推敲一番，此事也不宜有太多人知道，我推走關大俠，也是爲他設想，不能把這些血染的仇恨，記在他的頭上。」

「總捕頭慢慢的設想，細作策劃，寶元隨時候命。」站起身子，退出了雅室。

程小蝶剔亮了桌上的銀燈，整理了兩副杯筷，斟滿了兩杯酒，道：「席還未殘，酒餘大半，杯筷我已用酒洗拭過了，夜已沉，人已寐，將就着，喝一杯吧！但小蝶迎客的心意，却是十分之虔誠。」

「好！妳的武功果然大有進步了，我閃過了重重防衛，也避過關杰的耳目，却逃不過妳這一關。」

木門一動即合，燈光一顫復明，桌前突然出現了一個藍衣中年文士，正是午間在厚德福大飯莊宴會上，解說天荊刺來歷的高人。

程小蝶雙目盯注在中年文士的身上，眼光中滿是懷疑，人却緩緩站起，福了一福，道：「朋友貴姓

大名，請恕小蝶眼拙，不識高人。」

藍衣人緩緩取下長髯，揭下一張人皮面具，露出了本來面目。

是一張英俊又成熟的臉，給人一種安全又溫暖的感受。

程小蝶目前正缺少這種感受，嬌呼一聲：「田大哥！」撲入了來人懷中，不知是太高興，還是傷心，淚珠兒竟然泉湧而下，道：「我這個總捕頭當得很辛苦，好像是整個綠林道上的高手都跑來和我作對了，爲什麼呢？我每日裡要殫精竭智，思索策略，應付他們，想得人也快老了，田大哥，我活得很心酸啊！」

來人竟是兩年未見面的田長青，當年九龍玉珮一案，得他幫助不少，想不到，程小蝶陷入最悲苦的境遇時，田長青又出現了。

輕輕拍着程小蝶的肩頭，田長青笑一笑，道：「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小蝶，咬緊牙關，站穩脚跟，撐下去，歷代刑部，都有一個總捕頭，幹得像妳這樣轟轟烈烈的，從未有過，不過一年吧，已經名滿朝野，上動公卿，下鎮江湖，也難怪，有人要集中力量對付妳了。」

程小蝶擦乾了眼淚，破涕一笑，道：「眞是沒出息啊！一見到田大哥就哭了起來。」

「這才好啊！眞情流露，」田長青笑一笑道：「也不枉我風塵僕僕的跑了幾千里，趕來探望妳了。」

「來得好啊！來得正是時候，小妹已快計窮力竭，」程小蝶道：「再來晚了，恐怕看不到活着的程小蝶了，我去叫他們重整酒菜，今夜小妹要醉在你的懷中。」

田長青一把拉着程小蝶，道：「不用了，妳說過，席尚未殘，酒餘大半，夠咱們兄妹通宵長飲了。」

程小蝶道：「大哥是專程來探望小妹呢，還是順便收取一筆債務？」

「債務？」田長青笑一笑，道：「沒有人欠我呀！」

「小妹當年搬請大哥出山，力禦强敵，曾經以身相許，大哥可以忘了，小妹可不能賴債。」

「小蝶，記得我當年說的話嗎？我認妳爲妹，終生不變改。」田長青道：「妳這一生都是我的妹妹了，小兄風流成性，妾婢成羣，兩個小苗女，苗蘭、花芳，也不妒忌，竟然挑選族中美女，强我納妾……」

「大哥有女人緣吶！所以，妻妾成羣，却不會爭風吃醋，苗蘭、花芳，更是想把你留在南荒，爲你選美是誠心取悅你了，」程小蝶道：「但小妹是還債，出任總捕頭之前，我已經對父母說明，江湖事，非尋常，我的婚姻終身，難由父母作主了。」

田長青接道：「他們答應了？」

「是！」程小蝶道：「形勢迫人，不答應也不行啊！那時，小妹就想到還你這一筆情債的事，但却差一點被皇帝吃了，陰差陽錯，反而成就了我乾公主的身份，也爲你保留下處女之身，現在，小妹是自由之身，隨時可以兌現許給你的諾言，侍君於床第之間，只是有官職在身，不能爲你生兒育女了。」

田長青乾了面前一杯酒，笑道：「恨不相逢未娶時，小兄風流浪子，那裏配得上賢妹的高貴聖潔，此事再也休提。」

奇怪呀！程小蝶竟然是若有憾焉的說道：「大哥妻妾十餘人，多我一個，有何不可，何況，我不作妾，只是你的紅顏知己，我在最艱苦的時候，你完全出我意外的趕來京師，名是探望，實是聞得風聲而來，千里奔走，情意是何等深重，小妹以身相報，既酬日前許下的諾言，又謝此次千里馳援的恩情，田大哥，這可是一舉兩得啊！」

「如此盛情，小兄心領了，小蝶，」田長青笑一笑，道：「留待有緣人吧！」

「豈眞是蒲柳之姿，不堪入大哥法眼，」程小蝶有些感傷的道：「求試雲雨不可得？」

田長青正容說道：「妳是瑤池中九品蓮花，不配的是我，妳就替小兄這一溪濁流，流一股清泉吧！小蝶，我是要債來的，是代苗蘭、花芳兩位苗女峒主要債，也帶來了她們謝妳的禮物，這件事押後再談，先說妳的事，怎麼會鬧出這等驚天動地的江湖大事，重金禮聘殺手入京城，請到南荒去了，我才聽得了這消息。」

程小蝶嘆息一聲，很仔細說明了案情，由言侍郎被殺說起，一直談到素喜逃獄，青苗玉失踪，連言侍郎珍藏的避毒蟾蜍、移墨玉，全都說出來了，可眞是巨細無遺，全盤托出。

像田長青這等可爲國士的江湖大豪，也聽得臉色數變，道：「看樣子，問題是出自青苗玉上了。」

「是！」程小蝶道：「可惜青苗玉已經失竊了，這兩幫人中，有一幫已經得手，爲什麼還會有兩幫人馬大火併呢？」

田長青沉吟了一陣，道：「小蝶，會不會還有個第三者？」

程小蝶道：「那就太複雜了，如是眞有其人，如何能逃過兩幫高手的追殺？」

「如果兩幫人中，有一個心存私念，取到了青苗玉後，暗自藏起，」田長青道：「這就會引起一場

大火併了，青苗玉突顯得如此重要，一定有人急切需要，出了驚人的高價收購，或者是重過金銀價值東西……」

「對呀！我怎麼沒想到這一點？」程小蝶把嬌軀偎入了田長青的懷中，仰起粉臉兒，微閉雙目，道：「還是大哥能幹，一見面，就解開一個關鍵。」

程小蝶擺明了要送上少女的初吻，臉上是一片期待的神色。

但田長青却不敢消受，小蝶的美貌、嬌媚，已經使男人很難把持，田長青也克制得十分辛苦，如果低頭親下去，這一段兄妹之情，那非要付諸流水，代之而起的是男歡女愛，慾海難拔。

所以，田長青不敢接受，輕輕扶正了程小蝶的嬌軀，低聲笑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大哥不願妳悔恨終身。」

程小蝶淒涼一笑，道：「田大哥呀，我是誠心獻出我清白的身子，和一片誠摯之愛，大哥何其吝嗇，拒小妹於千里之外！」

「小蝶，」田長青道：「我爲無數女子罵作無情負心漢，唾稱人間賊丈夫，但我要妳讚我一聲眞君子不欺暗室大丈夫，小蝶，事過方知情意深，我要的是妳數十年誠心知已的感情，不是一時放縱的歡樂，妳和別的女人不同啊……」

「有什麼不同？還不是紅顏老去恩先斷，」程小蝶道：「獨留青塚向黃昏。」

「小蝶，妳還不到二十歲呀？」田長青道：「怎會有如此淒涼的感慨？」

「也許我的負荷超過了自己的能力。」程小蝶道：「人尚青春心已老。」

田長青道：「不錯，妳太聰明了，思慮事情的成熟，超越了妳的年齡，告訴我，妳準備如何應付這件事？」

「殺手對決，讓雙方自相殘殺。」

「好辦法，也是唯一辦法，就午間宴會中所見人物，還找不出一股力量，能對抗他們。」田長青道：「這中間的佈餌誘敵，使雙方誤會衝突，可要大費一番心機了。」

「剛才，還在擔心此事，」程小蝶道：「現在，我已經不擔心了。」

田長青道：「爲什麼？」

「因爲，你來了！」程小蝶笑道：「田大哥的智謀武功，一人可抵十人用！」

「胡鬧啊！」田長青道：「就我今午所見，此事大意不得，告訴我，妳有多少個武功高强可以用之人？」

「眞正能打的，不算你田大哥，我們有三個人，」程小蝶道：「勉强向上算，最多有五個人。」

「都是些什麼人？」田長青道：「能不能告訴我？」

「三個人是小文、小雅、我，勉强加上兩個是少林門下的陳同和副總捕頭郭寶元了。」

「這……」田長青皺起了眉頭，道：「不論與殺手對決，有多少的成功機會，但最後的掃穴犂庭，還要有自己的實力，我聽說過中、南、西、北四大捕頭，都是身負絕技的高手，經驗、歷練，都很豐富，爲什麼不把他們招入京中，應付强敵呢？」

「爲王妃僞死一案，已把他們招入京中，折騰了兩三個月，才放他們回住所，至今不到半年，再把他們召入京中，小妹心中有些不忍，也覺得不好意思，」程小蝶道：「何況，這一案兇險絕倫，他們四個人來了也未必能應付得了……」

「小蝶，這就是婦人之仁了，他們身爲捕快，就應當不畏艱苦，不避兇險的追查案情，」田長青道：「事情越複雜、困難，越應該投入名捕、高手，瓦罐應在井口破，將軍應在戰陣亡，這些才是他們的抱負、志願。」

程小蝶沉吟了一陣，道：「大哥，小妹就任總捕頭時，已想過了這件事，我自己會全力投入，爲破案不惜任何犧牲。」

「好！理當如此……」

「你贊成，包括我的人，和我的貞潔身體？」程小蝶有點失望，也有點快樂，田長青很贊成她忠於職業的想法，但又感覺得太不重視她的感情，她把少女貞潔交給什麼人，似是都引不起田長青一點妬忌。

「我想四大名捕之下，都有幹練的從屬，」田長青道：「妳在徵調他們入京時，要特別提醒一聲，要對付的是江湖上最難對付的殺手，要他們各選一至兩人，作爲貼身護衞，要選他們手下武功最高强，反應最靈敏的，要他們易容入京，一路訪查，最好約定下切口暗號，以作萬一的聯絡準備，每人帶兩位，一個也好，要走在一起，小心暗算，情勢不對，就先行走避，不要逞强鬥狠，冒死拚命，妳要告訴他們，他們的目的，是偵破案情，忍一時的屈辱，事所必然，不讓敵人瞭解他們的身份，才是上上之策。」

他說的是工作，也是方法，聽得程小蝶十分神往。

她是個聰明的人，已完全領悟了田長青策謀的運用。

策略的重點，是要四大名捕各帶一至兩個最得力的手下，易容入京，以他們的經驗，分途查訪，要忍氣吞聲，保密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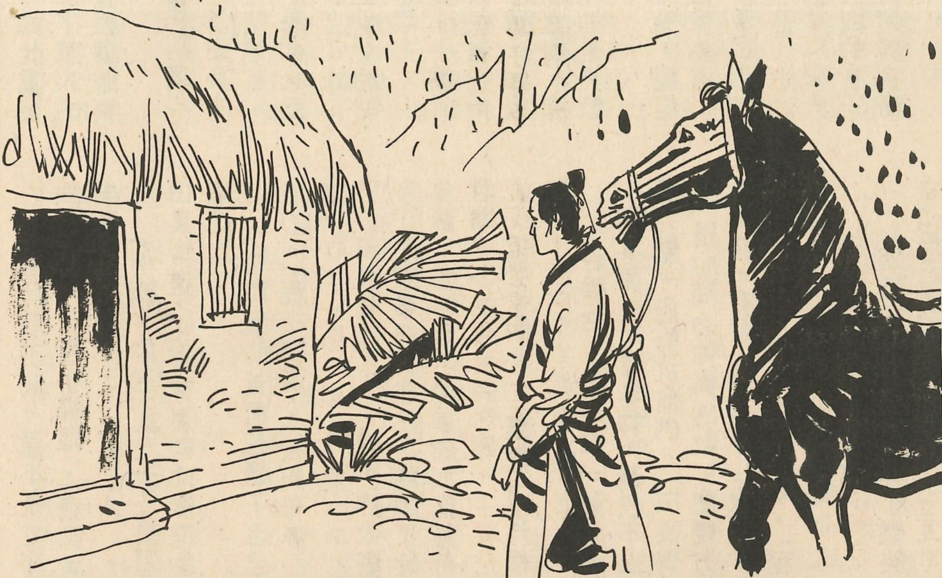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梅三公子和上官燕趕往湘西找武公望，在客棧遇一少年公子，自稱周天賢，邀梅和上官往玉樓春小酌，兩人談笑甚歡，不久來了個老叫化，周的臉色微變，梅看在眼內，回途中，一缺左耳的大漢跟踪他們，後不知被誰所殺。第二天周不辭而別，梅也和上官燕上路，晚上宿在破廟中，半夜鬧鬼，擾攘間，才發現上官燕失了踪……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神劍金釵



水中迴响音樂聲　潭面反映裸男女

看來這迷香不是用冷水所能解得，敢情要經過一兩個時辰方能醒轉。

心中一轉，伸手拾起兩柄短劍，插入鞘中，一手一個，提着回到大殿，把他們放在地上。

怎麼小妹子還不回來？啊喲！不好！自己不要中了賊人調虎離山之計？

小妹子如有差池，自己這個觔斗，可栽大了。

想到這裏立即回頭四顧，猛見拜台上端端正正放着一張白紙。

爲了怕被風吹走，紙上面還壓着一塊小磚頭！

怎的自己方才並沒注意？難道小姑娘心急她外公安危，留書出走，一個人不辭而去？

拿起紙條，就燭光中一瞧，只見紙上歪歪斜斜用木炭寫着一行大字：

此女資質頗堪造就，已由本莊徵用。

歌樂山莊啓

梅三公子拿着這張字條，怔怔出神，口中低誦着：「歌樂山莊」！

這歌樂山莊又是甚麼所在？他們看上了上官燕資質不錯，要徵用她？

明明是把她擄去！却說是「徵用」？

不好！這歌樂山莊，定和武老英雄失蹤有關。

自己正苦於無處追蹤，你們倒送上門來。

他猛的一長身，快如閃電，躍上大殿屋脊，兩道劍鋒似的目光，向四外掃射！

山坳四面，都是密壓壓的參天古木，松風如濤，那有人影？

即使眞藏着人，也瞧不清楚。

梅三公子劍眉直豎，想是氣極了，陡然引吭長嘯，清越越的宛若龍吟，震動得的四面山谷，迴響不絕！

他身形隨着嘯聲，飛掠而起，在樹梢上很快的巡迴了一圈，夜梟宿鳥，都驚得噗噗亂飛。

嘯聲甫歇，人也飄然重新回到大殿之上。

這時梅三公子的心情顯得十分沉重，他想起師父靈芝上人臨行時的吩咐，要自己代他老人家行道十年，積修外功。

並說自己所習的乃是佛門降魔法藏，具有降龍伏虎，無上威力，雖然江湖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但一般魔頭也足可應付。

那知出門未久，就丟了這大的人，武公望失蹤，還可說自己並不在場。

但這上官小妹子，却是和自己在一起的，連人家影子都沒瞧到，就被擄走。

而且連自己兩個書僮也全被迷翻，不僅如此，還居然留下字條。

看來這江湖上，當眞是譎風詭波，寸步難行！

哼！梅君璧若不踏平你歌樂山莊，也枉在天台絕峯十年苦練，今後還談甚麼行道江湖？

他越想越氣，一張俊臉氣得通紅，怔怔的站在殿上，一言不發！

眼前的兩小，躺在地上，沉沉熟睡，還沒醒轉。

梅三公子拿起茶盞輕輕的呷了一口，心想既然賊人留下歌樂山莊的名稱，至少總比亂尋亂闖好得多，反正急也沒有用，不如等兩小醒轉，再作道理。

他廢然的回到拜台上坐下，略爲閉目養神。

不知經過了多少時間，驀聽到劍兒夢囈似的大叫：「有鬼！」

梅三公子倏地睜開眼來，看到劍兒已坐了起來，正在揉着眼睛。

琴兒的身體也微微的動了一動。不由叫道：「劍兒，你醒過來了？」

琴兒迷迷糊糊的聽到公子說話，也趕緊骨碌碌翻身坐起。

等到兩人看清身在大殿之上，不由同時「噫」了一聲！

琴兒還覺得腦袋脹脹的十分沉重，但記憶猶新，自己和劍兒睡在鼓樓下面，半夜裏劍兒叫醒自己，那樓梯缺口上，垂下來三寸金蓮，百摺湘裙，自己和劍兒一劍砍了上去……這是怎麼一回事？

回頭向劍兒一瞧，他睡眼惺忪，還略帶餘悸的正在向公子述說當時情形：「公子，我們眞的遇上了鬼……」

梅三公子聽完之後，一聲不響的沉吟了一會，然後道：「我們都着了人家道兒，那人故意裝着鬼魅，使你們集中注意的時候，就暗放迷香，把你們迷昏過去。說實在，他倒並不是要迷倒你們，主要是要使我聞聲趕來，忙着解救你們的時候，才能向上官姑娘下手。」

「甚麼？上官姑娘出了事啦？」

琴兒劍兒聽公子一說，不由睜大着眼睛，同聲急問。

四面一瞧，果然！上官姑娘不見了蹤影！

梅三公子點了點頭，就把方才所遇，也說了一遍。

琴兒偏着頭，想了想說道：「只要有了着落，那怕會找不到？這歌樂山莊，想來不會離這裏太遠的。」

梅三公子也認爲琴兒說得有理，便道：「天快亮啦！你們中了迷香醒來，體力一定消耗極多，快去休息一陣，天明之後，我們還得在附近先找上一找。」

兩小也確實覺得頭腦昏沉沉的，十分乏力，當下就依言在地上坐定，各自運起功來。

東方逐漸透出曙光，樹林中百鳥爭喧，聲若笙簧。

梅三公子主僕三人盥洗之後，吃了些乾糧，就翻身上馬，順着山徑，向附近山頭，逐一搜尋。

但見崇山峻嶺，疊巒層峯，人跡罕到，那裏去找歌樂山莊？

三匹馬翻山越嶺，奔了半天，連半絲徵兆也沒有。

跑到中午時分，到了一處山麓，總算靠山脚下，有了十來戶人家。

依山而居，自成村落，看上去敢情是獵戶！

梅三公子策馬徐行，在路旁一家泥垣茅屋人家門口下了馬。

琴兒走上前去，舉手輕輕叩了幾下柴扉。

木門「呀」的打開，走出一個五十來歲雙鬢花白的老者，他看到三人，好像甚是驚異，問道：「客官敢情是迷失了路？」

梅三公子忙拱手笑道：「驚擾老丈，小生並非迷路，只因山行了半天，想借府上權爲息足。」

花白老頭連說「請進」，就把三人讓進客堂，一面吩咐媳婦，到厨下替三人燒了壺開水。

梅三公子連連稱謝，也就向老頭打聽起附近山中，可有一個叫歌樂山莊的所在？

那老頭想了一陣，搖着頭道：「老朽世居此山，從沒聽說過歌樂山莊這個名稱，公子不妨往南走上三五十里，有個大鎭，叫做五峯寨，那裏往來的人較多，也許會有人知道。」

梅三公子聽他如此說法，只得罷了，三人胡亂吃了些乾糧，略事休息。

琴兒取了一大錠銀子，送給老頭，作爲茶資，老頭却堅不肯收。

梅三公子只好道謝一番，告辭而別。

* * *

上馬之後，照着老頭所說路徑，曲曲折折的繞山而行，走了不過一個時辰，就趕到五峯寨。

五峯寨，是個百來戶人家的山地小鎭，一條小街，百貨雜陳，也頗爲熱鬧。

梅三公子主僕三匹俊馬，一進入這個小鎭之後，立時引起鄉人們的注目。

這僻壤窮鄉，那來富貴人家的闊公子，大家都透着十分驚奇的眼光，瞧着他們。

梅三公子在路口一家茶棚坐了下來，琴兒吩咐店伙只要送上開水就行，他一面取出茶葉，替公子泡了壺香茗。

一面就向店伙打聽附近可有一

個叫歌樂山莊的，如何走法？

店伙雖然想竭力巴結，但東扯西拉的說不出甚麼頭緒來，梅三公子坐了一陣，就起身走出茶棚，一連又問了幾處，也都茫然不知。

最後問到街尾一家雜糧店，却見一個伙計笑着說道：「有！有！歌樂山莊離這裏不遠！」

梅三公子一聽歌樂山莊有了着落，心頭一喜，連忙拱手問道：「老哥既然知道歌樂山莊，不知如何走法？」

那伙計一看貴介公子向自己抱拳問話，只慌得一連作了幾個大揖，陪笑說道：「公子爺大概和莊上是親戚罷？聽說那老莊主從前還做過大官呢！後來告老還鄉，愛這山裏風景好，就造了一所別墅以享天年。

「他家大小姐是北方長大的，喜歡吃麵食。這都是莊上的大爺們講出來的，因爲從山裏出來，小店最爲近便，是以每隔三兩個月，就得到店來採購糧食。小的時間一久，和他們混熟了，才問他們住在哪兒，他們就說是歌樂山莊。」

他嘮叨了半天，依然沒說出地方來。

劍兒在旁插口問道：「喂！老哥，你說歌樂山莊，究竟在哪兒呀？」

伙計口中一連應了兩聲「是！」用手背抹了抹嘴角，說道：「他們莊上，小的可沒去過，不過，聽幾個爺們的口氣，好像就在西南的山裏面。」

劍兒還想再問，梅三公子知他知道的已全部說啦，再問也問不出所以然來。

既然歌樂山莊就在西南面的山中，憑自己三人還怕找不到？

當下就謝過店伙，帶着兩小出了五峯寨，直向西南面的山中馳去。

跑了一陣，只覺這一帶，層巒疊翠，羣峯起伏，雖然還有山路可循，但幽林茂草，已是十分荒僻，杳無人跡。

梅三公子騎的琥珀駒，乃是一匹千里良駒，即兩小所騎，也是千中選一的短小健馬，翻山越嶺，涉水渡澗，自然並無困難。

這樣又走了差不多一個時辰，入山更深，山勢險惡，山道已盡，那裏找得到歌樂山莊影子。

梅三公子一路上細心察看，在這荒無人煙的所在，發現一人高的茂草，有好些似乎歪歪倒倒的，露出被人踐踏過的痕迹。

不由心中一動，尋思這敢情是歌樂山莊手下的人，搬運貨物時所留下的痕跡，自己何不跟蹤前往？

想到這裏，便依着偃草痕跡，策馬前行。

轉過山頭，前面兩峯相夾，中間有一條彎彎曲曲的山溝，若不細打量，眞還看不出來。

梅三公子主僕三人捨馬步行，循着山溝走去，只覺這山溝極爲乾燥，原是兩座山峯中間的一個裂口。

地勢越走越高，約莫走了里把光景，前面山溝盡頭，却是一個三丈來高的天然大隧道。

兩邊高峯如削，從中間透進些微天光，洞中依稀可辨！

這隧道宛如山壁中的走廊，望進去陰森森的，透體生寒。

兩峯中間，是一道百十丈深的絕澗，巨瀑奔瀉之聲，彷若千軍萬馬，奔騰嘶嘯。

益使人有身臨絕地，油然生怖之感。

梅三公子藝高膽大，手執翠骨紈扇，飄然走了進去。

琴兒劍兒緊跟着公子身後，亦步亦趨。

三人走不多遠，就轉了兩個彎，前面是一條寬闊的甬道，因陽光受了阻擋，較爲黑暗。

正走之間，脚下忽然「克察」「克察」發出一種脆弱東西的折斷之聲！

梅三公子低頭一瞧，不禁也驚呼了出來。

原來這隧道之中，一路上雪白嶙峋，散舖着大大小小無數枯骨，自己走過之處，枯骨折斷，發出克察之聲！

「這隧道之中，怎會有這許多骷髏？莫非潛伏着甚麼食人的猛獸不成？」

梅三公子想到這裏，回頭向四面略一打量。

只見隧道左右兩邊，靠近石壁，雁翅般站着兩排人影，手上各執兵刃，挺身而立，甚是整齊！

自己忒也大意，只顧望着隧道前行，沒去注意兩邊。

其實靠近石壁，極是幽暗，不留神，原也看不出來。

唔！他們敢請就是歌樂山莊的手下爪牙，這般列隊相迎，顯然早已知道了自己行跡。

這般裝模作樣的，可能另有詭計，自己倒不可不防。

想到這裏，手中輕搖着翠骨紈扇，態度從容，但心中早已暗作戒備，以防人家驟起發難，自己固然不怕，但兩個書僮終究武功還差！

這兩排人，每隔兩三步一個，秩序井然，瞧到自己三人，竟然視若無覩，一動也不動！

梅三公子心中一陣懷疑，兩道冷電似的眼光，凝神掃去！

噫！這批人緊靠石壁，木然而立，一點聲息都沒有，直像泥塑木雕，生氣毫無？

心念一動，俯身從地上檢起一小塊白骨，隨指彈出！

梅三公子雖然漫不經意的輕輕一彈，但他的指勁何等功力，這塊小小白骨何異銳利的鋼鏢？

白骨夾着一縷勁風，「噗」的一聲，打中左邊一人肩頭，應聲沒入肩中。

那人却若無其事，連身形也不晃一晃，依然木立不動。

果然不是生人！梅三公子心頭一楞，回頭低說道：「琴兒，你把火摺子晃亮瞧瞧！」

琴兒答應一聲，從身邊掏出火摺子，隨手晃亮。

梅三公子踱近幾步，仔細一瞧，不由毛骨悚然，倒抽一口冷氣。

這靠壁站着的兩排人影，原來是一具具僵直的屍體，膚色略呈紫醬。

雖然身上依舊穿着勁裝，却早已乾枯多時，在黯淡的火光之下，更顯得陰森可怖！

這批屍體，似乎都經過一種特製的藥物塗抹在身上，是以屍體得以經久不腐，保持着原來的形狀！

只是每個人臉上，不是帶着滿面憤怒，便是緊咬牙關，略現痙攣，想是他們在死前一刹那，都是目眥欲裂，或是忍受着痛苦。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這條隧道，是以前帝王的陵寢？這批人都是殉葬的衛士？

但看他們服式，又分明不像。

他沉思之際，驀見每具屍體身側，還釘着一塊小小木牌。

再一細看，上面不但寫着每具屍體的姓名籍貫，而且還有像雙刀將，神彈子一類江湖外號，及生前使用甚麼兵刃暗器，都註得十分詳盡。

最後一行，都是某年某月某日擅入本山禁地等字樣。

梅三公子一連看了幾名，發現所註時間，原來先後不同，有遠在十年以前的，也有近在一兩年之內的。

自己初走江湖，當然不知道這批人的底蘊，但照所註說明看來，這批人生前，大概都是江湖上具有聲名的高手，他們怎會先後死在這隧道中呢？

「擅入本山禁地」？難道他們是有意或無意的闖入此山，就遇了害？

把這些人拿來當標本似的排列在隧道兩側，似乎是含有阻嚇作用，讓後來的人不敢冒險深入。

如果這批都是江湖上的有名人物，那麼殺害這批人的人，當然是極爲厲害，而生性又十分兇殘的魔頭了。

梅三公子望着地上散亂的燐燐白骨，這該都是被隱匿在這洞中的魔頭歷年所殘殺的人了。

瞧他們曝骨隧道，並沒有拿來製成標本，大概是些無名小卒，或者是誤入此洞的無辜良民。

這種殘忍手段，令人髮指！

「哼，今天既然給我梅君璧碰上，正好替江湖上除一大害。」

他想到這裏，猛聽琴兒一聲驚叫，手上火摺子，倏然而滅！

梅三公子回頭過去，方想喝問，琴兒已把火摺子從新晃亮。

驚悸的照着石壁，囁嚅說道：「公子爺，方才小的照着火摺子，忽然看到這裏一個，他眼睛骨碌碌的轉動起來，鼓着嘴，向小的手上吹來，一股陰冷冷的冷風，把火摺子吹熄了。」

梅三公子向四面一瞧，絲毫沒有異樣，他知道琴兒所說，決非眼花。

反正這洞中定有蹊蹺，當下冷哼一聲，從劍兒手中，接過昆吾劍，朗聲說道：「你們隨我來，今天要瞧瞧這洞中到底藏着甚麼古怪！」

一邊說，一邊早已大踏步的向前走去！

琴兒劍兒一看公子接過長劍，知道事態嚴重，也忙從腰間掣出短劍，握在手中，緊跟著公子身後，亦步亦趨。

空氣顯得有點緊張刺激，凝神戒備的走了一陣，隧道前面，逐漸有了陽光透入。

細察洞中，空蕩蕩的並無可疑之處。

光線愈來愈亮了，前面已是隧道盡頭，走出洞外，眼前豁然開朗，奇峯層列，山林如畫，十分韶秀！

梅三公子心中大爲驚訝，照方才隧道中情形看來，分明有極厲害的魔頭，盤踞此山，不讓任何人深入一步。

如果所料不錯，那麼這夥人，該就是自己要找的歌樂山莊了。

據方才自己的猜想，這隧道中既發現了許多武林人物的僵屍，和地上纍纍白骨，還當這隧道中另外闢有石室，就叫歌樂山莊。

但一路行來，證明這想法不對。

後來又發現隧道不過是條通路罷了，前面就是出口，也許出了隧道，像桃花源一樣，在四面山峯圍繞之中，有一方平地，當中建了一所高大莊院，裏面住着一位武功高强的神秘人物。

他手下還有數以百計的爪牙，自己一出隧道，他們就握着單刀鐵尺，紛紛的包圍上來！

可是這種猜想又不對了，自己站在隧道洞口，踞高四矚，平地上不但沒有高大莊院，竟然連一絲人

跡都沒有。

這眞是令人莫測高深！這山中有人，已是不容置疑，但人在那裏呢？

順着坡勢，走下山脚，一路細心察看，仍然毫無朕兆。

「琴兒，劍兒，你們沿着這條山脚，先盤過去，我要在這一帶再察看一會！」

說着，猛的一聲長嘯，身形平空飛起七八丈高，在空中略一舒展，活像一隻灰色鷹隼，迅速無比的撲落在一株高大樹巔上，輕輕一掠，平飛而出。

又是一聲清越的龍吟，劃破山谷！

梅三公子用絕頂輕功，身如電掠，帶着一聲聲長嘯，滿山亂飛，只震得四面迴響，此起彼落。

他懷疑歌樂山莊可能就在幽谷深林，危岩削壁的隱蔽所在，是以專揀那些深暗之處，挨次找尋。

半個時辰下去，不知踩了多少秘峯幽谷，那有歌樂山莊的影子？

金烏逐漸西墮，滿天流霞，幻出了絢麗無比的彩雲。

山谷中千百種啁啾啼鳥，嚶鳴不絕，空山薄暮，居然景物萬千！

琴兒劍兒照着公子吩咐，沿山脚走去，盤過一重山頭，前面却是一塊小小平地，四週層巒如屏，中間却是一個圓形深潭，約有畝許來大。

波光雲影，水碧如油！

潭邊上疏疏朗朗的生着幾株參天古松，風聲細細，宛若龍吟，松樹下面，還橫着幾塊大石，平整光滑，似經常有人在這裏坐臥游息，怡情山水。

劍兒看了一會，就對琴兒笑道：「琴兒，這裏風景多好，公子不是喜歡幽靜？我們就在這裏等他吧！」

琴兒點頭道：「這地方當眞好，那你就得升火燒水啦！等一會天就黑了。」

劍兒輕鬆的答應了一聲：「這個自然。」

便自去攀折松枝，架好石塊，在大石旁烹起茶來。

夕陽流霞，逐漸被茫茫夜色所吞沒，四下裏慢慢的昏暗下來。

琴兒剛把松林下面幾塊大石拂拭乾淨。

颼！一條人影，飄然落下，輕得連一點聲息都沒有。

「公子爺，你回來了？」

琴兒跳着迎了過去。

梅三公子微微點頭，一張俊臉上，一點笑容都沒有，慢慢的踱到大石邊上，坐了下來，望着潭心怔怔出神。

敢情他白跑了一陣，找不出歌樂山莊來？

琴兒不敢多說，悄然退下，取出乾糧，和一盤鹿脯臘肉，劍兒泡了壺茶，一起放到大石上面。

三個人吃完這一頓野餐，已是酉戌之交，大半輪殘月，悄沒聲息的掛上樹梢。

素月流輝，清光如水，依然十分明亮，掩映着蒼松奇石，潭水天光，益覺古樸可愛，夜景是如何的幽靜。

梅三公子瞧了一會，微笑着道：「琴兒，這地方十分幽靜，是你選的吧？」

琴兒見公子稱讚自己，心頭一喜，連忙說道：「方才我們兩個人一起選的，這裏風景幽雅，公子爺一定喜歡。」

梅三公子笑了笑道：「你把碧琅玕拿來！」

碧琅玕，是梅家祖傳的一張古琴，通體是用碧綠的琅玕做成。

梅三公子不但有一身震驚江湖的絕技，而且琴棋書畫，也無一不精。

尤其對這張碧琅玕古琴，更愛如拱璧，是以雖出遠門，還是由琴兒帶在身邊，寸步不離。

這時琴兒聽公子一說，連忙退去琴衣，把碧琅玕放到公子面前的大石上面，一面從象牙考籃中，取出一隻古銅小香爐，燒好了香。

錚！錚！梅三公子先試撥了幾根琴弦，就凝神端坐，鼓起琴來。

琴弦琤琮，漸漸輕快，宛若高山流水，白雲舒卷，使人塵襟如滌，俗慮盡消！

一曲方終，餘音繞樑，只聽四面山上傳出迴音，悠揚琴韻，還是琤琤琮琮的歷久不絕！

梅三公子因找不到歌樂山莊，憤怒得使他鬱鬱不樂，是以想用鼓琴來調劑自己的精神。

一曲甫畢，心中稍覺輕鬆了些，略爲休息，呷了一口茶，方要撚指輕攏。

只聽劍兒輕聲說道：「啊！公子的琴聲眞好聽，這回從山上飛到水裏去了！」

琴兒似乎也聽到了，樂得直笑出來，說道：「當眞！這琴聲從水裏飛上來，更好聽了，啊！妙極啦！」

梅三公子聽他們說得好笑，不由停下手來。

琴聲那會飛到山上，再飛到水面？他眼光不期而然的向潭心望去。

只見潭水照着月光，皎潔得猶如一面明鏡，纖塵不染！

突然！一縷極爲輕微的琤琮之聲，從水面上，像輕煙般飄散開來，似有若無，恍惚入耳。

當眞從水面上傳來！這回梅三公子自己也聽到了，眞是奇事，他不禁回頭向四面打量。

唔！這潭水四面，都是壁立高峯，如果發出去的聲響，碰上高山，不能散開，就變成了迴音。

如果這迴音受了風的壓縮，飄落水面，經過水面的反射作用，不就是聲音從水面上發出來嗎？

他一陣沉思，若有所悟。

驀聽有一縷輕盈的樂聲，隱約傳來，比方才還要清晰。

確確實實是從水面上發出，而且還夾雜着「咚咚」的鼓鼙之聲！

甚麼？這不是自己的琴聲？難道水中間眞還有人奏樂不成？

＊　＊　＊

梅三公子倏的站起身來，踱近潭邊，側耳諦聽，果然有一陣妙曼音樂，雜着急驟的「咚咚」之聲，正是來自皎潔的潭心水面。

音樂漸漸高揚，鼓鼙之聲，也越打越急，三人眼睜睜的瞧着潭心，目不稍瞬。

正當聽得漸漸出神之時，眼前奇景忽生。

那畝許來大的潭心中央，忽然出現一寸來長的幢幢人影，在水面上參差浮動。

這眞是怪事，難道當眞遇上了妖異不成？

月光皎潔，波平如鏡，水面上蠕蠕而動的人影，雖然鏡花水月，具體而微，但梅三公子目光如電，還是看得十分清晰。

人數眞可不少，男女混雜，一共是四行，三十六個，那兩行男的，臉上畫成鬼魅似的臉譜，神情可怖，渾身赤裸，祇有下面圍了一圈獸皮。

手中捧着奇形樂器，邊吹邊打，漸漸的向四面散開，搖頭晃腦，雙脚隨着樂聲，左右跳動，看上去蠢得可笑。

兩行女的，也赤裸着白玉般胴體，乳峯高聳，圓臀凝脂，豐腴的大腿修長合度，祇有臍下，圍着一圈花環，遮住私處。

皓腕和足踝上，套着一串串金鈴，在樂聲中像穿花蝴蝶般，雙手上叉，纖腰項擺，各自繞着一個男的，婆娑起舞。

「咚咚」的鼓鼙聲越敲越響，越響越急，男的一齊俯伏地上，女的却雙手前撲，不時的跪下身去，作出膜拜之狀。

梅三公子瞧了一會，漸漸看出這些人似正在練習一種儀式。

瞧他們裝神作鬼的怪模怪樣，準不是好路數，敢情這山上秘密隱藏的是什麼邪教？

啊喲！上官燕小妹子，不是歌樂山莊說她資質頗堪造就，而予以「徵用」的嗎？莫非這就是歌樂山莊？

他心念一動，急忙凝目向十八個少女臉上瞧去，打量了一陣，這羣少女之中，並沒有上官燕在內。

她剛被擄來，那會就令她出場？可能被困在什麼密室裏折磨她呢！不如先找到歌樂山莊，再相機動手。

他想到這裏，目光猛的又向水面上投去，心中籌思，這潭心人影，分明是被月光從什麼地方反射而來！

若不及時找出幻影來處，少時月光再一移動，水面上的人影可能便會消失，那時再要找尋，可就難了。

梅三公子心念一轉，抬頭就向月光望去，銀河如洗，繁星滿天，那大半輪皓月，正高懸在東南山峯之上，清光四射。

要和月光發生反射作用，準是相反的方向，他立即回身向西北方望去，祇見層巒峻嶺，隱約重疊，那裏瞧得出什麼端倪？

眞是奇事，潭中人影，分明是月光反映所成。有什麼東西，可使月光反映呢？

他慢慢的背着月光，繞潭細察，不時的蹲下身去，配合着潭水的角度，抬頭凝目，仔細搜索。

琴兒、劍兒，目力較差，雖然瞧到水面上一寸來長的幢幢人影，但瞧得並不十分清楚。

不過耳中聽到樂聲，目中看到人影，正覺得十分新奇有趣。

兩人蹲在潭邊，伸長着脖子，連公子的一舉一動，都沒有理會。

梅三公子蹲着身子，搜索了一會，還是一無所得，正想站起身來，再換一個方向。

那知就在身子微微一動之際，驀見一道匹練似的銀光，在眼前一閃。

連忙定睛瞧去，那道銀光，却是從一座插天高峯的山腰上發射下來，敢情是一條洪大瀑布。

這時映着月光，匹練如銀，灎灎生輝，細察這條大瀑布，正好和月光遙遙相對，難道水面上的人影，就是由大瀑布前面，反射過來的？

梅三公子倏的站起身來，喊道：「琴兒、劍兒，快跟我走！」

兩小目對潭心，正瞧得怔怔出神，給公子一叫，沒聽到說些什麼，慌忙站了起來。

梅三公子瞧着他們的神情，知道沒聽清楚自己說些什麼，又道：「你們把雜用東西都留在這裏，琴兒，把碧琅玕背起來，我們上歌樂山莊去！」

琴兒聽說要上歌樂山莊，心中十分驚奇，忍不住問道：「公子，你知道了歌樂山莊的地方？」

梅三公子微微點頭，從劍兒手中接過昆吾劍，佩到腰間，手上仍

然輕搖着翠骨紈扇。

等琴兒把行囊雜物，一齊擱到松樹橫枝之上，把碧琅玕縛在背上，一切停當，便領先縱出，逕向插天高峯奔去。

高峯越走越近，但仔細一瞧，這高峯前面，還橫着一道峻嶺。

山雖不算太高，亂石嵯峨，到處都是危崖巉岩，十分峻險。

梅三公子主僕三人，一路躍登，仿如三縷輕煙，不到一盞熱茶的時間，早已翻上山頭。

細察地形，那座插天高峯，正在隔澗巍峙，峯腰上一條寬闊的大瀑布，由半空往下直瀉，十分洪壯！

如果那水面上的人影，是由月光和瀑布反射出去的，那麼歌舞之地，就該在此山中了。

但放眼四顧，除了崢嶸怪石，竟然闃然無聲，那有半點人影？

後山一帶，面臨絕壑，差不多全是千丈懸崖，峭壁上滿生苔蘚，看上去十分滑溜，更無住人的可能。

他獨立蒼茫，沉吟不語，驀覺有一股陰寒之氣，突然向自己身後襲來。

同時也響起了一陣陰森森的桀桀怪笑之聲，聽得使人毛骨悚然！

這一偷襲，不但快速絕倫，變生倉猝，而且那股陰寒之氣，已接近右背「風門」穴上。

梅三公子武功再高，也不得不先護要穴，祇好微一旋身，避開來勢，右手翠骨紈扇，橫向來人手腕上敲去。

來人武功，確也不弱，他右腕疾縮，讓開梅三公子橫敲一扇，倏的欺身而上，帶着桀桀笑聲，掌拍「肩井」，手拂「脈腕」，兩招齊出，出手迅捷，陰寒砭骨。

梅三公子旋身之際，才看清來人面貌，原來是個眇了一目的駝背老頭，左邊臉頰上，疤痕纍纍，睜着一隻兇光四射的右眼，生相極為獰惡。

尤其是襲來的一掌一拂，色呈青黑，分明練有一種極其歹毒的陰功。

來人武功雖高，梅三公子可也不把他放在眼裏，趁着旋身之勢，右手翠骨紈扇招式未撤，倏然向上一兜，迎着對方襲來的一掌一拂，疾拍而出。

變招之速，出手之奇，不但把眇目老頭的一掌一拂摒諸門外，而且勁氣猝吐，十分凌厲。

眇目老頭似乎暗吃一驚，他想不到對方一個年輕娃兒，竟然身具這等上乘武功，駭異的向後疾退了兩步。

梅三公子逼退眇目老頭，並沒乘機追出，依然淵停嶽峙的站在當地，手上翠骨紈扇向着眇目老頭一指，沉聲喝道：「瞧你滿臉戾氣，決非善類，可是歌樂山莊中人？」

他是因對方出手偷襲，手段卑鄙，心中有氣，才出言不遜。

眇目老頭却睜着一隻精光炯炯的獨眼，向梅三公子一陣打量，桀桀怪笑着道：「小子，你知道就好，歌樂山莊方圓十里，入山者死。你身入禁地，難道老夫還算是偷襲你嗎？」

梅三公子聽他果然是歌樂山莊中人，不由得精神一振，敞聲笑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小生就是為了歌樂山莊而來，這倒當真巧極！」

眇目老頭偏着臉，不屑的道：「你要找歌樂山莊？真是找死！嘿嘿！小子你叫什麼名字？」

梅三公子還沒回答，劍兒搶着喝道：「我們公子的名字，憑你也配問？梅三公子，江湖上誰不知道？」

眇目老頭一陣桀桀怪笑道：「江湖上誰不知道！祇可惜老夫還是第一次聽到。唔！你們到這塊死地來，所為何事？」

梅三公子陡的劍眉一揚，喝道：「你們擄我小妹子，留下歌樂山莊字條，分明向我梅君璧挑釁，我初意祇要你們放出人來，也就算了，可是現在我知道了你們這裏是個魔鬼巢穴，梅君璧就得踏平歌樂山莊，為民除害！」

眇目老頭不由仰天大笑，說道：「小子，你口氣倒真不小，來！老夫成全你的壯志。」

他話音才落，忽的踏步搶攻，右掌「力劈五嶽」，左手「金龍探爪」，一攻之中，兩招齊發。

直劈的勁風逼人，威勢强大，橫抓的却是一股陰柔暗勁，寒風凜然！

他居然同時使出兩種不同的力道。

梅三公子要試試歌樂山莊中人，到底如何厲害，是以祇用右腕揮洒，仍舊以一柄翠骨紈扇，單手迎敵。

一揮一拂之間，把陽剛陰柔兩股勁力，悉數消解，身形倏進，紈扇劃出凌厲風聲，反擊過去。

眇目老頭微微一怔，不敢硬接，猛的雙足一頓，人已橫閃出去一丈來遠，避開梅三公子攻勢。

突然發出桀桀怪笑，笑聲未歇，人已其疾如風的欺上三步，揚起一雙青黑色的手掌，遙空連環劈出。

掌勢出手，風起八步，立時有一股陰柔暗勁，夾着濃厚的腥味，綿綿不絕，直撞過來。

梅三公子知道此人練有一種陰毒功夫，劍眉一軒，就存了斃敵之

心，等到掌風近身，左掌當胸豎立，右手翠骨紈扇，向外一圈，反手擊出，般若神功隨着他一揮之際，陡然暴漲！

眇目老頭的駝背身軀，宛若斷線風箏，呼的飛出去七八丈外，砰然墮地，立時昏死過去。

在這同時，驀聽一聲淒厲長嘯劃空而來，聲方入耳，一條人影已疾落在三丈之外。

梅三公子心頭一楞，暗想此人內功，分明遠在眇目老頭之上，倒是個勁敵。

縱目望去，三丈之外，站着一個身軀修偉，頸下留着一部花白山羊鬍子的老頭，身穿一件青色長衫，左袖虛飄飄的好似缺了一條臂膀，臉色冷漠，一無表情。

當山羊鬍子老頭的嘯聲甫歇，突聞四下嘯聲大起，似在遙遙相應，連續傳來。

聽聲音，人數似乎不少！

噗！噗！噗噗！十來條人影，飛躍而來，在山羊鬍子老頭身側，垂手侍立，似乎對這個老頭極為恭敬。

山羊鬍子老頭右手向眇目老頭臥倒之處一指，沉聲說道：「把二莊主抬回去，瞧瞧有沒得治。」

當下有兩個大漢答應一聲，奔過去抬起眇目老頭，如飛而去。

梅三公子聽山羊鬍子老頭稱眇目老頭為二莊主，那麼此人敢情就是大莊主了，想到這裏，不由又向山羊鬍子老頭望去。

那知對方也正在打量自己，四道電炬般的眼神相對，兩人都感到心頭一震。

祇聽山羊鬍子老頭冷冷的道：「歌樂山莊，果然有高人蒞至，金老二不自量力，辱由自取，尊駕夤夜闖山，出手傷人，當係有為而來，歌樂山莊在江湖上也略具薄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尊駕來意，何妨向老夫明說？」

梅三公子聞言敞聲大笑道：「歌樂山莊，好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難道隧道上陳屍的江湖俠義之士，都是侵犯了你們歌樂山莊？纍纍白骨，都是觸犯了你們的滔天大罪？你們擄掠婦女，殘殺無辜，眞是天理難容，神人共憤！再說我梅君璧此來，原是你們歌樂山莊在古刹之中，迷翻兩個書僮，劫持上官小妹，留柬挑釁在先，豈能說我夤夜闖山？眇目老頭暗施偷襲，出手歹毒，此種武林敗類，早該誅殺，怎能怪我出手傷人？你既是歌樂山莊的主人，那不妨明言相告，我當初來意，原祇要你們交出上官小妹，也就算了，現在，我既然知道這歌樂山莊，乃是一羣邪魔外道的嘯聚之地，那就得犂庭掃穴，為世人除害。」

他說得慷慨激昂，聲色俱厲，那山羊鬍子老頭却毫不動容，臉上依然冷漠得一無表情，等梅三公子說完之後，他陰森森的笑了一聲，說道：「尊駕年事甚輕，口氣也未免太狂了些，古人說得好，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尊駕如果沒有幾手絕藝，也斷不敢到歌樂山莊來輕捋虎鬚，老夫如果接待不了江湖高手的枉顧，也不敢來主持這歌樂山莊。尊駕話已說明，咱們也不必多說，江湖道上，能者為强，祇要尊駕能勝得老夫，歌樂山莊悉聽尊裁，此後自然有人找你算賬，如果老夫僥倖獲勝，那麼祇好屈留尊駕在歌樂山莊了。」

他說到這裏，回頭低聲說道：「來，把老夫手杖取來！」

他身後的黑衣大漢應了一聲，雙手捧上一根色如翡翠，彎彎曲曲的蛇形杖來。

梅三公子聽他口氣，似乎這歌樂山莊幕後還有厲害人物，這且不去管他，眼前的山羊鬍子老頭，生得陰沉，看來也不是好惹人物，自己還得用劍對付他才是，想到這裏，正想把翠骨紈扇收起。

驀聽三四丈外一棵大樹上，突然打起一聲焦雷似的「哈哈！」聲震山谷。

一條人影，疾如飛鳥，「篤」的一聲，往場中墮下。

梅三公子心頭一震，光聽這聲大笑，此人內功，似乎比山羊鬍子老頭又要勝上一籌，看來這歌樂山莊，倒確實難惹。

如果祇是一個山羊鬍子老頭，自己要想勝他，尚非難事，再加上一個，自己可就沒有制勝把握了。

想到這裏，正感為難，驀聽一個蒼老的口音，已經發話了：「老毒物，咱們十年不見，你這副尊容，還是冷冰冰的，絲毫沒變。」

梅三公子聞言一聽，這聲音好熟，再一打量，祇見距山羊鬍子老頭不遠，站着一個腰身佝僂，滿頭亂髮，花子模樣的老頭，右腿空蕩蕩的，肩下拄着一枝鐵拐，左肩上還蹲着一隻金絲小獮猴，骨碌碌的小眼睛，在黑夜中閃閃發光。

這不是在寧鄉酒樓上闖席的那個老叫化子嗎？

原來他和山羊鬍子老頭，還是十年舊交，當眞不是好人。

他心頭立時浮起萍水相逢的周大哥周天賢的話來……

「賢弟，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像這類怪人，還是少交為是！」

「倒是賢弟，你可得小心！」

梅三公子一陣沉思，却聽山羊鬍子老頭依然冷冷的道：「我道是誰？原來是老不死的拐子，你巴巴的趕來歌樂山莊，又想來橫擋？」

（未完・六）

劍嘯江湖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廣雲宮何處尋覓　鬼見愁有意阻撓



上文提要：方振遠被逼供，道出三清寶籙的口訣有些是假造的，抄本已交給苗飛，小高和陳水水脅持他帶路找苗飛，苗用學得的三清神功和小高較量，小高不敵受傷頗重，方振遠獻計殺之滅口，但苗飛將他困在陰魂潭，要讓他受毒而死。方獻計不成，又與苗飛夫人謀計想收拾苗飛。正當高和陳只有等死的份兒，有蒙面人送寶籙來，便用心鑽研……

「戴綠帽子還怕人知道？」

「你再胡說……」

苗飛已被激怒，撲向小高。

小高就是要他如此，以試試新武功，當下也反撲過去。

雙方在高空接觸，互相對劈數掌，各分秋色地倒掠回去。

苗飛驚道：「你竟復原得如此之快？」

照他估計，小高至少也得耗上七天才能復原，誰知才三天，他又已恢復如生龍活虎般猛勁，實出乎意料之外。

若無七彩還魂丹，的確是該如此沒錯，但此時却不一樣了。

小高有意以快制快，人方落地，又是暴喝騰空，竄掠數十丈直撲了過去。

「不知道的事還多着呢！」

小高的三清寶籙神功又施展開來，威猛無比，使得苗飛心驚肉跳，不敢硬接，還手凌空劈了兩掌，連連倒掠七八丈。

小高一逼退苗飛，信心隨即大增，笑道：「怎麼？怕了，連區區掌力也不敢接！我看你這幫主的位子要換人做了。」

「少在本座面前賣狂！」

苗飛怒極而狂，也施展了三清神功撲了過來。

小高等的就是這一刻，他立即伸手硬接。

兩人四掌相對，相互使出奪功大法。

小高內力雖不及苗飛，却利用新練的內功心法，極盡巧勁地避開對方大量吸力，且加以還擊，使得苗飛哇哇大叫。

一連數掌無法分出上下。苗飛狂極，長嘯一聲，將功力提至極限，狠狠打出。小高也對上一掌，竟使得苗飛右掌冒煙，發出焦味，顯然已被灼傷。

苗飛在驚駭中也狠劈小高，打得小高倒退七八丈，差點摔落毒水潭，他痛叫坐起，口角流出鮮血。

陳水水急道：「叫你把神功傳我，兩人一起作戰，你就不肯，寧可挨打受罪！」

小高沒時間理她，他又爬了起來，像金剛鐵人般，一步步向苗飛逼近。

苗飛雖然內力勝過小高，但右手被莫名灼傷，他不明白小高是在何種情況下，發出這種掌力的。

但見小高已逼近，他豈能認輸，立即冷笑道：「本座今天要把你撕了！」

小高亦冷笑道：「照我的經驗，只有害怕的野獸才會厲聲咆哮，可惜我什麼都聽不見。」

苗飛當眞怒吼一聲：「你找死！」身子如流星般，疾快恨恨地飛撲而來。

小高以守為攻，暗運火龍眞力，準備痛痛快快地把敵人燒個夠。

眼看苗飛撲來，他反而改採遊鬥，憑着高强輕功，東掠西竄，登時一掌打得小高在地上打滾。

小高大叫：「你這算是什麼英雄好漢，只會跳來跳去，算什麼武功？」

苗飛不再受激，仍採遊鬥，幾招下來已逼得小高險象環生。

小高無計可施，只好使出險招，眼看苗飛一掌擊來，他却不閃不避，將奪功大法運向肩頭，試試是否管用。

苗飛仍得意狂笑，一掌不夠，再加一掌，雙管齊下，全撲了過來，在接觸之下，小高的方法果然奏效。

浩大的掌力由肩井數穴灌入體內，再也傷不了人。

苗飛見狀驚詫，心知有異，立即想撤掌換招，小高豈能讓他得逞，利用吸來的眞力，猛劈出去。

雙掌擊在苗飛的胸腹，砰然一響，打得他撞向牆壁，摔落地面，嘔了一口血，跟小高差不多狼狽。

苗飛失招又受了傷，他再無留人試武功之心。

他再度咆哮猛喊一聲，瘋狂地撲向小高。

陳水水見狀驚駭不已，叫道：「『骷髏絕命功』，小高快躲……」

練成此功，全身不見肌肉，只剩粗皮白骨，不怕刀槍掌勁，而練此功者大半也會殭屍毒功。

此功全身都能散發毒物，中者無救，這些武功皆已失傳數百年，現在竟然又再度出現了。

小高雖不知此功由來，但見苗飛變成骷髏人，而且陰氣更甚，便知情況不妙。

但此情況下，他根本無處可躲，只好運勁於掌，猛力打向苗飛胸口。

砰的一聲，苗飛的身體不過晃了兩晃，根本不怕掌勁。

小高正驚詫之際，骷髏手掃來，打得他滿地亂滾，甩向牆壁，撞得暈頭轉向，不知身在何處。

苗飛笑得更難聽了，他又飛撲過來，打得小高欲架乏力。

陳水水看得發暈，尖叫着：「攻他嘴巴、眼睛……」

可惜小高已腦門不清，聽不入耳。

她急得想冒險掠過數十丈寬的水潭之際，忽有兩道黑影以迅雷之速奔至，往苗飛的背後攻去。

他們來勢甚快，苗飛又正在得意忘形之際，待發現有人偷襲已是不及。

那兩人似知苗飛要害，苗飛咆哮掙扎，全身發抖，而小高這時已清醒了，他立即一掌擊去，把苗飛及兩個幪面人都打得後退兩步。

苗飛雖受傷却未死，他望着幪面人，怒道：「我跟你拚了！」

他撲向較高的幪面人，但較小的幪面人却反攻而上，一掌打得苗飛無法動彈。

苗飛兩眼發白，狂吐鮮血，道：「賤人！妳敢暗算本座，我跟你們同歸於盡！」

他不再反攻，却直往石壁移去，猛撞牆，大有自殺之勢。

較小幪面人急道：「不能讓他撞牆！」

是女人叫聲，她猛撲向前。

苗飛在連撞三次後，撞出一道剛好容他進入的洞穴，他急忙爬進去。

較小幪面人撲來，扯住他右腿，死命往外拉，還不斷叫着：「快來幫忙！絕不能讓他進洞！」

較大幪面人聞言，知道事態嚴重，趕忙撲去，準備扯出苗飛。

豈知苗飛鐵了心，他突然自行揮手砍斷右腿膝關，甩出半條腿，他得以進入洞中，只聽得他一聲慘叫之後，是瘋狂的笑聲。

「死吧！哈哈……」

石門砰然關上，聲音全斷。

較小幪面人大駭，拉着另一個急忙外奔，道：「快離開，鬼王洞馬上會被毁！」

兩人跑得比什麼都快。

小高正在納悶之際，忽聞轟然巨響，整個鬼王洞登時天搖地動起來，碎石崩落，簡直地裂山崩。

「不好，一定是苗飛觸動毁山滅洞的機關！」

小高知道不妙，也想逃走。

但陳水水在毒水潭的那頭，正在喊救命，自己又身受重傷，根本難以掠過數十丈的距離。

就在情急之際，一道黑影已飄掠而至，只見他輕輕托起陳水水，掠過毒潭，將人托向地面，淡淡道：「從右邊走！」

只見他一揚手，那右壁已露出一個黑洞。

小高正猶豫着是否該聽他的話。

「快走！」

黑衣人一掌劈去落在小高頭頂的碎石，碎片四射，頓使小高精神一振，拉着陳水水急往黑洞鑽去。

方入洞，他回頭一看，那黑衣人已飄向外洞。

時間不多，小高也不敢再作停留，立即摸洞而退。

地動山搖仍持續着，黑洞中仍有落石，小高走了幾步，發現此洞像平滑的滑梯，顧不得多想，他立即坐躺地面，稍一用力，果然滑溜而下。

他挽着陳水水，兩人就這樣滑向深處，速度竟越來越快，左旋右

轉，嚇得兩人哇哇大叫。

不知過了多久，兩人才滑出黑洞，凌空墜入一個清水潭中。

兩人自水裏站起，小高回頭看，慶幸道：「還好有溜滑梯，否則命運難卜。」

陳水水道：「那人是誰，他爲何要救我們？」

「大概是朋友吧！」小高聳聳肩，道：「我的好朋友遍諸四海，這種事並不稀奇。」

陳水水道：「你的朋友忍心看你被打成這樣？」

小高看看自己衣衫碎裂的模樣，一時笑道：「好朋友只要在緊要關頭出現即可，因爲我時常要求他們讓我有吃苦的機會。」

陳水水斥笑道：「胡扯！你還是認眞養傷、練功，別辜負你的朋友給你的三清寶籙。」

小高驚道：「他就是給我秘笈的人？」

陳水水道：「不然誰對你那麼好，冒險來救你？」

小高更不解了，那人會是誰呢？

陳水水道：「事情可以慢慢想，傷勢可不能躭擱，要不要再吃一顆七彩還魂丹？」

小高乾笑道：「不必了！上次葯性仍在，省點用，留給妳自己用吧！」

小高傷得着實不輕，於是找了一處較隱蔽的山谷以養傷，陳水水則在一旁照料，肚子餓了，就採果子吃。

不知不覺又過了四天，小高傷勢好了七成。

他又開始練起武功了。

自從有了那本新秘笈，他已能清楚分出眞假。他懷疑內力會突然失去，可能是體內三道勁流不能妥協之故。

他朝協調三道勁流方向練習，期能找出毛病所在。

陳水水在這幾天之中，也接觸了這本秘笈。

但她的內力似乎弱得很，只勉强要些招式、掌法罷了，儘管如此，她仍樂得眉開眼笑，開心不已。

在練過一趟功夫之後，小高顯得舒暢多了，看看天色，快近中午，他忽有個想法。「每天都讓妳照料肚皮，今天讓我來吧！」

陳水水道：「好啊，反正我也弄不出什麼名堂來！」

因陳水水的支持，小高更形得意，他道：「妳要吃什麼？」

陳水水答道：「當然是山珍海味，隨便啦！」

小高道：「豈能隨便，說個名堂出來。」

陳水水笑道：「跟你說隨便你弄，要弄就弄好吃的來。」

「好吧！我奉陪。」

小高也不知該如何料理，只好走一步算一步，當下走向林區，準備獵點東西回來。

陳水水已算準小高是弄不出什麼名堂的，她已走向清潭，還是抓點魚來燒烤比較保險一點。

小高倒是眞想獵點什麼回來。

但奇怪的是，整座山經過了上次的地動山搖之後，似乎所有的飛禽走獸都已被嚇走了，簡直一物難尋。

好不容易找到了幾粒鳥蛋，已算是珍寶了。

就在他拾起鳥蛋之時，忽然感覺到有人。

「誰？」

他立即轉身，果然在不遠松林中發現了那位神秘人。

想到此人曾救過自己，小高滿懷感激地道：「前輩！」

那人淡淡說道：「你練過三清神功？」

「是的。」

「可有進步？」

「有……只是……還不能找出毛病……」

「什麼毛病？」

小高道：「就是會突然失去功力的狀況……」小高忽生出一線希望，道：「前輩知道這毛病？」

他希望能得到指引。

那人淡淡回答：「我聽過，却沒練過這門功夫。」

小高不解道：「沒練過？這秘笈是你給我的，你却沒練過？」

「這並不衝突。」

小高忽而覺得自己冒犯了救命恩人，立即改口道：「其實，說不定前輩的武功比三清寶籙上的還好，又何必練它呢？」

那人並未表示什麼。

小高問道：「前輩專程來找我的？」

「想看看你是否平安？」

「我很好，多謝關心！」

那人沉默一陣，說道：「秘笈得自南荒廣雲宮，也許那裏有你要的答案。」

「廣雲宮？」小高若有所思，道：「這好像跟張三丰仙逝的地點有關……」

他記得方振遠曾提過此事，正待向神秘人求證之際，才一抬頭，那人却不見了踪影。

「前輩……」

小高追前幾步，却找不到踪跡。

「看來他是專程來告訴我這個消息的……」小高沉吟了一陣，忽而有了決定，自語道：「去一趟也好，搞懂三清神功，比練什麼武功都好。」

他興冲冲的奔回去。

兩人用過午餐，小高開始談及他的計劃。

在說到要去南荒廣雲宮時，陳水水忽然驚訝萬分。

「你怎會想到要去那裏？」

「爲了三清神功啊……」小高道：「張三丰在那裏失踪，這秘笈又經過他的批註，到那裏去找答案，最好不過了。」

「那只是傳言。」

「可是有人指點我。」

「誰？」

「就是送我寶籙的神秘人。」

「是他？」陳水水頗爲驚訝：「他用意何在？」

「當然是希望我解開秘笈的秘密了。」

陳水水還是一臉不解。

小高有點不解，道：「怎麼說到廣雲宮，妳好像很害怕？」

陳水水回神過來，乾澀一笑，道：「不是怕廣雲宮，而是怕南荒。因爲有一次，我差點死在那裏。」

「如果妳有顧忌，可以不去。」

「你呢？」

「反正我沒事，去一趟也好。」

陳水水百般不願，但咬咬牙，還是點頭道：「去就去嘛，不過，不准你抓那些蟲蛇嚇人啦！」

小高道：「嚇人？多可惜，我都是抓來吃的，哪還有剩留著嚇人！」

「噁心！」

陳水水罵是罵，但還是跟在小高身後，往南荒行去。

* * *

半月後。

小高和陳水水已經抵達南荒地區。

爲了順應當地民俗，兩人全換上了擺夷裝，陳水水回復了女兒身，穿上擺夷姑娘的服飾，顯得十分美麗，走在路上，不知吸引了多少男男女女的目光。

走了一陣，小高覺得乏味，就把陳水水拉到街角，說道：「妳不要隨便勾引人家好不好？」

陳水水嫣然一笑，道：「誰勾引人家，是他們色迷心竅，干我什麼事？」

小高道：「唉！怎麼可以說跟妳無關呢？妳知道色狼都是怎麼發生的？就是因爲看到妳這種人。到時候被人抓去當老婆，別怪我沒警告妳，這是引誘犯罪呀！」

陳水水生氣道：「哼！他們敢！我就砍斷他們雙手，再挖掉他們的眼珠……」

小高笑道：「風涼話少說，苗疆流行蠱術，要是妳被人下了蠱，半夜都會起來找老公，到那時，誰也救不了妳了！」

陳水水雙手插腰，瞪眼道：「反正你就是看不慣我變漂亮就對了啦！你說，到底要我怎麼樣，你才會高興？你這個怪人，眞是莫名其妙！」

「妳漂亮關我甚麼事？」小高笑道：「我只想請妳別把我攪進妳的行列之中，走在路上，人家還以爲我是妳養的小男人呢！所以現在開始，請妳跟我保持距離，可以嗎？」

陳水水斥笑道：「毛病眞不少，是不是我的存在，影響了你的優越感？」

小高聳聳肩，道：「甚麼優越感？我才不以美色作爲優越感的標準呢！」

陳水水笑道：「不過，說眞的，你自己也沒有甚麼美色好動用的呀！」

小高聽來不是滋味，冷道：「好吧！我鬥不過妳，請妳跟我保持距離，好不好？有嚴重優越感女人！」

「算啦！」陳水水擺擺手，道：「我不是那麼絕情的人，你說，要我如何，才能跟在你後面，免得讓你甩了我。」

陳水水這番話，全是送面子給小高。

事實上孤家寡人來到苗疆，她着實也怕落單或太惹眼，那樣容易出問題，也是很危險的事。

小高看她讓了步，心下一喜，但表情却冷冷地道：「我哪敢甩妳，不被妳甩掉就是大幸了！」接着又道：「穿得不倫不類，我看妳還是換回男裝的好！」

陳水水委屈地道：「要我穿女裝的是你，要我換回男裝的也是你，你這人眞叫人難以侍候！」

她抱怨了幾聲，還是找了地方換回男裝。

然而小高的顧忌却並未消除，如此一來，反而引來一大堆苗疆姑娘的目光，她們含情送意地，想和陳水水眉來眼去。

小高本心裏埋怨這人不識貨，但一看陳水水也頗爲尷尬時，一顆心總算有了報復的快感。

在小鎭晃了許久，也找了不少人，探聽廣雲宮的所在。

結果很讓人失望，幾乎所有的人都沒聽過，有的還聽成月亮上的廣寒宮，猛往天上指，把小高當成了瘋子。

耗了一整天，仍沒結果。

沒辦法，小高只好找了家漢人經營的客棧住下，由於陳水水的堅持，只好要了兩個房間。

經過半個月來的奔波，著實非常累人，小高想養足了精神再說，於是未到初更就已上床睡覺了。

直睡到三更，他似乎覺得有動靜，右眼睜開一看，窗口突然射來

一樣東西。他喝道：「誰……」

猛將那東西抓在手中，凌空一掠，跟着穿窗而出。

此刻冷月高懸，左牆樹梢微晃，該是有人落脚，他追了過去。

陳水水也已發覺，緊跟其後追出。

小高追向附近山區，但已無踪影可尋，他突然想起這人可能是時常幫助自己的神秘人吧！

自己如此緊張，眞是反應過敏了。

他拿出了方才那人射來的東西，是一顆細石，包着一張紙，他將之攤開，裏面畫了幾座山並寫有名字。

那廣雲宮即標在一座「天雨峯」之上。

小高欣喜道：「有了山名就容易找了。」

他邊看邊往回頭走，準備將好消息告之陳水水。

然而在回程之中，突又遭到暗器襲擊，衝着門面而來，他仍是扣住石塊，又是一張紙條，上面寫道：「欲尋女友，南山見！鬼見愁。」

「水水……」

小高跳了起來，莫非自己中了人家的調虎離山之計？

他急急飛快地趕回客棧，早已人去樓空，哪裏有陳水水的影子，顯而易見她是已落入他們手上了。

小高忖道：「冷靜！一定要冷靜！」

小高儘量保持平靜的心情，仔細理出頭緒來。

他想道：「鬼見愁是甚麼人？他又爲何要抓走陳水水？目的何在？難道說是爲了我身上的寶籙不成？」

除了三清寶籙，小高實在想不出對方抓人的理由了。

「可是，他又爲何要投石，告知我廣雲宮的位置？」小高自言自語地道：「莫非有二個人，先來的是那個神秘人，鬼見愁則跟在後頭利用機會抓人？」

除了這種解釋，他再也找不出更好的理由了。

雖然他跟陳水水只是萍水相逢，但這些天相處下來，也多少有了感情，何況自己把她帶來苗疆，就是有責任將她安全地帶回中原。

他非得想法子救人不可。

事不宜遲，他立即潛到櫃台，偷了一本舊帳册，寫上「三清寶籙」四個字，準備騙那鬼見愁。

事畢隨即往南邊山區掠去。

疾奔出數十里的脚程，山區已近，時近四更，日隱雲層，天色更暗，强風吹來，樹影搖晃，更添幾分神秘。

小高集中精神，提高警覺，掠入山區，一時狗叫不已，泣聲如遊魂，令人毛骨聳然。

小高忖道：「鬼見愁眞會選地方啊！」

小高步步爲營，往前逼近。

「救命啊……」

聲音輕淡，却逃不過小高的耳際，他電也似地射去，深怕慢了一步，陳水水就會有生命危險。

「我來啦！鬼見愁給我出來……」

小高咆哮聲方落，四面已响起竊笑聲。

「小高，快來救我……」

小高很快找出方向，一連三個縱躍，掠奔數十丈，眼前一片寬廣，野草高可及人，原來是一片亂葬崗。

陳水水被放在居中最高的墓碑上頭，她不斷掙扎，却被五花大綁，動彈不得。

小高看得怒從心中起，罵道：「鬼見愁你算甚麼英雄好漢！」

他掠向墓碑，已能看見全景。

他發現陳水水那墓碑下面坐了一名白衣人，他笑着，也掠往陳水水身邊，一手抵着她的天靈蓋，嚇得陳水水喊救命。

小高急道：「住手，不准傷害她！」

小高縱掠十餘丈，已逼得甚近。

他已看清楚那人披頭散髮，臉色死灰，有如死人般蒼白，果眞像鬼。

「站住！再過來，老夫就不客氣了。」

鬼見愁右手一抖，小高只好乖乖聽令，他斥道：「她跟你無寃無仇，你抓她幹甚麼？」

鬼見愁冷笑道：「無寃無仇就不能抓人？老夫愛抓誰就抓誰……」

「那又何必通知我？」

「這……」

「你分明是衝着我來的。」

「這……」鬼見愁忽然哈哈鬼笑，道：「算你聰明，不錯，老夫就是衝着你來的，怎麼樣……」

「那還不把不相干的人放走！」

小高命令他。

「這……」

鬼見愁猶豫着，他似乎有些笨頭笨腦的。

陳水水已急急叫道：「他又不是呆子，說放人就放人！你還不快快問他有何條件，我已經受不了他的鬼味道了。」

鬼見愁立即變聰明地道：「對！我又不是呆子，爲何要聽你的？」

小高冷冷地道：「那你要甚麼？要我身上的三清寶籙？」

鬼見愁忽然哈哈大笑起來。

那小高道：「有甚麼好笑的！秘笈帶來了，我們一手交人，一手交貨。」

小高將假造的三清寶籙拿在手裏晃了晃，準備換人。

鬼見愁仍笑個不停地道：「三清寶籙算甚麼東西？」

小高一呆，道：「你不是爲了秘笈……」

「笑話！老夫武功已臻化境，還會在乎這雕蟲小技嗎？」

小高仍是半信半疑的。

鬼見愁見他一副不信樣子，就說：「你不信！老夫就露一手『無影手』給你瞧瞧！他輕輕往立身的雲青石墓碑拍去，力道非常之小，之後他冷笑道：「此碑已被震碎，五分鐘後將散成粉末！」

這是哪門子的功夫？小高簡直無法相信。「你騙鬼！」

「我就是鬼，何必再騙鬼？不信的話，等待五分鐘不就可以證明一切了嗎？」

小高道：「那我就等五分鐘吧！」

鬼見愁哈哈狂笑道：「小子，你難道不見棺材不掉淚？」

小高向四處望望，亂葬崗上的棺材倒不少，他道：「我看到棺材了，却也沒甚麼眼淚好掉的！」

「可惡！」

鬼見愁罵了一聲，突然如電光石火般撲來，速度之快，讓小高驚詫萬分，他一記三清神功劈了過去。

「沒那麼簡單！」

鬼見愁似乎知道小高的奪功大法，右手照樣擊來，就要吸住小高手掌，只見他手指一扣，反掌爲抓，緊緊扣住小高的手掌。

小高立即運勁猛吸，但鬼見愁却倒縱高空，左掌反打小高的背脊神堂穴，一掌下來，竟破去小高的奪功大法。

小高驚駭萬分，一個失神，又被鬼見愁甩出老遠，跌撞了棺材板。

鬼見愁哈哈大笑，已掠回原處。

小高滿臉鐵青，再也威風不起來了。

他作夢也沒想到，自己認爲非常厲害的神功竟然在人家的手中走不出一招。

他爬了起來，走回原地，問鬼見愁道：「你……到底要甚麼？」

鬼見愁又是哈哈鬼笑道：「你現在見到棺材還掉不掉淚？」

小高道：「掉淚？差不多了……」

鬼見愁道：「我要你立刻回中原，不准探查廣雲宮！」

「它……跟你有關係？」

「不錯！」

「可是，聽說它是仙人住的地方……」

「我是鬼，跟仙人差不多。」

「這麼說，你是住在廣雲宮了？」

「哪來這麼多的廢話！」鬼見愁忽然發怒道：「叫你別去找，你到底聽是不聽？」

「聽聽聽……」小高實在怕他又莫名其妙地撲過來，急忙說道：「我也是找着玩的，不一定非去不可……」

鬼見愁又是哈哈笑道：「算你識貨，否則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現在可以把那姑娘還給我了吧？」

「可以！」

鬼見愁右手一抬，陳水水已被凌空抛了過來，小高很快接下她，總算了却一樁心願，不再有顧忌。

「沒事了，我可以走了吧？」

小高有遇上眞鬼的感覺，他覺得還是越早離開越好。

誰知鬼見愁却冷喝道：「不行！」

「這……還有事？」小高驚心肉跳地問道。

鬼見愁冷笑幾聲，道：「一向只有鬼先走，哪有人先走？給我認眞站在那裏，等這墓碑化成石粉爲止！」

話方說完，鬼嘯一聲，人往墓碑後頭掠去，眨眼不見。

小高楞楞地站在那裏，懷疑自己是否在作夢。

陳水水見鬼見愁不見了，才賣兇道：「發甚麼楞！還不快把我身上的繩子解開？」

小高應了一聲，立即解開繩子，讓她得以脫困。

陳水水整理一番衣服，瞪了小高一眼，道：「走吧！打不過人家，還看甚麼呀？」

「那墓碑……還沒散……」

陳水水突然大步走向墓碑，伸出食指輕輕一推，堅硬如鐵的雲青石當眞化成了灰，散成一堆。

嚇得她急忙退後。

小高至此方完全認了輸，那人武功實在高得無話可說。

現在反而要陳水水帶路了，因爲小高已進入茫茫然的狀態。

今夜的一切，實在讓他無法想像。

回到客棧，已近五更天了。

小高躺在床上，還是滿腦子鬼見愁的鬼影，實在熬不下去，他只好自行點了暈穴，才免了鬼影子糾纏。

等他一覺醒來，已是下午三時光景。

陳水水早整理好行李在等他，見他醒來，冷冷地道：「走吧！膽小鬼！」

「去哪裏？」

「回中原啊！」陳水水冷冷地道：「你昨天被鬼嚇破了膽，不趕快回去，還能去哪裏？」

小高雖仍然記得那件事，但事過境遷，且又是大白天，鬼氣一掃而空，他反而猶豫、懷疑了，道：「世上眞有那種武功，我一招都接不下？」

「那要問你自己了。」

小高想想昨夜，實在痛心，他道：「妳也看到了？」

「我還看到你撞上棺材板呢！」

小高道：「我的意思是……妳有沒有看到他使用妖法之類的功夫？」

「既然是妖法，我怎能看見？」陳水水沒好氣地答道：「不管是妖法或是眞功夫，你若應付不了就別逞能，我可不想再落入他的手中。」

小高道：「至少，也該到亂葬崗去弄清楚吧？」

「你還想去惹？」

小高嘆了一口氣，道：「如果他眞的那麼厲害，我可惹不起，我只想瞭解，他眞的能一掌碎石之後，還讓人站在上面亂跳嗎？」

陳水水咬咬牙，點點頭，道：「好吧！走一遭，也好讓你完全死了這條心！」

她還是提着行李，退了房，然後跟着小高往南山亂葬崗上行去。

到了昨夜的地點一看，被小高撞破的棺材板還在，那被毀的墓碑只留一堆青粉，冷風迎面吹來，一陣陣灰塵四處散飛。

小高這下看得清楚了，雖是白天，他仍是一身冷汗，他問：「當時妳坐在碑上，沒有發現異樣？」

陳水水道：「有異樣，我還能坐在上面？」

「這倒是了……」小高已深信不疑。

「現在可以走了吧？」

陳水水急於離開了這個鬼地方，她顧不得小高想通了沒有，拉着人就往回頭路上走。

小高也確實死了心，跟着陳水水一路返回中原。

然而事隔一天之後。

走了百里路程，第二天醒來，小高又有了不甘之情。

他道：「一招就被逼回來，要是傳出去，我哪還有面子？」

陳水水道：「我不說，誰會知道！」

「妳不說，他會說！」小高說：「何況，這是汚點，我一輩子也無法洗清。」

「忍辱總比喪命好！」

「可是，我實在無法忍受一招就投降的結局。」

「那已經是事實了，你再不甘又有何用處？」

「我可以再找他比劃……」

「你還想惹他？」

「至少也得多撐幾招吧？」

陳水水瞪眼道：「要是撐得住，你現在也不必落到這地步了！」

小高道：「當時不一樣，我是被他的鬼氣嚇倒了，要是在大白天，我一定可以撐久些的。」

「可惜在白天你碰不到他！」

小高眼睛忽而發亮，道：「對啊！這老頭喜歡夜晚出門，我們只要白天行動，晚上找隱蔽處躲起來，不就甚麼事也沒了嗎？」

陳水水斥道：「這又能如何？就算你找到廣雲宮，他守在那裏，你仍是甚麼也得不到。」

「不會吧！廣雲宮怎會住他這種妖魔鬼怪？」

「要去，你自己去，別把我算在內！」陳水水話中帶怒地道：「你也不想想自己的斤兩有多重？老是把性命拿來開玩笑！其實我本來也很想到廣雲宮去，但一看三清神功在人家手中竟走不出一招，我現在已徹底失望了，就算在廣雲宮能找到不喪失功力的方法又如何？照樣抵擋不了人家，練不出名堂，練它幹嘛？」

小高突發奇想，道：「我們拜他爲師如何？」

陳水水聞言先是一楞，然後又好笑地道：「我看你是昏頭了，那人全身屍臭，準是吃死人練邪功，你有興趣去拜他爲師，自己去吧！我想到就想嘔吐。」

小高也覺得自己太異想天開，遂乾笑道：「這樣好了，妳先回中原，有機會我們再碰面，我自行去探查廣雲宮。」

「甚麼，你還是不死心？」

「也不一定要惹他，我儘量躲着他就是了。」

陳水水道：「找到廣雲宮又有何用呢？」

小高道：「我總覺得那鬼見愁極力阻止我找廣雲宮，其中一定有甚麼秘密，說不定那裡面藏有克制他的武學，所以他才百般阻止。」

陳水水嘆口氣道：「要是沒有呢？你豈非將自己往鬼門關送？」

小高攤攤手，道：「只要妳不在他手中，我想我可以拚出幾招，我一定要再証實，三清神功是否眞的那麼不管用？」

「就算我求你行不行？」

陳水水似乎眞的有了感情，她滿臉祈求的神色，差點跪了下來。

小高道：「這次沒弄清楚，我下次還會來，結果還不是一樣嗎？」

陳水水看他一定不領情，怒道：「好吧！你就去送死，別想有人會來替你收屍。」

氣沖沖地，她已大步離去。

小高再三叮囑：「一定要回中原，別亂跑……」

「不必你管……」

陳水水頭也不回地逕自含怒而去。

小高楞在當場許久，突然失去夥伴，他有點不習慣，張了張嘴，想叫住對方，却始終發不出聲音。

「我到底是做對，還是做錯了？」

小高也茫然了。

不知靜默了多久，突有一羣鳥自頭上叫着飛過，才把他驚醒了。

陳水水走了，他只好一切依計劃行事。

他選好路線，折回苗疆，繼續尋找廣雲宮。

一連兩天，在小高小心翼翼的行動之下，沒有任何動靜，他易容成一個駝背老頭子，心想現在就是遇見鬼見愁，也未必認得出自己。

然而，在逼近天雨峯時，他還是小心萬分。

剛剛進入山區，他便覺得情況不尋常。

此山的地理位置似乎較爲特殊，陰風咻咻，烏雲常罩，大白天也覺得陰陰沉沉的，別有一股森森冷意。

小高勉強抖抖身子，裝模作樣地往上攀登，看看四處沒有動靜，才偷偷地掠向高處。

在攀高數百丈之後，他發現似乎有人潛在暗處監視。

他只好擺出老頭模樣，慢慢爬，慢慢砍柴。

然而，天色漸暗，小高不禁想起那令人毛骨聳然的鬼見愁，心想在晚上，還是別遇見他的好。

於是他轉往附近找了一個隱蔽的山洞躲起來，打算等天亮了再說。

天方暗，陣陣雨絲已紛紛飄下，顯得份外冷清。

小高利用時間練了一趟神功，正準備入睡之際，外頭已傳來聲音：「白天在這附近沒錯……」

「找找看……」較粗聲音回答。

「他會是砍柴的？」

「不清楚。」

「你看他回去了？」

「沒有，一定躲在山中。」

「那……怎麼找來？」較細聲音道。沉默一陣，較粗聲音又響起：「用毒算了，他一現身，就把他毒死！」

然後兩人一陣鬼笑聲。

小高聽得頭皮一陣發麻，一個鬼見愁已經讓他受不了，現在多了兩個，而且一個比一個狠毒。

無冤無仇就要毒死人，還瘋狂大笑。

「這羣瘋子，簡直以殺人爲樂！」

聞及他們還要下毒，小高再也待不下去了，趁着對方聲音消失之際，他已偷偷潛出山洞。

心想縱使下不了山，也得換個地方才行。

他趁雨摸黑走路，在小心翼翼之下，終於找到另一處隱蔽山洞。

「要命！」

噓了口氣，他才往洞內走去。

然而剛踏入洞中，他整個人都僵住了。

山洞裏面竟然有人在起火準備取暖，而那個人就是鬼裏鬼氣的鬼見愁。

他看見小高，冷冷地道：「你……是哪一路人？」

還好小高扮的是駝子，身軀彎着，雨水雖淋濕頭髮，還是沒有將臉上的粧淋壞，他強自鎮定，輕咳道：「小的……砍柴的……」他露出懼意：「冒犯大爺，小的這就告退……」

說着連連哈腰退出。鬼見愁並未阻止，小高欣喜不已，以爲又可躲過一劫，但是他退了幾步，背脊却撞上東西，他以爲是岩壁，於是一轉頭，他已笑不出來了。

不知何時，另一名較高的鬼見愁已擋在洞口，冷森森地道：「衣服都淋濕了，烤乾了再走吧！」

「不必了，不必打擾大爺……」

那人白眼一瞪，小高立即改口道：「大爺若堅持，小的只好從命……」

「那就進去吧！」

小高只好往回走。

那鬼見愁還讓出最裏角的中央位置，要小高坐下，然後跟另一個鬼見愁兄弟夾坐兩旁。

小高看兩人活像黑白無常，覺得自己有如進入了地獄刀山油鍋旁，隨時有被烤炸的可能。

鬼見愁起火倒有一套，他一掌打下，轟的一聲，火勢像加了油，熊熊燃燒了起來。

沉默了一陣，鬼見愁才望向小高道：「砍柴？」

「嗯！」小高點點頭。

「命這麼苦，都快入土了，還要靠此維生？」

「沒辦法……小的妻亡子散……孤苦無依！」

「人這麼辛苦，乾脆做鬼算了！」

那鬼見愁又裂開血盆大口，道：「當鬼不但可以爲所欲爲，還可以統管凡人，比皇帝還大，你試試看，包君滿意！」

小高看他說得口沫橫飛，還逼近自己，大有強迫推銷之勢，他感到背脊生寒，猛往後縮，道：「我……我還是不習慣當鬼……」

「試試看，很簡單，走路都用飛的！」

（未完‧廿三）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尼姑的女兒

上文提要： 阿寶第一件事是爲母親了斷一段恩怨，和賴皮來到歷史名城定軍山，找當年殺害大風莊莊主張大風的黑道人物，現任莊主的何百川、石大頭、葛老二、黃三元四人均已被他全殺掉，爲母親雪耻。第二件事遵師父杜非之囑，找黑衣教皇甫嵩算帳，爲師兄公孫鶴報仇。黑衣教霸佔玄武觀爲暗樁，作爲內通全川、外通陝甘的一個重要樞紐……



替狂道挫魔教　爲情僧尋女兒

賴文龍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爲，紙是包不住火的，那時小爺爺正巧也是玄武觀的一名小道士，曾在此親眼目睹。」

「好啊，原來還有漏網之魚，你早該死了，納命來！」

吼聲中，皇甫嵩親自出馬，以雷霆萬鈞之勢單挑賴皮一人。

其勢如濤，其快如電，賴皮見獵心喜，本想再漂漂亮亮的打一次代理戰爭，好好的露一露臉，孰料，雙方的暗力甫一接觸，便覺得大事不妙，皇甫嵩掌力厚實，排山倒海而來，彷彿有一座山倒下，有一堵牆撞來，呼吸爲之窒息，攻勢亦爲之一滯。

不是阿寶未加援手，而是皇甫嵩功力深厚，爲他出道以來所僅見，急切間再加三分力道，總算保住了賴皮的一條命，未傷在對方掌下。

死罪雖免，活罪難逃，賴皮蹬！蹬！蹬！連退七八步，眼冒金星，身如弱柳，胸中血氣翻滾，搖擺了好一陣工夫才把馬步拿穩，止住了翻滾的血氣，驚呼道：「我的媽呀，這個假牛鼻子，好厲害。」

反觀皇甫嵩則僅僅身子向後一仰，氣定神閑，面不改色，彷若沒事人兒一般。

阿寶睹狀，再也不敢存有絲毫輕敵之心，道：「皇甫嵩，據我所知，你本是黑衣教的一名堂主，對不對？」

皇甫嵩冷笑道：「是又怎樣？」

「好說，想請教皇甫堂主幾個問題。」

「有屁快放。」

「首先，咱家想知道，你總共殺了多少人？」

「少說也有四五十。」

「原來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

「哼，這在本教來說，是至高無上的榮譽。」

「玄武觀與黑衣教無怨無仇，爲何要下此毒手？」

「本教的政策，凡是不肯俯首歸順者一律毀宗滅派，鷄犬不留。」

小祖宗怒眉雙挑道：「好一個毀宗滅派，鷄犬不留，黑衣教到底想幹甚麼？」

皇甫嵩答得很坦率。「號令江湖，獨霸武林，將各門各派全部放在手掌心裡，這就是本教的最終目的。」

「堂主之上還有壇主，是嗎？」

「不錯。」

「共有幾個壇？」

「內三壇，外三壇，一共六壇。」

「一壇設多少堂？」

「不一定，可多可少，視任務需要彈性編組。」

「總壇位於何處？教主又是那個？」

一名假道士衝了上來，怒沖沖的道：「媽的，老太婆的裹脚布又長又臭，問這麼多幹甚麼？」

口說不算，一揚方便鏟，照準大哥大的腦袋砍去。

阿寶是何等樣人，豈容他如此張狂，意動招發，出手如電，假道士的方便鏟才攻出一半，便被小祖宗扣住腕脈，做了俘虜。

快，快得無以復加。

玄，玄得無人看清他是如何出手？如何擒人？

全場爲之譁然，皇甫嵩也不禁一驚。

阿寶腕上加力，聲寒色厲。「我問你，黑衣教的總壇位於何處？」

假道士是個硬骨頭，腕脈被扣，雖然痛徹心脾，却緊咬着牙關，就是不肯開口說話。

阿寶再加二分力，道：「我警告你，拒不作答只有死路一條。」

假道士終於開口了，只有一個字：「哼！」

「黑衣教的老巢在那裡？」

「不知道！」

「黑衣教的教主是誰？」

「不知道！」

「再問你一遍，老巢在那裡？教主是誰？」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三句不知道，激怒了大哥大，暴喝一聲：「不知道就去死吧！」先截斷腕脈，再當胸拍出一掌，假道士悶哼一聲，當場被震飛而起。

「住手！」

「看打！」

喝聲中，皇甫嵩與另一名假道士雙雙彈身而上，準備接應，後者還應聲打出了兩支飛鏢。

可惜爲時已晚，皇甫嵩掌招甫出，正巧碰上假道士飛來的軀體，死得更快更慘，前胸後背，皮開肉裂，被震碎五臟六腑而亡。

餘威所及，皇甫嵩亦被反震之力撞退好幾步。

另一名假道士更糟，被自己所發的飛鏢削去雙耳不算，復做了小祖宗的階下囚，也被扣住腕脈，反手彎到背後。

喘息一陣，賴皮已無大礙，這時候才找到一個說話的機會，趾高氣揚的道：「我們老大乃武林三怪的共同傳人，成就比三位更大，技深若海，爐火純青，就算高手中的高手，武林中的第一號人物並不爲過，當之無愧，你他媽的最好有問必答，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別自尋死路，往鬼門關闖。」

說話中連摑了那假道士好幾個耳光子，以洩胸中之憤。

直氣得皇甫嵩牙癢癢地，奈何屬下被人扣在手中，未敢輕舉妄動。

阿寶微一用力，那假道士的肘關節卡巴！響了一聲，已斷了一半，道：「黑衣教的總壇在何處？」

「無可奉告！」

「教主是那一個魔頭？」

「無可奉告！」

「再問你一遍，總壇在何處？教主何人？」

「無可奉告！」

「最好據實招供，不然就死定了。」

「哼！」

「好，想死就死吧，咱家成全你。」

卡巴！先弄斷手臂，再震斷心脈，見皇甫嵩已按捺不住，率衆一湧而上，乾脆把那假道士的屍體當作武器來用，撈住一條腿，猛掄三圈，全力擲去。

好準，撞上人牆，震退丈許，有人驚叫，有人受傷，有人弄了一身血。

阿寶提出了一掌眞力，叫了一聲：「賴皮！」

賴皮上前一步，精神抖擻的應道：「小弟在！」

「當年，玄武觀一共死了多少人？」

「一百多。」

「現在，這一羣魔崽子一共有幾個？」

「小弟算過了，連死帶活一共三十八人。」

「也就是說，把他們趕盡殺絕仍有欠帳。」

「是啊，不足之數將來再找黑衣教討。」

大哥大眸光如電，目注全場，一字一句的道：「各位聽到了吧，把你們全部殺光，還不夠抵血債，不過，咱家上體天心，願網開一面，誰肯據實回答剛才那兩個問題，就饒誰不死。」

賴皮幫腔道：「兩句話換一條命，天下沒有比這更便宜的事情了，要說趁早，人頭落地就來不及啦，我們老大殺人的本事大得很，一招一條命，從來不用第二招，那一位願意招供，站到前面來，舉個手，飛個眼，放個屁也可以。」

沒人站出。

沒人舉手。

沒人飛眼。

也沒人放屁。

有的只是一片喊殺聲，皇甫嵩怒氣沖天，暴跳如雷，下令道：「殺掉這兩個臭小子，碎屍萬段，叫他們死無葬身之地，殺！殺！殺！」

三十餘人動如脫兔，快逾奔馬，似狂濤，若巨浪，從四面八方掩

殺過來。

小祖宗正中下懷，奇招盡出，全力施為。

一掌一條命。

一拳一具屍。

誰先上來殺誰。

誰距離近砍誰。

沒有人能接近一丈內。

沒有人曾消受第二招。

惡鬥好像仲夏的午後雷陣雨，來得快，去得也急，三十多個假道士很快便相繼倒下，做了閻王爺的座上客。

玄武觀的假觀主，黑衣教的眞堂主皇甫嵩沒倒下。

而且，前後已跟大哥大拚鬥了十個回合，愈鬥愈勇，依然昂首卓立，懼意全無。

這樣的結果，阿寶當然不滿意。「赫，是咱家低估你了，一個小小堂主竟有此功力修為，能夠在你家小祖宗手下走十招的以你為第一人。」

皇甫嵩嘿嘿冷笑道：「黑衣教藏龍臥虎，壇主以上個個都是一等一的超級高手，娃兒與本教為敵，無異自取滅亡，我家教主不久就會頒下格殺令，取爾狗命。」

「皇甫嵩，廢話少說，黑衣教主到底是何方神聖?」

「歃雞奉告。」

「老巢在什麼地方?」

「歃雞奉告。」

「不說就是你死。」

「就憑你恐怕還殺不了本堂主。」

「笑話，天下沒有小祖宗殺不了的人，辦不到的事。」

「接招。」

「接招!」

一語不合，兩個人又幹上了，這次小祖宗用了十成功力，決心要將皇甫嵩置於死地，雙方的掌風甫一接觸，皇甫嵩便覺出苗頭不對，當下不遑多想，便縱身飛上了樓頂，道：「小雜種，這筆帳本堂主記下了，他日黑衣教一定會加倍討回來，失陪!」

陪字出口，人已一瀉而下，落在玄武觀外。

皇甫嵩輕功了得，阿寶上了樓頂時，還剩下一個模糊的黑影，心意一轉，未再苦追，朗聲道：「皇甫嵩，回去告訴你們教主，叫他立刻解散黑衣教，退出武林，引頸自刎，以謝天下。」

賴皮也爬上來了，接口道：「如果敢皺一皺眉頭，說半個不字，當我們老大闖進黑衣教的老窩時，就災情慘重啦，保証殺得血流成河，燒得片瓦無存，雞飛狗跳，鬼哭神嚎，連老鼠、臭蟲都會死光光。」

皇甫嵩已去遠，天曉得他聽到多少，二人亦未在樓頂久留，立以最快的速度四處搜尋，希望能找到幾個玄武觀的道士仍存活在世。

白忙了，事實令阿寶大失所望，從附近百姓的口中得知，玄武觀的道士確已死光死絕，賴皮是唯一死裡逃生的人。

這下賴文龍可樂了，神氣活現的道：「老大，小弟沒騙你吧，我抗議，嚴重抗議!」

阿寶愣然一楞，道：「你抗議什麼?」

「抗議老大不信任小弟，不相信玄武觀的道士已死光光。」

「不是不信任你，而是事關玄玄神功的傳授，不能不愼重。」

「現在相信了吧?」

「那當然。」

「意思就是決定將神功傳給小弟?」

小祖宗沉吟了一下，道：「算你走狗運，原則上咱家不反對，但細節仍需推敲。」

賴皮一怔神，道：「傳功就傳功，還有什麼好推敲的，嚕囌。」

「首先要確定名份。」

「這簡單，老大是師兄，我是師弟，你代師傳藝，咱們平起平坐。」

「你想得倒美，玄武觀主公孫鶴是咱家的師兄，你只是一個毫無身份地位的小道士，論輩份最少高你二輩，應該做你的師祖。」

賴皮聞言臉都氣紫了，好似一盆烈火被冷水澆熄，大聲嚷嚷道：「甚麼?老大，要我當你的徒孫?不幹，不幹，絕對不幹，咱的年紀差不多，師兄師弟最相宜，這簡直是欺負人嘛!」

阿寶故意拿他尋開心，逗笑道：「賴皮，聽你的口氣，似乎不想再學玄玄神功，當大俠，做英雄，追回你爺爺丟掉的鏢銀，重振太平鏢局，甘心做一個爹不親，娘不愛，流浪街頭，混吃等死的小混混?」

賴皮挑眉瞪眼的道：「笑話，小弟天生是一條龍，當然要學玄玄神功，要當大俠，做英雄，出人頭地，開創一番驚天動地的大業。」

「想成為一流高手，就得做咱家的徒孫。」

「徒孫太苛啦，傳出去會笑掉別人的大門牙。」

「師弟又太高抬你，有失咱家的身份。」

「老大，咱們妥協，各讓一步如何?」

「怎樣妥協?」

賴文龍道：「馬馬虎虎，老大升一級做師父，小弟降一級做徒弟，這樣總可以了吧?」

其實，阿寶的本意就是收他為徒，叫他做徒孫的話只是存心逗他

罷了，聞言哈哈一笑，道：「好了，你馬虎虎，為師的也勉為其難，答應收你為徒，不過……」

「不過怎樣?」

「一切照規矩來，得行拜師大禮。」

「這容易，選一個黃道吉日，擺一桌酒席就成啦。」

「江湖人不講究這些，現在就可以辦，但在未拜師之前，咱家想先給你取個外號。」

「甚麼外號?」

「小弟小。」

「小弟小?」

「對，小弟小!」

賴皮聽在耳中，手舞之，足蹈之，喜不自勝的道：「好，好極了，師父叫大哥大，徒弟叫小弟小，這是紅花配綠葉，堪稱絕配，定會流芳千古，傳為武林佳話。」

就在玄武觀內，搬來一張椅子，阿寶端端正正的坐上去，擺足了師父的架勢，小弟小賴皮規規矩矩的行了三拜九叩的拜師大禮。

老大一詞從此塵封，賴皮改口叫師父，道：「師父，依徒兒之見，咱們乾脆在玄武觀住下來吧。」

阿寶愕然道：「為何要住在玄武觀?」

「傳功呀，學藝呀，烏鴉將要變鳳凰，不痛下苦功怎行。」

「不行，三怪交辦六件事，至今才成一件，何況黑衣教肆虐天下，亟待為師的起而反抗，儘早殲滅，那有閑工夫停下來傳功授藝。」

「照師父這樣說，我這個徒弟豈不白做啦?」

「可以一邊行俠辦事，一邊潛心修練。」

賴皮大失所望，彷若一隻洩了氣的皮球，垂頭喪氣的道：「鏡花水月，空歡喜一場，這樣一輩子也做不成大俠，當不上英雄，永遠是一隻醜烏鴉，就算長了鬍子也變不成鳳凰。」

小祖宗先不答話，探懷取出一個羊脂小瓶，倒出一粒橘紅色的藥丸，交給賴皮，笑道：「這靈丹叫『三怪再造丸』，是武林三怪費了千辛萬苦，搜集到數十種至珍至貴的藥材，歷經十年熬煉而成，一粒服下馬上便可平添十年功力。」

賴皮半信半疑的道：「一粒小小的藥丸眞的可以增加十年功力?」

阿寶淡淡一笑，道：「事實勝於雄辯，你服下去就知道啦。」

賴皮沒再多言，當即吞入腹中，大哥大命他盤膝坐好，一掌貼於背後，助他運氣行功。

靈丹果然神效，寒冬臘月，沒多久小弟小的頭頂居然冒出熱騰騰的熱氣來。

「徒兒，是否感覺到有一股熱流在四處亂竄?」

「有，好像一條小蛇，很不安份。」

「有一股力量充塞四肢百骸，覺得脹脹的?」

「是啊，師父，彷彿要爆炸似的。」

「想辦法把這一股暗力導入丹田之內。」

「是!是!」

師徒倆通力合作，內外呼應，約莫經過一個多時辰的努力，卒告將四竄的眞力控制住，進而凝聚於丹田之內，大功遂成。

賴皮一躍而起，輕而易舉的便上了房頂。

一拳打出，尺許厚的土牆立刻現出一個窟窿。

一掌劈出，一棵碗口粗細的樹馬上應勢而斷。

這在過去，是根本不可能事。

已具備打代理戰爭之時的火候。

小弟小簡直樂昏頭了，興奮得亂蹦亂跳，亂吼亂叫。

「賴皮，有無增加十年功力?」

「可能還不止。」

「現在，你已經可以自保了。」

「自保太消極，我要拳打黑衣教，腳踢皇甫嵩。」

「別急，從今日起為師的會將玄玄神功慢慢傳授給你。」

「要多久?」

「最快十年。」

「甚麼?要十年?太久太久啦，這會把人憋死的，乾脆再給徒兒一粒『三怪再造丸』吧，賴皮想一步登天，明天就成為一等一的一流高手。」

阿寶不悅道：「小弟小，你忘了欲速則不達的古訓，習武修練須循序漸進，是急不得的。」

賴皮急於成名，把大哥大的話當耳邊風，冷哼一聲，道：「哼，小氣鬼，吝嗇鬼，捨不得給就直說，何必搬一大堆理由出來，做師父的不明給，小心做徒弟的暗偷。」

最後這兩句話使阿寶大為光火，一把揪住賴皮的衣服，聲色俱厲的道：「賴皮，你聽清楚，這藥性如火，一次只能服一粒，吃多了會有喪命之險，七竅流血，烈火焚身而死。」

小弟小臉都嚇白了，惶聲道：「這麼厲害，比毒藥還毒?」

「雖非毒藥，但藥性太烈，否則咱家早就吃完了，那裡還輪得到你。」

「那要多久才能再吃第二粒?」

「不一定，只要能將體內的眞氣確實掌握住，隨心所欲，運用自如就可以了。」

「師父現在還吃不吃?」

「吃。」

「換句話說，功力仍然在繼續增加？」

「不錯。」

賴皮以羡慕的眼光望着大哥大，道：「不得了，了不得，每服一粒，增加十年功力，十粒就是百年功力，師父如今已是特等高手，將來服上一百粒……」

阿寶截口道：「笨蛋，服多以後功效會自然降低，不可能服用一百粒就有一千年的功力，這樣已經不是人，是神仙了。」

「師父，下一個目標是那裡？」

「峨嵋山。」

「到峨嵋山作甚麼？」

「替情僧無垢找女兒。」

「和尚的女兒也出家當尼姑啦？」

「不，是她娘在峨嵋山出家當尼姑。」

「哦！」

＊　＊　＊

四川峨嵋山是普賢菩薩的道場。

山西五台山是文殊菩薩的道場。

浙江普陀山是觀音菩薩的道場。

再加上安徽九華山合稱佛教四大名山。

而四大名山之中唯獨峨嵋山在武林中佔有一席位，一提起峨嵋派的女尼莫不肅然起敬，名頭之響亮、地位之崇高，絕不在少林、武當之下。

當今的掌門人是了塵師太，內外兼修，武功蓋世，見多識廣，胸羅萬有，在師妹了因、了俗、了情、了性的臂助下，勵精圖治，精益求精，使峨嵋派的聲譽更隆，如日中天，尤其俠名遠播，嫉惡如仇，黑道的魑魅魍魎皆聞名喪膽，避之猶恐不及。

正因爲峨嵋派望重江湖，自然而然便成爲黑衣教的眼中釘。

今日，終於兵臨城下，大興問罪之師。

領先的是黑衣教外三壇之首的青龍壇壇主鬼見愁柳一刀。此人原爲汪洋大盜，殺人無數，犯案纍纍，被捕入獄後曾判死刑，後來越獄而逃，在黑道上是老大級的領袖人物，在黑衣教同樣舉足輕重。

手使鬼頭刀，殺人乾淨俐落，一刀畢命，很少使用第二刀，曾創下一日之內連殺七名捕快的驚人紀錄。

一共帶來了三名堂主、九名香主、七十二名教徒，聲勢之大，可謂空前，足見黑衣教乃有備而來，一點也沒有小覷峨嵋派。

峨嵋乃一大宗派，豈肯示弱，人數更多，氣勢更壯，幾乎精銳盡出，在大雄寶殿前拉開陣勢，與黑衣教各站一邊。

雙方俱已通名道姓，亮出了身份，峨嵋掌門了塵師太一揚手中拂塵，語冷如冰的道：「黑衣教勞師動衆，駕臨峨嵋，不知有何見教？」

青龍壇壇主鬼見愁柳一刀見問，陰惻惻地乾笑兩聲，道：「見教不敢，本壇主是代表黑衣教教主專程前來向掌門師太請教的。」

「柳壇主有話請直說。」

「本教教主希望貴派能與黑衣教合作。」

「施主所謂的合作是否歸順？」

「也可以這樣說。」

「也就是投降？」

「言重了，言重了。」

了因師太臉一沉，道：「恕貧尼愚昧，不知峨嵋與黑衣教有何事可以合作？」

堂主于成望了柳一刀一眼，代言道：「合作的領域很寬廣，任何事情，任何地方，都有携手合作的機會。」

「于堂主可否舉幾個實例出來？」

「可以共同主宰武林，號令江湖。」

「還有呢？」

「可以共同開疆拓土，稱孤道寡。」

了俗師太報以一聲冷哼，道：「黑衣教的野心不小，還想當皇上，不怕朝廷知道了，發兵圍剿？」

于成錯愕一下，道：「師太誤會了，本堂主的意思並非是打大唐江山的主意，而是指西域的蕞爾小國言，只要黑衣教的大軍一到，便會望風而降。」

了情師太道：「問題是誰號令江湖？誰稱孤道寡？」

于成道：「自然是本教。」

了性師太寒臉道：「峨嵋不想號令江湖，也不想稱孤道寡，更不會作黑衣教的幫兇，告訴你們教主，最好死了這條心。」

鬼見愁柳一刀目光如電，罩定在了塵掌門的身上，道：「掌門人怎麼說？」

了塵師太一本正經的道：「了性師妹的意思就是貧尼的意思。」

柳一刀的聲音提高了許多，語氣轉趨强硬。「沒有關係，歸順與否，悉隨尊便，本教絕不强求，但必須照我們教主的命令來處置。」

了塵掌門道：「如何處置？」

柳一刀道：「金盆洗手，退出武林，廢掉武功，永遠不得涉足江湖。」

「這等於是毀宗滅派，從武林中徹底除名？」

「沒錯，就是這個意思，青城、崑崙派的下場便是如此。」

「黑衣教憑甚麼敢這樣膽大妄

爲？」

柳一刀揮動一下手中的鬼頭刀，洪鐘也似的聲音道：「憑實力！」

好苛刻的條件，不肯歸順就要廢掉武功，退出武林，了塵師太當然無法接受，怒容滿面的道：「假如貧尼拒絕呢？」

「剩下來只有最後一條路可走。」

「那一條？」

「趕盡殺絕，鷄犬不留！」

「施主的口氣未免太大了，峨嵋絕不坐以待斃。」

「掌門人準備反抗？」

「峨嵋派誓死反抗到底！」

「這樣死得更快，更慘，盼掌門人三思。」

了塵師太與了因、了俗、了情、了性師妹十目相接，心意相通，咬牙切齒的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找來，峨嵋爲了武林的安危，正想出山拔掉黑衣教這株毒草，想不到你們居然自己送上門來，上吧，足下黃土就是爾等的葬身之地！」

言語間，了因、了俗、了情、了性四位師太各據一方，已親率門下弟子，一步一步的逼向黑衣教，打算與魔徒决一死戰。

鬼見愁柳一刀發出一長串淒厲刺耳的笑聲，語帶威脅道：「兵戎相見，就會血洗峨嵋，掌門人最好再考慮一下。」

了塵師太暗運功力，準備隨時出手發招，義正詞嚴的道：「峨嵋寧爲玉碎，不爲瓦全，柳一刀，你出招吧，別再多言！」

柳一刀虎目暴睜，目注全場，對峨嵋門下弟子道：「常言道：好死不如賴活着，那一位不想香消玉殞，刀下亡魂，願與本教携手合作，請退到後面去，黑衣教保証以禮相待。」

堂主于成的話更絕。「各位之中有不少年輕貌美美女，就此花殘花枯，簡直是暴殄天物，本教多的是身强力壯，床上功力絕佳的俊男，隨你們挑，隨你們選，雙宿雙飛，夜夜春宵，比獨守空幃，常伴古佛青燈的日子何止好上千百倍，男歡女樂，興雲作雨……」

「住口！」

「閉嘴！」

「殺！」

峨嵋女尼實在聽不下去了，在一片喊殺聲中，彷若潮水般洶湧而出，跟黑衣教的人大打出手。

是一場惡戰，也是一場混戰，更是一場充滿血腥的大屠殺，雙方人數衆多，場面壯闊，一開始便是最緊張的最高潮。

殺！是唯一的手段。

死！是唯一的結局。

彼此都下定决心，不死不散，不死不休。

彼此都信誓旦旦，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血雨飛，人頭落，怵目驚心。

慘叫聲，刀劍聲，震耳欲聾。

彷彿在比殺人的速度。

又似在比殺人的數目。

才一忽兒的工夫，大雄寶殿前的青石板地便被鮮紅的血水染紅，倒下去一大片死人。

死人中峨嵋居多，黑衣教較少。

換言之，黑衣教果然名不虛傳，個個能征善戰，人人驍勇慓悍，已佔得優勢上風。

尤其是柳一刀、于成等幾位具有堂主、香主身份的人，更是銳不可當，如入無人之境，一交手便將峨嵋派的陣勢衝破打亂，絕大多數的比丘尼俱皆死在這幾人之手。

了塵、了因、了俗、了情、了性諸尼雖非泛泛之輩，但畢竟無法跟殺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盜，與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亡命之徒相提並論，起先尚可勉力應付，掌握全局，及至百合之後便敗象畢露，處在挨打的地位。

惡鬥一直在持續。

死人一直在增加。

勝負的局面也越來越明顯。

黑衣教愈戰愈勇，威風八面，殺氣騰騰。

峨嵋派則每況愈下，已如强弩之末，隨時隨地都有被黑衣教徹底消滅的危險。

却不料就在勝利在望，大功將成之際，場中的情況突如其來的有了變化，黑衣教莫名其妙的窩裡反，自己人跟自己人幹上了。

峨嵋派趁機反撲，殺了不少黑衣教徒，總算扳回一點顏面。

「住手！住手！住手！」

「統統給我住手！」

鬼見愁甚覺納悶，連忙喝令住手，以便查明原委。

其實，原因很簡單，不是黑衣教徒喝醉了酒，亦非他們吃錯了藥，而是另有外人外力介入。

外力是天下無敵的玄玄神功。

外人則是大哥大、小弟小師徒。

人已飄然而現，落在峨嵋派與黑衣教的中間地帶。

一名黑衣教的堂主發出一聲驚呼，對鬼見愁柳一刀道：「壇主，左邊這個小子就是挑了大風莊，毀掉玄武觀的大哥大、小祖宗，右邊那個小娃兒叫賴皮，他們是老搭檔，專門跟本教作對，自稱與武林三怪有淵源。」

這人的聲音、身材、五官似曾相識，一時間又認他不出，阿寶傲然道：「閣下何人？」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中原鏢客徐奇夫婦鬧到百寶莊，硬說其兒子是被莊上二小姐殘害在先，如今要找人償命，而百寶莊莊主歐陽伯仁因愛女受辱自盡，正感悲憤，更忍不下這冤屈，雙方打鬥起來，這一切被小玉兒看到，小玉兒心中明白是徐奇之子徐元玉使詐嫁禍人，所以挺身勸解，只對徐奇夫婦說一句話……令他夫婦息怒回去……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駁鳳

玉兒深愛小王爺　却爲身軀惹煩惱

這時候若有聲音，那便是對面小屋內發出來的。小玉兒就是因爲這聲音她才不走了。

小玉兒輕悄悄的走到那扇細格子糊油花紙的小窗下，她不動了。

小玉兒可並非完全爲了拆穿那女人的秘密而折回來的，其實她心中因有個令她苦悶的秘密，她就是爲這種苦悶才令她聞聲而怔住了。

小玉兒是個早熟的姑娘，她不但沉着，而且心理上也十分成熟。

當她與小王爺朱丕同床發生了那種事以後，她還以爲朱丕這位小王爺是個同她一樣的生手，對於男女之間的愛，做起來既慌張又急躁，所以才會發生朱丕的東西變得腫脹不堪，痛苦難挨！

然而……

小玉兒再一次的遇上了徐元玉。

姓徐的採花聖手，男女做愛之事自然十分熟練，然而，奇怪的是姓徐的與小王爺一般無二，也是那東西脹得他死去活來，碰一下如針刺般痛苦。

就因爲如此，小玉兒便在心中起了疙瘩，這必是自己身子有了毛病，那麼，到底會是甚麼毛病？

小玉兒是不便向任何人說的，當然也包括她的親娘金娘子在內。

既然不能去問任何人，那麼，自然是要找個機會實地的加以參觀一番，也許……

也許從別人的動作中可看到些甚麼。

小玉兒也想到當年同丁香阿姨那夥人在一起時候的情形，那時候她還小，雖然小，但印象深刻，她忘不了那種男歡女愛的模樣。

她更忘不了幾位阿姨愉快的呵呵叫，而且是旁若無人的呵呵叫，多妙呀。

小玉兒就覺得怪，爲甚麼她就沒有那種快樂感。

她覺得好像有人用指頭點她的身子，那種不痛不癢更談不到舒服的感覺，若非被人抱得緊，她早就覺得乏味了。

小玉兒怎麼也想不到這是因爲她習了西域神功的關係。

其實當她被敖杰每日裡浸泡在特配的藥水中時候，她的身子已經發生極大的變化。

她看上去美得令人吃驚，但身體上她的力道早已超過了正常的男人。

她的女性美仍在，她的內在已變得十分粗硬，她不怕摔更不懼挨打。

她甚至喜歡自己摔，更喜歡別人打她，這種天大的變化，她還怎麼能接受男人的做愛，她比之男人還男人，她的生理上早就萎縮了，萎縮得失去女人的味道了。

但小玉兒是不會知道這些的。

現在，小玉兒屏息心神靜靜的聽着。

附近，果眞是雞不叫狗不咬貓不跳的時候，因爲這時候黑不黑明不明，傍晚黃昏雲蓋天的時候。

這時候不只是人懶散，地上萬物都是一樣的不動了，就好像天快塌下來似的。

天眞的快塌下來了。

西北風挾晚秋雷電，怪嚇人的在天空中滾動着。

小玉兒並不爲這種樣子有所驚恐！

小玉兒靜靜的站在小窗下，她聆聽着。

唔，那是甚麼聲音啊！

＊　＊　＊

「花露水洗去大半瓶，老褚呀！你身上的騷味還是叫我吃不消……」這是那女人在開口。

「嘿……」男的粗聲笑了！

房中有响動，小玉兒小時候就聽過，對她而言不足爲奇，妙手幫的幾個人會在韓家祠堂住一起，他們每天夜裡都會有這種响動聲！

於是，屋子裡傳來了那女人的細語。

聲音不大，如是一般人，便把耳朵貼在窗上也聽不清楚，但小玉兒聽得清楚，就如同那女人在小玉兒的耳朵處嘀咕似的。

「眞可笑，個丁卯狗日的，拿個娃兒住在我這兒多天，丁卯守着娃兒也守着我，我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那人似乎帶喘聲，回應道：「我褚八這從天水來會你，打發我的手下先回家，我住在客棧苦等妳這朵帶刺玫瑰，他娘的一等便是十多天，過午妳把我找來，想不到剛才幾乎嚇了我一大跳！」

女的叫玫瑰，她的回應是浪的！

「我夏玫瑰成了丁卯這傢伙的禁臠了，他可是每天祇會磨他那把刀，三兩天不同我來一次，眞是的，也不知他是個絕戶狗，還是我夏玫瑰是個不下蛋的雞，兩個人湊在一起這幾年，我的肚皮就是不爭氣。」

「哈……」

「你笑甚麼？」

「我笑你找對人了，我的東西最管用，天水我養了七個兒子之外，那女人的肚皮又大了！」

夏玫瑰道：「你們回子最會生孩子了，唉，咱們也有多次在一起，爲甚麼我就是不爭氣？」

褚八笑道：「我這次苦苦的等機會，這回是一路上絕不沾腥找女人，爲的就是養精蓄銳對付妳，妳不覺得我這一回與前幾次大不相同？」

女的吃吃笑了！

男的漸漸發出吭叱聲，於是，氣粗床動有反應，兩人床上似乎快玩命了！

忽然女的道：「眞是想不到，那石老鬼會找上門來，他與丁卯是好哥們，進門也不敲門，差一點撞破咱們兩人的好事情。」

這還是好事情呀！小玉兒就不同意！

小玉兒要飛進去了。

她在小窗上動手脚。

屋子裡，那男的濃重聲音，道：「怕甚麼呀！我褚八刀也不是省油燈，大不了幹一架，我幫着妳上西北，天水我有個大牧場，咱們天天在一起。」

女的吃吃笑道：「能去我早跟你走了。」

「爲甚麼不能去？」

女的道：「第一，你是個騷回子，你們的生活我不慣，吃羊肉喝酸奶，披張羊皮睡野外，男人隨便找女人，一個丈夫四個妾，一張通鋪挑着來，女人却要守貞節，找野男人砍雙腿，生野孩子拔牙齒還砍手臂，我才不會去西北。」

「這第二個原因是甚麼？」

女的道：「你雖是個玩刀的，但是我知道，丁卯的刀法更厲害，丁卯人稱『武關一把刀』，他在武關第一，你若惹上丁卯，我以爲你必死在他刀下。」

男的一聲嘿嘿笑，他的自尊心受損了！

尤其是女人面前，如果有人損了他，會玩命的。

褚八就火了。

「娘的，妳怎麼盡說丁卯高，我在天水那個不知我褚八刀，妳等着，我早晚找丁卯把牌攤，到時候妳就知道我褚八刀的絕活了。」

女的吃吃笑了！

此話入了小玉兒的耳朵裡，她一怔！

小玉兒把指尖戳破窗上糊的油紙，她瞇起眼睛往裡面瞧進去，她嚇一跳。

她發現那張大床就靠在小窗前，這時候兩個赤裸的男女抱在一起。

小玉兒看了一會兒，她好像越看越乏味了。

似這時候，如果有人暗中瞧，誰也會越瞧越起勁，不料小玉兒却相反，她看得心中有些煩。

就在這時候，天公也湊熱鬧了。

一聲雷轟帶閃電，好大的雨點洒下來。

小玉兒轉身拉馬走小巷，她冒雨找地方！

只不過此刻家家戶戶都關上門，便客棧也拒收客人！

要知道天未黑的時候街上敲過梆子，家家戶戶門上閂，閒雜人等不許往外亂走動。

小玉兒要找地方避避雨，找了半天沒找到，却被雨淋得她急急忙忙的到了武關的城門下。

小玉兒剛剛走到大城門下面，有四個鄉勇到來對她喝叱了。

「喂，幹甚麼的？」

小玉兒道：「避雨呀！」

忽又過來一個大漢，這人手上提着刀，看樣子他是個頭兒了。

抖着雨帽甩雨水，這大漢怒視小玉兒，道：「妳是外地來的嗎？

「是呀！」

「我也不多說，馬上有大人物打此經過，妳快找地方躲一躲，衝了大人的駕，我也跟妳一起倒楣！」

「快走，快走！」四個兵勇也起哄！

四個人幾乎要打人了！

小玉兒指着黑天大雨，道：「你們怎麼不看看，這麼大的雨要我去那兒躲。」

「我管妳去那兒躲，趕快滾！」

這人是個小軍官，他急了自然會罵人！

他吼叫小玉兒滾！

小玉兒火大了。

「你叫我滾？」

「笑話，不叫妳滾，難道是我滾嗎？」

小玉兒道：「如果我不滾呢？」

「轟妳滾。」

小玉兒道：「轟我也不滾。」

城門內只有五個人把關，這五個人一聽小玉兒硬不離開這城門下，也火大了。

「喂！你這姑娘是不是不要命了，我可告訴妳，我絕非在嚇唬妳，妳若衝了駕，妳就活不成了，會把妳拉到山邊砍妳的頭！」

小玉兒道：「請問五位，這兒是甚麼地方？」

「武關城門呀！」

「是誰的地方？」

「通商要隘，東西關口。」

「我問是誰的地方？」

「官府的地方，要不咱們在此爲誰把關。」

小玉兒道：「不對，不對！」

那軍官道：「甚麼不對？」

小玉兒道：「通隘要關乃大家的地方，只要不犯法，誰也可以到這裡來！」

那人一聽火來了。

「去去去，誰有時間同妳閒扯淡，大人物就快過來了，妳再不走，我要揍人了！」

小玉兒道：「我不信你會出拳打我一個姑娘！」

那人一怔，道：「如果妳撒野，我們照打！」

小玉兒道：「我不撒野，只不過外面雨不停，我是不會離開的。」

那位小小的地方軍官可急了，他對四個軍士道：「把她轟走！」

「去去！」

果然一個大個子伸手去推小玉兒，豈料小玉兒拉着她的小川馬就是不動！

那大個子急了，伸出雙手用力推，小玉兒不丁不八站得穩，她是紋風也不動！

「噫！」

另一人看得吃一驚：「你是紙紮的人呀！連個姑娘也推不動。」

大漢也吃驚，聞言立刻對這人道：「我是紙紮的人，你來推推看！」

那人果然上前推，他還齜牙咧嘴的叫：「出去！」

小玉兒仍然未移動，看得那軍官怔住了。

「你們給我合力推！」

隨之就見兩個大個子合力推那小玉兒，兩個人就如推金山，金山不倒，拉玉柱，玉柱不搖。

小玉兒却吃吃笑了。

她這麼一笑，那軍官火更冒三丈，他大吼一聲：「妳是在找打？」

他眞是急了，拳打足踢的開口罵：「娘的，是妳自己自找挨打。」

他也不想想，四個大漢連拖帶拉也拉不動一個姑娘家，這姑娘豈會是一般婦女呀！

他打了一陣也踢了十幾脚，小玉兒開口了！

「你別打了，再打再踢你可能就慘了！」

那人一怔停下手，便也立刻甩起手來雪雪呼痛了。

這軍官也跌坐地上抱住脚，他直哼哼，道：「我的媽，我的脚唷……哎唷！」

這光景，四個拉扯的人也吃驚。

「妳……是人……是妖……」

另一漢子道：「我看她八成是狐妖，天上打雷地上暴雨，打雷是要滅妖，雨水灌進狐狸洞，她跑到咱們這關隘下逃難來了！」

小玉兒笑了。

「看你們說得我多可怕呀！嘻！」

那官員一瞪眼，叱道：「妳膽敢在我身上施妖術呀！」

他怎知小玉兒自小就練成一身銅包鋼的身子，別看外表那麼細皮白肉，她只隨心所欲的推動通天功，那人的拳脚便如同打在鐵柱上一般。

初時不覺痛，打多了，一旦發覺拳大足腫時，那已經是晚了。

這位小小的守關官便坐在地上站不直身子了。

人雖站不起來，口仍然吼聲如虎！

「她是妖，別管了，快快動刀子，給我殺！」

四個人似如夢方醒般，拔刀便往小玉兒撲過去！

小玉兒一看，這五個人拿她當妖怪了，不由冷叱一聲，左手拉過馬韁，右手握拳迎上去。

小玉兒出拳看不見，她的拳風到處，迎着的人立刻如挨巨力拖拉般往外便倒。

她對這幾個人並不太過份，所以出拳也不重，但已打得幾個人東倒西歪了！

有個大個子不信邪，怎麼人未接觸就摔跌地上，他突然厲吼一聲猛力撲。

「轟！」

「哎呀！」

這大個子滾到大門外雨地裡去了。

便在這雷電交加中，從西來的大道上，一隊鐵蹄飛一般的冒雨馳過來了。

這馬隊一共二十四鐵騎，每個人油布衣也遮不住大雷雨，一個個成了落湯雞。

武關城門下，躲着二十四個人還可以，如果加上二十四匹馬就擠不下，何況小玉兒還拉着她的小川馬在城門下！

守關的五個小軍漢一見來了這批武士軍，一個個嚇得面色焦黃，恨不得殺了小玉兒。

那軍官忍痛站起來，苦兮兮的迎上去。

「各位爺們辛苦了！」

爲首的武士沉聲道：「雨太大了，小王爺今晚要在武關歇一宿，清街了嗎？」

「回大人的話，家家關門，戶戶掩窗。」

那武士對小玉兒一瞪眼，道：「她是甚麼人？」

不等那人回話，小玉兒笑笑道：「同你們一樣，我也是過路避雨的。」

武士冷哼一聲，道：「去，那西城牆邊去暫時躲一躲！」

小玉兒道：「城牆邊怎麼躲？下着大雨呀！」

武士冷冷道：「大爺叫妳去城牆下，妳就快去，大爺不是要妳躲雨，要妳躲人。」

小玉兒道：「躲人？我不躲人，我躲雨！」

武士冷冷的道：「找死不是！」

小玉兒道：「誰找死？」

武士「嗆」的一聲拔出腰刀，他把刀一晃，道：「妳說誰在找死！」

小玉兒也冷笑，道：「就憑你？」

她這是在撩撥那武士了！

嘿嘿一聲怪叱，武士還眞要殺人，他出刀便往小玉兒狂砍過去。

小玉兒一看，這是甚麼世界，人命如此草菅呀！

馬鞍上摘下七星劍，眞快，當武士的那一刀快要砍中小玉兒的肩臂上的時候，小玉兒的七星劍已攔個正着。

「噹」的一聲，那武士一震。

「妳還敢反抗呀！」

小玉兒道：「本姑娘已經動劍了！」

立刻，又躍下三個武士，剎時間已把小玉兒堵在大城門下，四個人圍緊了小玉兒，可把那原來守關的五個小卒嚇呆了。

五個人眞的叫起倒楣了。

「他娘的，八成是個妖怪來阻道。」

另一人大聲叫：「爺們快快殺了她！」

忽然，來路上又有三騎過來了。

三騎的後面又是二十四騎快馬。

三騎馬還未到武關城門下，便見一人拍馬到了城門口，他厲吼一聲：「閃開！」

已經準備殺人的四個武士立刻分開來，可也把小玉兒圍在中間。

小玉兒左手仍然拉馬韁，她的右手七星劍也未出鞘。

只見那吼人的武士拍馬到了城門下，城門兩邊掛的燈籠雖然不太亮，但這人可也看得夠清楚。

單只小玉兒手中的七星劍，就令這武士吃一驚。

這人只對小玉兒的劍瞧一眼，再低頭看看小玉兒的臉，他立刻滾鞍下了馬。

「是你呀，小玉姑娘。」

小玉兒雙目一亮，笑了。

「喲，原來是朱公子的侍衛呀，多日不見了，你們的朱公子可好？」

那侍衛連忙回應，道：「好了，好了！」

小玉兒這是見面問句好，原是普通一句話，但這侍衛却以爲小玉兒問的是小王爺的「病」！

便在這時候，又兩騎到了城門下。

這二人一到，擠在城門的二十四武士便立刻騎馬分兩旁，一副畢恭畢敬的樣子。

小玉兒却吃吃笑了。

「是你呀，朱公子，你怎麼下南陽呀！」

來的還眞是朱家朱小王爺。

小王爺見是小玉兒，他幾乎是手舞足蹈的跳下馬。

小王爺奔到小玉兒面前，憐香惜玉般的拉過小玉兒的手，他另一手爲小玉兒攏着濕濕的頭髮。

「看，天公眞殘忍呀，把我的小天仙淋成這模樣！」

小玉兒笑了。

「朱公子，你也變成落湯雞了呀！」

「我，哈……」

「哈……」

「哈……」

朱丕笑了，小玉兒也笑了。

想想看，小王爺都大笑，武士們誰敢不笑，於是，武關城門下的人都笑了。

* * *

武關城門下，把關的五個人嚇傻了，再也想不到小玉兒這位姑娘會與小王爺是朋友，早知是這樣，他五個自然不會對小玉兒動手了。

此刻，五個人低着頭站在一邊不開口。

小王爺朱丕開口了。

「小玉姑娘，咱們今夜住武關吧！」

小玉兒道：「朱公子，方便嗎？」

朱丕笑了。

他轉而對身邊兩個侍衛吩咐。

「快通知武關地方，咱們今夜不走了。」

兩個武士齊聲應是，那侍衛對靠邊站的地方小軍道：「還不帶路！」

那小軍對小玉兒連看一眼也不敢，就怕小玉兒向小王爺告上他們幾句壞話，那是要命的。

留下四個守關的兵卒，那小軍當先冒雨走，這一走還未走到大街上，武關地方官已經奔來了。

武關的地方官不大，比個小鎭長稍大些，手下兵丁一百二，管事的住在一座大院裡。

那座大院有兩進，官驛就在前大院。

那位地方官五十上下，瘦削削的就像個癆病鬼，如今他爲迎接小王爺，來到關隘附近，啊，下那麼大的雨他還往地上跪。

這光景朱丕並不覺得什麼，倒是小玉兒開口了。

「朱公子，你看這麼大的雷雨，怎麼忍心叫這位老人家跪在泥地上。」

朱丕道：「妳人長得好看，心更善良。」

他對身邊的侍衛吩咐：「叫他帶路吧，去官驛住一宿。」

那侍衛立刻對地上跪的老者道：「起來帶路啦，風大雷雨大，別叫咱們小王爺受了風寒，官驛方面你就看着如何安排了。」

這眞叫官話，也就是說萬一小王爺有個病痛什麼的，你這個地方官就脫不了關係。

地方官平日裡好當，遇上這種事就痲煩大了。

原接通告，小王爺只打此經過，至多不過打個尖而已，如今雷雨大，小王爺不走了。

這地方官起身帶路往街裡走，心中緊張啊！

* * *

原來朱丕在成都知府衙門養他的「傷」，那知府姜痲子發覺小王爺不能下床來，除了請名醫會診，且暗中派人報向京裡，於是從京城立刻調來近衛武士四十八人，目的是要保護小王爺早早回京。

四十八名衛士趕到成都，這位不懂風流而想風流的小王爺已經可以下床走動，他思念小玉兒，立刻便由成都轉往寶雞，而小玉兒已下南陽了。

小王爺朱丕聽說小玉兒去了南陽，一句話便率人直奔來，往東便是下南陽，想不到一場大雨，却叫他在這武關的城門下遇上了小玉兒。

這，大概也稱得上「天公作美」吧。

* * *

武關的這座驛館實在說得比個客棧差不多，京中來了這麼多武士，可也把這位地方官忙壞了。

所有的房舍空出來，還得找棉被雜物來應付。

附近兩家飯館子，爲了安全，把一應吃的改在驛館中，由飯館的掌廚師傅下手做。

地方官動員約有幾十人，玩上老命的侍候這位小王爺與這班武士……

只不過再是下功夫，而小王爺只是同小玉兒閒話不斷。

房內升起炭火來，有侍衛爲小王爺把衣衫烘烤乾，小玉兒的衣衫也換掉，她換穿借來的女人衫，哎呀，小王爺看得又傻了眼。

小玉兒旋動細腰擺給小王爺看。

「這衣衫好大喲，我穿上一定很難看。」

朱丕哈哈笑道：「史姑娘，妳穿上什麼都好看。」

小玉兒道：「是嗎？」

朱丕道：「因爲妳的人美極了。」

小玉兒吃吃笑，道：「朱公子，只要你說我不難看，我一定不難看。」

朱丕拉過小玉兒，道：「別受了風寒，快來吃酒。」

小玉兒道：「朱公子，你放心，我是不會害病的，我如果不舒服，我會自己出汗的。」

朱丕道：「妳的話我相信，因爲我知道妳的武功高。」

小玉兒一笑，與朱丕二人坐在桌邊，兩個人這就對飲起來了。

朱丕十分愉快，不時的一聲哈

哈笑。

小玉兒却在此時問道：「朱公子，你不是只有兩名侍衛嗎？怎麼又來了這麼多？」

朱丕道：「原是遊江南的，可是我在成都的消息被傳入京中，便再難隱瞞身份了。」

小玉兒道：「嗨！我相信你是京中大人物了，而且還大得不得了呀！」

朱丕笑笑，道：「史姑娘，妳走了以後，我好想妳喲，想不到會在武關遇到妳，眞是太好了。」

小玉兒道：「朱公子，你的病……」

「好了！好了吔！」

小玉兒道：「我便也放心了。」

她發覺朱丕英氣煥發，神采飛揚，好像十分暢快的模樣，對於侍衛或那個地方官的招呼，他根本不加理睬。

朱丕只注意小玉兒。

那小玉兒見這光景，她還眞爲這位半百年紀的地方官叫屈也可憐。

這就是官場的現象，官大一級壓死人，而朱丕又是小王爺，這個地方官更可憐了。

小玉兒見過官，莫少白與姜痲子，還有寶鷄的地方官，他們平日那種威風，令人見而生畏，如今同小王爺朱丕一比之下，他們又算得了什麼！

小玉兒的心中很感慨，江湖許多不平事，官場更多不平事，這天下不平之事太多了。

她再想一想，那趙瘋子與丁香阿姨，他們多半是受不了窩囊氣而「奔向黑暗」的。

* * *

小玉兒心中想的是一回事，她口中說的却是另一回事，因爲身邊的朱公子對她太好了。

朱丕吩咐，今夜早早歇着，這兒不必有人守，她要同史姑娘好好的叙叙舊了。

兩個侍衛頭大了……

他二人爲何頭大了？

小玉兒的本事大，她的人又長得美，小王爺已經忘了一切的迷上這位姑娘了。

兩個侍衛可並不怕小王爺迷上小玉兒，他們怕的是小王爺難以控制自己而重蹈覆轍。

如果小王爺在這兒「舊病復發」，那可就痲煩了。

話雖如此，但兩個侍衛也只能私下說說，誰也不敢當面向小王爺提起這回事。

兩個侍衛乾着急，朱丕已自己關上門，他對小玉兒笑笑，道：「朱姑娘，我已爲卿狂了。」

吃吃一笑，小玉兒道：「怕是再傷了你呀，看你那麼受苦，我心不忍。」

朱丕笑笑。

他上前來，一把抱住小玉兒的柳腰，道：「史姑娘，怎麼能怪妳？是我過於急躁了，常言道得好，天躁有雨，人躁有禍，那麼原是良宵月圓良辰光景時，可恨我過於急躁，原是美事一樁，叫我弄壞了。」

他吻了小玉兒，又道：「如果眞要怪，應該怪罪我才是，妳說是不是？」

小玉兒道：「我從未想到要怪你呀，朱公子！」

朱丕笑笑，道：「這就是妳最可愛之處，史姑娘，妳的一舉一動都叫我發狂。」

小玉兒哈哈笑了。

* * *

這座驛館的正屋裡，大床一邊四方桌，桌上放的是茶壺茶杯與兩支高腳燈。

朱丕捻熄一盞燈，拉過小玉兒坐床邊。

小玉兒的心中想得多，她想到那個丁卯的女人同那個回子叫褚八刀的大毛漢。

她看看朱丕，朱丕是弱冠少年，面白唇赤雙目有神，比之那褚八可好看多了。

姓褚的一身羊羶味，夏玫瑰怎地拿他當個寶，那麼，朱公子可是寶中寶了。

小玉兒有了這種想法，更有了這個比喻，對於朱丕的動作，她便也不加拒絕了。

她也像夏玫瑰一樣反摸朱丕。

她以爲女人應該那個樣子。

女人如果順從，是會幸福的，因爲男人喜歡溫柔的女人，而女人，却是相對的。

只有粗魯的女人才會接受粗魯男子的愛撫。

朱丕乃小王爺，他可就文雅多了。

至少他這時候夠文雅，因爲他的動作是細膩的。

柔柔的抵着小玉兒下巴，朱丕蜻蜓點水似的吻着小玉兒的香唇。

小玉兒半閉雙目，她還把俏嘴翹起來。

她享受着這樣的輕吻，她也是女人呀。

朱丕爲小玉兒解衣衫，小玉兒不抗拒，她還美眸閃動的似笑不笑。

一張被子掀起來，小玉兒却把被子抖在一邊了。

朱丕一怔：「會受涼的。」

「不，不會！」

朱丕一笑，道：「更好，妳要怎樣隨你喜歡。」

小玉兒只是想到那個叫褚八刀的人與夏玫瑰之間的那種動作。

夏玫瑰就與姓褚的光赤溜溜的做愛。

小玉兒是不想歷史重演的，她以爲別人是女人，別人都能享受着愛撫，她爲什麼不能。

小玉兒就是這樣子，她才把被子推開了。

* * *

朱丕的眼睛也直了，他發覺小玉兒眞的太美了，如果世上有什麼美玉，也必然比不過小玉兒的這身嫩肉美。

朱丕忍不住吻了起來。

朱小王爺上一次當學了一次乖，他不敢再亂來了。

上一回在成都，他以爲機會難得，便是凶狠的一路狂來。

狂來的結果，他慘了。

那個徐元玉的也一樣。

徐元玉便是採花賊式的發狠着亂來一通，結果與這朱公子一樣的慘兮兮。

朱丕這位高高在上的少年郎，他在吻小玉兒，他下了決心。

他的決心很簡單，不再發了狂的亂來一通，他決心要試探式的慢慢來。

只要不玩命，應該可以達到目的的，然而沒多久便完全敗陣了。

他是爲達目的只好如此了，然而他永遠也難達目的。

小玉兒不笑了。

她也頓覺這種遊戲不好玩。

「你……怎麼了？」

朱丕無奈的苦兮兮道：「我也不知道。」

小玉兒道：「我們……我們……」

她無奈的起來，匆匆忙忙的穿上衣衫收拾自己的東西。

朱丕竟然躺在床上未起來，他一副十分歉意的樣子。

他也難以啟齒，因爲男人如果是這樣，這個男人的雄風何在？丟人吶！

小玉兒收拾妥當，她歉然的走到床邊。

她未開口，只是微笑站在床前。

朱丕這時候開口了。

「是我不好。」

小玉兒搖搖頭。

「妳恨我吧！」

小玉兒再搖頭。

朱丕起來了，他只要聽小玉兒說不恨他，他是高興的，他太愛小玉兒了。

只因爲他沒有令小玉兒滿意而內疚，此刻見小玉兒並未生他的氣，便起來了。

「妳眞的不氣我？」

小玉兒淡淡的開口了。

「我怎麼會生你的氣？我是氣我自己呀！」

「爲甚麼？」

「我盡力的仿照別人，我也試着迎合你，可是我失敗了，我自己以爲，是不是咱們無緣份？」

朱丕立刻急了。

「誰說咱們無緣份，咱們一定有緣份，史姑娘，妳隨我進京去，我命四位御醫看一看咱倆是怎麼一回事！」

小玉兒搖搖頭，道：「不！這種事御醫也不會明白的！」

朱丕道：「他們應該懂，如果連他們也不懂，我就把他們趕出宮！」

小玉兒仍然搖頭。

朱丕哀求着：「答應我，史姑娘，跟我進京去吧！」

他打心眼裡忘不了小玉兒一身又光滑又香的肌膚，就算無法達到做愛的最高境界，也足以令人陶醉了！

小玉兒的眼淚流出來了。

她的落淚，是因爲聽了朱丕的自責而感動得流出淚來，她以手拭淚，而朱丕也爲小玉兒拭淚。

「別哭，是我不好，史姑娘，我也許是個無能的男子！」

小玉兒撫弄着朱丕的前胸，道：「你是個令我喜歡的男人，朱公子，我早已知道你是京中小王爺，你的權力大極了，但我却一直的叫你朱公子！」

「我高興妳叫我朱公子，妳叫我甚麼都好！」

小玉兒道：「不，你是小王爺，我應該叫你小王爺的，只不過我怕，我怕！」

「你怕甚麼？」

小玉兒道：「如果叫你小王爺，那便沒資格同你相處在一起了，我已把你當做我眞正朋友了！」

朱丕感動的道：「我們已不只是朋友，史姑娘，我們之間早已超越朋友關係了！」

他忽然下了決心似的又道：「史姑娘，我已決心帶妳入宮，我要妳嫁給我！」

小玉兒眼睛睜大了。

「我……是個平民呀！」

「不，妳是仙女。」

小玉兒忽然笑了。

她帶淚的笑容，更叫朱丕神魂顛倒。

朱丕忍不住摟住小玉兒一陣狂吻。

兩人再一次的熱吻，吻當然是不會受到甚麼傷害的。

* * *

「史姑娘，妳就別走了，看，雨過天晴了，天亮咱們一齊回京去。」

小玉兒道：「不，我暫不回京，朱公子，我要先回家去，我……」

「你要回家？」

「是的，我非回去不可！」

朱丕道：「我可以陪妳回去嗎？我見過妳娘，她人很好，也眞漂亮。」

小玉兒道：「你見過我娘？」

「我去寶雞就是爲了找你呀！」

小玉兒道：「我娘怎麼說？」

「妳娘說妳下南陽去了，我便也立刻跟來了。」

小玉兒道：「朱公子，我更想見我娘了。」

朱丕道：「我也去。」

「不，朱公子，你回京，你可以先問一問你的父母呀！看一看他們是甚麼意見吧！」

朱丕的父母，那當然是皇上與母后了，只不過小玉兒並未注意這些。

她只注意她與朱丕之間的事。

嘆了一口氣，小玉兒道：「朱公子，我要回家去，我要問一問我娘，我是爲甚麼不能同男人配合的。」

她苦笑，又道：「朱公子，你知道，這種事只有問親生的娘才會方便，而且，我的繼父又是一位名大夫。」

朱丕沉思一陣，道：「史姑娘，妳說得對，這種事，是要去問親生娘的，也許她會教妳怎麼做！」

小玉兒這才舒了一口氣。

「朱公子，我先走了，我是迫不及待的。」

朱丕道：「我命人爲妳把馬兒牽來，我送妳到關口。」

小玉兒笑笑，道：「不必送我，朱公子，我回去，我也會等你的。」

小玉兒此言一出，朱丕反而落淚了。

小玉兒更感動，她抱住朱丕的頭，她也吻朱丕的淚水，而朱丕似個孩子般笑了。

* * *

這間大驛館外面，一共八名武士前後緊緊的把守着，對於屋子裡發生甚麼事，他們連看一看也不敢。

朱丕的兩個近身侍衛，其中一人正在附近的屋簷下看天氣，正自安慰天已放晴了，忽然……

「來人。」

這是那屋內朱公子的聲音。

立刻那位侍衛奔到門口：「小王爺，屬下在。」

「去，快爲史姑娘備馬，多備些吃用的，小心侍候史姑娘出關上路！」

「是，小王爺！」立刻外面傳來一陣脚步聲。

「收着，史姑娘！」

「這……是……」

史小玉驚訝了！

小玉兒要走了，她帶着惆悵與惱恨，就在天色快亮的時候，有人拉出她的小川馬了。

朱丕這時候取出一塊龍玉珮爲小玉兒掛在脖子上，小玉兒只一看那晶瑩剔透美得宛如中秋圓月般的涼玉上雕刻的那條栩栩如生的飛龍，不由得笑了！

「好看，是寶貝吧！」

「哈！妳說呢？」

小玉兒道：「東西貴不貴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由你手中送我的，就算是一件平常之物，我也會一樣的珍惜他！」

朱丕聽了大樂，再吻小玉兒。

只不過小玉兒已不再那麼興奮了。

她原是十分有興趣的，少女的憧憬與愛，那是十分旋旖的、可愛的，但當她與朱丕在一起，再一次的失敗以後，她反而比朱丕還痛苦。

此刻朱丕吻她，她也意興闌珊了！

* * *

外面傳來兩位近衛聲音。

「啟稟小王爺，史姑娘的馬備好了。」

朱丕一聽，心中不樂，他以爲平日叫他們辦事拖拖拉拉，怎麼今天如此之快，莫非有意要史姑娘早走？

其實此刻只不過是住在小地方，不用前後跑便很快的把馬牽來了。

門拉開了，門外面守值的就有十個人。

朱丕的兩個近衛注意小王爺的行動，他們見小王爺走路正常，當場兩人都舒了口氣，總算是放心了。

他兩人當然是怕小王爺像上次在成都一樣，弄了個起不來，而且走起路來「大敞門」似的就慘了。

這地方那裡去找名醫。

兩近衛見小王爺沒事，而且還一手拉着小玉兒走出來，宛如一雙小情人，不由得迎上去，笑了！

「姑娘妳早！」

「兩位早！」

他兩人接過小玉兒的手中寶劍立刻往馬鞍上掛，另一人却對小王爺道：「小王爺，院子裡盡是泥水，你就別再往院子裡走了！」

朱丕似乎沒聽見，他仍然扶着小玉兒往台階走！

小玉兒回身不走了。

「朱公子，別送了，你站在前面，我在馬上看着你，我們會再見的。」

朱丕不走了，他眞聽話，癡癡的站在台階前。

小玉兒上了馬，她指着天，對小王爺笑道：「朱公子，你看呀！」

天晴了!」

朱丕一笑，道：「是的，天晴了。」

「我走了。」

「我們會再見的，我知道妳家在寶雞，我也去過的!」

笑了，這朱公子眞癡，他被小玉兒迷住了。

小玉兒挾馬出了武關的驛館，可把這地方官與幾個守城門的老軍嚇壞了，想起小玉兒昨夜城下被轟之事，幾個人不由得摸摸脖子。

爲甚麼摸自己脖子，當然是怕被砍頭。

* * *

小玉兒才不會同這些守城的老軍計較，她甚至還同情這些苦兮兮的漢子們。

小玉兒策馬到了武關門口，嚄，幾個老軍全跪下了。

「姑奶奶，妳一路順風吶!」

小玉兒一看便笑了。

她昨夜住驛館，守城的老軍那一個不叫後悔，這是貴人在眼前，他們却得罪貴人。

此刻小玉兒騎馬又來到，他們立刻噗通噗通全跪下了。

小玉兒笑道：「你們不再趕我走了吧!」

有個小小的看門官立刻道：「姑奶奶，是咱們有眼無珠，妳就多多擔待吧!」

小玉兒道：「刮風打雷你們也苦了一夜，吹，我送銀子給你們，去喝酒吧!」

「嗤」的一聲，一錠銀子抛在地，小玉兒一笑拍馬而去。

幾個守門的老軍瞪眼了。

他們幾個拍巴掌，還以爲又在做夢了!

* * *

終南山有一座最大的廟院，廟院的住持乃是一位快六旬的道姑。

此人是江湖上有名的厲害人物。

當年江湖上如果有人提起瘋婆子汪蘭眞，便是此人。

瘋婆子汪蘭眞並不瘋，但她一旦與人交上手，那就如同瘋子一般的非要打出個結果來不可。

自從汪蘭眞住持終南山西峯下的藥王廟之後，她便很少在江湖上奔波走動了。

* * *

小玉兒當然不認識汪蘭眞這個人，小玉兒甚至也從未聽說過江湖上的瘋婆子。

她出了武關往西馳，就快過午了，忽然間前面奔來三個出家人。

三個人都是道姑打扮。

小玉兒並不在意，她甚至還產生幾分親切感，因爲在這荒山大道上很難得十里八里碰上一個人。

人還未碰在一起吶，小玉兒已在小川馬上微微笑。

便是不打招呼吧!笑笑也是一樣的。

雙方相距五七丈，小玉兒突然不笑了。

小玉兒發現三個道姑她認識兩個，她心中不舒服，怎麼會這麼巧呀!

果然，前面來的三個道姑中，有兩個突然橫身在大路的正中央。

「嘿……」

小玉兒勒馬不走了。

小玉兒還打招呼!「嗨，妳們好!」

有個道姑破口罵：「好妳個頭。」

小玉兒道：「怎麼啦?」

另一道姑叱道：「還怎麼啦!問妳自己呀!」

她轉面對那六旬道姑道：「師父，就是她，她好可惡，害得咱們回不了玉青觀。」

原來這兩人正是玉青觀的兩個道姑——和鳳玉與李丹青兩人是也。

她兩人爲甚麼不敢回去玉青觀?因爲百寶莊的人找上玉青觀。

百寶莊莊主歐陽伯仁以爲女兒的不幸，與玉青觀也脫不了干係，因爲玉青觀的道姑養漢子。

和鳳玉與李丹青自知寡不敵衆，便逃回終南山來求她們的師父汪蘭眞來了。

然而事情眞的巧，小路上却碰見了小玉兒。

小玉兒曾在玉青觀攪是非，她出手打敗兩個道姑，又把個徐元玉押回百寶莊，差一點沒有點了徐元玉的天燈。

此刻，兩個尼姑路中站，阻住了小玉兒的去路。

小玉兒並不注意攔路的兩個道姑。

小玉兒只注意那個長了一雙三角眼的老道姑。

小玉兒心中明白，如果不是有個老道姑，只怕這兩個道姑早就被自己嚇跑了。

* * *

小玉兒看向老道姑，當然，老道姑也在注視着小玉兒。

小玉兒冲着老道姑一笑，道：「老人家，妳好哇!」

汪蘭眞冷冷道：「貧道不好!」

小玉兒道：「爲甚麼不好呀?」

汪蘭眞道：「貧道與青山綠水爲伍，不管俗事已將二十年矣，却不料老來還不得安寧，還要抱劍下終南，妳說說，我老人家會好過嗎?」

笑笑，小玉兒道：「妳下終南爲何事?」

小玉兒指着和鳳玉與李丹青二人，又道：「如果妳下山爲的是她

二人，那就太不值得了!」

「怎麼說不值得?」

小玉兒道：「妳不會問她二人呀!」

汪蘭眞嘿嘿笑道：「老道婆偏就問妳，妳說說，她二人又怎麼了?」

小玉兒道：「老道婆呀，我說就不好聽了吧!」

汪蘭眞叱道：「好聽不好聽總是一句話，快說!」

小玉兒稱汪蘭眞老道婆，已撩起她的火來了。

只不過小玉兒却淡淡的看看正自冷笑連聲的李丹青與和鳳玉二人，不由對汪蘭眞，道：「她們是你的徒弟?」

「老道婆有幾十個徒弟，出色的便放出外自掌門戶!」

笑笑，小玉兒道：「她們却不守清規呀!」

「又怎樣!」

「玉青觀內她二人養漢子郎呀!」

「關妳個屁事，要妳多事!」

至此，小玉兒才明白這老道婆不但護短，她也是個不講理的怪婆子。

小玉兒冷冷一笑，道：「老道婆，我終於明白了!」

汪蘭眞灰髮抖動，冷沉的道：「妳明白甚麼?」

小玉兒道：「我明白妳這種老混蛋，就只會教出不要臉的徒弟，妳們是去玉青觀嗎?」

汪蘭眞桀桀怪笑似火雞，道：「這些年來在江湖轉，竟出了妳這麼一個目無尊長，不知天高地厚的丫頭，妳以爲妳的那點功夫就橫吃八方了嗎?」

「嗆」的一聲，汪蘭眞拔出青銅劍。

「妳還不拔劍?」

小玉兒緩緩下馬，她把馬拉在大道旁。

馬鞍上剛剛摘下七星劍，汪蘭眞雙目一亮。

「七星寶劍!」

小玉兒一笑，道：「眞是用劍名家，果然被妳這老道婆說中了，不錯!這正是七星寶劍。」

汪蘭眞道：「七星寶劍乃是我道家鎭教之寶，祖師爺手中的劍，妳是從那兒得到的?」

小玉兒道：「別問在那兒得到，劍在我手就是我的!」

「哈……好個劍在我手就是我的，那麼，貧道婆幾招之內奪下你的劍，也算爲我教做了一次功德!」

一笑，小玉兒道：「甚麼功德?」

「物歸原主!」

她忽然錯身出招，青銅劍一招「老樵指路」直往小玉兒眉心疾點。

小玉兒一笑錯身，她並未出劍，右掌中途變掌，悄無聲息的直搗過去。

「吃我一記!」

「哼!」

汪蘭眞的劍偏了，她的右臂上着了一記，一個暴閃身，她幾乎長劍脫手。

「妳……這是甚麼武功?」

汪蘭眞並未見小玉兒的右拳打中她的右臂，但她的右臂却結結實實的中了一記狠的!

小玉兒吃吃一笑，道：「妳以爲我這一手是甚麼武功?」

汪蘭眞大吼一聲，長劍舞起一片流閃極光，直往小玉兒的全身罩過去!

她這是玩命的殺法!

汪蘭眞當年在江湖上就有瘋婆子之稱，如今小玉兒只一拳便把她的老毛病打了出來。

汪蘭眞撲身而上，都是不要命的殺法，只不過她今天遇到了小玉兒。

小玉兒一聲清脆的暴叱：「龍泣刄!」

就在她的吼聲裡，更厲害的一片光宛似來自西極般直往汪蘭眞的那片光芒中洒落過去。

於是，空中响起了五月花炮般的聲音不絕於耳，隨之就是汪蘭眞的身子朝一邊連着七蹬，幾乎跌坐在地上!

小玉兒旋身站定身子，她可並未追擊，但汪蘭眞驚呼道：「妳……是脫凡師太的門人?」

小玉兒道：「脫凡師太是我師父!」

老道婆汪蘭眞雙眉一挑，道：「臭丫頭青出於藍了!」

小玉兒道：「好說，好說!」

汪蘭眞暗自咬牙，道：「我老道婆知道，妳師脫凡並未習過隔山打牛神功，那是男人獨習的功夫，但妳會，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她剛出招時候二人尚未觸及而她已臂上一痛，但她尚未定神，也未把小玉兒放在心上，如今劍招出手，她才想到小玉兒那揚手一拳必是隔山打牛神功。

小玉兒不只一次的聽說過，但她並不加以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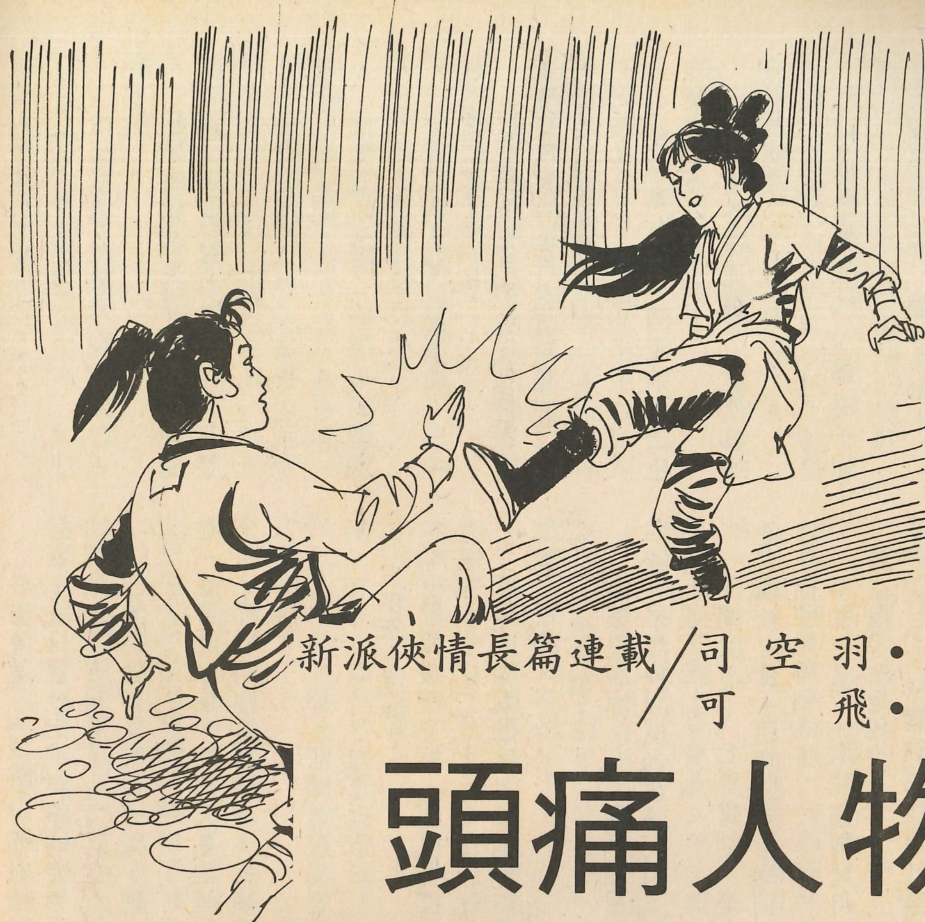
淡淡一笑，小玉兒道：「老道婆，妳管我甚麼功夫，要打架我奉陪呀!」

汪蘭眞大怒，吼聲似烏鴉，道：「便妳師父也不敢對我老道婆如此輕視，妳個乳臭未乾的娃兒，看我不把妳挫骨挑筋才怪!」

青銅劍撒出一片冷焰激流，汪蘭眞便裹在這一片極光中往小玉兒撲過去!

（未完・九）

上文提要：白翎奪去黎玄忠僕藍夜的右斷手，小林、凌珈、米珠追截，被他逃去。藍夜丟失了斷手，黎玄首徒尉遲島不信，認為藍不忠於師父偏袒外人，便飛鴿傳書報告師門。畢熙被「黑寡」擄走，他故技重施，又偷了十多萬兩銀票離去了，遇上莊璞被他毀了容。南半仙和北神龍兩人對決打成平手，斷右手的蕭思冰出現，要白翎出來亮相，他不敢露面……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頭痛人物

追查斷手始末　無法指証是誰

喬琪能有今日之成就，主要是蕭思冰傳了她那五奇招中的前三招之故，招術在精而不在多，有時一招即可制敵。

每打十來招就來上那麼一招，小林就無法招架。

結果在一百一十七、八招上，小林被她蹴了一脚。

小林和畢熙不同，畢熙會胡攪蠻纏，死皮賴臉，小林不會，他抱拳道：「我林小飛輸得沒有話說，半年後我會再找妳印証……」

招呼米珠及凌珈，離峽而去。

凌珈要跟去，夏愚不許。

呂敖大為興奮，道：「琪兒，那幾招是何人教的？」

喬琪道：「是蕭前輩教的，她交代過不要輕易使用，徒兒以為，剛才不算是輕易使用！」

凌珈冷笑道：「怎麼樣才算輕易使用？」

喬琪道：「他們師徒乃是上樑不正下樑歪，妳最好別為他緩頰。」

凌珈道：「誰又為妳緩頰呀？」

「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妳只是把道聽途說的話重複一遍而已。」

「你無聊！」

凌珈道：「至少還沒有把『無恥』二字加在我的頭上。」

喬琪要撲上，呂敖大聲喝止。

夏愚也斥責女兒，且抱拳和呂敖作別下峽而去。呂敖道：「為什麼要這樣？」

「師父，您看到剛才是凌珈話中帶刺兒。」

「身正不怕影兒斜，怕什麼？」

「師父，您剛才那句話，徒兒已經是經不起攷驗了！」

呂敖微微色變道：「為師的不懂。」

「剛才凌珈譏我，有些是事實。」

呂敖負手踱了幾步，背向着她道：「我的門下一定要清清白白，規規矩矩……」

「師父，如果徒兒在不可抗拒的力量下清白受損了呢？」

呂敖沉聲道：「是什麼人如此大胆？」

「是『品花老祖』聶天聲……」

呂敖陡然轉過身來，道：「多久了？」

「大約四個月之前……」

「這麼久為何早不說？」

「因為他只是猥褻，徒兒未失身，只不過那種猥褻也和失身差不多，徒兒不希望師父知道，想自己找他報仇，可是那時還沒有學蕭前輩的武功，還不是他的敵手。」

「沒有你蕭師父的怪招，為師就不能為你報仇？」

「徒兒只是羞於啟口……」

「可是据我所知聶天聲是天閹，這就是了，此賊若非天閹，只怕妳早就失身於他了。」

喬琪未出聲。

她也相信聶天聲八成是天閹。一個男人要是沒有暗毛病，那會過「門」不入，光說不練呢？

「走！」呂敖道：「找聶天聲去！」

*　*　*

小林和米珠離開鷹愁峽後，一路上都不說話。

米珠當然知道他的心情。

她想盡了一切辦法使他快樂，包括主動邀他上床，即使做那事，他也不太起勁。

「小林，你以為輸在喬琪手下丟人嗎？」

「不錯。」

「她也是你的同門呀！」

「但她用的絕招不是本門的。」

「小林，我以為這件事不算什麼，勝敗乃兵家常事，重要的却是另一件事。」

「甚麼事？」

「令師會砍下他師妹一隻右手嗎？」

「不會，絕對不會。」

「小林，我們要平心靜氣來研究這一件事，如果不會，蕭、呂二位前輩，就不會當衆質問，而令師也會嚴詞批駁，可是令師沒有。」

「家師承認了嗎？」

「雖未承認，却未大聲駁斥。」

「有理不在高聲，這道理妳懂不懂？」

米珠不出聲了。

「妳也以為我們師徒是隱惡揚善，上樑不正下樑歪？」

「小林，我當然不是，不過……」

「不要說了！」小林沉默了一會，忽然仰天大笑。

這時前面來了二人，一個是「海天幫」護法司徒靜，另一個大概是壇主以下的人物。

司徒靜道：「小子，眞是寃家路窄。」

小林不出聲。

司徒靜道：「你是不是以為我打不倒你？」

「你能！」

「我……我能？」

「對！你一定能，不信試試看。」

司徒靜還以為他在說反話，還是上了，數月前他蹴了小林一脚，但那算是偷襲，近數月來小林大有進境，他的身手幾乎和「海天幫」的長老差不多了。

但是，不到二十招，他砸了小林一掌。

司徒靜有點意外。

在他的記憶中，小林絕對沒有這麼好調理。

即使會勝他，大約會在七八十招以上才行。

小林挨了一掌，雖然不重，却未放在心上，道：「怎麼樣？我說過，你會打倒我的，哈……」

小林狂笑而去，司徒靜擎着手發楞。

他眞的相信自己這一掌有點怪，不該贏而會贏，他却沒有樂昏了頭，所以部下叫他追上去，他沒有動。

司徒靜還算個有自知之明的人，要不就要倒楣。

米珠十分心驚，她看出小林是自暴自棄。

她看得出來，小林可以在五十招內擊倒司徒靜，却在二十招內輸給對方，這是很不妙的現象。

「小林，你這就不對了。」

「有什麼不對？技不如人嘛！」

「如果眞的技不如人，也還罷了，可是我知道他不是你我敵手，你是敬重師門嗎？為何使師門蒙羞？」

小林不出聲，什麼話也不說了。

第二天在一個鎮上的酒樓上遇見了「白馬山莊」老二米振山，米珠上去見禮，米振山道：「丫頭，妳怎麼和他在一起？」

米珠道：「二叔少管我的閒事。」

「可是妳爹要我把妳帶回去。」

「我不想回去。」

「妳爹的命令我不能不從，妳不走我就要用强了。」米振山一撲上，不久米振海也上了樓。

原來他是下樓如廁，他也出了手。

米珠的成就比米振山差不到那裏去。

兩人對付米珠，米珠當然不成。

「小林，快點幫我嘛！」

小林苦笑道：「我也不成啊！」

「你快別客氣了，你獨接我兩個叔叔也綽綽有餘的，快上啊！」

小林上了，這工夫米振江也上了樓，動上手。

兄弟三人心意相通，配合緊密，小林和米珠居然不能在三五十招內取勝，米珠十分不解。

是不是小林的武功退步了呢？

一個人眞能不顧師門的榮譽而故意不敵嗎？

打了七八十招，還是不見勝負，米珠以為，以小林的造詣，若是認眞，三十招就能挫敗二叔米振山。

至於三叔米振海及四叔米振江，兩人聯手對付小林，大約也不會超過五十招，可是今天就不對了。

七十招不到，小林就被迫得團

團轉。

米珠突然停手不打，大聲喝道：「住手！」

所有的人都停止打鬥。米振山道：「丫頭，妳要跟我們回去？」

米珠道：「告訴你們，除非你們禮待小林，要不，我一輩子也不回去。」

「爲什麼？」

「因爲我已經有了他的孩子。」

米氏三兄弟不由一震，這是可信的，男女天長日久在一起，那會這麼老實，但米氏兄弟却十分惱火，他們以爲是小林誘姦了他們的姪女。

三人又要上，米珠道：「你們誰敢上，我就用肚皮迎接你們的拳脚，那裡面有米、林兩家的骨肉。」

三兄弟傻了眼，米振山道：「丫頭，妳眞臉皮厚！」

「你們到處搶那隻左手就不臉皮厚嗎？」

米振山揮揮手，帶着兩兄弟走了。

米珠道：「小林，你眞的不敵嗎？」

「當然是眞的，妳眞的懷了孕嗎？」

「怎麼，妳不信？」

「信與不信各有一半。」

「近來幾乎每天都作那種事，怎會不懷孕？」

小林領先出鎮而不出聲，就在這時，他忽然發現林中有黑影移動，小林覺得這人影十分眼熟，道：「妳在此等我，我進林看看！」

米珠道：「小林，小林，入林危險，不要去了。」

只不過小林已經進去了。

找了一會，並未看到人。正要出林，突然心頭一蹦，他的師父黎玄自一株大樹幹之後探出頭來。

小林叫了一聲「師父」，黎玄竟未回答。

黎玄的眼神十分怪異，臉上也沒有表情，甚至眼球上還有血絲，小林心底突然湧出一股寒流。

「師父……您怎麼哩？」

黎玄不出聲，但身子緩緩探出來，似要有所行動。

小林緩緩後退，他以爲那雙眸子充滿了殺機。

「師父會殺我嗎？」他退着，黎玄緩緩走近。

小林忽然掉頭狂奔，且招呼米珠疾竄。

一口氣就奔行八九里之遙。

「小林，我跑不動了……休息一下好不好。」

小林停下來喘着，回頭望去，黎玄並未追來。

「小林，你看到誰哩？」

小林臉上猶有驚色，道：「我師父……」

米珠一怔，道：「看到你師父跑什麼？」

「妳不懂！」

「我是不懂，小林，你有點失常了。」

「是的，不是我失常，就是我師父失常了。」

「你說什麼呀？」

「剛才在林中看到家師，我叫了幾聲他不回應。」

「是不是相距甚遠？」

「不，最多八九步光景。」他說了一切。

米珠背脊上涼涼地，女人嘛，本能地想到了鬼。

除非變成鬼了，要不，黎玄怎會不認自己的徒弟？

「小林，我不信！」

「妳以爲我說謊？」

「不，也許林中暗，你把別人當作了令師！」

「不，」小林大聲反駁：「絕對是家師。」

「小林，我們回去看看如何？」

小林點點頭，米珠並不願回去，她怕。

她以爲也許黎玄死了，小林剛才看到的是鬼。

因而米珠很後悔說了這句話，但她又不能反悔而再提議不要回去看看，只好跟着小林走。

小林道：「阿珠，妳要是不願去，就先到前面鎮上住入客棧等我，我會去找妳！」

「不，我還是和你一道去吧。」

折回來走了五里光景，二人忽然打住。

就在前面小徑旁大石上，有人坐在那裡。

這人正是「南半仙」黎玄。

黎玄看到兩小立刻和藹地招呼，道：「小飛，你們要去何處，眞巧，居然在此遇上了……」

似乎他忘了剛才在那邊林中遇見的事了。

小林道：「師父剛才在那邊林中幹甚麼？」

「哪面林中？」

「就是三四里外的松林中，藏在大樹幹之後……」

「大樹之後？沒有啊！」

小林十分不解，明明那人就是師父，却不承認，看來却又不像是說謊的樣子。

是故意說謊還是記憶力太差？記憶力再差，半個時辰左右的事也不會忘了。

小林絕對相信，師父就是不久前林中的人，況且衣衫相同，只是表情不同而已。

米珠站得遠遠地，道：「黎前輩，您對於蕭思冰前輩說的話有甚麼意見？」

黎玄道：「她是我的師妹，大概由於昔年對我有成見，才會把被砍手的事栽到我的頭上。」

米珠道：「不知是如何失去一手的，是動武之下砍下她的手，或者在她不備之下而砍下來的？」

黎玄有點不悅，道：「姑娘問話的技巧要斟酌一下。」

米珠本來想說，爲甚麼連你的師弟呂敖也不諒解你？身爲大師兄，人緣爲何那麼差？

小林道：「師父知不知道那隻右手在何人手中？」

「不知道。」

「師父沒有砍蕭師叔的手，師父知不知道是誰砍的？」

「也不知道。」

「爲甚麼他們都懷疑師父？」

黎玄嘆口氣道：「有些事眞難說，算了！不談這些。你們在一起，米莊主不反對嗎？」

米珠道：「晚輩很堅持，家父也不便作梗！」

「那就好！這種事如果女方堅持，那就好辦多了！」

小林道：「師父，據說那隻右手在『血手書生』手中。」

「可能，正因爲如此，在鷹愁峽上他才不敢現身。」

「那隻左手在何人手中？」

黎玄似乎對兩隻手的事不怎麼熱衷。

只不過那隻右手畢竟是他的師妹的，至少應該對這隻右手關心才對，這工夫黎玄下了大石，交代他們要小心，就先行離去了。

米珠道：「小林，林中的人眞的是令師？」

小林點點頭。

「他爲甚麼不承認？」

小林搖搖頭：「我也想不通。」

「小林，有句話我想問又不敢問。」

「問吧！沒有關係的。」

「令師會是一個隱惡揚善的人嗎？」

小林想了一會，道：「應該不會的。」

米珠就不再問了，由小林的語氣聽來，他雖不以爲他師父是個隱惡揚善之人，至少也感到奇怪不解了。

＊　＊　＊

聶天聲在入鎮的官道上遇見了呂敖師徒。

聶天聲自然認識呂敖，不由暗驚道：「二位是師徒嗎？」

呂敖道：「正是！」

聶天聲道：「找我算帳的嗎？」

喬琪冷峻地道：「不錯！」

聶天聲道：「我知道這一天遲早要到來的，既然如此，也不急在一時，咱們到鎮內解決。」

喬琪道：「你的幫手，在鎮內是不是？休想！」

聶天聲道：「也不是甚麼幫手，只不過好友『白衣老祖』宮奇，約我在青蓮居酒樓等我而已……」

呂敖道：「好，就讓你和他滙合，走吧！」

時已晚炊，青蓮居已有不少的食客。

「白衣老祖」宮奇果然在此，甚至還有「太平老祖」曲以直。呂敖冷冷一笑，道：「三個？」

聶天聲道：「我們三人被稱爲『中原三祖』，經常是在一起的，倒也不是預先約定好的。」

呂敖道：「即使約好也無所謂！」

此刻聶天聲已坐在呂奇及曲以直桌邊。

呂敖道：「你們二人要淌這混水？」

「太平老祖」曲以直道：「我們三人任何一人的事就等於我們三人的事。」

呂敖道：「很好！那就找個地方吧！」

三人付帳下樓，呂敖師徒也跟着下樓。

不久來到一處廢墟中，曲以直道：「以前這兒是一家大酒廠，前年一場大火，燒了個片甲不存。這兒如何？」

呂敖打量四周，在此動手頗佳，但他立刻以「蟻語傳音」告訴喬琪要特別小心，這三個人是不太講身份的，而且也要小心他們的暗器。

五個人全用劍。

這「中原三祖」聯手，眞正是非同小可。

三人以「三才劍陣」出擊，呂敖邊打邊指點喬琪，當然，這師徒二人聯手，也非比等閑。

喬琪有個主意，她一定要先宰了聶天聲。

她的注意力大部份在聶身上，呂敖的壓力就更大。

呂敖以一對二，全力施爲，暫時可以應付，他畢竟是當今武林數大頂尖高手之一。

這「中原三祖」之中，以「太平老祖」曲以直爲最高，人也比較不太邪，他用的是一柄綠蝸劍，非凡鐵可比。

普通的青鋼劍不敢硬碰，有時要廻避，這就有點吃虧了。

這工夫喬琪忽然想出一個餿主意來。

聶天聲看過她的身體，甚至任何一處都摸過，對她的胴體是十分响往而記憶猶新的，打鬥中，她暗暗解了三個扣子。

然後她猛一轉身，使聶天聲突然看到了她的紅肚兜上端，也就是乳溝隱現之處。

即使是這麼瞬間的分神，在高手過招之下已經是個很致命的過失了，「嗆」地一聲，聶的劍被擊偏，喬琪的長劍已經攻了進去。

聶天聲是個身經百戰的老油子，怎奈喬琪身負奇學！這一劍快得比眨眼還快，竟自他的左腰上穿了過去。

「太平老祖」見此情景，立刻捨了呂敖來援。

喬琪拔劍後退，因為她已經得手了。

曲以直挾起聶天聲狂奔而去，宮奇斷後。

「師父，要不要追？」

「不必了！一劍穿膛而過，他活命的機會不大。」

「追上去可以把另外二人也除去！」

「那倒不必。他們二人雖和聶天聲同伙，當初害妳却未參與，不能因為他們交好就一視同仁。如果有人以為妳大師伯有砍斷妳三師叔蕭思冰右手之嫌而對我這二師弟也以仇眼相看，那公平嗎？」

「至少他們帮助這個大壞蛋！」

「既為朋友，臨危相助也是正常的事……」

＊　＊　＊

藍夜翻入這家客棧後墻中時，差點栽倒。

他受了傷，擊傷他的人蒙了面，他當然不知是誰。

他推門進入自己的房中，並沒有亮灯。

不久，衣袂聲已到這後院之中了。

這人藝高人胆大，在窗外低聲道：「出來吧！你逃不掉的，其實我已知道那隻右手已不在你身上了，只不過是問你一些昔年事情發生的經過而已。」

屋中無聲。

「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在屋中。」

屋中的藍夜還是不出聲。他近幾年來曾改名仇宗，是因為他發現他崇敬的女主人被害的大秘密，決定為女主人申冤，乃改為仇宗，其實應為「仇踪」。

只不過不能用那個「踪」字，反之，就太明顯了。

藍夜是他的本名。

「你以為不出來我就不敢進屋逮你……」

說進就進，掌上一吐力，窗子竟向屋內飛落。

人當然也隨窗子進入了。

藍夜急起應變，他已受傷，就算不受傷，也非此人敵手，他邊打邊問「你到是何方神聖？」

此人道：「猜吧！」

藍夜只好拔劍，他現在想出屋逃走都辦不到了。

藍夜是背水一戰，只攻不守之下，此人也只好亮出兵刃來，竟然是一柄點穴銅鐝。

用銅鐝的人可謂獨此一家，別無分號了。

他就是過去武林中鼎鼎大名的「追魂銅鐝」馮稼昌，其實他目前是「海天帮」三個副帮主之一。

藍夜道：「你是馮稼昌！」

「算你有點見識，你還要動手嗎？」

「我沒有什麼好說的，我也不知道什麼！」

「客氣，你不知道什麼，那瓶子會在你的身上？」

「如今那瓶子已到了『血手書生』手中了。」

「我不是向你要瓶子，我只是想瞭解黎玄和他的師弟師妹之間的事。」

「這些事問我有什麼用？」

「為什麼沒有用？你不是黎玄的忠僕？」

「過去是，現在已經不是了！」

「我問的就是過去的事啊！況且，你過去是他的忠僕，現在又不是了，這其間不是有很大的秘密嗎？」

藍夜又不出聲了。

他不能把這些事告訴外人。

他在受傷之下，很快就不支了，不久被點了穴道倒下，這時馮稼昌亮起了灯，道：「你說不說？」

藍夜的骨頭相當硬，就是不出聲。

馮稼昌道：「就不信你的骨頭比我的拳頭還硬！」

一拳砸在肋骨末梢處，藍夜「吭」地一聲，但未哼哼。

接連又重擊兩下，藍夜仍未求饒。

馮稼昌道：「藍夜，這樣硬挺，划得來嗎？」

藍夜道：「這些事和你並無關係，何苦呢？」

「誰說無關？」

「至少你和黎玄、呂敖及蕭思冰不來往，若論身份，你比他們也矮幾級，你們帮主嘛！還差不多！」

「我就是奉了帮主之命找你的。」

「既是你們帮主派你來的，我更不會說。」

「為什麼？」

「因為呼延覺昔年一直是個陰謀份子。」

「你敢胡說？」

「我說的是實話，昔年黎玄、呂敖及蕭思冰三位同門未出事之前，情感頗好，呼延覺却在暗中覬覦，出事那天呼延覺在現場附近。」

「說下去，那天的事是如何發生的？」

藍夜就不再出聲了。

「蓬蓬蓬」又是三脚，都踩在藍夜的肋骨上。

藍夜沒有呼叫，却差點痛昏過去。

馮稼昌道：「好，你再嚐嚐另一種滋味……」伸出銅鐝，似要在他的小腿迎面骨上敲幾下。

這部位不要說用金屬砸敲，就是以指節敲幾下也會奇痛鑽心的。

「慢着……」有人在門外及時喝止。

馮稼昌旋身望去，簾外有個人看不清楚。

「什麼人？」

「你是什麼人？」

「小崽子，管這種閑事可沒有什麼好處！」

門外是小林和米珠，只是米珠站在一邊，在門內看不到。巧的是他們就住在這個小院的隔壁，僅隔一道矮墻。

小林道：「閑事是管定了！怯場就滾蛋！」

馮稼昌一滑而至，簡直在攷驗人類的視覺。

他以為一下子就可以捏住小林的脖子，根本不須第二下。

事實上也不算發狂，「海天帮」副帮主個個了得。

但是他估錯了，小林非同小可，幾乎同時一閃，反扣對方的脈門，快而且乾淨俐落。

馮稼昌一驚，但畢竟是老油子，不退反進，另一手去托小林的左肘，下面蹴來一脚。

小林差點被蹴中，反而一絆，想在對方尚未收回腿之前掃中他這隻腿，如果掃中，可能倒下。

這些都近似小巧功夫。

只不過馮稼昌確是老手，具有眞憑實學，步法錯開，一翻手切向小林的左腕下「鑽心穴」。

這一手變招快，熟練而靈巧。

小林忽然感覺這一手太妙了，幾乎無法廻避。

在這情況之下，似乎只有與敵偕亡。

以馮稼昌的身份來說，與他同歸於盡，是極不划算的事，小林出幾招就是以攻代守。

馮稼昌要退也來不及了。

「啪啪」一聲，兩人都挨了一下，各退了兩步。

小林腰上挨了一下，馮稼昌的肩上挨了一下。

由於太快也太倉促，挨得都不算重。

馮稼昌道：「你就是林小飛？」

「不錯，你少管閑事為妙，請吧！」

馮稼昌冷笑道：「你以為本座會在乎你？」

小林道：「我在乎你嗎？我只是要你走開，因為這一位是本門中的人！」

馮稼昌似乎還要動手，米珠和藍夜也都在一邊躍躍欲上。

馮稼昌冷笑着離去。

藍夜要說什麼，小林搖手制止，道：「到我屋後說比較安全些……」挾起藍夜，到了隔壁院中，屋中不亮燈，小林先為他服了一些藥。

小林道：「尊駕就是家師的忠僕藍大俠？」

「正是。」

「藍大俠能算是忠僕嗎？」

「我以為算！」

「你近來的言行……」

「少俠有所不知……」

「我是不知道，一位忠僕為何侮辱自己的主人。」

藍夜道：「除非是在下存心叛逆，要不，必有原因在。」

「在下就是要聽聽這個原因。」

「我以為時機還不到！」

「我以為到了！我不希望你再出去胡說八道！」

藍夜道：「就算我胡說八道好了，難道蕭思冰女士、呂敖大俠以及『北神龍』夏愚等人也在胡說八道？」

「不談他們，你不是家師的忠僕嗎？」

藍夜猶豫了好一會，才道：「好吧！我把自己所看到的說出來！只不過說了你也未必會信的。」

「是眞的我就會信！」

藍夜道：「那時貴門之中師兄妹三人相處不錯，令師及呂大俠都喜歡師妹蕭思冰。由於令師那時已經三十五六，而蕭女士才二十出頭一點，所以看來不太襯配，因而呂大俠稍佔上風。」

小林在傾聽，他也以為昔年的事和一個「情」字有關。

藍夜道：「那時候還有外界的年輕高手對蕭女士極有好感，包括現在的『海天幫』幫主呼延覺，『血手書生』白翎，甚至還包括『北神龍』夏愚。」

「還有他？」

「是的，那時他的年紀和令師差不多。」

「那時追逐蕭前輩的俠士有五人之多，到底誰最受蕭前輩歡迎？」

「說也奇怪，蕭女士眞正有意思的……不！不，應該說比較接近的是一位名叫上官清的年輕俠士，在那時，此人的身份和身手，分明比上述五位要差一截！」

「上官清，他是何門何派？」

「他是一代魔頭『黑風叟』的門下，他的師門雖邪，但他本人很光明磊落，只可惜他失踪了。有人說在失踪之前被人殘害過，已是面目

全非。」

小林道：「上官清是被那五個人之一害的？」

「有心人都會這麼想，但找不到証據，除非上官清未死而能出面弄清，他自己應能知道害他的人是誰。」

小林道：「現在該談談你了。」

「當然！」

「你剛才透露，似乎你知道這個大秘密。」

「我說過，我只是知道部份的秘密，不是全部。」

「那就說吧……」小林揮手示意，然後出屋四下看了一會，沒有人偷聽才返回屋中。

藍夜道：「有一天我聽到令師和蕭女士大吵，令師罵她輕浮，本門的不找，偏偏找外人，甚至大打出手，我是在另一院中聽到的，當我趕去時，令師已不見，蕭女士昏倒地上，右手被砍下，手却不見了。」

小林大為震動，道：「現場上沒有別人？」

「大概沒有，要是有，他們二人大吵，一定會有人勸架，那天令師祖『八荒散人』不在家，而呂大俠也在莊外馬場中馴馬，那時貴門的基業非同小可，在熊耳山麓，佔地數千畝，屋宇千間，養馬數百匹。」

「你是說那是家師幹的？」

「在當時我也希望不是主人幹的，但總要提出理由反証。」

「事後多久才找到了家師？」

「一個月後，令師回山奔喪，那是因為你師祖『八荒散人』去世，我和呂大俠問及此事，他堅決否認斬去蕭女士的右手。」

「那時蕭女士呢？」

「失去右手，傷勢快好之後就失踪了。」

「這麼說她沒有回去奔喪？」

「沒有。」

小林道：「藍夜，就因為這樣，你瞧不起家師？」

「是的，這顯示了兩件事，第一是沒有同門的手足之情，更沒有俠士應有的開闊心胸。其次，做過的事，矢口否認。」

「怎知不是別人幹的？」

「誰幹的，要是別人幹的，令師在現場上會看不到，他看到了會不出來，而讓他自己背黑鍋？」

這的確有道理，可是小林不信師父會作這種事。

只不過前些日子，他看到的事，又怎麼解釋？

在林中大樹之後，師父的眼神中充滿了兇性。

事後問他，却又矢口否認。

小林道：「現在該談到正題了，那隻右手為何在你的手中？」

藍夜道：「這是一件怪事，令師祖去世的當天深夜，我發現枕下有個瓶子，瓶中有隻斷手。

小林大奇道：「誰放的？」

「這答案找了數十年，還沒有找到！」

「那時瓶中的手上有無刺青？」

「有了！」

小林道：「你找不到斬下此手的兇手，但却一定有你的看法與想法對不對？」

「對！」

「你以為是誰？為何要斬下此手？」

「從表面上看，這是一件爭風吃醋之事，但內幕只怕並非如此！」

「何以見得？」

「如果僅是情場糾紛，何必斬手，取命可也，況且，左手上沒有刺青，為何不斷左手？蕭女士是左右手，也就是說兩手皆可用兵刃，甚至左手更順手些，因為她是左撇子。」

小林的確以為這揣測很有見地，道：「你以為不是為了情，而是為了要那右手上刺青的武學奧秘。」

藍夜喃喃地道：「情也有，但開始是由情而起，此後變了質。」

「那手上的刺青是何人的武功？」

藍夜道：「根據各方蒐証，那右手心上的刺青，乃是令師與『北神龍』夏愚二人的武學精粹，也有人說還有古人郭、岳二人的。」

「夏愚也把武學精粹送給了蕭前輩？」

「可能，那時競爭激烈，各自勾心鬥角。」

「如果，家師砍下她的手，不是為了洩忿而是為了那手上『北神龍』的武功，他為何放在你的枕下？」

「只有這一點我未想通。」

「會不會是我師祖逝世前就放在你的枕下？」

藍夜道：「你怎麼會這麼想？」

「如果手被砍去，甚至，只怕也只有我師祖能搶回來，師祖搶回此手，可能受了重傷，來不及交給蕭前輩，而呂前輩及家師却不在身邊，只有放在你的枕下，這當然也是因為你素來為人老實可靠之故。」

藍夜默然不語。

他似乎想不出道理，誰能使「八荒散人」受創致死？

小林道：「家師祖臨終前受過重傷？」

「好像是有過吐血現象，不過老人難免生病，有些重病也會吐血。」

小林道：「藍大叔，您現在如

果仍以為家師有嫌疑，至少應該想到一點極不合理的事，那就是家師如是砍手之人，又怎會把此瓶放在你的枕下？」

藍夜道：「這事我也想過多少次了。只不過，令師和蕭女士大吵且動手的事，却是千眞萬確……」

「這裡面一定大有文章。藍大俠願意和我合作，聯手來調查這件懸案嗎？」

「當然！」

「在鷹愁峽上，蕭前輩雖然指責家師，但語氣並非十分肯定，可見蕭前輩也不敢斷定是家師砍去她的手，而砍手時可能她已昏迷過去。」

「小林，你應該和令師詳談一下。」

「我談過一次，以後有機會還要再談。」小林道：「如我猜得不錯，師祖是被砍手之人所傷，誰能擊傷我師祖？」

藍夜道：「正面為敵，那時只怕無人能擊傷他老人家，除非施襲……」

小林道：「藍大叔，你的傷不輕，我來為你療傷吧？」

「謝謝了，請兩位代為護法……」

* * *

米珠化裝成一個男人，和小林進入這家賭場。

米珠把身上的五六千兩都給了小林。似乎那裡有災情，就能在那一帶的賭場中找到小林，這兒有五六縣已經半年未下雨了。

湊起來共萬餘兩。

小林往一桌牌九桌邊一站，就有人問他要不要作莊，小林道：「當然要。」

莊上竟把位子讓給他，道：「在下正要收手，正好朋友就來了。」

小林覺得這些人有一二人好像在那裡見過，又想不起來。

小林把萬餘兩銀票放在枱面上。「出門」翻了一下，道：「老弟，萬八兩銀子在這枱面上作莊？」

小林道：「朋友，放心，輸了準能賠出來。」

「末門」笑笑道：「兄弟，動嘴皮子容易，白花花的銀子却……」

這工夫忽見一張銀票冉冉飛了過來，竟落在小林的面前枱上，票面居然是一百萬兩。

小林不由暗驚，是誰這麼大方？

四下看看，沒有一個熟面孔，觀衆嘩然。

他認識的都是窮朋友，那會有人能拿出一百萬？

只不過他頗能沉得住氣，指指這一百萬兩銀票，道：「朋友們，一百萬要是不夠，後面還有……」

這麼說着，內心却在嘀咕，是誰這麼大方？

「天門」拿起銀票看了一下，竟是開封「謙祥益」銀票，這才服了。

小林洗了牌，手底下有了分寸，看來這三家都不是油子，心頭篤定，開了門戶，抓起骰子來。

「下注，下注！鷄零狗碎的免來……」

「出門」押了五六萬。

「天門」六萬。

「末門」居然押了十萬兩。

小林道：「好好。這才過癮！」

打出骰子，「七對門」，把牌發了。

這是一翻兩瞪眼的兩扇牌九。

「出門」是六點。

「天門」三點。

「末門」八點。

小林「叭」地一摢，有人大叫「是個九點」通吃。

似乎也沒有人懷疑他玩甚麼手法，只是手氣問題。

第二次開了門。這一次「出門」押了十萬，「天門」三十萬，「末門」竟押了七十萬，似要掘他的根。

小林道：「好極了，贏輸都痛快！」

骰子是兩點，莊上拿末牌。

小林一摢，不由心頭一沉。

看看三門，「出門」是八點。

「天門」是五點。

「末門」竟是一點。

只不過一也比他的「癟十」大了一點，奇的是，砌牌時已作了牌，他應該是拿「出門」的八點才對。

此刻要再玩手法，已經太遲了。

因為所有的人都盯住了他的雙手。

任何一個「郎中」此刻都玩不出花梢來了。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他扣下牌就洗了，道：「我通賠！」

賠了三家，只剩下約十來萬兩。

他洗好了牌時，「末門」的扁臉中年人道：「兄弟，這次賭多少？」

小林道：「有多少就算多少！」

「出門」道：「我就押你這十來萬兩。」

「天門」道：「我和『末門』兩家也贏了呢？」

「放心！贏了會讓你們把錢帶走……」

這工夫又冉冉飛來一張票子，這一次都在看那擲來銀票之人，但仍未看到。衆人望去，又是一百萬。

衆人似乎服了他，但都不問他的來歷。

似乎這些人已知他的來歷似的。

這次小林洗牌時更下了工夫，似也無人太注意他洗牌，似乎都把

他當作一個空心老倌一樣。

他抓起骰子，道：「下注，下注！」

「末門」五十萬。

「出門」五十萬。

「天門」六十萬。

小林原有的十餘萬加上這第二張一百萬的銀票，也不過是一百一十萬両左右，枱面上却押了一百六十萬。

「天門」道：「兄弟，不夠了吧！」

小林道：「還是那句話，如果你贏了，會讓你把錢帶走的！」

這次對方沒有多說，小林打了骰子。

「五在手」，他自己先拿了第一把牌。

小林一擄，心頭又是一沉，掉過來再一擄，知道不妙。

自他進賭場以來，從無今天的背運場面。

他隱隱覺得怪事，可能遇上了高人。

三家都把牌放在枱面上。

「出門」九點。

「天門」六點。

「末門」雖然有五點，却仍然贏了他這莊上的三點。

由此可見，在手法上，對方是高級「郎中」的人物。

小林要是往人叢中一鑽，溜之大吉，應該不難，偏偏他不願意這麼窩囊，怎麼辦呢？

這工夫全場鼓噪。

因爲這是一把牌贏輸最大的一次——一百六十萬両。

「出門」首先自行拿去他應得的五十萬。

「末門」也拿去了。

剩下的不足「天門」所應得的數字，還差約四十多萬。這個精瘦之人道：「兄弟，你說過，贏了可以帶走錢的。」

「當然，當然！」

「錢呢？」

「有人會送來！」

於是都四下張望，以爲還會有一張銀票冉冉飛來。

可是看了好一會，並沒有飛過來。

這工夫小林忽然神色有點變化，原來有人以「蟻語蝶音」和他說了幾句話，由於語音不清，不知是誰。

小林道：「錢是一定會付清的，只不過這麼大的數字，一定要查看一下骰子和牌九，沒有毛病再說。」

看過骰子，沒有問題。

再查查牌九，也一張未少。

小林往桌下一看，大聲道：「各位請看桌下。」

不但三家賭友，就連四周的觀衆也蹲下來看。

於是一片驚呼聲。

原來「出門」「天門」和「末門」脚下都有一兩張牌不等，這三人驚怒交集，一時竟說不出話來。

小林抓過他們面前的銀票，大聲道：「各位都看清了！他們是這樣贏錢的，所以沒有話說……」大部份塞入袋內，留下少部份說：「旁觀的朋友們最公正，所以這些給你們吃紅……」

六七張小面額的銀票向四周一散，於是全場大亂，那有不搶的？雖說是小票面，最少的也有數千両。

小林要趁機走掉。

只不過自後門出來，是一片菓林，他發現人家把他們包圍了。

如果只有他一個人，大概可以脫身，有米珠在，那就不容易了。

事到如今，小林仍有把握，他以爲這不過是三個「郎中」而已，這種賭場中的風雲人物，武功未必成。

小林負手走出菓林，道：「朋友們，亮出字號來吧！」

爲首的也就是剛才「天門」那個精瘦的中年人。

此人雙顴高聳，雙目深陷，這是他的特徵。

此人冷冷地道：「老夫是『南北大對抗』南方的鄺元彪的師父雲鶴。另一位……」他指着另一個高個子馬臉的中年人道：「那是北方邱長風的師門湯恩湯大俠……」

小林心頭一驚，這二人眞不是蓋的，都是頂尖。

小林抱拳道：「久仰大名！」

雲鶴道：「小子，你只有一條路可走！」

小林道：「什麼路？」

「你應該知道那兩隻手的事吧？」

小林心頭一動，整個武林沸騰，都在找那兩隻手，可見師門與「北神龍」的武功非同小可，事實上是「八荒散人」和「北神龍」的武功，另外還有岳、郭二位古人的。

小林道：「這件事連我的長輩都所知有限，我怎麼會知道？」

「你的所謂長輩是指何人？」

「當然是指家師和家師叔了！」

「他們也不知道？」

「知道一點皮毛有什麼用？」

「你就把那點皮毛說出來。」

「家師和家師叔都知道有兩隻手，但只知有一隻手落入『海天帮』帮主呼延覺手中，另一隻不知。」

這些人當然有點相信，也只有呼延覺能搶走一隻。

「你所知道的只有這些？」

「還有一點，傳說另一隻落入『血手書生』白翎手中，這一點由於是道聽途說，我不敢保証。」

這一點他們也部份相信。

「血手書生」和呼延覺齊名，也有資格搶走一隻。

小林想把痲煩帶給這兩個頂尖高手，然後再火中取栗，當然也是爲了暫時穩住這三人好脫身。

雲鶴道：「相信你有一大半是胡扯的，小子，這麼問，不如把你帶回去問好些，再說，今天及以前所詐賭的銀子，統通要吐出來！」

小林道：「老兄，可別看走了眼啊！」

雲鶴雙掌一錯游走一匝，突然出手。

掌力輕飄飄地，小林却不敢輕敵。

一接之下，好像力道滑出，毫不着力，但正要收掌，暗勁突然湧來，小林竟被震退了兩步。

一邊傳來了喝采。

小林決定施出師父近來教的煞招，主動攻上，對方似也不敢低估他，雙方接實，這一次不同，對方的掌力並不是先弱後强，「碰」地一聲，小林竟退了三大步。

只不過對方也退了兩步半。

由此可見，雙方的內力差不多，小林不服，再次力砸三掌，每一掌他都多退半步到一步，可見他在內力上是略遜的。

湯恩在一邊道：「小子，不能打了，跟我們走吧！」

小林怎麼能服，立刻和雲鶴打在一起。

雲鶴有時掌力如棉，有時又硬如鋼鐵，小林一不小心就會被震傷，即使未傷，也被震得骨節奇痛。

這工夫已打了三十來招。

在小林拚命之下，居然平手。

能平手的主要原因是小林偶爾夾上一招半式，近來黎玄傳他的絕學，高人的絕學的確有旋轉乾坤之勢。

湯恩道：「雲兄生擒這小子綽綽有餘，但我們另有要事，不能和你小子窮耗……」

說話間就已經上了。

這等人物的輩份和小林師門差不多，但格調就遜色多了。湯恩的身手比雲鶴稍差些，即使如此，他一上，小林接了三四招就挨了雲鶴一掌。

小林退了三四步，湯恩欺上又蹴了他一脚。

小林一個跟蹌，差點栽倒。這工夫雲鶴凌空下擊，又砸了他一掌，就在湯恩舒指要點他的「肩井穴」時，突然一個怪物一蹦而至。

這當然是個人而非怪物，只是臉上蒙了些樹葉，看不到他的臉。一把抓住湯恩的手指一扭，「格崩」一聲折斷。

湯恩低哼了一聲，抱手而退，這怪人又向雲鶴踢出一脚。

雲鶴輕功高絕，閃過了這一脚，接了兩招，突然心神一分，「啪」地一聲肩胸之間挨了一掌。

雲、湯二人深知厲害，看出這怪人的招式有點像昔年怪客「蟾怪」侯璉。此人的輕功怪，多爲蹦跳，招式也怪。

雲鶴本來不會這麼快就出掌的，而是因爲隱隱看到這怪人頭臉上樹葉後面那張面孔而悸動。

那是一張五官不分，四分五裂的臉。

如果說鬼是最醜陋的，這世上還有比鬼更醜陋的人。

就因爲猛然的悸動而被砸了一掌。

這可以說是雲鶴有生以來在最少招數內失招的一次。

雲鶴道：「你是什麼人？」

這怪人根本不想回答，忽然抖手射出一個球狀物體，一出手就落地，但立刻又蹦了起來。

一蹦起就射向湯恩。

湯恩本以爲是射向雲鶴的，急忙一閃。

這一閃，這東西又向雲鶴射去。

湯恩心頭一凜，急起擋架這一掌。

一架架空，不由大駭，好在他也是身經百戰之輩，扭身後撤一步，臂上被蹴了一脚，打了個跟蹌。

幾乎在此同時，雲鶴被那東西擦身而過，肘部袖子被划破，那東西又彈了回去，怪人接住。

怪人接住後不言不動，似有再射出的架勢。

小林和米珠十分驚異，看這怪人的武功路子，固然高超怪異，偶爾也會看出一點眼熟的動作。

奇怪，怎麼會有這種發現呢？

雲、湯等人並非不敵，却覺得這怪人來路不明，花梢百出，最後必然沾不到便宜，立刻離開了現場。

因爲一邊有小林及米珠待機而動。

小林道：「請問這位……」一轉頭，只看到怪人一個背影一蹦入林就不見了，兩小楞了半天。

米珠道：「這人的武功怪，樣子也怪！」

「不是怪，而是面貌十分醜陋！」小林道：「但面醜心善，助人却不居功，不告而別……」

米珠道：「他的輕功是蹦，還是第一次聽說。」

小林道：「數十年前，武林中有綽號『蟾怪』的人，本名侯璉，本是殘廢之人，却練了一身怪異武功，人家是竄掠他是蹦跳，据說都是因他的殘廢體能設計出來的武功。」

「那人是侯璉？」（未完‧十四）